考古學專刊

甲種第一號

積微居金文說

（增訂本）

楊樹達著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数字图书馆推广工程
DIGITAL LIBRARY PROMOTION PROJECT

考古學專刊

甲種第一號

積微居金文說

（增訂本）

楊樹達著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輯
科學出版社出版
1959



出版說明

本書是楊樹達先生考釋青銅器銘文的專集。作者研究古代文法、漢字結構與聲音訓詁有年，據以考釋金文辭，並與古籍互相參證，返復推求。全書共三百八十一篇，說解了三百十四器的銘文，書中也闡述了作者治金文的方法與理論。可以作研究青銅器銘文的工具書，也給考釋古代文字提供了參考。

積微居金文說初版本七卷，曾作爲考古學專刊印行；積微居金文餘說二卷，作者逝世後由周鐵錚先生整理，並作校語。現合爲積微居金文說增訂本出版，顯著需要校勘的地方已爲校訂或勘誤。

目錄

積微居金文說

自序
卷首
新識字之由來……一
卷一　一九四一年一月至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五日
令鼎……一七
縣改段……一八
彔伯㦰段再……一九
頌鼎……二〇
伯晨鼎……二一
呂鼎……二三
矢令彝再三……二三

睘尊……二五
惏父𣪕……二六
格伯𣪕……二六
𩰫攸从鼎 再……二八
毛公鼎 再三四……二九
散氏盤 再三……三三
兮甲盤……三五
邾公華鐘……三八
王孫遺諸鐘 再……三八
邾公牼鐘 再……四〇
工師倍𩟃……四一

凡十八器　文二十九篇

卷二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至十二月

秦公𣪕 再……四三
鄂侯奞彝……四五
韋父丁鼎……四六
叔夷鐘 再三四五六……四六
洹子孟姜壺 再……五二

苗㚇𣪘……五四
盂爵再……五五
不嬰𣪘再三……五六
㠯鼎再……五八
仝盂鼎再三四五……五八
師𩛥鼎……六二
善夫克鼎再三……六二
宛卣……六五
甫人匜再……六五
豆閉𣪘再……六六
師虎𣪘再……六七
猲𧇣鼎……六八
父癸彝……六八
史頌𣪘……六八
女𩆎彝……六九
㢡叔𣪘蓋……六九
曾伯霥簠……七〇

凡二十二器　文四十二篇

卷三 一九四三年一月至七月

曾侯簠……七一
干氏叔子盤……七三
晉公𥂴 再……七三
敔毁 再三……七五
邾大宰簠……七六
𤊾卣……七六
師𠬝毁……七七
單伯昇生鐘……七八
猶鐘……七九
眉鼎……七九
臣鄉鼎……八〇
鼻鼎……八〇
小子𤔲毁……八一
賢毁……八一
𧱀毁……八二
小臣毁……八二
叔多父盤……八三

陝角……八四
昜鼎……八四
師望鼎 再……八四
褱鼎……八五
遂敃諆鼎……八六
魯內小臣鼎……八六
王作𣪘……八六
罟𣪘……八七
大保𣪘……八七
衞子叔先父簠……八八
魯伯俞父簠……八八
𠭯尊……八九
宂甗……八九
馭八卣……八九
陳侯因資𣪘……九〇
師𢼸𣪘……九一
揚𣪘……九一
仲駒父𣪘……九二
宰峀𣪘……九二

盂卣再……九三
𣲵白段……九三
耳尊……九四
周𡕥壺……九四
舍武鐘……九四

凡四十一器　文四十六篇

卷四

一九四六年五月至十月

叔家父簠再……九七
楚公鐘……九八
鄭井叔鐘……一〇〇
𠫑螒鎛……一〇〇
中幾段……一〇三
效卣……一〇四
虢叔旅鐘……一〇四
番生段蓋再……一〇五
鄭子石鼎……一〇七
輔白䧹父鼎……一〇七
公貿鼎……一〇七

井侯彝 再……一〇八
叔噩父𣪘……一〇九
粤季益𣪘……一一〇
旅虎簠……一一〇
筍白大父盨……一一〇
彝盤……一一一
滕侯戟……一一一
叔具鼎……一一二
𦎫白厩𣪘 再……一一二
走馬爵……一一三
亞弜鼎……一一四
小臣系卣……一一四
叔叚父𣪘……一一四
寧𣪘……一一五
白寰卣……一一五
彥鼎……一一六
王中皇父盉……一一六
史䛐彝……一一七
師害𣪘……一一七

叔多父毁……一一七
曾子仲宣鼎……一一八
小子𠭯鼎……一一九
附刀珌銘……一二〇
兒簠……一二〇
曾子𠷎簠……一二一
無惠鼎……一二一
小臣謎毁……一二三
毛伯班毁……一二三
鄦毁……一二四
獻彝……一二四

凡四十一器　文四十五篇

卷五

一九四七年二月至六月

農卣……一二五
弭仲簠再……一二六
兒毁……一二七
記月中齋……一二八
不記月中齋……一二九

寔鼎……一三〇
殘盂鼎……一三一
伊彝……一三一
麥尊……一三二
元年師兌段……一三三
競卣……一三三
癘鼎……一三四
師遽彝……一三四
守宮尊……一三五
盥卣……一三六
宗周鐘……一三六
師獸段……一三八
諫段……一四〇
虢仲盨……一四〇
函皇父段……一四一
㝬盨……一四一
戠段……一四二
杜白鬲……一四二
者減鐘……一四三

姑鵬句鑃再……一四四
郤王韞鼎再……一四五
叔夜鼎……一四六
楚王酓忎鼎……一四七
虢季子白盤再三……一四八
鄭臧句父鼎……一四九
曾子△簠……一四九

凡三十一器　文三十六篇

卷六　一九四八年三月至十二月

䰧霝卣……一五一
右戲中㖦父鬲……一五二
我作父己甗……一五二
師寰𣪕……一五三
饕餮蟬紋俎……一五四
𩰫卣……一五四
麥盉……一五四
㽙季鼎……一五五
𣪘𣪕再……一五六

三年杖首……一五六
鄲孝子鼎……一五七
幽亘父丁爵……一五七
姜林母段……一五八
諸兒觶……一五八
△伯邦父壺……一五八
東周左師壺……一五九
盩司徒幽卣……一六〇
伯旅魚父簠……一六〇
夆叔匜……一六〇
陳侯因鏊……一六一
驫羌鐘……一六一
大豐段……一六二
隰尊……一六三
淮伯鼎……一六三
剌鼎……一六四
作冊大鼎……一六四
尹光鼎再……一六五
𨟻彝……一六六

吳姬匜……一六六
蔡子匜……一六七
小子相卣……一六七
�大爵……一六八
隼叔匜……一六八
白康㲃……一六八
縈伯㲃……一六九
㺇父丁卣……一六九
季受尊……一六九
嬴霝德鼎……一七〇
邵鐘……一七〇
畢鼎……一七一
齊侯盤……一七一
△子每刅鼎……一七二
杞伯每刅卣……一七三
匽侯旨鼎……一七三
次卣……一七四
項燮盨……一七五
子禾父乙盉……一七五

子孫祖丁觚……一七六
孫爵……一七六
宀觶……一七七
子翺斝……一七七
王子嬰次盧……一七八

凡五十二器　文五十四篇

卷七

一九四九年至一九五一年十一月

喪叏賞鈚……一七九
彧伯鼎……一七九
孫乍且庚段……一八〇
邑爵……一八〇
庳壺……一八〇
臣辰盉 再……一八一
仲叡父盤……一八二
師旅鼎……一八三
王婦匜……一八四
吳後大師戈……一八五
䢅卣……一八五

㠱公壺……一八六
邾友父鬲……一八七
子尊……一八七
矢令𣪘……一八七
陳肪𣪘……一八八
遲父鐘……一八八
伯𢦚𣪘……一八九
靜𣪘……一八九
史喜鼎……一九一
趙孟庎壺……一九二
大夫始鼎……一九二
應公鼎……一九二
麦鼎……一九三
訠白𣪘……一九四
𠭯甗……一九四
㐫父己卣……一九五
御正良爵……一九五
网父辛觶……一九六
夸爵……一九六

良祖乙爵……一九六
子㝨微壺……一九六
保侃母壺……一九七
叔向父𣪘……一九七

凡三十四器　文三十五篇

積微居金文餘說

自序

卷一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至一九五二年十二月

子父辛盉……二〇五
氽伯𣪘(再)……二〇六
子雨己鼎……二〇九
吳買鼎……二〇九
取它人鼎……二〇九
中義父鼎……二一〇
白㢆父鼎……二一二
史猷鼎……二一二
㡭大史申鼎……二一三

陳公子甗……二一四
己侯貉子𣪘……二一四
善鼎……二一五
庚贏卣……二一五
曾姬無卹壺……二一七
父舟尊……二一七
夒𣪘……二一八
白多父簠……二一九
鄭登叔盨……二一九
保子達𣪘……二一九
趞尊……二二〇
不嬰𣪘（四）……二二一
記月中齋（再）……二二三
靜𣪘（再）……二二四
格伯𣪘（再）……二二五
楚王酓章鐘……二二五
師寰𣪘（再）……二二六
子禾子釜（初、再）……二二七
寏鼎（再）……二三〇

呂行壺……二三〇

陳逆簠……二三〇

邾諧尹鉦……二三二

競卣(再)……二三二

同殷……二三三

陳猷釜……二三四

鼄君鐘……二三四

耆白鼎……二三五

盜△子鼎……二三五

上樂鼎……二三六

△子鼎……二三七

鄀公平侯鼎……二三七

子父乙彝……二三七

旁子父乙鼎……二三八

△女射鼎……二三八

白㓜殷……二三九

△需德殷……二三九

白亯父殷……二三九

戈厚殷……二四〇

白家父毁……二四〇
毛㚒毁……二四〇
叔皮父毁……二四一
虢季子白盤(四)……二四一
齊大宰歸父盤……二四三
渣司土逘毁……二四四

凡五十三器　文五十四篇

卷二

一九五三年二月至一九五五年三月

史懋壺……二四七
興父辛爵……二四八
皿辛父爵……二四八
盥爵盥鼎……二四八
止且癸爵……二四九
舟亥父丁卣……二四九
子木壬父癸爵……二五〇
孫刀丁且己毁……二五一
㜞姬彝……二五一
△左父辛彝……二五一

白火父壺蓋……二五二
父癸彝(再)……二五二
分麐量器……二五三
漢南郡守銅虎符……二五三
毛伯班段(再)……二五五
師獸段(再)……二五五
漢臨袁侯虎符……二五六
漢樊利家買地鉛券……二五七
大豐段(再)……二五八
𨩁叔段……二五九
鄺侯少子段……二六一
弭中簠(三)……二六二
庚季鼎……二六三
工師碚鐈(再)……二六四
散季段……二六七
無惠鼎(再)……二六八
六年琱生段……二六八
𢿝从盨……二七二
邾友父鬲(再)……二七三

彔白𢦏段(三)……二七四
傩卯𠍙彝……二七四
京姜鬲……二七五
黃尊……二七六
白孝𥁕……二七六
東朙尊……二七七
𠒉角……二七七
國書鼎……二七八
效卣(再)……二七九
大鼎……二七九
宰𥈣角……二八〇

凡四十一器　文四十篇

附錄一　積微居金文說校語……二八一
附錄二　彝器分類索引……二八五
附錄三　本書所用主要參考書目……二九七

積微居金文說

自序

余於一九四〇年歲杪始專治彝銘，時避倭寇之難，僻處湘西，羣書不備，雖偶有造述，未敢示人，聊以自遣而已。旋以書缺，棄不復治。一九四二年春，大病幾死，夏秋病已，重理茲業，到今十年，中閒雖以旁治甲骨經典，時有作輟，然十年之中耗於此事者，日月爲獨多焉。平生喜爲經史諸子校勘之學，私獨好高郵王氏所著書，歎爲絕業。近代學人雖復力求踵武，亦步亦趨，然謹嚴審核，未能逮也。彝銘之學，用在考史，不惟文字，然字有不識，義有不究，而矜言考史，有如築層臺於大漠，幾何其不敗也！余受性椎魯，不自揣量，妄欲用王氏校書之法治彝銘，每釋一器，首求字形之無啎，終期文義之大安，初因字以求義，繼復因義而定字。義有不合，則活用其字形，借助於文法，乞靈於聲韻，以假讀通之。姑舉卷中所記若干事言之：弭仲簠，弭仲㽙壽，讀㽙爲其；𩫏白㲋𣪕，隹王伐逨魚，𢓊伐淖黑，臣辰盉，隹王大龠宗周，𢓊饔葊京年，讀𢓊爲遂；曾子仲宣鼎，宣喪用饔其諸父諸兄，矢令彝，爽右于乃寮以乃友事，讀喪爽爲尙；不嬰𣪕，戎大同㳄追女，讀㳄爲用；縣改𣪕，𠭰！乃任縣伯室，彔伯𢦚𣪕，𠭰！淮夷敢伐內國，讀𠭰爲嗟；自氒祖考有捪于周邦，讀捪爲勳；頌鼎，命女官𤔲成周貯廿家，監𤔲新造貯，用宮御，讀貯爲紵；呂鼎，王饔𠂤大室，呂延于大室，殘盂鼎，王格廟，祝延，讀延爲侍；全盂鼎，匍有四方，讀匍爲撫；敔𣪕，南淮夷遷及內，讀遷爲竄；睘尊，睘从王女如南，攸貝，讀攸爲休賜之休；舍武鐘，舍武于戎攻，𩅦昏，讀舍爲余，讀𩅦昏爲令聞；效卣，公錫氒涉子效王休貝廿朋，讀涉爲世；農卣，毋俾農弋，使氒友妻農，讀弋爲孤特之特；麥盉，𩰫于麥宮，讀𩰫爲過；吳姬匜，自乍吳姬貴匜，讀貴爲贖；叔叚父𣪕，叔叚父乍惠𣪕，讀惠爲餗；蔡子匜，蔡子旅自作會匜，讀會爲沬；元年師兌𣪕，易女乃且巾，讀巾爲旂；師遽彝，王乎宰利易師遽𤩲珪一，環章四，讀𤩲爲縵，讀環爲瑑；尹光鼎，王鄉酉，尹光邐，讀邐爲婐；白𢦚𣪕及善鼎，唬前文人秉德共屯，讀唬爲效；史喜鼎，史喜乍朕文考翟祭，讀翟爲禴；叔夷鐘，虩虩成唐，讀虩虩爲赫赫；不嬰𣪕，馭方厰允廣伐西俞，讀馭方爲朔方；秦公𣪕，竈囿四方，讀竈囿爲詩



肇域彼四海之肇域；此關於義訓者也。其屬於史事者，釋𩁹鈴鎛之𩁹叔爲鮑叔，釋姑䳓句鑃之𠯑同爲舌庸，釋衛子叔旡父簠之子叔先父爲公孫剽，釋蔡子匜之蔡子旅爲蔡侯盧，釋保侃母壺之王姛及矗姛鼎之矗姛爲褒姒；釋邾友父鬲之𨚕嫌之𨚕爲左傳凡蔣邢茅胙祭之胙。其屬於政治文化制度者，讀兮甲盤而知周政之壞，讀晉公盦證以左傳而知晉力之衰，合觀王孫遺諸鐘徐王𩠅鼎知徐器用韻特精，見其文化之卓，觀叔夷鐘多用複詞，與同時之呂相絕秦書相類，而知齊晉當時文字之同風，合觀格伯段散氏盤雩谷杜木諸名知古代封樹及以木名野之制，合觀毛班段之吳伯呂伯，及靜段之吳來呂㓡，知周官貴游子弟入學說之可信。凡若此類，乍得一義，未嘗不欣然自喜。然三代遺文，奇詭奧博，有時伏案展卷，千思百慮，目瞪口呆，竟日不能下一語，然後自見其才力之薄爲可驚也。頻年撰述，得文字四百餘首，念一時精力所存，未忍舍棄。去春少事，輒取舊稿大加刪薙，頃復簡擇，存文二百八十二篇，爲器二百三十有八，析爲七卷。先後次第，以撰稿時日爲衡，其一器數釋，以後附前，聚於一簡，庶便參稽。伏冀並世通人糾其違謬，匡其不逮，俾余於燃燭餘年有所進益，雖百朋之錫，何以過之。一九五一年四月十日長沙楊樹達書於嶽麓山齋。

一九五一年八月，余得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書，告余此稿可由所出版。十一月，考古研究所以稿寄余，囑余爲最後一次之校訂，因得增補文字四篇，即虢季子白盤三跋，𣪘段再跋，叔向父段跋，叔夷鐘六跋，是也。大凡得文二百八十六篇，爲器二百三十有九云。十一月二十九日樹達記。

新識字之由來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八日

余整理十年來金文說既成，以示門下諸生。諸生有來言者曰：彝銘之學，識字爲先。先生熟於許書，洞明條例，卷中於前人缺釋或誤釋之字新識得四五十文，通讀之字，數亦稱是，可謂富矣。然先生所由得此之塗徑與方法，亦可略示一二，令後生有梯可登，有階可循乎？余曰：此固有之，然余由之而不知，習焉而不察。子言及此，則取余之所得紬繹之，歸納之，如今人所稱從實踐中抽出理論者，亦吾所願爲之者也。因作此示諸生。藉以求教於當世君子云。

舉其條目，一曰據說文釋字，二曰據甲文釋字，三曰據甲文定偏旁釋字，四曰據銘文釋字，五曰據形體釋字，六曰據文義釋字，七曰據古禮俗釋字，八曰義近形旁任作，九曰音近聲旁任作，十曰古文形繁，十一曰古文形簡，十二曰古文象形會意字加聲旁，十三曰古文位置與篆文不同，十四曰二字形近混用云。

一　據說文釋字

據說文所記之字形以識字，此至簡單至易爲之事也。然而字形繁簡小異，位置略殊，則人多忽而不察焉。

𡈼

魯伯俞父簠有𡈼字，又見伯俞父鬲及伯俞父盤。吳榮光釋年，吳雲劉體智從之。方濬益釋仁，劉心源釋𡰥，吳式芬吳大澂羅振玉郭沫若並闕而未釋。余謂此𡈼字也。說文八篇上𡈼部云：『𡈼，善也，从人士，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按許後說是也。𡈼字下从土，銘文𡈼字中畫下出者，象挺出物之根在地下，於字之形義固無忤也。諸家誤釋，殆以字形與說文小異故歟！

[illegible]

叔畺父毁大小二器有[illegible]字，或作[illegible]，吳大澂無釋，羅振玉釋[illegible]。余謂此說文鷀字也。甲文金文皆以88爲茲，88即絲字，古文

絲茲無別。𢆶孳乳爲茲，从絲之𢇁亦變而从茲爲䲹，𢇁實䲹之初文，當以說文之䲹爲釋。羅氏依字書之，昧於發展規律矣。

[illegible]

[illegible]叔匜器銘作[illegible]，蓋銘作[illegible]，西淸續鑑乙編釋爲唯叔，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題隻叔，寶蘊樓彝器圖錄釋作隹叔。余謂三書皆誤釋，此卽說文隼字也。說文四篇上鳥部云：『鵻，祝鵻也，从鳥，隹聲。』或作隼，云：『鵻或从隹一。』此匜器銘作[illegible]，與說文从隹从一之字正同。蓋銘作[illegible]，从一微下垂耳。

[illegible]

杞子每[illegible]甗[illegible]字，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玖卷廿柒葉下釋爲父字。余謂此說文之刅字也。說文四篇下刅部云：『刅，傷也，从刃，从一。』或作創。方氏誤釋者，豈以篆文作[illegible]，作直形，銘文作[illegible]，爲橫形，故爾不識歟！

[illegible]

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下冊鏡捌載[illegible]乍且乙爵云：『[illegible]乍且乙彝』。[illegible]字原書無釋。余按說文㿝部良字古文作[illegible]，此卽其字也。此器銘在鋬內，上截一畫隱而不見，故只作[illegible]形耳。第五字彝字下截亦隱在器內不見，可以證也。

按龜甲文晚出，前人多未及見，故從來考釋彝銘者莫不根據許氏說文以探索古文。余今所業，除少數文字根據甲文銘文外，大抵皆據說文也。此條特標據說文者，以上列諸字事尤顯著，而前人竟以字形略有異同，遂皆失之眉睫，故特表明之，非謂其他文字之考釋非據說文也。

二　據甲文釋字

[illegible]

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叁叁葉上載蔡子匜云：『蔡子[illegible]自乍會△。』[illegible]字羅振玉無釋。十二家吉金圖錄上冊雪十七有此器，商承祚釋佗。余謂此旅字也。旅甲文作[illegible]，書契前編壹卷貳葉陸版作[illegible]，同上捌葉捌版可證也。

□

愙齋集古錄拾肆冊廿弍葉上載父乙盉云：『□未父乙冊。』□字吳大澂無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羅振玉殷文存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並釋作宁字。余謂此子字也。子字甲文恆作□，亦有作□者。殷契卜辭伍玖伍片乙云：『丁酉卜，貞其多□王爯。』多子之文卜辭屢見，此多□亦即多子，可以證也。此器乃子名未者爲父乙作盉也。

□

攗古錄金文弍之壹卷拾陸葉下載子孫祖丁觚，銘文凡七字，末爲『□且丁』三字。□吳式芬釋爲爵形，綴遺齋彝器考釋拾陸卷廿伍葉上亦載此器，方濬益釋作鼎形。余謂此子字也。子字甲文或作□，書契後編下卷壹葉伍版 銘文字形與彼大同，可證也。爲祖丁作器而題曰子，似不可通，然子祖辛卣亦題子祖辛也。見愙齋集古錄拾捌冊柒葉上

□ □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柒葉上載父乙臣辰鼎，銘文云：『父乙臣辰□。』羅振玉於□字無釋。臣辰尙有爵一，段二，尊一，並見羅氏書中，皆有此字，羅氏並無釋。又集古遺文捌卷肆叁葉下有臣辰盉，末署『臣辰冊冊□，』□字羅振玉亦無釋，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廿玖葉上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叁卷拾叁葉下並釋爲先，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冊叁弍葉上釋爲族徽。集古遺文續編中卷廿叁葉上有臣辰父癸卣，銘末字與臣辰盉同，羅氏釋□作光。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弍卷叁玖葉上載臣辰光冊父乙鼎，亦釋□爲光。余謂□□皆子字，釋先釋光釋族徽者皆誤也。知者，子字甲文作□，前編弍卷叁壹葉弍版作□，後編下卷伍葉拾肆版銘文形體雖小異，結構相同，可證也。又諸器多有父乙父辛父癸之稱，子字皆對父爲言也。其或作□，或作□者，或但作輪廓，或塡實書之，故不同耳。

□

善齋彝器圖錄圖壹伍伍載御正□爵，□字原書無釋。余謂此良字也。良字甲文作□，前編弍卷廿壹葉叁版作□，龜甲壹卷拾捌葉拾版此字形與彼同，可證也。□寇良父壺良字作□，較此文爲繁也。

以上五文，據甲文全字釋字。

介

愙齋集古錄弍拾册 柒葉上 載父辛觶云：『介乍父辛。』介字吳大澂無釋。按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廿叁卷廿柒葉上亦載此器，名爲屋形父辛觶，釋介爲屋形。余按甲文家字作𡧊，前編柒卷叁捌葉壹版 向字作𠙵，同上弍卷廿葉柒版 金文从宀之字亦多作介形，則此銘之介字乃宀字也。

右一文，據甲文偏旁釋字。

三　據甲文定偏旁釋字

會意形聲之字，往往由二字或三字組成，此二字或三字，析言之，即偏旁也。整字中有一偏旁不可識，則整字無由識，雖或意測得之，猶不得認爲已識也。

[illegible]

農卣云：『事使[illegible]友[illegible]農！』[illegible]字西清古鑑釋嬬，小校經閣金文釋婁，並非是。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 陸卷拾伍葉上 云：『古文𪏆字从此，是妻字也，从母與从女同意。古文母女通。』按劉釋其字爲妻，又謂从母與从女通，皆是也，謂𪏆字从此，則非是。說文七篇上齊部𪏆字从齊从妻，與此字形異，知劉說雖偶中，實未眞識此字也。余謂甲文西字作甶，此字實从母，从古文西，乃妻之或體字。說文記西字或作棲，从木，妻聲，西妻二字古音相同，故此妻字以西爲聲也。

[illegible]

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廿壹葉上載[illegible]大乍父辛爵，羅振玉釋第一字作𦮃。余謂此芺字也。矢字甲文作[illegible]，見甲骨文編伍卷拾肆葉上 此字所从與彼同，从茻與从艸同。說文一篇下艸部云：『芺，茱也，从艸，矢聲。』字从茻與从艸同。羅氏頗習甲文，於此矢字乃不能辨識，亦可怪也。

右舉二例，據甲文全字定偏旁釋字。

[illegible]

綴遺齋彝器考釋拾玖卷廿肆葉上載子執惠爵，銘文一字，作[illegible]。按方濬益題爲子執惠，認左旁爲子字，是也，而認右旁爲惠，則非是。余謂甲文从糸之字多作[illegible]形，知此字右旁从糸。字从子从糸，乃孫字也。金文孫字皆从糸，無從系者，說文謂孫字从系者，非也。金文亦無系字。

[illegible]

攈古錄金文式之叁卷陸壹葉上載伯䧹毀云：『隹用妥神褱鬼，[illegible]前文人秉德共屯。』[illegible]字吳式芬釋爲从日从虎之虣，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廿玖葉下從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捌卷叁式葉下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叁卷拾式葉下並釋爲虣，左旁从甘。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冊陸伍葉上謂字从口，攈古錄誤摹爲从甘。余按諸家之說並非也。吉字从口，甲文或不从口而从ㄩ；甲骨文編式卷拾葉上甲文害字从口，又或从ㄩ作[illegible]。續編式卷叁拾葉叁版據此知此[illegible]字所从之ㄩ仍是口字，非日字，亦非甘字也。小校經閣金文載此器，字亦从ㄩ，知非攈古錄誤摹矣。善鼎云：『隹用易福，唬前文人秉德共屯，』與此銘文句同，彼文唬字从口，可證此从ㄩ之虣仍是唬字也。說文唬讀若暠。玉篇云：『唬，呼交切。』字蓋假爲效或學。知者，叔毛鼎云：『唯△學前文人秉德……』與此毀及善鼎句例並同，是其證也。有讀唬爲乎者，非也。

以上二例，據甲文之偏旁定偏旁以釋字。

四　據銘文釋字

玗

攈古錄金文卷式之式伍葉上載䖒霝卣，原作丁師卣文云：『子易錫䖒霝玗一，䖒霝用乍丁師彝。』吳式芬釋「玗一」爲「玗圜形一」。阮元積古齋彝器款識卷壹叁肆葉下錄此器，釋〇爲珠，謂玗珠一爲玗一珠一。余謂阮吳之釋並非，〇乃玉之象形字

也。知者，敔方鼎云：『王窺易敔方玉五瑴，』瑴字作𣪊，字不从玉而从○，知○即玉字也。玗字已从玉，復从○者，辟法之字古止作侼，从辛从人，辟字从○，乃玉璧之璧本字。說文誤以从○者爲从口。辟字已从○，後復有从玉之璧，此玗字已从玉，又復从○，與璧字例正同也。璧字用羅振玉說，見殷虛文字類編玖卷叁葉上

ㄐ

愙齋集古錄拾肆册拾式葉下載杞伯敏父壺云：敏字當作每『杞伯每ㄐ作鼄嫊寶盨。』ㄐ字陳介祺釋父，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拾卷拾壹葉下杞伯敦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廿伍卷陸葉上杞伯登並從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壹卷廿肆葉上釋爲說文訓變之匕，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柒卷玖拾柒葉杞伯敦釋爲說文訓相與比叙之匕，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册壹玖捌葉杞伯壺釋爲㲋。自餘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式之式卷肆葉杞伯鼎式之叁卷柒葉杞伯壺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拾玖葉杞伯殷並闕而不釋。余按諸家之釋並非是，ㄐ字即刅字也。知者，銘文梁粱等字皆从刅，獨陳公子甗粱字省米作㓥，从水从ㄐ，他字从刅者此獨从ㄐ，故知此ㄐ即刅字矣。

冈

雙劍誃吉金圖錄上卷肆捌葉上載冈父辛觶云：『冈父辛。』于思泊云：『冈即𠬝之變體。』按本書前有𠬝父己彝，𠬝字無釋，然則冈究爲何字，仍不明也。余謂冈乃网字之省文，网則網之古文也。知者，石鼓己鼓罟字作𦊓，所从网字作冈，與冈形近。兮甲盤有𦋺字，作𦊑，所从冈字與此字形同，可證也。

𠬝

愙齋集古錄拾玖册廿伍葉上載𠬝卣云：『公姞令𠬝鋼田。』𠬝字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伍卷柒葉上釋爲邑，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式之叁卷伍玖葉上改釋爲叉，吳大澂此書及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陸卷拾肆葉上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拾式卷廿壹葉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肆卷陸壹葉上並从吳釋叉，鄒安周金文存伍卷玖拾葉上釋爲丑。余謂字與邑殊遠，阮釋之誤不待言矣。叉丑二字並从又，細審此字，上象人張口形，下从人，非从又，吳鄒二釋亦皆非也。考師湯父鼎歎字，所魚匕欽字歔字，三字所从之欠並作𠬝，上象人張口，下从人，知此字所从之𠬝實欠字。字从二从欠，乃次字也。

[illegible]

武英殿彝器圖錄上冊陸叁葉上載𢿊簋，銘文云：『[illegible]𤕌敄用乍𩛥父辛𩰫𣪘。』原書無釋。今按愙齋集古錄拾肆冊廿肆葉上有父辛盉，銘文云：『[illegible]此字在亞形中父辛。』[illegible]字爲說文孳字古文[illegible]字之省形，孳子古音同，『[illegible]父辛』即子父辛，對父辛而言子也。[illegible]字左旁之[illegible]，乃[illegible]字之省形，亦子字也。字从子从女，知此字乃好字矣。

五　據形體釋字

[illegible]

善夫克鼎云：『叀于萬民，[illegible]遠能䖵。』按[illegible]字愙齋集古錄伍卷壹葉下奇觚室吉金文述弍卷廿捌葉下影片及綴遺齋彝器攷釋肆卷廿伍葉下摹本並摩泐不明，惟小校經閣金文影片叁卷叁弍葉上較爲明晰，其字右旁作[illegible]，左从頁。同銘有頡字顯字，此頁字上截與顯字右旁頁字上截同，下截與頡字右旁頁字下截同。當釋作䪿。諸家釋文者，吳大澂劉心源於此字並無釋，獨方濬益釋作𩑻，字形最合，而不明言其爲何字。余謂此當爲『[illegible]』加形旁字。說文八篇上匕部云：『𡿺，頭𩪧也，从匕，匕，相匕箸也，巛象髮，囟象𡿺形。』此字右旁之[illegible]即說文𡿺字，形仁从囟，省不从象髮之巛，說文云从匕者，即此乚形之誤，人𡿺在首，故加義旁頁也。𡿺與柔古音同，𡿺遠能䖵即經傳之柔遠能邇也。又按此字孫詒讓定爲[illegible]字，謂是擾之異文，籀廎述林柒卷拾肆葉近日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拾捌葉下郭沫若金文叢考肆冊弍伍捌葉下並從其說釋爲擾，而郭氏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中冊壹弍壹葉上釋爲[illegible]，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弍卷拾伍葉下又釋爲[illegible]，皆非也。

六　據文義釋字

[illegible]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玖捌葉下載我作父己甗有云：『[illegible]貝五朋。』[illegible]字原書無釋。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拾叁葉上載[illegible]父己鼎文

與此銘同，羅振玉於𣎳字亦無釋。余以文義求之，疑此字當爲賜錫賞賚等義之字。賜錫字古音在錫部，聲屬心母，以此爲導線求之，得與心母音近清母之朿字，而此字正象木有芒刺之形，因定爲朿字而讀爲賜，於是形音義皆合也。朿字說文作𣐫，失其形矣。

𣎳

雙劍誃吉金圖錄上卷叁貳葉上載盂卣，銘文云：『兮公宧盂鬯𣎳貝十朋。』于思泊考釋捌葉及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中卷拾貳葉上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拾柒葉上並釋𣎳爲束。于云：『鬯係香草，故可稱束。』余按鬯酒以香草爲之，鬯非草也。詩經及銘文賜鬯皆以卣計，稱束又不合也。余疑此字當與下貝字連文，古人恆言龜貝，文姬匜云：『子易龜貝，』其明證也。蓋𣎳象人从上下視龜背之形，頭尾四足具，非束字也。

𤇾

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欵識下卷壹葉上載𨟻𩐲鎛云：『𨟻叔有成𤇾于齊邦。』或釋爲褮字，形誠似矣，然文不可通也。余謂說文勞字古文作𤇾，云：『古文勞从悉。』此形與彼略同，𣏟與炏同，∧即彼文之冂，𠀀即彼文之𢗰，但省釆作耳。叔夷鐘云：『堇勞其政事，』勞字形與此銘正同。以兩器文義勘校，其爲勞字決也。

㐰

貞松堂集古遺文柒卷拾柒葉下載季受尊云：『△△于△季受貝二朋，㐰㞢休，用乍考△父障彝。』㐰字羅振玉釋子，西清古鑑捌卷叁拾玖葉亦載此器，釋作保，文義皆不可通。余按之銘文通例，此字非易字不可。因檢貨幣銘文，晉陽幣易字作㐰，與銘文同，故知子字之釋形雖是而實則非也。

據以上諸字例觀之，釋字形雖近是而文義不可通者，必非眞是也。得其文義而字形亦從而得矣。故學者貴好學深思心知其意也。

七　據古禮俗釋字

□

小校經閣金文弍卷玖捌葉下載徐王䊪鼎云：『郐王䊪用其良金，鑄其𪘌鼎，用□庶腊。』□字劉體智此書及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廿壹葉上並如字書之爲䰞，不言其爲何字。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叁捌葉上釋爲鬻，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弍卷拾柒葉下亦如字書之而讀爲鬻，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册壹伍玖葉上讀爲腼。余謂說文䰜部云：『鬻，五味盉羹也。从䰜，从羔。』或作䰞，从䰜省，从羔，从美。或作羹，从羔，从美。此字作䰞，从䰜省，从羔，與說文䰞鬻二字大同，知亦羹字也。其从采者，采謂菜也。古羹有二，一曰鉶羹，一曰太羹。太羹無菜，鉶羹則有菜。禮記曲禮上篇云：『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正義謂有菜者爲鉶羹，無菜者爲太羹，是也。鉶羹用菜，故此羹字从采。有菜之羹實於鉶，故曰鉶羹，鉶亦鼎也。郐王䊪鑄鼎，將以載有菜之羹，故字用从采之䰞，尤爲切合也。無菜之大羹實於豆，不實於鉶。

八　義近形旁任作

□

寶蘊樓彝器圖錄上册伍肆葉下載周□㬈簋，□字依字書之，無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肆肆拾葉下合□㬈二字釋作農，按皆誤也。此字从茻，从田，古文从茻之字與从艸同，知此乃苗字也。

□

擦古錄金文叁之叁卷弍拾葉上載不嬰毁蓋，毁原書作敦有云：『女以我車宕伐𠬝玁□于高陵。』孫詒讓古籀餘論下卷弍葉下謂字下从夊，銘文乃借夋爲允。余謂孫說誤。允字下从古文人之儿，□字下从女，古文从人與从女無別也。

□

窓齋集古錄拾壹冊廿陸葉下載宰峀殷，原題宰獸敦 銘文有云：『王𡚇宰峀貝五朋。』𡚇字吳大澂無釋。余謂此字上从火，下从女，乃光字也。說文記光字上从火，下从古文人之儿，此从女，與从儿同。說文佚姝同字，婧倩同字，可證也。光當讀爲貺，賜也。

宛

嘯堂集古錄上冊叁葉上載宛卣，原題商母乙卣 銘文云：『王易宛貝朋。』王俅以此字與下貝字合爲一字，釋作賓，洪頤煊讀書叢錄釋作宴，孫詒讓古籀拾遺無子鐘跋引洪說而贊之，余謂王洪二釋皆非也。說文記宛字从宀从夗，夗字从夕从卩，說文从卩之字，古文皆作人跽形，亦即人字。此銘从女，與說文从卩者同，實宛字也。

䋽

窓齋集古錄拾壹冊拾肆葉下載䋽殷，殷原作敦 銘文有云：『䋽對揚王休，自乍寶器。』吳大澂如字書之。徐同柏釋爲緯。余謂此字左从㣇，即說文之㣇字，㣇下云：『河內名豕也。』㣇與豕古本爲一字，希乃希字之省作，此字即說文之䋽字也。

𢓊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中卷廿柒葉下 載𢓊馬爵云：『𢓊馬乍彝。』羅振玉於𢓊字無釋。余謂說文記走字从夭从止，此字从夭从彳，从彳與从止同也。彝銘走字固多从止者，井侯彝召尊效卣右走馬嘉壺諸器則皆从夭从止又从彳，此則不从止而从彳，古人文字繁簡不一，往往如此矣。

𢍁

貞松堂集古遺文捌卷廿玖葉上載小子相卣云：『甲寅，子商小子相貝五朋。相𢍁易商君，當作君商 用乍父己寶彝。』𢍁字羅振玉釋巩，不知其爲何字。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拾弍葉下 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叁卷捌葉下 並闕釋。余謂此字左从丮，右从丰，乃丰之省作，此奉字也。奉字或从丰省作𡙁，見散氏盤。丮字甲文作丮，金文作丮，毛公鼎巩字偏旁如此。皆象人伸二手之形，義與収同，此字从丮，象伸一手，乃省作也。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此古人言

『奉揚』之證也。

九　音近聲旁任作

鞪

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下冊 壹葉上 載鞪鞥鎛云：『齊辟鞪叔之孫適仲之子鞥乍子仲姜寶鎛。』鞪吳大澂釋鞏，郭沫若釋鞫，大系考釋 下册弍壹零葉下 余謂皆非也。鞪字乃說文鞫之或作。知者：鞪字从陶聲，陶从匋聲，而匋實从勹聲，說文包省聲，誤。說文引史篇匋讀與缶同，匋字古本讀唇音，說文言部謟或作䛌，知匋與包音同，鞪叔即齊桓公臣之鮑叔也。

賓

小校經閣金文玖卷 百零壹葉上 載喪史賓鈚云：『喪史賓自乍鈚。』賓字自阮元積古齋彝器款識 伍卷拾伍葉 釋為賓，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弍之叁卷廿玖葉上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玖卷百壹葉 並從之，余謂此當是賞之異文。說文記賞从尚聲，而尚字實从向聲，此字从向，與从尚同，猶說文霩或作𩃬，瑺或作珦也。

奞

攈古錄金文弍之叁卷 陸陸葉上 載鄦侯彝云：『鄦侯奞△夜悉哉。』奞字吳榮光筠清館金文 伍卷捌葉 釋為載，吳式芬此書及郭沫若兩周金文大系考釋 下册弍弍柒葉上 並從之，字形不合。余謂此字从ナ，乃𢦏奞之或體。說文記𢦏奞从𢦏省聲，𢦏字乃从左聲，左仍从ナ聲，从ナ與从𢦏省聲無異也。此器較晚，故ナ不作𠂇；而與左關鋘之𠂇字略同，古文才字無作此形者。

㞐

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 肆玖葉下 載矢令彝 原作矢方彝 云：『爽㞐右于乃寮以乃友事。』㞐右即左右，字當為說文[illegible]字之省形，其故與奞字同。

周金文存式卷陸陸葉上載揚𧊒方鼎，揚當作猲文云：『猲𧊒㚔鼎。』吳大澂說文古籀補釋爲妻皿二字，孫詒讓古籀餘論上卷壹葉上釋爲鑿皿二字，並誤。余按此字上从妻，下从皿，乃盜字之或體也。妻與齊古音近，故字或从齊，或从妻。且盜爲方鼎，而此器形方，又其確證也。吳式芬擴古錄金文壹之式卷陸葉上載此器，標題曰猲盜方鼎，似知𧊒即盜字矣，然無說，又釋文仍作𧊒，不作盜，似並未眞知也。

以上五字，韠與鞄，賓與賞，𨌲𧫷與𩐀𩐀，各由同一聲類孳乳而出之音近字也。𧊒與盜則聲類相異之音近字也。

十　古文形繁

𠯑

西清續鑑乙編式卷肆拾叁葉上載周𦥑鼎，文云：『𠯑父丁。』十二家吉金圖錄下册拾式葉下載弓衛祖己鼎，銘文首字作弓形，第二字作𠯑，與上器字形同。按甲文韋字作𡕒，鐵雲壹陸玖葉叁版或作𠯑，前編伍卷肆柒葉叁版口象城邑，上下或左右足趾皆作背城他去之形，乃說文訓離之違本字。二鼎銘作四足形者，乃韋字之繁文也。圖錄引羅振玉說釋爲衛字，非也。

十一　古文形簡

𡴘

愙齋集古錄拾陸册肆葉上載散氏盤，原題散盤銘文有云：『自濡涉以南至于大沽，一𡴘。』按𡴘字下从収，上从丰省，乃奉字之初文也。說文奉字从収从丰从手，从収又从手，於文爲緟複無理矣。

𢦏

筠清館金文式卷叁葉下載臧伯鼎云：『𢦏白乍彝。』吳榮光釋爲臧伯，擴古錄金文壹之式卷肆柒葉上載此器，引許瀚說釋𢦏爲國，余謂並非也。說文戈部云：『𢦏，利也，从戈，𡈼聲。』按𡈼字从口𡈼聲，𡈼說文謂象物出地挺生，知字實从土。今銘

文从𠂤，以杜伯毁杜字作𣎳證之，知𠂤下所从正是士字，與篆文𢾭，但少𠂤形耳。

十二　古文象形會意字加聲旁

[古文]

小校經閣金文壹卷玖玖葉上載姑馮句鑃云：『姑[古文]昏同之子[古文]吉金，自乍商句鑃。』按此器自攈古錄金文卷叁之弍拾弍葉下著錄，釋爲姑馮，鄒安周金文存卷壹柒捌葉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下册壹伍陸葉下吳闓生吉金文錄卷肆叁肆葉下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叁卷拾陸葉下並從之，郭君謂此字从奇文鳳巜聲，是也。然又云：『此字釋馮至當，从鳳者，取鳳鳥之馮風也。』余謂此乃鳳之象形加旁字，與厂加干爲厈，网加亡爲罔者同。鳳字从凡聲，凡在覃部，今得以登部之巜字爲聲者，鳳鵬古本一字，說文鳳或作鵬，莊子逍遙游篇之大鵬即鳳也。朋音在登部，巜與朋同音，故此鳳字加巜字爲其聲旁也。余意此字當釋爲鵬，鵬即是鳳，是義合也；巜朋同音，是音合也。吳式芬釋馮者，乃以此字左从巜，右所从之奇文鳳字，上截似馬字，故牽合釋爲馮，此乃似是而非之誤釋，郭君許爲至當，過矣。

[古文]

綴遺齋彝器考釋拾弍卷廿壹葉下載𡚸卣，原作𡚸卣銘文有云：『易馬易[古文]。』方濬益釋[古文]爲𡚸，是也。字从又者，方氏說之云：『𡚸所以佐女功，助溫也。求从又爲手形，正取佐助之意。』余謂𡚸字甲文作[古文]，甲骨文編捌卷拾壹葉下銘文加从又者，又與𡚸古音同在咍部，此象形字加聲旁之例，不如方氏說也。

[古文]

景宋本嘯堂集古錄下册玖叁葉上載叔夜鼎，銘文云：『叔夜鑄其饙鼎，以征以行，用[古文]用[古文]。』[古文]字薛尙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玖卷景明本拾陸葉釋爲饋，阮元積古齋鐘鼎款識肆卷拾壹葉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弍之弍卷柒玖葉釋爲䰞，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從之。今按薛釋與形不合，不待論矣。阮元謂从𠤎者侃之省字，然𠤎爲古文兄字，侃字不从兄也。此似是而非之釋，不可從。

余按說文三篇下䰞部云：『鬻，鍵也，从䰞米。』之六切銘文从米，與說文同，从盄，與說文从䰞同，又从兄者，古文兄與祝同，甲文有『兄于母庚』『于匕己兄』之文，兄皆祝字也，此字以祝古文之兄爲聲旁耳。

十三　古文位置與篆文不同

寍

愙齋集古錄伍冊壹葉下載善夫克鼎云：『穆穆朕文且師華父悤襄氒心，寍靜于猷。』吳大澂釋寍靜，吳闓生吉金文錄卷壹拾捌葉下從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肆廿伍葉孫詒讓籀廎述林卷柒拾弍葉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卷叁叁弍葉並釋爲盜，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中冊壹弍壹葉上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弍卷拾伍葉下並如字書之。王靜安克鼎考釋云：『寍未詳。』余按二吳氏釋寍者是也，然無說。今謂說文五篇上丂部云：『寧，願詞也，从丂，寍聲。』銘文作寍，說文云：『古文以丂爲亏，』古丂于二字通作，此从于猶彼从丂也，但省去心字，又置于字在皿字上，故令人迷惑不辨耳。

十四　二字形近混用

冂與冖

說文五篇下冂部云：『冂，邑外謂之郊，郊外謂之野，野外謂之林，林外謂之冂，象遠界也。古熒切或作冋，又作坰。』余謂冂爲一字，冋坰當別爲一字。冂疑當爲扃之象形初文。說文十二篇上戶部云：『扃，外閉之關也，从戶，冋聲。』古熒切冂字中橫畫象門關之形，左右兩直畫象門旁之柱，古人謂之椳，關之所託也。說文七篇下冖部云：『冖，覆也，从一下垂也。』莫狄切按冖乃覆蓋飲食器上之布幔，今尙多用之，後世字或作幎。冂與冖截然二字，然以二字形近，金文時時混用無別。說文五篇下𨸏部載𠂤字从𨸏冖聲，此字彝銘屢見不一見，毛公鼎彔伯㦰𣪘吳尊皆作𠂤，从冂，不从冖，此二字混用之確證也。秦公𣪘云：『鼏宅禹責蹟，』字明从冂，不从冖。以文義論，當依字形而讀爲訓遠之迥。以𣪘文意謂：『秦本僻處西陲，今進

而有周室岐豐舊地，爲遠居夏禹經行之地，』必如此而文義乃合故也。然近日釋此器者，如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拾叁葉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下册弍肆弍葉上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叁叁葉上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叁卷拾捌葉上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捌卷柒捌葉下皆以从冖之冕釋之，而文乃不可通矣。此不當改讀而誤改讀之者也。全盂鼎云：『易女鬯一卣，冂衣，巿舄，車馬。』字作冂，不作冋，冖衣文義難通，徐同柏從古堂欵識學卷拾陸叁伍葉下乃釋冖衣爲冕衣，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叁之叁卷叁伍葉上吳大澂愙齋集古錄肆卷拾肆葉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叁卷廿伍葉上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弍卷叁柒葉上王靜安盂鼎考釋叁葉下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陸葉下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弍卷叁葉上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册叁肆葉上靡然從之，略無異議。然古書傳記絕未見有云冕衣者，則徐釋殊未可信也。余謂此字雖作冂，必當讀爲冋。詩云：『衣錦褧衣，』此冋衣即詩之褧衣也。克鼎云：『易女叔巿，參冋，莽悤。』師酉毁云：『新易女赤巿，朱黃，中絅，攸勒。』此銘之錫冋衣，即克鼎之錫參冋，師酉毁之錫中絅也。此銘以冋衣巿舄同錫，猶克鼎之以叔巿參冋同錫，師酉毁之以赤巿中絅同錫也。此則文當改讀，而徐同柏以下凡九家皆失之未改讀者也。要之：古人字形無定，而文義却有定。吾人對此，當以有定決不定，換言之，當以文義定字形，不當泥字形而害文義。文義當，則依字讀之可也，依字不通，則當大膽改讀之。近代釋銘文者似皆未瞭此義，此二字爲最切當之例，故詳言之。

按通行說文鼎部有鼏字正文，而以𪔂字之說解附其下，以字形相近，混淆誤奪，致鼏字有正字而脫說解，𪔂字存說解而脫正文，段君作注始校正之。秦公毁字明作鼏，而考釋者却皆捨文義易於通讀之本字𪔂不取，乃用文義難說之鼏字改讀之，頗不可解，豈皆爲誤本說文所誤歟！

朿與束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拾叁葉上載大乍且丁鼎云：『公朿鑄武王成王異𩱦鼎。』朿字劉體智及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廿伍葉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册叁叁葉上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壹卷卷玖葉下並釋爲束，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拾弍葉上下釋爲東，云：『東字未詳。』余按以說文校之，釋束於字形誠合矣。然束字我乍父己甗作朿，是古文不作此形也。核之文義，尤不可通。郭沫

若以公朿連讀，認爲人名，此說既與下文『公啇乍冊大白馬』句單稱公者不合，說公朿即君奭，亦殊牽强，未可信據。余疑朿當讀爲來，『公來鑄武王成王異鼎，』與宰甶毁『王來獸自豆菉』句例同。此或鑄笵之誤，然古人作字任意，實爲通例，余姑假設一說於此，俟他日更證焉。

積微居金文說卷一

令鼎跋

一九四一年一月三日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第伍册拾弍葉上載諆田鼎，劉心源題令鼎，是也，今從之。銘文云：『王大耤農于諆田，餳，王射，有嗣司眔師氏小子䣄射。王歸自諆田，王馭溓中𩥅，令眔奮先馬走。王曰：令眔奮！乃克至，余其舍女臣卅家。王至于康宮，𢿢。令拜𩒨首，曰：小△子迺學。令對揚王休。』按餳當讀爲觴。呂氏春秋達鬱篇云：觴，饗也。鄉者，吳闓生讀爲追，追，古文會字。文錄壹之拾肆上 今按吳說是也。噩侯鼎云：『王南征，伐角𩓨，唯還自征，才在𣂳。噩侯馭方內納豊醴于王，乃𠈌祼之，馭方𧻚侑王。王休宴，乃射，馭方䣄王射。』按噩侯鼎記王休宴而射，馭方與王會射。此銘記觴後王射，有司與師氏小子會射。兩文情事相同，知此銘之觴即彼銘之宴也。二銘少異者，此銘王觴羣下，爲君享其臣，彼銘噩侯納醴于王，爲臣宴其君而已。古人饗射二事往往相因。儀禮燕禮云：『若射，則大射正爲司射，如鄉射之禮。』此射以樂賓，因燕而有射也。鄉射大射之射，皆於賓主獻酬之後行之，射後鄉射大射並有坐燕，而大射坐燕時或復射，此因射而有燕，燕時復有射也。兩銘所記，先觴宴而後射，與禮經次序符同，其事殆與燕禮射以爲樂相近也。眔，與也，及也。王馭者，周禮夏官記大馭掌馭王路以祀及犯軷，王馭蓋即大馭。溓中，人名。𩥅與僕同，御車也。令奮，二人名。乃克至之乃當訓若，假設之辭。舍者，孫詒讓說爲賜予予字之假借，是也。拾遺下拾伍下 𢿢字从攴从𦣝，蓋從𦣝聲，余意當讀爲媐。說文女部云：『媐，說樂也，从女，巸聲。』巸訓廣𦣝，與𦣝實爲一字，但加聲旁巳耳。經傳通作熙，列子力命篇注引字林云：『熙，歡笑也。』小下缺一字，舊說謂是子字，是也。學者，孫詒讓云：『當讀爲效。尚書大傳云：學，效也。』拾遺下拾陸 今按孫讀是也。特孫以學字連下令字爲文，

讀爲效命，則非是。荀子議兵篇云：『臣請遂道王者諸侯彊弱存亡之效。』楊注云：『效，驗也。』此銘記王親耕耤田，禮畢，饗其臣下；饗訖，王射，有司與師氏小子會射。及王歸，王馭溓中爲王御車，令與奮二人爲王車之先導。王欲試二人之足力，乃謂之曰：『汝若能至，我當予汝以臣三十家。』蓋以此激勵之也。及王至康宮，甚悅，殆以令足健能至故也。令乃言曰：『小子能至之言今驗矣。』言此者，蓋欲王實踐臣三十家賞賜之約也。銘文不記王賞之文，然文末對揚王休，休本賜予之義，是王已踐其諾言矣。又不記奮之至否者，此爲令作之器，不記他人事也。當時王意或在講武，抑或出於一時遊戲，皆不可知，然其情事則躍然如在目前矣。近世孫詒讓善說彝銘，然於此器以眔爲人名，釋王馭溓中爲王駛雪中，皆謬誤殊甚，不可據信。余今擷取成說，證之以禮經，附之以一得，似頗有文從字順之樂，或亦考文者所樂聞歟！

縣改毀跋　一九四一年一月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拾柒葉上載縣改毀，縣吳作楕，誤，今从孫詒讓釋。毀原作敦，今改。銘文首云：『隹十又三月既望，辰才在壬午，白辟父休于縣改曰：𠭯！乃任縣白室。』𠭯字自阮元釋爲徂，孫詒讓劉心源吳闓生于省吾皆從其說，吳及郭沫若並以爲發語詞。按此字金文屢見，恒用於語首。如彔𢦏卣云：『王命𢦏曰：𠭯！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苦自。』小臣謎毀云：『𠭯！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自師征東夷。』全盂鼎云：『𠭯！酒無敢醰醺，有祡烝祀無敢醻！』沈子也毀云：『𠭯！吾考克淵克夷。』皆其例也。據文求義，𠭯蓋即經傳歎詞之嗟字也。爾雅釋詁云：『嗟，咨，𧪾也。』郭注云：『今河北人云𧪾歎，音兔罝。』按嗟𧪾字同，並从差聲，古韻屬歌部。郭謂河北人讀𧪾如罝者，明其不讀歌部音而讀模部音也。廣韻罝嗟二字同子邪切，並在九麻，與郭說合。𠭯玉篇音側家切，亦讀麻部音。廣韻有[illegible]無𠭯 據此，知𠭯嗟音同，可以瞭然於經傳作嗟，彝銘作𠭯之故矣。

𠭯爲歎詞，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撰全盂鼎跋又及之，見第貳卷伍捌葉。

彔伯𢦚𣪘跋　一九四一年一月十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弍葉載彔伯𢦚𣪘，銘文首云：『隹王正月，辰在庚寅，王若曰：彔白𢦚！䌛！自厥且考有𤔲於周邦。』按䌛為歎詞。爾雅釋詁云：『繇，於也。』郭注云：『繇，辭。』繇與銘文之䌛同。爾雅訓繇為於者，於乃書堯典『僉曰於鯀哉』之於，亦歎辭也。猷與繇古同音，故今本尚書多作猷。大誥曰：『王若曰：猷！大誥爾多邦越爾御事。』多士曰：『王曰：猷！告爾多士。』多方曰：『王曰：猷！告爾四國多方惟爾殷侯尹民。』又曰：『王曰：嗚乎！猷！告爾有方多士暨殷多士。』皆其事也。大誥之猷大誥爾多邦，釋文引馬本作大誥繇爾多邦，正義引鄭本猷亦在誥字下。馬本作繇，字與彝銘同，而繇在大誥二字下，則似誤解爾雅繇於之訓，認於為介系詞之故。今以此銘䌛在語首證之，則馬本之誤顯然。王引之不知馬本之誤，謂大誥多士多方之猷告皆當為告猷，誤矣。余昔著詞詮及高等國文法，誤從王說，今改訂於此。銘文記錫物有𠦪𡇒，又有虎冟，阮氏跋吳彝讀為虎韔，王靜安釋毛公鼎疑為文鞃，並非也。余謂冟當讀為䙡。禮記玉藻篇云：『君羔䙡虎犆，大夫齊車；鹿䙡豹犆，朝車。士齊車，鹿䙡豹犆。』鄭注云：『䙡，覆笭也。』䙡字又作幦：周禮春官巾車云：『木車犬幦，素車犬幦，藻車鹿淺幦，䮾車然幦，然者，果然，亦獸名。漆車豻幦。』按凡云羔鹿犬然豻者，皆是獸名，乃專其質言之，謂以其皮為之也。此云虎冟，與玉藻之羔䙡鹿䙡，巾車之犬冟然幦豻幦，文例正同。䙡字又通作幭：詩大雅韓奕篇云：『鞹鞃淺幭。』毛傳云：『淺，虎皮淺毛也；幭，覆式也。』覆式即覆笭。然則此文之虎冟，即詩文之淺幭。此以𠦪𡇒與虎冟連言，猶詩文以鞹鞃淺幭連言也。器文字作冟者，說文五篇下皀部云：『冟，飯剛柔不調相著，从皀，冖聲。』冟字从冖聲，與䙡幦音同，故假冟為之也。錫物又有金甬。金甬者，余去歲撰釋甬篇，謂甬為鐘之象形初文，此云金甬，即金鐘也。薛氏款識卷壹釋商鐘之甬為鐘，阮元釋吳彝亦謂甬即鐘字。此文皆言車上之物，車上不得有鐘，而云金鐘者，車上有鈴。廣韻云：『鈴似鐘而小。』鐘與鈴大小雖異，而形製則同，故云金鐘也。番生𣪘記王賜諸物與此文略同，此文之金甬，彼文作金童，童為鐘之省，亦足證明余說。蓋此器用象形初文，彼用後起字鐘之省形字也。番生𣪘下文又云：朱旂旜金芀，二鈴，彼謂旂上之鈴，與車上之鈴無涉。吳氏書題彔伯戎敦，今從郭沫

若說改題彔伯𢦚𣪘云。

彔伯𢦚𣪘再跋 一九四六年五月六日

彔伯𢦚𣪘銘云：『繇！自厥且考又有𠦪于周邦。』𠦪字舊釋爲婚，孫仲容古籀餘論以其字下从廾，謂當釋揞，是也。惟孫君據書盤庚云不昏作勞，鄭君注讀昏爲敃，訓爲勉，謂有揞猶云有勤勞，餘論上卷叁拾肆葉上單伯鐘及中卷叁拾壹葉下彔伯戎敦蓋二跋義嫌迂曲。余則謂揞字當讀爲勳。說文力部云：『勳，能成王功也。从力，熏聲。』昏與熏古韻同在痕部，聲亦相同，故二聲之字可相通假。知者，易艮九三云：『厲薰心，』薰虞翻本作閽。閽薰通作，知揞與勳亦可通作，證一也。後漢書百官志云：『光祿勳，卿一人，掌宿衞宮殿門戶。』劉昭注引胡廣云：『勳猶閽也，易曰：爲閽寺，宦寺主殿宮門戶之職。』據此知胡廣謂漢官光祿勳之勳即易閽寺之閽。勳與閽通，知亦可與揞通，證二也。楚辭思美人云：『與曛黃以爲期。』抽思云：『曰黃昏以爲期。』按二句語意全同，而一云曛黃，一云黃昏，知屈子意固視曛黃與黃昏爲一義，文雖有倒順之殊，曛即是昏，較然甚明。故王逸注云：『曛黃蓋昏時。』王逸以昏時釋曛黃，義即本之屈子。蓋曛爲昏之後起形聲字也。證三也。詩小雅召旻云：『昬椓靡共。』鄭箋云：『昬椓皆奄人也，昬，其官名也，椓，椓毀陰者也。』漢書敘傳云：『烏乎史遷，薰胥以刑。』按太史公下蠶室，受宮刑，班孟堅稱爲薰胥者，以其身體見毀，與昬椓爲奄人者同，故惠定宇徑釋薰爲腐刑，是也。見後漢書補註百官志。昏爲奄人，薰爲腐刑，義同源於音同也。證四也。本此四證，有揞當讀爲有勳明矣。昏昬字同

師𠭰𣪘云：『乃祖考有揞于我家，』有揞亦當讀爲有勳。

銘文又云：『右闢四方，叀𢎥弘天命，女肇不㒸。𢓊』叀疑與惟同。知者，甲文叀與隹二字皆用爲語首助詞，用法全同，隹惟古今字。左傳襄公二十六年有寺人惠牆伊戾。服虔云：『惠伊皆發聲。』叀與惠同，文云叀弘天命，即惟弘天命也。

頌鼎跋 一九四一年二月六日

窓齋集古錄第肆册式拾叁葉下 載頌鼎，銘文云：『王曰：頌！命女官嗣司成周貯廿家，監嗣新寤造貯，用宮御。』阮元云：『監治新造貯用宮御者，命掌積聚以充宮御之用，猶周官大府以關市之賦待王膳服也。』積古肆之叁伍 樹達按：阮訓貯爲積聚，則貯廿家及新造貯文義並不可通，其說非也。王國維云：『貯予古同部字，貯廿家猶云錫廿家也；貯用宮御，猶云錫用宮御也。』觀外弍之陸 樹達按：彝銘記賞錫之事，言賁，言易，言休，無言予者。且鼎銘於貯用宮御之下即云：『易女玄衣黹純，赤市，朱黃，緣旂，攸勒，用事。』果如王說，則銘文緟複淩雜無理甚矣，其說亦非也。余謂貯當讀爲紵。命女官嗣成周紵廿家，監嗣新造貯，用宮御者，王命頌掌治成周織紵之戶廿家，監司新造紵之事，以備宮中之用也。楚辭涉江云：『腥臊並御。』王注云：『御，用也。』荀子大略云：『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楊注云：『御服皆器用之名，尊者謂之御，卑者謂之服，』知御有用義也。周禮天官典枲云：『掌布緦縷紵之麻草之物以待時頒功而授齎。』說文糸部云：『紵，絺屬，細者爲絟，粗者爲紵。』蓋紵本麻縈之名，詩陳風東門之池一章云：『東門之池，可以漚麻；』二章云：『東門之池，可以漚紵；』或云麻，或云紵，其義一也。取紵織之爲布，亦名曰紵。禮記喪大記云：『絺綌紵不入；』漢書高帝紀云：『賈人毋得衣錦繡綺縠絺綌紵罽；』是其義也。織紵者廿家但云紵廿家者，古人語簡，名動不別也。新造紵者，新織紵布也。

伯晨鼎跋

一九四一年二月七日

窓齋集古錄第伍册陸葉下 載伯晨鼎，銘文有云：『易女巨鬯一卣，玄袞衣，幽夫，赤舄，駒車，畫听，𩏂爻，虎韠冟，衺里幽，攸勒。』按冟即詩大雅之幭，周禮巾車之複，禮記玉藻之髀，余前跋彔伯戜毁已言之矣。此銘所記錫物，與毛公鼎彔伯戜毁牧毁吳彝所記略同，惟彼諸器所云虎冟者，此文獨云虎韠冟，韠字雖不能碻識，然其字从韋，其爲皮革之義，顯白無疑。詩大雅韓奕云：『鞹鞃淺幭。』毛傳云：『淺，虎皮也。』周禮春官巾車云：『木車犬複。』鄭司農云：『犬複，以犬皮爲覆笭。』巾車又云：『藻車鹿淺複。』鄭康成云：『鹿淺複，以鹿夏皮爲覆笭。』此文云虎韠冟，正可證明毛公二鄭之說。近日郭沫若釋彔伯戜毁，說冟爲車上蓋冪，考釋上陸肆葉 其說甚確。惟釋虎爲冪上畫以虎文，以此銘勘之，則殊不合，蓋

蓋冪正無妨以獸皮爲之也。

銘文又云：『𤔲嗣乃祖考侯于⿰革瓦。』按詩魯頌閟宮云：『王曰叔父！建爾元子，俾侯于魯。』又云：『乃命魯公，俾侯于東。』銘文云『侯于⿰革瓦』，與詩『侯于魯』『侯于東』文例正同也。

呂鼎跋　一九四一年二月八日

鄒安周金文存卷弍補遺卷三後附有呂鼎，原題方鼎銘文云：『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饔△大室，呂征于大室。王錫呂鬯三卣，貝卅朋。對揚王休，用乍寶齋，其子子孫孫永用。』按說文二篇下辵部云：『徙，迻也，从辵，止聲。』或作征。此銘云呂征于大室，征字與說文徙字或體同。然徙于大室，與此文情事不合，則此非徙字也。愚謂此征字當讀爲侍，謂呂侍王於大室也。侍字从寺聲，寺从㞢聲，古文㞢止不分，二字之音復相同，故金文假征爲侍也。吳闓生釋爲徙，又釋爲造，郭沫若讀爲公羊傳躇階而走之躇，皆非也。

征字讀侍，又見𤼈盂鼎，凡三見，又伊彝一見，詳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𤼈盂鼎及伊彝二跋，見第五卷壹叁壹葉。

夨令彝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二日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肆拾玖葉下載夨方彝，銘文云：『迺令曰：我隹令汝二人，太眔夨！爽⿱大言右于乃寮以乃友事！』按⿱大言當讀爲左。以，與也。爽字愚疑是爽字。書康誥云：『爽惟天其罰殛我！』又云：『爽惟民迪吉康！』爽字皆在句首。銘文爽字在句首，與書文同。吾友曾君星笠讀尙書，謂康誥之爽即爾雅尙庶幾也之尙，乃表命令或希望之詞，其說與古文語氣最協，郅爲精審。余謂銘文之爽亦當讀爲尙，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言尙左右于乃寮與乃友事也。

余前年冬間及去年春頗讀金文，嗣以僻處荒山，羣書不備，輟不復治。今年春間大病，廢書久矣。頃來病愈，聊復讀古金文以遣暇日，偶有所見，則記述之。俟大難敉平，盡讀前儒及時彥之書，容當自行勘落爾。

夨令彝再跋

一九四八年六月二十一日

銘文首云：『唯八月，辰在甲申，王命周公子明保尹三事四方。』羅振玉云：『明保猶洛誥言明保予沖子，多方言大不克明保享于民也。』樹達按羅說近之。余謂此銘與周初之書洛誥諸篇相近似，不惟明保一詞也。銘文云：『唯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此與洛誥篇『予惟乙卯，朝至于洛師，』召誥篇『若翌日乙卯，周公朝至于洛，』非一例乎？銘文云：『明公錫太師鬯金小牛，曰：用禟！錫令鬯金小牛，曰：用禟！』禟字从示，說者釋為祭名，是也。洛誥云：『乃命寧予以秬鬯一卣，曰：明禋！』銘文記錫太令以鬯牛而使之禟祭，與洛誥之寧周公以鬯而使之禋祭，又非一例乎？銘文又云：『迺命曰：今我唯令女二人，太眔夨，爽𠂇右于乃寮以乃友事！』爽字余昔年釋為爽字，爽與尙古音近，當讀為尙。爾雅釋詁云：『尙，庶幾也。』書康誥云：『爽惟天其罰殛我！』又曰：『爽惟民迪吉康！』銘文爽字與書文正同，皆表希望之辭，此又銘辭與周初書文用字相同之事也。

此銘之作，說者或以為成王，或以為昭王，今觀其文辭，與書洛誥召誥多方康誥諸篇相近似，其為周初之器無疑矣。

原書題夨方彝，近人多題令彝，今改題夨令彝云。

夨令彝三跋

一九五一年四月六日

彝銘云：『隹十月月吉癸未，明公朝至于成周，徃令舍三事令命，眔卿旋寮，眔者諸尹，眔里君，眔百工，眔者侯：侯，田，男，舍四方令。』按舍令吳闓生謂即發命，文錄弍之拾肆葉上是也。此節文字，近人說者不同，吳闓生以眔諸侯侯田男屬上讀，謂侯田男皆三事令所及；羅振玉以屬下舍四方令讀，謂舍三事令於內服諸臣，舍四方令於外服君長。今按書酒誥云：『越在外服，侯甸男衛邦伯；越在內服，百僚庶尹惟亞惟服宗工越百姓里居，』居字誤，當作君。甸與田同。羅蓋據此為言，其說是也，吳說失之。文本當云：舍四方令，眔諸侯，侯，田，男，而文却倒言之，致文字錯綜，不相配稱，令人迷惘。書康誥言『侯甸

男邦采衞，』顧命亦云：『庶邦侯甸男衞，』與此銘皆周初文字，而侯甸男之稱，實沿襲殷制之稱。上舉酒誥之文，本說殷外服內服諸臣不嗜酒之事，而酒誥又云：『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衞。』君奭說殷事，亦稱『小臣屏侯甸，』召誥稱『庶殷侯甸男邦伯，』全盂鼎稱『殷邊侯甸，』皆其證也。稽之甲文，稱侯者有㠯侯，杏侯，丁侯，禾侯，伊侯，先侯，斲侯，侯光，侯唐，侯專，侯𠭯，侯告，侯叙等，稱田者有田㠯，又有多田多白之稱，稱男者有男[illegible]。以此勘校，後世公侯伯子男之五等爵，侯白男三事相同，白即伯 惟殷無公與子二等，而五等無用耳。

或問曰：侯田男命名之義，可得聞乎？曰：古事緜邈，文獻無徵，然以古文字之形義爲階梯，以古代社會之情狀爲背影，亦非無可說也。侯者，篆文作矦，說文云：『春饗所射侯也，从人，从厂，象張布，矢在其下。』古文作厌。尋龜甲作㕧，與古文同，蓋象射侯張布著矢之形。蓋草昧之世，禽獸逼人，又他族之人來相侵犯，其時以弓矢爲武器，一羣之中，如有强力善射之士能保衞其羣者，則衆必欣戴之以爲雄長。古人質樸，能其事者即以其事或物名之，其人能發矢中侯，故謂之侯也。禮記射義曰：『故天子之大射，謂之射侯。射侯者，射爲諸侯也，射中則得爲諸侯，射不中則不得爲諸侯。』鄭康成注周禮司裘曰：『所射正謂之侯者，天子中之則能服諸侯，諸侯以下中之則得爲諸侯。』此皆後世演變之說，非復初義，然諸侯之稱源於射侯，則猶存古初命名之形影也。

初民之世，民不知耕種蠶桑，必恃狩獵以供衣食迫切之求，故田爲大事。易師六五云：『田有禽，』按禽謂獲獸 又恆六四云：『田无禽，』又解六二云：『田獲三狐，』又巽六四云：『田獲三品。』卜辭云：『壬子，王卜，貞田盂，往來亡巛？王固曰：弘吉，兹御，獲狼四十一，麞八，豣一。』前編弍之廿柒之壹 又云：『丁亥，卜，貞王田喜，往來亡巛？禽？獲鹿八，兔二，雉五。』前編弍之叁拾之壹 古人狩獵斤斤於禽獲之有無多少，可以見也。金文郘𪒠鐘云：『余嘼丮武，』嘼與狩同，古人以狩獵勇武自贊，可徵遺俗矣。故一族之中有搏射勇敢，多獲禽獸者，則必爲其一族所推尊而以爲魁傑，田之命名，蓋以此也。

社會文化日進，狩獵進於耕種，於是善獵者之外，又有善耕者焉。甲文男字作[illegible]，藏龜壹叁弍之弍 金文作[illegible]，遣小子毁 皆左从田，右旁象耒耜形，字表耕作之事，明透萬分，殷人以此字爲諸侯中一種爵稱，其義蓋可不言而喻也。

總括言之，善射者謂之侯，善狩獵者謂之田，善耕作者謂之男。換言之，侯者，戰鬪英雄也；田者，狩獵英雄也；男者，耕種英雄也。部落必先有武力之防衛而後始能生存，故戰鬥之事在先，而侯爲其首；人羣進化，先狩獵而後耕種，故田爲其次，而男又次之。三名之次第，與社會發展程序之先後，固若合符節矣。

睘尊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貳之叁卷伍拾葉下載睘尊，銘文云：『在序，君令余作册睘安夷伯，夷伯賓用貝布，用作朕文考日癸⿱旅車寶△。』按別有睘卣，文云：『隹十又九年，王在序，王姜令作册睘安夷伯，夷伯賓睘貝布。揚王姜休，用作文考癸寶障器。』二銘所記事同，自是同時之器。惟卣文第云令作册睘，而尊文云令余作册睘，既自稱余，又具官職及私名，似嫌複沓。然僖公九年左傳云：『小白余，敢貪天子之命，無下拜。』既自舉小白之名，又自稱余，與此文相類，知古人固有此文例。異者，銘文余在人名上，左傳文余在人名下耳。夷伯賓用貝布，孫詒讓釋睘卣，謂賓即禮經之儐，拾遺下卷弍葉下是也。按賓字與贈賂等字同从貝，義亦略同，此用本字本義。後人以賓爲賓客之義，故說文訓賓爲所敬，而金文用賓字之義者，經傳多以儐字爲之，此皆沿襲而失其義，當以金文正之者也。

『用作朕文考日癸⿱旅車寶△，』卣文則云：用作文考癸寶障器。或曰癸，或曰日癸，蓋殷俗以甲乙至癸十日之名爲名，即以日字加於甲乙諸字之上，上虞羅氏藏商三句兵，銘文有大祖日己祖日丁祖日乙祖日庚云云，彼爲殷器，恰足說明此事。周沿殷俗，故此銘亦有日癸之稱。二銘互校，知文考日癸與文考癸同是一人，決無疑義。然清儒考釋金文，尙有不知此義而別爲異說，如吳大澂跋公姒㲃，愙齋錄捌卷拾叁葉上謂父乙寶彝爲父廟之第二器者，殊可怪也！故今不惜覼縷明之云。

攈古錄金文錄此銘止此二十七字，吳以⿱旅車爲旅車二字，故題二十八字。而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玖葉下錄此銘凡三十五字，乃錄睘卣之文而誤題爲睘尊也。

懋父𣪘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三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肆拾柒葉下載衞彝，銘文云：『五月初吉甲申，懋父賞御正衞馬匹自王，用作父戊寶䵼彝。』吳闓生云：『御正，官名，衞，人名，懋父賞以馬匹。云自王者，因王事而賚，猶詩言自公也。』吉金文錄叁卷叁葉上 容庚云：『懋父賞其御正名衞者馬一匹，衞歸自王所。』武英殿彝器圖錄伍拾捌葉上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上册廿伍葉上采容說。余謂吳容釋自王二字皆强說不可通，緣兩氏皆誤以懋父爲主賞之人，故說皆齟齬難通。實則此銘懋父乃被賞之人，非主賞之人也。余昔年續補古書疑義舉例，詳舉古書中施受同辭之例，而金文亦然。如賞錫諸字，金文中能動被動二義混用，略無區別。趞曹鼎云：『王射于射盧，史趞曹錫弓矢于盧。』麥尊云：『侯作册麥錫金于辟侯。』鬲尊云：『鬲錫貝于王。』皆錫字被動用之例也。王靜安不知古人有此文法，遂疑鬲尊爲僞器矣。懋父賞御正衞馬匹自王者，懋父由王賞以御正衞之馬匹也。賞謂見賞，非謂賞人也，自王猶言於王也。虢叔旅鐘云：『𠧪天子多易旅休，』𠧪與由同，此銘言『自王』，猶彼文言『由天子』也。王得以御正衞之馬匹賞懋父者，隱公十一年左傳記周桓王以蘇忿生之田與鄭，大𣪘記王以𦡵睽之里錫大，莊公十九年左傳記周惠王奪子禽祝跪與詹父之田，蓋古人君視其臣之所有如己之有，得任意取與之也。抑或御正衞有罪，王籍沒其財物以賞懋父，未可知也。

此器羅振玉題曰衞彝，目錄題曰懋父彝 郭沫若題爲御正衞𣪘，余以器銘文義核之，改題曰懋父𣪘云。

格伯𣪘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六日

愙齋集古錄第玖册拾伍葉下載格伯敦，銘文云：『隹正月初吉癸巳，王才在成周。格白伯𠬪良馬乘于倗生，氒賈卅田，則析。格白還，殹妊彶及△氒從。格白厌安彶甸殷，氒紉到雩谷杜木，遹谷旅桑，涉東門，氒書史戠武立盟成壘。鑄保寶𣪘，用典格白田。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保用。』按𠬪說文訓上下相付，𠬪良馬乘，謂付以良馬四匹也。𠬪或釋受，讀爲授，亦通。

宂𣪕云：『王受作冊尹書』，寰盤云：『史𢦚受王命書』，皆以受爲授。蓋古人文字施受不分，詳余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壹卷陸葉上加手旁之授字出後起，金文時尚無之也。㫚賓卅田，賓疑讀爲賈，即今價值之價，謂其價三十田也。田不計頃畝，直以數計，金文皆如此。卯𣪕云一田，舀鼎云五田，不嬰𣪕云十田，敔𣪕云五十田，皆是也。析者，周禮天官小宰云：『聽稱責以傅別，聽賣買以質劑。』司農注云：『別，別爲兩，兩家各得一也。』康成注云：『傅別，謂爲大手，書於一札，中字別之。質劑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傅別質劑，皆今之券書也，事異異其名耳。』史記司馬相如傳曰：『析珪而爵。』索隱引如淳云：『析，中分也。』按格伯付良馬四匹于倗生，必書券契而中分之，兩人各執其一，故云析也。散氏盤銘亦記田邑授受履勘田境之事，銘末云：『厥左執纓，史正中農，』左謂左券，此又析券之確證也。格伯安及甸殷，安當讀如按行之按。史記衞霍傳云：『按榆溪絕塞。』集解引如淳云：『按，行也。』甸謂田之所在，殷，地名，格伯安及田殷，謂格伯還時按行至田所在之殷地也。紉與到同，上云㫚從，此云㫚到，乃此銘特異文法。雩谷杜木，邍谷旅桑，雩谷邍谷亦田所在之地，杜木，旅桑，以樹木表田界，所謂封樹是也。說詳後散氏盤跋。涉東門，東門蓋田界之所止也。戠武，人名。立盟成壘，盟字从盥省，矢聲，疑當讀爲矢。論語雍也篇云：『子見南子，子路不說，夫子矢之曰：予所否者，天厭之！天厭之！』集解云：『矢，誓也。』散氏盤銘載叢日㚇旅之誓及西宮襄武父之誓，此授受田邑履勘田境時用誓之確證也。立當讀爲涖，涖矢與春秋傳言涖盟同。誓者爲倗生一方之人，格伯貴人，不親細事，故由書史戠武涖臨之也。成壘義不詳。鑄保𣪕，用典格伯田，保字與下文永保用二保字皆與寶同。典，常也，典常有今言確定之意。或謂典當讀爲奠，奠，定也，記田之地界于寶𣪕，故爲定也。或曰：典字从冊，有冊書之義，說亦通。田已由倗生移于格伯，故曰格伯田也。此文前人讀者似皆未能通解，余今說之以周禮，證之以散氏盤銘，當時交涉情事，歷歷如繪，或足爲治古文考古史者之一助乎！

此器吳氏題作敦，今依郭沫若大系攷釋中冊捌拾壹葉下題格伯𣪕云。

𤔲攸从鼎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七日

端方陶齋吉金錄卷壹肆拾葉上載𤔲攸从鼎，銘文云：『隹卅又二年三月初吉壬辰，王在周康宮徲大室。𤔲从以攸衞牧告于王曰：女△爲我田牧，弗能許𤔲从。王令眚史南以即虢旅，廼使攸衞牧誓曰：我弗具付𤔲从其且射，分田邑，則殊。攸衞牧則誓。从作朕皇祖丁公皇考叀公障鼎，𤔲攸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𤔲从以攸衞牧告于王，𤔲从訟攸衞牧之罪于王也。『女△我田牧，弗能許𤔲从，』女下一字不明，此𤔲从對王詰問攸衞牧之辭。女與汝同，爾也。司田稼之人稱田牧，猶司舟之人稱舟牧也。見禮記月令 說文言部云：『許，聽也。』𤔲从之意若曰：『爾攸衞牧既爲我司田稼之事，義當聽從吾言，今乃不聽從吾言，故今訟爾也。』女，女衞牧，非謂王也。必知如此者，曶鼎銘記構訟之事，與此銘事例相同，彼此可以互證。彼文云：『曶使氒小子𩵦以限訟於井叔，我既賣贖女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限許曰：𩵦則俾我賞馬，效父則俾復絲束，𩵦效父迺許𩵦……』按以限訟于井叔，與此文以攸衞牧告于王句例同。此言告而彼言訟，知告亦訟也。此文之女指衞牧，知彼文之女當指限也。此文責衞牧之弗能許，彼文記限之許，知許爲訴訟之恒用語也。彼銘文又云：『昔饉歲，匡眔氒臣廿夫寇曶禾十秭，以匡季告東宮。』又云：『曶或與又同以匡季告東宮，』文再云告東宮，知告與訟同義，本可互用也。今語訴人罪者，尙云告狀，有原告被告之稱，正周代之遺語矣。

銘文云：『王令眚史南以即虢旅，』眚者，罪也，其史司罪過之事，故曰眚史，猶格伯𣪕之書史爲司書記之事也。南，其人之名也。即蓋今語交付之義。𧻚盨云：『雩𡧍邦人正人師氏人又有辠又故辜，迺騶倗即女，迺繇宕，卑俾復虐逐氒君氒師，迺乍余一人咎。』此謂以邦人正人師氏人有罪有辜之人交付與女，即字與此銘用法同。

銘文云：『迺使攸衞牧誓曰：我弗具付𤔲从其且射，分田邑，則殊，攸衞牧則誓。』按周禮秋官司盟云：『有獄訟者，則使之盟詛，』此其事也。且當讀爲租。說文七篇上禾部云：『租，田賦也，从禾，且聲。』射當讀爲謝，謂錢財也。蓋謝本酬謝之義，漢書陳湯傳曰：『弘農太守張匡坐臧百萬以上，狡猾不道，有詔即訊。恐下獄，使人報湯，湯爲訟罪，得踰冬月，

許謝錢二百萬，』謂許酬謝以錢二百萬也。以財爲謝，因即稱財爲謝。史記日者傳曰：『夫卜者矯言鬼神以盡人財，厚求拜謝以私於己。』又曰：『今夫卜筮者利大而謝小。』謝皆謂錢財也。蓋稱財爲謝，猶今人言報酬，徵之銘文，知此語其來久矣。

銘文云：『䣄攸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銘文屢稱䣄从，此稱䣄攸从者，以从兼有攸地，故得兼氏攸，王靜安謂猶晉之郘呂錡甥，吳之延州來季子，別集弍之肆下 義或然也。此知攸衛牧之稱，攸亦指地，衛蓋其人之氏，牧則稱其職，攸衛牧蓋猶今富人之廣有田地者稱某縣王管莊，某縣李管莊矣。

余去歲二月嘗跋此銘，第明射字之義，於全文未能通貫也。頃者溫尋故業，今日重讀此銘，勘之曶鼎銘文，乃得豁然無礙，因走筆增益爲此文，刪去舊撰焉。

此器舊皆題鬲攸从鼎，今依郭沫若大系考釋 中册壹弍陸葉下 題䣄攸从鼎云。

䣄攸从鼎再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九日

銘文云：『王在周康宮徲大室。』按徲字从彳从屖，說文所無。右旁屖字省口，洹子孟姜壺壁字，毛公鼎番生𣪘辥字所从之辟皆然，或釋爲徲字，非也。莊公二十一年左傳云：『鄭伯享王于闕西辟。』疏云：『辟是旁側之語。』又引服虔云：『西辟，西偏也。』大戴禮千乘云：『東辟之民曰夷，南辟之民曰蠻，西辟之民曰戎，北辟之民曰狄。』銘文之徲，當與左傳大戴禮記辟字同義，周康宮徲大室謂周康宮旁之大室也。

毛公鼎跋

一九四二年八月二十九日

愙齋集古錄第肆冊 弍葉上 載毛公鼎，銘文有云：『虔夙夕，惠我一人，雝我邦小大猷，毋折緘，告余先王若德，用卬邵皇天，䌛圈大命，康能四國，俗我弗作先王羞。』又云：『女毋敢家阝在乃服，圈夙夕，吱敬念王畏威，不賜。』按圈字兩見，

不可確識，以意求之，蓋愙之假音字也。說文十篇下心部云：『愙，敬也，从心，客聲。』經傳通作恪。圝从口，貈聲，貈殆是貈之或字。說文九篇下豸部云：『貈，似狐，善睡獸也。从豸，舟聲。』引論語曰：『狐貈之厚以居。』按說文貈字从豸，金文圝之所从貈字从𧰨，𧰨豸同是獸名，从𧰨猶从豸也。許引論語作貈，今論語作貉者，今論語假貉爲貈。貉可假爲貈，知圝亦可假爲愙矣。然則𤔲圝大命，猶書盤庚篇之言『恪謹天命，』圝夙夕猶追殷及本銘上文之言『虔夙夕，』克鼎之言『敬夙夜』也。番生殷云：『用𤔲圝大命』，與此銘語同。

銘文又云：『王曰：父厝！雩之庶出入事于外，尃命尃政，埶小大楚賦，無唯正𦖞昏，弘其唯王智，迺唯是喪我國。』孫詒讓云：『昭十三年左傳：貢之無藝。杜注云：藝，法制。楚與胥通，楚胥並从疋得聲。困學紀聞卷二引尚書大傳云：古者十稅一，多于十稅一，謂之大桀小桀，少于十稅一，謂之大貉小貉，王者十一而稅而頌聲作矣。故書曰：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正。今書多方胥賦作胥伯，文義並異。依伏傳則胥賦之賦爲賦稅，胥疑當讀爲糈。說文米部云：糈，糧也。埶小大胥賦，謂小大賦稅當以常法制之也。』述林柒之伍王國維云：『書多方：越惟有胥伯小大多政，爾罔不克臬，尚書大傳作越惟有胥賦小大多政。楚與胥皆疋聲，楚賦即胥賦矣。埶臬聲相近。』考釋拾壹樹達按孫王說楚賦即書之胥賦，是矣，然楚賦何義，王君未能質言，孫君從伏生之說，認胥賦爲賦稅，尤非是。余謂胥賦小大多政皆指臣工言之。詩大雅緜云：『予曰有疏附，予曰有先後，予曰有奔走，予曰有御侮。』疏附，先後，奔走，御侮，皆目文王之臣爲言。金文之楚賦，多方之胥賦，即詩文之疏附也。銘文之小大楚賦，即書文之胥賦小大多政，銘文之埶，即多方克臬之臬也。埶小大楚賦，猶言治大小臣工矣。爾雅釋詁：『正，長也。』多政之政與正同。

又云：『厤自今出入尃命於外，氒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毋又敢悉尃命於外。』按毋又敢悉尃命於外，即毋或敢出尃命於外也。書康誥曰：『非汝封刑人殺人，毋或刑人殺人；非汝封劓刵人，毋或劓刵人。』句例與此正同。古又與或音近，故二字金文多互用。𦔻鼎云：『以匡季告東宮，』又云：『𦔻或以匡季告東宮，』此用或爲又字也。此銘云『毋又敢悉尃命於外，』此用又爲或字也。蔡殷云：『𤔲百工，出入姜氏命，氒有見有即命，氒非先告蔡，母敢疾有入告。』二文語意略同。蓋二人

同司出納君命，一就出命言，一就入告言也。

又云：『命女𢦚𤔲公族雩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雩朕褻事，』按雩字从雨从于，銘文用爲連及之詞，與也，及也。經傳省作于。書康誥云：『子弗祗服厥父事，大傷厥考心，于父不能字厥子，乃疾厥子，于弟弗念天顯，乃弗克恭厥兄。』又云：『告女德之說于罰之行。』又多方云：『時惟爾初不克敬于和，則無我怨。』諸于字皆連字也。雩字誤作粵，經傳作越。書大誥云：『大誥猷爾多邦越爾御事。』又云：『肆予我友邦君越尹氏庶士御事。』又云：『肆哉我庶邦君越爾御事。』越亦皆連及之詞也。褻事者，暬士之假字。說文七篇上日部云：『暬，日狎習相嫚也，从日，埶聲。』詩小雅雨無正云：『曾我暬御，憯憯日瘁。』毛傳云：『暬御，侍御也。』楚語云：『居寢有暬御之箴。』韋注云：『暬，近也。』文云暬事，猶小雅楚語之言暬御矣。余讀毛公鼎，取故僚友王君靜安考釋勘之，以其尙有遺義，因取所見數事述之於此，俟世之精於考文者論定焉。

毛公鼎再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六日

銘文云：『虢許上下若否雩四方，』王靜安以雩四方與下文死毋動連讀，余謂此當與上文上下若否連讀。文以四方與上下爲對文，雩訓爲與，四方下亦當有若否字，承上文省去耳。

又云：『俗我弗作先王羞，』俗字孫詒讓讀爲欲，按孫讀非也。愚謂俗當讀爲裕。方言卷三云：『裕，猷，道也。東齊曰裕，或曰猷。』按道與導同，謂誘導，裕我即誘導我也。書康誥云：『乃由裕民，由裕與猷裕同惟文王之禁忌，乃裕民。』銘文言裕我，猶書云由裕民與裕民矣。

毛公鼎三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鼎銘有云：『唯天𨟻集氒命，亦唯先正𧷢𨑓辥氒辟。』孫詒讓云：『辥字金文常見，皆輔翼正治之意，疑與壁通。說文辟部：壁，治也，古音與辥同部。』述林柒之壹下樹達按孫君云辥字有輔翼之意，是矣；惟壁說文訓治，無輔翼之義。余按爾雅釋詁

云：『艾，相也。』郭注云：『未詳。』王引之經義述聞云：『艾與乂同，乂有輔相之義。書君奭曰：用乂厥辟，謂用相厥辟也。多方曰：爾曷不夾介乂我周王，享天之命，夾介乂皆輔相之義也。』樹達按王氏申證雅詁，其說郅碻。鼎銘襄辪氒辟，與君奭用乂厥辟語意正同。襄字有贊襄之義，實假爲輔相之相。辪假爲艾，義亦訓相。襄辪二字爲同義連文。下文云：『辪我邦我家，』謂相我邦我家也。君奭云：『巫咸乂王家，』克鼎云：『辪王家，』並謂相王家也。書康王之誥曰：『保乂王家，』多士君奭並云：『保乂有殷。』康誥云：『用保乂民。』詩小雅南山有臺云：『保艾爾後。』克鼎云：『保辪周邦。』宗婦𣪘云：『保辪鄭國。』晉邦𥂴云：『保辪王國。』諸云『保乂』『保艾』『保辪』者，皆輔相之義也。古人保傅連言，傅之爲言輔也，保傅義近，知保亦有輔義，故禮記文王世子云：『保也者，愼其身以輔翼之而歸諸道也。』是其證也。然則孫君讀辪爲㝵，說本未合。至王靜安亦依孫說讀辪爲㝵，乃復謂㝵之从辟爲辪字字形之誤，則愈支離膠葛，無當於文義矣。

銘文又云：『余一人在位，弘唯乃智余非，𩫏又聒。』近人皆以「余非𩫏又聒」五字連讀，吳大澂讀𩫏爲郭廓，讀聒爲昏，言非余好大而喜功也。孫詒讓釋𩫏爲高，讀聒爲書般庚不昏作勞之昏，訓爲勉，言余非以有勤勞而高人也。劉心源亦讀𩫏爲廓，讀聒爲昏，言我非夸張及昏昧也。王靜安亦讀爲余非庸又昏。余按諸家皆誤其句讀，所說既皆牽强，尤失古人君立言之體。余謂文當以「弘唯乃智余非」六字爲句，「𩫏又聒」三字爲句。乃者，對稱之詞，女也。智與知同，𩫏讀爲庸，又與有同，聒爲古文聞字。此言：我居王位，惟女能知余之過失，當以聞於余也。書康誥云：『朕心朕德，惟乃知，』語意正與此同。余懷此說久矣，未及記也，以昨得辪字之說，三跋此銘，遂明之云爾。

毛公鼎四跋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銘文云：『王曰：父厝！雩之庶出入事于外尃命尃政，埶小大楚賦，無唯正昏，弘其唯王智，迺唯是喪我國。厤自今出入尃命于外，氒非先告父厝，父厝舍命，毋又敢悉尃命于外。』按出入事于外，孫詒讓讀事爲使，是也。出入使于外尃命尃政九字當連讀，乃合二事言之。出入使于外尃命，一事也；出入使于外尃政，又一事也。下文云：『毋又敢悉尃命于外，』承此文之使

於外尃命爲言。詩大雅烝民云：『明命使賦，』賦尃音同，明命使賦，即此文之尃命也。烝民又云：『出納王命，王之喉舌，』即此銘之出入尃命於外也。彝銘內入二字通用，納即內也。烝民又云：『賦政于外，四方爰發，』即此文之使于外尃政也。以此銘證詩文，知詩文出納王命王之喉舌賦政于外三句亦當連讀，于外兼承出納王命言，不單承賦政二字也。出入尃命于外，既言于外，則不得言入，文不可通，此因出連言入耳。下文云：『毋又敢憃尃命于外，』王靜安讀憃爲出，是也，此單言出，不言入，可以證矣。尃賦二字古音同，尃說文訓布，彝銘言尃，乃用本字，詩文言賦，則用假字也。無唯正昏，弘其唯王智，廼唯是喪我國者，此言不問其事之爲正爲昏，皆曰，此宜王爲之，非吾所知，如此委其責於君上，適足喪國耳。蓋勉毛公以公忠體國也。

散氏盤跋　一九四二年八月三十一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陸冊肆葉上載散盤，銘文首云：『用矢𢦚散邑，廼即散用田，』二用字皆當訓以。即者，今言付與。舀鼎云：『迺或即舀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舀田七田，人五夫，』即字用法與此銘同。即舀用田，與此文即散用田文句尤一律。然今書傳即字無授與之訓，知古字義之失傳者多矣。

又云：『自濡涉，以南，至於大沽，一𡉚封，以陟，二𡉚，至於邊柳。』又云：『隟以西，𡉚于敹𨽗城楮木。』又云：『自根木道左至于井邑𡉚道，以東，一𡉚，還以西，一𡉚。』按文曰邊柳，曰楮木，說者大都認爲地名。而格伯𣪕云：格伯安及甸殷，氒紉𨗈谷杜木，𨗈谷旅桒，杜木旅桒，說者亦以爲地名。今按諸詞果皆爲地名，不應通以木爲號，而如敹𨽗楮木，雩谷杜木，𨗈谷旅桒，又不應四字之中，上二皆地，下二皆木也。余熟思之，此蓋所謂封樹也。周禮地官封人云：『掌詔王之社壝，爲畿封而樹之，凡封國，設其社稷之壝，封其四疆，造都邑之封域者亦如之。』鄭注云：『爲畿封而樹之，畿上有封，若今時界矣。』孔疏云：『云畿上有封若今時界者，漢時界上有封樹，故舉以言之。』按封人所指及鄭孔所釋，雖不必指田之界畔爲言，然百年喬木，往往矗立於阡陌之間，爲遠近所屬目，古人劃定田疆，於凡有木之所藉以爲標識，固事理之所宜

也。此知邊柳者，柳不一，故約之曰邊。散城楮木，雩谷杜木，還谷旅桑者，楮木杜木桑木亦隨地而有，故以散城雩谷還谷諸地名限之也。

然則根木道左，直以木名名其道，不復以地名限之者，當何說乎？曰：周禮地官司徒云：『辨其都鄙邦國之數，制其畿疆而溝封之，設其社稷之壝而樹之田主，各以其野之所宜木，遂以名其社與其野。』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莊子之櫟社，漢高祖所禱之枌榆社，是也。以野之所宜木名其野，此銘之根木道是也。

左傳莊公四年云：『王遂行，卒於樠木之下。』杜注云：『樠木，木名。』余往讀而疑之：夫記人之死，云卒於某樹之下，抑何廣泛無準的也？今以金文校之，知傳文之樠木亦是以木名其野，與盤銘之根木同，實兼有木名與地名之義。以其爲木名，故可云卒於其下；以其爲野名，表確定之地方，故以記王之卒也。

余五日前跋格伯𣪘，以杜木旅桑爲地名而不知其故。昨日讀此器銘，以兩文合勘，疑其當爲封樹。今晨起，走筆書此，以俟達者詳焉。

散氏受田，以事理衡之，制盤者當爲散氏而非矢人，舊題此器爲散盤或散氏盤者，是也。劉心源改題爲矢人盤，失其理矣。今仍舊題散氏盤云。

散氏盤再跋　一九四三年一月八日

郭沫若云：『矢王所捨于散人之田實有二，一爲眉田，一爲井邑田，故下文矢人有司之立誓者亦分爲二組，蓋䰞且等爲眉之田官，西宮襄等爲井邑之田官也。』樹達按郭君之說至碻。本文眉自濾涉以下一段，記眉田也。井邑田以下至降棫二封一段，記井邑田也。第一段之末云：以西至於𡉷莫眉者，以西至于𡉷莫當爲一句；眉當爲一句。眉者，結上文眉田封事也。第一段首揭眉字，段末復以眉字結之。第二段首揭井邑田，段末不以井邑結之者，下文不更記封田之事，不虞其混也。銘辭行文之精核如此。

散氏盤三跋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日

盤銘云：『自湋涉，以南至于大沽，一𡉚。以陟，二𡉚，至于邊柳。』以下𡉚字屢見，舊誤釋爲表，金石萃編卷弍引吳穎芳說釋爲封，拾陸葉 劉心源亦釋爲封，奇觚捌之廿叁下 是矣。惟劉謂𡉚即封字，則未諦。以字从収从丰核之，蓋𡉚奉之初字也。字从収，丰聲，小篆復加手旁，則與从収義複。余曩謂會意形聲字後復加形旁者，必患義複，如益加水旁作溢則重水，字見說文 困加木旁作梱則重木，用兪氏兒笘錄說 皆其切例也。奉封音同，銘文假𡉚爲封耳。萃編又引焚明徵說釋爲奉，以字形論，爲得之矣。汗簡有𡉚字，釋奉。鄭珍云：省丰聲，移手在上。余疑其字當與銘文同，丰手二字形近，誤摹丰爲手，鄭據誤文說之也。

盤銘云：『凡十又五夫正眉矢舍散田。』按孟子滕文公上篇云：『夫仁政必自經界始。經界不正，井地不均，穀祿不平。』此銘之正，即孟子正經界之正，正經界今語言定彊界。定字本从正聲，正古音如定，然則今言定彊界，恰是古人之正經界也。眉矢舍散田者，眉田或當甚廣，此專指眉田中矢予散之一部分言之，猶言矢予散之眉地田也。

又云：『氒受圖矢王于豆新宮東廷。』受讀爲授，授圖矢王謂授圖之矢王，抑或矢王授圖之倒文。授田者爲矢，則授圖者亦當爲矢，或釋授圖於矢王，非也。

頃來，余以此銘授湖大史學系諸生，得此諸義，記之云爾。

兮甲盤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一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陸冊拾叁葉下載兮伯盤，銘文云：『隹五年三月既死霸庚寅，王初各伐厥執玁狁于𠳋𠪚，兮甲從王，折首執訊，休亾敃。王易兮甲馬四匹，駒車，王命甲政𤔲成周四方責，至于南淮夷。淮夷舊我𧶠晦人，毋敢不出其𧶠其責，其進人其貯，毋敢不即𠂤即岑，敢不用命，則即井厲伐。其隹我者侯百生，氒貯毋敢不即𠂤，毋敢或入蠻安貯，則亦井。』按『王命

甲政𤔲成周四方責至于南淮夷』者，政與征同，往也。𤔲字从𤔔从𠯑，說文無其字。四篇下𠬪部云：『𤔔，治也，幺子相亂，𠬪治之也，讀若亂同。』按𤔔訓治，是也，幺子相亂之說非是，詳具余釋𤔔篇。又二篇上口部云：『𠯑，語相訶歫也，从口辛，辛，惡聲也，讀若櫱。』𤔲字从𤔔𠯑聲，蓋假為⿱辟乂。說文云：『⿱辟乂，治也。』四方者，方謂國。易既濟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干寶注云：『方，國也。』龜甲有伐土方正與征同盂方之文，尚書有多方篇，篇首告爾四國多方，四國多方，乃古人複語，故篇名但云多方。詳具余釋多方篇此銘云四方，猶多方云四國，又猶其云多方，不必限於四也。下文云諸侯，即此四方之諸侯也。責者，王靜安讀為委積之積，是也。別集弍之捌下至於猶言乃至，言王命兮甲往治成周及諸侯國邑乃至南淮夷之委積，不謂兮甲至淮夷也。

盤銘云：『淮夷舊我𧶠晦人，毋敢不出其𧶠其責。』按自此以下皆王命兮甲令之告淮夷及諸國邑之辭。師寰𣪘云，淮夷繇我𧶠晦臣，語詞。𧶠即帛字，益公𣪘云：『眉敖至，見，獻𧶠，』𧶠字从貝从帛，此省巾，但从白耳。晦者，說文以為田畮字，或作畝，與此文義不合。以義求之，蓋當讀為賄。說文六篇下貝部云：『賄，易財也，从貝，有聲。』晦古音在咍部，賄在幽部，二部音最近，今音畝賄相同，觀此器銘，二部字音相混，其來久矣。『淮夷舊我𧶠晦人，』謂淮夷本為以帛與周相賄易之人也。書禹貢云：『海岱及淮惟徐州，厥貢淮夷蠙珠暨魚，厥篚玄纖縞。』銘文所謂帛，即禹貢玄纖縞之類也。如禹貢所記確為夏代之事，則淮上之民長於織帛，自夏時迄周末未變矣。毋敢不出其𧶠其責，第二其字義與之字同。書康誥云：『朕其弟，小子封。』莊公十三年左傳云：『非此其身，其在異國乎！』朕其弟，謂朕之弟，此其身謂此之身，銘文其字用法與彼二文同，謂毋敢不出其帛之積也。

又云：『其進人其貯，毋敢不即餗即𡴈，』其進人其貯，第二其字亦與之字同，進謂納入也。餗字羅叔言釋為次字，是也。師止曰次，莊公三年左傳云：『凡師，一宿為舍，再宿為信，過信曰次，』是也。因而師止之處亦曰次。漢書吳王濞傳云：『治次舍須大王，』是也。時宜王既次於閭廬，次蓋謂閭廬矣。𡴈字孫仲容釋為市字，是也。即謂交付，即次謂取其貯積付於王之軍次，即市謂付與市場也，此語為徵收委積者言之。蓋淮夷出其帛矣，恐徵收者既不付於軍次，又不付之市場，私賣

之以自利，故戒之也。

又云：『敢不用命，則即井厥伐。』按金文通用井為荆法字，厥伐連言，厥亦伐也。宗周鐘云：『戭伐孚都，』散氏盤云：『用矢𦤎散邑，』其字皆从戈从𢍘，蓋厥伐之厥之本字矣。即荆承不即𧧑言之，所以儆懼徵收之吏；厥伐承不出帛積言之，所以儆淮夷也。

又云：『其隹我者侯百生，𠭯貯毋敢不即𡴅，毋敢或入䜌宄貯，則亦井。』者讀為諸，生讀為姓。䜌者，翁同書讀為䦨，是也。說文十二篇上門部云：『䦨，妄入宮掖也，从門，䜌聲。讀若闌。』按史傳多作闌，䜌者，亂也，凡不當入而入謂之䦨，不必專指宮掖，其字从門，門非宮掖所獨有也。許君蓋據史漢諸傳恒有闌入掖廷之文，故為此訓耳。此入䜌蓋謂闌入市場也。宄者，說文七篇下宀部云：『宄，姦也，外為盜，內為宄，从宀，九聲。讀若軌。』或作𡨧，云『古文宄。』按書微子篇云：『草竊姦宄。』康誥篇云：『寇攘姦宄。』許君既以姦訓宄，又以盜與宄對言，知宄字有攘竊之義。銘文宄貯，義適符合。準義課形，金文字形作从宀从又从九者，義為完備。蓋以手取屋下之物，故从又从宀，說文作宄，則失手取之形，或體作𡨧，又奪屋下之義，蓋誤分一字為二字矣。『𠭯貯毋敢不即𡴅，毋或敢入䜌宄貯，則亦井，』謂如敢不即𡴅，如敢入䜌宄貯，則亦荆，文省略不具耳。不言厥伐者，此就諸侯百姓而言，與警淮夷者異也。

嗚呼！讀此銘而周室當時政治之窳敗，軍紀之廢壞，可以見矣。王伐玁狁，而特命兮甲徵求成周各國諸侯乃至淮夷之委積者，臣民夷人皆匿藏其貯積，不肯委輸也。何以不肯委輸？以暴吏之橫征，軍人之掠奪也。毋敢或入䜌宄貯者，蓋實為軍人發之，特不肯明言之耳。

余昨日讀此銘，頗苦其不能通貫，夜中寐覺，反覆思之，乃悟晦當讀為貿，其責其貯二其字當讀為之，而全文乃豁然明白。今晨起，走筆書之。王靜安之言曰：文無古今，未有不文從字順者。見毛公鼎考釋序 諒哉言乎！余讀格伯𣪘、鬲攸从鼎及此器銘而益信其言之碻也！

此器舊題兮伯盤，或題兮伯吉父盤，今依王靜安說觀堂別集弍卷捌葉下兮甲盤跋題為兮甲盤云。

郘公華鐘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三日

攈古錄金文卷叁之弍 陸葉下 載郘公華鐘，銘文云：『余異龏威畏忌，惄穆不豕墜于𠂤身，鑄其龢鐘，以邮其祭祀，以樂大夫，以匽宴士庶子，昚慎爲之名銘，元器其舊，哉載公眉壽，䵼邦是保，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亯。』按書多士云：『自成湯至于帝乙，罔不明德邮祀。』銘文云『邮其祭祀，』與多士文同。多士之邮，王引之經義述聞訓爲愼，叁卷拾柒下 得之。王靜安兩周金石文韻讀以元器其舊哉爲句，謂忌祀子哉爲古之部韻，壽保爲幽部韻。郭沫若非之，改以元器其舊四字爲句，讀哉爲載，以載公眉壽四字爲句，謂忌祀子爲之部韻，舊壽保爲幽部韻。愚謂：郭君糾王君之誤讀，是矣；而以舊字屬幽部，則非也。舊字說文从臼聲，臼聲字雖屬幽部，然舊字詩文兩見，皆與之部字爲韻，無與幽部爲韻者。大雅卷阿七章云：『匪上帝不時，殷不用舊，』以舊與時爲韻；召旻七章云：『昔先王受命，有如召公，日闢國百里，今也日蹙國百里，嗚呼哀哉！維今之人，不尙有舊，』以舊與里里哉爲韻；皆之部韻也。銘文舊字與上忌祀子諸之部字爲韻，與毛詩正同，非幽部字也。舊說文或作鵂，段氏謂音轉入幽部後所造之字，是也。

王孫遺諸鐘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

窓齋集古錄第壹冊 弍葉上 載王孫鐘，銘文云：『余囱龔㪣辟，䜭㱃趩趩，肅悊聖武，惠于政德，惄于威義，誨猷不飤。闌闌龢鐘，用匽以喜，用樂嘉賓父𧻚，及我朋友。余恁𠫑心，征∆余德，龢沴民人，余尃揚于國，皝皝趄趄，萬年無諆，枼萬孫子，永保鼓之。』按䜭㱃王靜安釋爲畏忌，見兩周金石文韻讀 誨猷郭沫若釋爲謀猷，皆是也。趩字說文訓行聲，又訓不行貌，與此文義皆不合。余疑當讀爲趩，說文二篇上走部云：『趩，趨進趩如也，从走，翼聲。』闌當讀爲簡，詩商頌那云：『奏鼓簡簡，』簡簡爲贊美樂聲之辭。闌从柬聲，柬本見母字，與閒聲同，說文言部讕或作讕，火部爛或作燗，知闌聲閒聲字可通用也。說文征爲徙之或體，征∆余德，蓋遷善改過之意。𧻚爲兄之加聲旁字，㞷與兄古音同，此猶网之加亾作罔矣。余尃揚于國

者，說文三篇下寸部云：『尃，布也，从寸，甫聲。』尃揚義近，故連文也。

此文用韻有可特紀者：趩德飤三字古韻在德部，咍部之入聲也；喜友二韻，咍部上聲也；德國二韻，又爲德部；趣諆之三字，咍部平聲也。用一部之韻，首以入聲，次以上聲，又次以入聲，而終之以平聲，界畫釐然，不相雜越。昔金壇段君撰六書音韻表，譜詩經之韻爲平上入三聲，治古韻者皆服其精湛。乜文用韻恰用三聲，既足證段君之精詣，而黃侃古無上聲之說，其爲瞽論，又灼灼明矣。

此文銘辭字體與沇兒鐘同，彼爲徐器，明見於銘文，知此鐘亦徐器也。試觀他徐器，徐王義楚鍴云：『郐王義楚𦉢余吉金，自酢作祭鍴，用亯于皇天，及我文攷考，永保怡台身，子孫亾寶。』用亯于皇天四句，第一句天與第三句身爲韻，第二句攷與第四句寶爲韻，文辭至簡，而用韻特精，與此銘辭足相證合。此知徐之文治殆欲跨越中原諸國而上之，宜強鄰之楚忌而必欲滅之以爲快也。

傳記每言徐偃王行仁義而楚滅之，以余觀之，所謂行仁義者，實敷揚文治，文化卓犖之謂耳。漢淮南王安招致賓客，著述羣書，王自辨博，善爲文辭，而自謂行仁義，雖漢相田蚡亦以行仁義面譽之，徐偃王殆其比類矣。

余近得見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其書甲編柒葉有此鐘跋，趩趩讀趩趩，闌闌讀簡簡，與余說同。又讀陶方琦漢孳室文鈔，卷肆柒葉有此鐘跋，誨猷讀謀猷，與郭說同。一九五一年一月記。

徐器用韻特精，又見後伍卷壹肆伍葉徐王㦤鼎跋。

王孫遺諸鐘再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湖南大學近日購到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余貞者得借讀之。第式卷拾柒葉上載王孫遺諸鐘，遺方誤釋爲遺銘文有云：『余圅龔㪇辟，』方氏釋㪇辟爲羣舒君長之屬，蓋讀㪇字爲舒，余謂非也。尋魏三字石經書大誥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𠋢，此即余字也。說文謂余从八舍省聲，石經古文从舍聲不省也。㪇蓋即舍字，別加聲旁夫，舍夫同模部也。舍余古音同，㪇實假爲

余字。『面䕶𢍰辟，』言敬恭我君也。舍武編鐘云：『舍武于戎攻，』小校經閣壹之拾捌下字作舍，貞松堂壹之叁下誤摹作余。舍亦假爲余，與此器正可互證。或疑銘文既有余字，此不當作𢍰，然金文中同一字以異體作之者多矣，不足怪也。方氏書壹卷拾壹葉下載龕事編鐘云：龕事朕辟，句意與此鐘同，亦可證也。

邾公牼鐘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一日

攈古錄金文卷叁之壹叁拾捌葉下載邾公牼鐘，銘文云：『隹王正月初吉，辰在丁亥，𪓐公牼𢊁氒吉金，玄鏐鏞呂，自作龢鐘。』按𪓐公牼爲邾宣公，見於春秋。左氏經襄公十七年云：『春王二月庚午，邾子牼卒。』牼公羊穀梁二家經皆作瞷，左氏經作牼，與器銘同。又左氏春秋襄公十三年經云：『夏，取邿。』金文有邿伯鼎，與左氏經合，而公羊經則字作詩。按漢書地理志，東平國亢父有詩亭。班氏自注云：『故詩國。』蓋公羊爲今文，故用漢時字也。穀梁經亦作邿，蓋從左氏經改。按漢書藝文志春秋家載春秋古經十二篇，又載經十一卷，班氏自注云：『公羊穀梁二家。』經十一卷爲公穀二家經，知古經十二篇爲左氏經也。蓋分卷有多寡之異，字體有今古文之殊，文字多彼此互異，故同是一經，仍別爲二也。由牼邿二字左氏經皆與古器銘相合觀之，知春秋古經文字之可據勝於今文經矣。

左氏古文經可據，說又見叁卷玖拾壹葉𪔶𣪘跋。

邾公牼鐘再跋

一九四七年八月五日

邾公牼鐘銘文有云：『余異䕶威畏忌，鑄辪台龢鐘二鍺，以樂其身，以宴大夫，以喜者諸士。』吳式芬引翁同書說云：『者士阮釋爲諸士，猶言多士。同書謂者爲都之省，都士猶言都人士耳。』樹達按翁蓋據詩小雅都人士詩文爲說，其說甚新，然實非也。銘文言以樂其身，邾公自謂也，次言以宴大夫，次言以喜諸士，則諸士自謂大夫士之士，非泛稱都人士也。邾公華鐘云：『台以樂大夫，台以宴士庶子，』士庶子者，士庶人也，文以與上文忌祀下文舊字爲韻，故變人言子耳。此邾宣公悼公父子

二人之器，而彼文以士與庶子連言，以彼證此，決知此文之士乃大夫士之士也。曾子仲宣鼎云：『宜喪倘用饔其諸父諸兄，』此文諸士，與彼文諸父諸兄之例相同，知阮說是，翁說非也。

工師俉𦉜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二日

據古錄金文卷叁之壹肆拾肆葉下載齊國差甔，銘文云：『國差立事歲，咸，丁亥，攻市工師俉鑄西𩫏墉寶𦉜，四秉……』按國差許印林以爲即春秋之齊國佐，是也。立當讀爲涖，涖事猶言涖政也。咸者，王靜安跋此器云：『齊器多兼紀歲月日，如子禾子釜云：△△立事歲，禝月丙午，陳猷釜云：陳猷立事歲，酘月戊寅，此器文例正同，但咸下奪一月字耳。』集林拾捌之捌 按王君以子禾子陳猷二釜證咸之爲月名，是矣；顧咸爲何字，咸月爲何月，王君未言。余謂咸字从日从戌，疑即戌亥之戌也，以表時日，故字从日耳。戌爲十二辰之一，古人時用十二辰表月名，如夏正建寅，商正建丑，周正建子皆是。戌謂夏之九月，周十一月也。陳猷釜之酘月，酘字上截不明，下截从攴从酉，其爲酉之孳乳字甚明，酘月即酉月，夏之八月，周之十月也。惟子禾子釜之禝月，禝字从女，从古文鬼，不識其爲何字。意者禝爲鬽魅字之或體，假爲月建之未字乎！金文中月名，通以數字紀之，此諸齊器獨用月建者，疑周時兼用夏正，如以數紀月，人不知其爲用周正抑用夏正，故以此示明確歟！金文記月日多言隹王某月某日，如晉姜鼎云：『隹王九月乙亥，』是也。月上加王者，示其爲周正而非夏正也。若然，則春秋元年春王正月之文，加王於正月之上，乃周時通用文例，不必爲孔子之特筆矣。

此器舊皆題國差𦉜，今按制器者實工師俉，故改題云。

積微居金文說卷二

秦公𣪘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六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拾叄葉下載秦公𣪘，銘文首云：『秦公曰：不丕顯朕皇且祖受天命，鼏宅禹責迹，十又二公，才在帝之矿坏，嚴龏夤天命，保𤔲乓秦，虩事使蠻夏。』按鼏字从鼎冂聲，說文訓以木橫貫鼎耳舉之，此當假爲迥。說文二篇上辵部云：『迥，遠也。』鼏字从冂，不从冖，彝銘雖時時冖冂混用，而此銘確是鼏字。近日釋此器者如羅振玉吳闓生于省吾郭沫若諸家皆釋爲莫狄切之鼏，於文不可通矣。責當讀爲迹。襄公四年左傳云：『芒芒禹迹，畫爲九州。』迹說文訓步處，禹迹謂禹所經行之處也。禹迹又作禹績，詩商頌殷武云：『天命多辟，設都于禹之績，』是也。迹說文或作蹟，故詩文作績，此銘作責也。矿字不識，疑當从不聲，讀爲覆。說文七篇下襾部云：『覆，蓋也，从襾，復聲。』不聲字古音在咍部，覆在覺部，爲幽部之入聲，咍幽二部音最近，故得柎通假。在帝之矿猶言在天之覆矣。

又云：『嚴龏夤天命，保𤔲乓秦，虩吏蠻夏。』按𤔲字从古文業，去蓋加聲旁字，與罔字之亡，䧺字之㞷同。去古音在模部，得爲古文業之聲旁者，去聲之字如㚘刧皆讀入帖部，業與㚘刧音近，去得爲㚘刧之聲旁，亦得爲業之聲旁矣。保業者，書康誥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用保乂民。』多士云：『亦惟天丕建保乂有殷。』君奭云：『率惟茲有陳，保乂有殷。』康王之誥云：『則亦有熊羆之士不二心之臣保乂王家。』詩小雅南山有臺云：『樂只君子，保艾爾後。』克鼎云：『天子其萬年無疆，保辥周邦，畯尹四方。』宗婦𣪘云：『保辥鄁國。』晉邦𥂴云：『余咸妥亂士，作爲左右，保辥王國。』業與辥乂艾皆同聲，銘文保業，猶書云保乂，詩云保艾，克鼎諸器云保辥也。爾雅釋詁云：『艾，相也。』凡言『保業』『保乂』『保

艾』『保辥』者，皆謂保相也。

此銘與秦公鐘辭句多同，自是同時之器，其文皆高簡肅括，宜其後人克成統一之業矣。

秦公𣪘再跋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秦公𣪘銘文十又二公當以何人爲始，宋代吾家南仲提出非子或襄公兩說，歐陽公亦提出秦仲或襄公兩說。直至近世，立說者仍自紛紛，羅振玉乃謂始於秦侯，而余前此亦據史記，謂當始於襄公，制器者實是秦景公。以非子分土附庸，並無爵位，微不足道，秦仲並未爲公，南仲歐陽兩前說皆不足信故也。去年偶讀趙明誠金石錄，其古器物銘第四篇跋秦公鐘按鐘銘與𣪘銘大同云：『秦仲初未嘗稱公，莊公雖追稱公，然猶爲西垂大夫，未立國，至襄公始國爲諸侯：則銘所謂十有二公者，當自襄公爲始，然則銘斯鐘者其景公歟。』知南仲永叔立說闕疑而後，宋人早已明白論定，而後人尙視爲懸案，紛紛有言，余亦據與趙氏同一之史料，作同一之結論。及讀趙氏書，乃不覺啞然失笑，急自毁其草，甚矣吾輩對於宋人著述之疏也。

秦本僻處西戎，至襄公封侯，始得岐以西之地。以西戎之下國，進而居宗周之舊邦，銘文所謂鼏宅禹蹟者，尙有其他更確切之訓釋乎？

銘文又云：『余雖小子，穆穆帥秉明德，剌剌趠趠，萬民是敕。』按說文云：『敕，誠也。』漢書郊祀志下注云：『敕，整也。』

銘文又云：『虔敬朕祀，乍𠭯宗彝，以卲皇祖，𡑱嚴𧻚各，以受屯魯多釐，眉壽無疆，畯疐才在天，高弘又有慶，竈囿四方。』按銘文此節皆祝福之辭，而忽云畯疐在天，事理殊覺不合。此句鐘銘作畯疐才在立，立爲古文位字，兩相勘校，天爲立字之誤無疑。天立二字同从一从大，字形相近，範器者誤書爾。夫彝銘無誤，此尋常之說也，若範鑄偶疏，自不能無失。余恒謂彝銘不能盡通讀者，原因固甚夥，而範鑄訛誤當亦其中之一端，故彝銘校勘之學爲至要。此銘幸賴有鐘銘可以勘正，否則沿訛爲說，沈霾千古矣。

寵囿四方者，詩商頌玄鳥云：『肇域彼四海。』余謂銘文之寵囿即詩之肇域。寵肇音近，囿域二字音義並近，古通。詩大雅靈臺云：『王在靈囿。』毛傳云：『囿，所以域養禽獸也。』國語楚語云：『王在靈囿。』韋注云：『囿，域也。』此皆以二字音近，以域釋囿。有聲在咍部，或聲在德部，二部爲平入音。詩玄鳥云：『奄有九有，』文選三十五潘元茂冊魏公九錫文注引韓詩作『奄有九域。』荀子禮論篇云：『人有是，士君子也，』史記禮書作『人域是。』詩長發云：『九有有截，』晉書樂志廟樂歌作『九域有截：』此有域二字古通之證也。鄭君箋玄鳥篇肇域彼四海，破肇爲兆，蓋謂以四海爲兆域。然則銘文寵囿四方，蓋亦謂以四方爲兆域矣。

趙氏金石錄載古器物銘十五篇，所說凡三十九器，中有秦漢器九，三代器僅三十耳。然其中殊多勝義。如第十二篇楚鐘銘定楚王酓章爲楚惠王，及前舉秦公鐘當作於景公，此考史之善說也。第一篇祖丁彝銘，糾李公麟器屬商王帝祖丁說之誤，第六篇簠銘匜銘，糾劉原父器屬張仲張伯之誤，第九篇散季敦銘，糾考古圖器屬散宜生之誤，第十二篇中姞匜銘，糾李公麟器屬晉襄公母偪姞之誤，此考史糾謬者也。第六篇毛伯敦銘，糾劉原父釋鄭之誤，第七篇大夫始鼎銘，謂對字古文本不从口，季娟彝銘，謂學古文當以彝鼎朋字爲法，此關涉文字之善說也。第六篇商維鼎銘據牧敦銘惟王十年十有三月之文，糾考古圖人君即位踰年未改元之誤說，主於闕疑，亦考古矜慎之說也。按趙氏所釋古器之少如此，然每立一說，則泰山不移，糾謬則深中肎綮，語其精諧，清儒錢坫阮元視之，猶有愧色，他益無論矣。然清代考釋金文諸家極少稱述之者，殊可怪也。

郾侯⿱大車彝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叁陸拾陸葉上載郾侯彝，銘文首云：『郾侯⿱大車貝夜⿱丞心△哉。』按經傳燕國之燕金文皆作郾，兵器有郾王喜矛，即燕王喜也。⿱大車字說文未見，蓋䡴字之或體也。說文十四篇上車部云：『䡴，連車也，一曰：郤車抵堂爲䡴，从車，𢀩省聲。讀若遲。』士皆切異者。說文字从𢀩省，銘文第从ナ耳。尋𢀩字本从左聲，左从ナ聲，形殊而音不異也。此字自吳榮光誤釋爲載，吳式芬及近日考釋金文者皆從之，遂謂爲燕成侯之器，誤也。說文言部有⿱差言字，云咳也，从言，差聲。矢令彝云：『爽

䚄右于乃寮以乃友事，』䚄字假爲左，亦䜶字之省形，與此銘可以互證也。又云：『甫敬𥙿祀，』𥙿字不識，以聲近之字求之，殆郊之假字也。然據經傳言之，郊祭爲天子之禮，燕爲諸侯，不得爲之，而銘文云云者，成王以周公功大，嘗賜魯公伯禽以郊祭之禮，或者燕爲召公之後，與周公夾輔成王者，實爲召公，豈成王所以賜魯者亦嘗以賜燕歟？抑或雖未受賜，燕自僭行茲禮歟？不可知矣。銘又云：『△焦金岦，永台馬毋。』按台說文訓說，經傳通作怡，此用本字也。

韋父丁鼎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七日

西淸續鑑乙編弍卷肆拾叁葉上載周舉鼎一，文曰：『□父丁，』第一字，中作方圍，方圍外各有足趾形一，在左右者趾皆上向，在上下者趾皆左向，寶蘊樓彝器圖錄上冊四葉下亦錄其器，題曰商父丁鼎。余按龜甲文韋字作□，鐵雲藏龜壹陸玖葉叁版或作□，書契前編伍卷肆拾柒葉叁版銘文形與彼同。異者，甲文趾形或在上下，或在左右，銘文足趾四方皆備具耳。由甲文推之，此即韋字也。蓋韋爲違離之違初字，方圍象城邑之形，即城字也。說詳余釋正韋釋口足趾皆象由城他去之形，故爲違離之義。銘文之韋，蓋記制器之人名也。余因改題曰韋父丁鼎云。

一九四八年五月，余在廣州，得讀十二家吉金圖錄，其書下冊十二葉下載衡水孫氏式古齋藏器有弓衛祖己爵，銘文首二字，一作弓形，一作□形。商氏考釋云：『□羅叔蘊師謂衆足繞口，有守衛意，乃衛字，說甚确。』樹達按羅說非也。古文足趾形向背皆有意義，甲文陟作□，降作□，示足之向上與向下也。正爲征行本字，甲文字作□，示足向城行也。此韋字亦見於甲文，或二趾，或四趾，皆象從城他去之形，故知其爲違離之違初字，違乃後起加旁字也。余謂當改名曰弓韋祖己爵始合。

叔夷鐘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十九日

此器宋宣和博古圖及王俅嘯堂集古錄皆題曰齊侯鎛鐘，近日郭沫若改題曰叔夷鐘，考釋弍零弍葉下是也，今從之。

銘文首云：『隹王五月辰在戊寅，師于泜㴸。泜舊皆釋淄』按㴸字不識，疑當讀爲垂。說文十三篇下土部云：『垂，遠邊也，从土，𠂹聲。』引申之，凡邊曰垂，師于泜㴸，言師在泜水之濱也。孫詒讓从孫星衍釋涶，云：『說文水部，涶，河津，在西河西，此云淄涶，即謂淄水之津也。』拾遺上捌今按孫說殊誤。涶爲黃河津渡之一，故許實之云在西河西，非謂涶有津字之義也。涶爲河津之一，豈凡津皆可言涶乎！

銘文又云：『余命女政于朕三軍，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按說文七篇上㫃部云：『旟，錯革鳥其上，所以進士衆，旟旟，衆也，从㫃，與聲。』按旟衆之義，經傳多作輿。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聽輿人之謀。』杜注，『輿，衆也。』昭公二十年公羊傳云：『世子奉輿守國。』師旟倒言之則曰輿師。成公二年左傳云：『無令輿師淹于君地，』魯語云：『敢犒輿師，』是也。

文又云：『夷箕其先舊，及其高祖，虩虩成唐。又敢有嚴才在帝所。』按成唐即成湯，王靜安已言之矣。虩即虩字，說文五篇上虍部訓爲恐懼，與此文義不協。愚謂虩古音與赫同，虩虩即赫赫也。此文云虩虩成湯，猶詩小雅出車篇之言赫赫南仲，節南山篇之言赫赫師尹，魯頌閟宮篇之言赫赫姜嫄也。此文以虩虩與有嚴連言，猶詩大雅常武篇之以赫赫業業與有嚴天子連言也。出車篇傳云：『赫赫，盛貌。』節南山傳云：『赫赫，顯盛貌。』易震卦云：『震來虩虩，笑言啞啞，震驚百里，不喪匕鬯。』釋文云：『虩虩，馬云：恐懼貌，鄭同。』愚按馬鄭緣彖傳云：『震來虩虩，恐致福也，』因以恐懼貌訓虩虩，其實非也。易文以笑言啞啞與震來虩虩爲對文，啞啞狀笑言之容，說文口部云：啞，笑也。引湯曰：笑言啞啞。則虩虩亦狀震來之容也。說文十一篇下雨部云：『震，劈歷震物者，』按今所謂疾雷也。蓋劈歷之至，光明顯盛，故曰震來虩虩矣。爾雅釋訓云：赫赫，明也。

銘文又云：『丕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𡛷，而鹹公之女，雩生叔夷。』按爾雅釋親云：『男子謂姊妹之子爲出，』經傳用此義者字皆作出，今讀此文，知本字當作𡛷。以是姊妹之子，故其字從女，然說文女部無其字，知許君脫漏之文爲不少矣。

銘文又云：『夷用攸鑄其寶鎛，用亯于其皇祖皇妣，皇母皇考，用旂眉壽，霝命難老。』按皇祖皇妣，先祖後妣，皇母皇考，

獨先母而後考者，倒其文，取與下壽老爲韻，此猶詩小雅頍弁倒言舅甥曰甥舅，大雅旣醉倒言子孫曰孫子矣。此銘文多與詩文相襲。如云：『女肇敏于戎攻，』云『毋曰予少子，』與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無曰予小子』同。云『余錫女車馬戎兵，釐僕三百又五十家，以戒戎作，』與大雅抑篇『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同。云『永保其身，』與大雅烝民篇『以保其身』同。云『卑百斯男，』與大雅思齊篇『則百斯男』同。沿襲之跡，顯白無疑，蓋不得視爲偶合矣。

余去歲二月嘗跋此器，明虩虩諸字之義，頃來重讀銘文，復頗有所見，遂據前稿增益爲此文云。

叔夷鐘再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七日

銘文云：『夷箕其先舊，及其高祖，虩虩成唐湯，又敢在帝所，尃受天命。』按典字从竹，與說文五篇上丌部所載古文合。孫詒讓訓典爲經，謂典其先舊猶上文之經乃先祖，其說殊誤。典本謂典冊，引申之，稽考典冊亦謂之典。昭公十五年左傳記周景王譏晉籍談之言曰：『籍父其無後乎！數典而忘其祖。』而叔向譏景王則曰：『忘經而多言，舉典，將焉用之？』此文所謂典，正數典舉典之謂也。典其先舊而及成湯，若叔夷者，可謂不忘其祖者矣。

銘文云：『咸有九州，處禹之堵，』按堵當讀爲土。

又云：『丕顯穆公之孫，其配襄公之妣，而鹹公之女，雩生叔夷。』按此數語叙叔夷之父母。叔夷既爲成湯之後，宋爲商後，此穆公自謂宋穆公，孫詒讓之說是也。然所謂襄公之妣，鹹公之女，襄公鹹公究爲何人乎？尋下文云：『叔夷辟于齊侯之所，』又云：『又共有功于𣶒武靈公之所，』則叔夷爲齊靈公之臣甚明。考齊靈公元年當春秋魯成公十年，靈公在位凡二十八年，春秋經於襄公十九年書齊侯環卒，卽齊靈公也。所謂鹹公者，於叔夷爲外王父；襄公者，爲叔夷母之母舅。以三十年爲一代計之，此襄公鹹公當長於叔夷六十歲之譜。據此推求，其時春秋各大國之諸侯諡襄者，惟宋襄公。考宋襄公元年當魯僖公十年，距齊靈公元年當魯成公十年者恰爲六十年，年代正相合。其諡成之諸侯，除楚成王稱王，與此文稱鹹公不

合，不必論外，有二人可以推論。其一爲秦成公。其元年當魯莊公三十一年，時代雖略早，尚可相接；然秦僻在西戎，中原之宋與之連昏，殆爲事所難有。又其一爲杞成公。杞成公以魯僖公六年即位，在位凡十八年，與宋襄公同卒於魯僖公二十三年。二君時代相當，宋杞地望又相接，又同是二王之後，二國連姻，最爲近理。故所謂鹹公之女者，非杞成公莫屬矣。史記杞世家奪去成公一代，集解引世本計補之。若然，則事實爲宋桓公有女，即宋襄公之姊妹，嫁於杞成公，生女，適叔夷之父，故云『其配襄公之妣，而鹹公之女』也。惟宋襄公於叔夷之父爲妻舅，於宋穆公已爲曾孫，故銘文謂叔夷父爲穆公之孫者，孫字乃廣義，非子之子爲孫之孫，孫詒讓謂此孫字乃遠孫之稱，是也。宋穆公有傳國與弟之高行，銘文特舉其人，蓋以此歟。孫詒讓讀鹹爲緘，姬姓國，今按襄公舉謚，郕公舉國，於文不類，其說非是。

文云：『是辟于齊侯之所，』孫詒讓讀辟爲避，謂叔夷避難奔齊，其說非也。按師寰鼎云：『不丕顯皇考寬公，穆穆克盟氒心，悊氒德，用辟于先王，得屯亡敃。』疊盨云：『王曰：[illegible]！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與此銘諸辟字皆臣事之義。求之故書傳記，則逸周書祭公篇云：『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文武之子孫大開封方于下土。』文云『辟于文武』，與銘文諸辟字義同。尋此義與通訓辟爲君者正相反，蓋古人文字名動相因，君謂之辟，引申之，事君亦謂之辟也。然字書傳注皆無此訓，知此字義之失傳也久矣。叔夷本宋人而仕於齊，故文特云『辟于齊侯之所』也。

余昔避難湘西，頗治鐘鼎文字，以地僻乏書，偶有所著，未敢求教於當世君子，此文其一事也。復員後，乃頗購取時賢著作讀之。此文要點爲襄公鹹公究爲何人，諸家著作中注意及此者惟郭沫若。特郭君釋襄公爲齊襄公，成公爲秦成公，與余所說不同。按銘文，襄公爲叔夷母之母舅，成公爲叔夷母之父，襄公與成公，一爲妻兄弟，一爲姊妹婿，俗語所謂郎舅是也，其時代宜相近，不宜相遠。考魯僖公十年爲杞成公五年，宋襄公元年，知杞成公與宋襄公之同時爲絕對的，自不容疑。若齊襄公與秦成公，秦成公即位於魯莊公三十一年，是年在齊爲桓公二十三年。桓公繼齊襄公之後即位，故秦成公之即位距齊襄公之死爲二十三四年。人君即位有早晚之不同，兄弟姊妹之年齡相距或頗大，夫婦之配合不必年齡相近，況齊襄之死乃見弒而非壽終，以此諸點推論，郭君之說自非絕不可通。特以尋常情勢言之，似以余說爲較

勝。又叔夷父子原是宋人，叔夷之父以宋君之甥女爲配，於情事亦較適合也。附記於此，俟世之達者論定之。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記於嶽麓山齋。

叔夷鐘三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鐘銘有云：『公曰：夷！女敬共辝命，女雁鬲公家。』孫星衍續古文苑讀鬲爲歷。孫詒讓云：『孫讀是也。今文尙書殷庚云：優賢揚歷，歷，試也，言女宜試用于公家也。』拾遺上拾葉 樹達按二孫讀鬲爲歷，誠是。惟仲容訓歷爲試，則於文義殊不密合。余謂爾雅釋詁云：『艾，歷，相也，』文謂汝應輔相公家也。克鼎云：『辥王家，』周天子之辭也；此云『鬲公家，』乃齊靈公之言，諸侯之辭也。

叔夷鐘四跋　一九四八年八月二十八日

叔夷鐘銘云：『𤔲𪒠吉金，鉄鎬錛鋁，用饮鑄其寶鎛。』此據景宋本嘯堂集古錄下册柒捌葉所載，錛字所从之奔，上从夭，下从卉，確是錛字。又一器作鐽，捌叁葉王俅皆釋鐼。景明朱謀垔本薛氏款識卷柒亦載此鐘銘二事，一作錛，陸叁葉一作鐽，柒叁葉薛氏皆釋鏻。余謂莽字从犬，不从夭，今王薛二書所載四文皆从夭，不从犬，知決非莽字也。兩書所載或一器皆从莽者，全盂鼎𠭯奔走，奔字作盉，从夭，从三止，此字从艸，从夭，从一止，二文互勘，知此亦奔字也。字从金从奔，或从莽，薛釋爲鏻，其誤明矣。王俅釋爲鐼者，蓋認銘文之錛爲鐼之或作。說文十四篇上金部云：『鐼，鐵屬，从金，賁聲。』據銘文鉄鎬錛鋁皆金屬之名，鐼訓鐵屬，是義相合也。奔賁二字同从卉聲，古音同屬痕部，是音相合也。說文五篇下食部餴或作饙，又或作錛，饙錛爲同字，則錛鐼爲同字可知。然則王俅以鐼釋錛，確不可易。孫仲容深通小學，而於此字乃从薛氏之誤釋，以王釋爲非，拾遺上柒 疏矣。

叔夷鐘五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此銘四百九十餘言，義近或同義之複詞至夥。如云『女小心畏忌，』畏忌義近；『肅成朕師旟之政德，』師旟皆衆也；『夷不敢弗懺戒，』懺戒義近；『翏龢三軍徒旓，』翏與睦同，睦龢皆和也；旓與衆同，徒衆義近；『夷敢用拜䭫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休命，』易與賜同，休與好同，皆謂賞也；『公曰：夷！女康能乃又事，』康，安也，能，善也，義近；『女尃余于䜌卹，』卹，憂也，䜌卹義近；『女台卹余朕身，』余朕皆我也；『夷用或敢再拜䭫首，雁受君公之易光，』雁與膺同，與受同義；君公同義；光與貺同，易貺亦同義；『夷篾其先舊，』先舊同義；『是小心龔遵，』遵與齊同，龔齊義近；『堇勞其政事，』堇與勤同，勤勞同義；『夷用攸鑄其寶鐘，』攸鑄同義；『不顯皇祖其乍福元孫，』乍與祚同，祚福同義；『外內剴辟，』剴讀為闓，辟讀為闢，二字同義；『毋或丞頪，』丞與胥同，睽也，癡也，頪，難曉也，二字義近。上舉凡十九事，其他形似複詞而文字不可確說者不與焉。求之經傳，與左傳所載呂相絕秦書絕相類似。彼文亦多用複詞，如盟誓，如昏姻二字再見。如甲胄，如跋履，如山川，如踰越，如險阻，如疆場，如恐懼，如綏靜，如蔑死，如奸絕，如保城，如殄滅，如散離，如撓亂，如傾覆，二字再見如國家，如社稷，二字再見如闕翦，如蟊賊，如蕩搖，如邊疆，如芟夷，如虔劉，如邊垂，如言誓，如背棄，如仇讎，如暱就，如矜哀，凡三十一事，重見者不與焉。呂書凡七百餘言，視鐘銘多二百言，故複詞亦較鐘銘為夥。按鐘銘明記齊靈公，靈公以魯成公十年即位，以襄公十九年卒，而呂相絕秦，事在魯成公十三年，兩文恰是同時之作。由此推見，彼時文字風氣，篇幅較長，一也；喜用複詞，二也。二文此屬齊臣，彼為晉士，兩地東西相距，千里而遙，而文章風會，彼此符同。又觀王國維郭沫若兩家所謂彝銘韻讀，國別數十，地跨四方，而用韻相同，略無殊異。此知春秋時雖列國據地爭雄，而文化則有道一風同之象，此亦治古史者所不可不知也。

叔夷鐘六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銘首『師于淄𣲛』，末字字左从水，右乃从垂，說文垂字从土，何以此字作𠂉形，初不可解。近悟銘文土字或作⊥，杜伯𣪘杜字作𡊅，是其例也。以彼例此，二形實同，但彼塡實書之，此則空白書之，又中注一點爲異耳，實則仍是涶字也。科學院考古硏究所將爲余印行此書，囑余爲最後一次之校訂，昨已校訖，今日將寄還與之，以近日得此義，晨起，秉燭記之。

洹子孟姜壺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二日

此器舊題齊侯罍或齊侯壺，郭沫若改題曰洹子孟姜壺，大系考釋弍壹弍葉下是也，今從之。銘文云：『齊侯女䨓𦖞喪其𣪘，齊侯使大子乘遽來敂宗伯，聽命于天子，曰：朞則爾朞。』按此文自何子貞識出喪字，吳窓齋說同 釋朞爲期服，孫仲容說同，何說見東洲草堂金石跋卷壹。孫仲容釋䨓爲齊侯女名，而文義漸明，及近日郭沫若讀𣪘爲舅，謂洹子爲生人之稱，而祕鑰大啓。然全文之義，似猶未能旁皇周洽也。余去歲一月，讀此器銘，粗有所見，嘗撰跋一篇，澤著爲期服，與何孫二家說暗合，於時未得參稽二家說也。頃來得見諸家之說，因知孫郭二君各有發明，亦復互有得失，而余去歲所爲文，仍自覺其不可易。余旣彙採諸家之說，復頗有異同，乃取舊稿增益爲此文焉。

『齊侯女䨓𦖞喪其𣪘』，郭君讀𦖞爲聿。余謂說文九篇下𦖞部云：『𦗀，𦖞屬，从二𦖞。』或作𦗀，云『古文𦗀，』引虞書曰：『𦗀類於上帝。』按今堯典作肆。余謂𦖞𦗀一字，古字多複文爾。𦖞𦗀肆皆發端助聲之詞，本無定字。襄公十四年左傳云：『王室之不壞，緊伯舅是賴，』字又作緊，實則同是發聲詞爾。據字形言之，當以讀𦗀或肆爲合也。銘文云：『齊侯使大子乘遽來敂宗伯，聽命于天子。』孫君云：『大子即田氏子。』愚按所使者果爲田氏子，文當明記，不得泯云齊侯使大子，以此知孫釋非也。余謂請命天子者，乃齊侯自爲陳文子服喪之事，此不須他證，第由下文天子答語可以知之。曰『朞則爾朞，』朞何孫二君釋爲期服，其說碻不可易。第何氏謂齊侯爲孟姜持服，孫氏以持服之人屬之田氏子，則皆

非是。齊侯請命，而天子答之，曰：『期則爾期，』爾，爾齊侯也。蓋君之於其臣，本無服也，而齊莊公以寵陳洹子之故，欲爲其父文子之喪持服。以古禮言之，諸侯絕期。莊公之請服也，不請大功以下而請期服，凡此皆於經傳所云古禮不合。莊公蓋亦自知之，自知之，而不能自已，則恐驚世駭俗，爲羣臣及天下所非，故特請命于天子以爲己之掩護，『春則爾春，』猶云爾欲期服則期服耳，此簡單四字之文句，已透露當時之消息而有餘，蓋天子亦不以爲是也。必知當如此者，下文云：『齊侯既遵洹子孟姜喪，其人民都邑堇宴舞，用從縱爾大樂。』洹子孟姜喪，猶言洹子孟姜家之喪。遵與濟同，止也。詩鄘風載馳云：不能旋濟。毛傳，濟，止也。若持服之事不屬於齊侯，文安得云齊侯既止洹子孟姜之喪乎？且惟齊侯有服，故止服之前人民都邑不敢宴舞縱樂，若持服之事屬於田氏子，文不可通矣。或疑齊侯爲臣持服，與古禮不合，抑思春秋之世，君臣之所爲與古禮不合之事多矣，不必以此爲疑也。

史記田敬仲世家云：『田桓子即洹子無宇有力，事齊莊公，甚有寵。』按史云甚有寵，而不詳其事。今觀此銘，命大子乘遽叩諸大宗伯，請喪期於天子，夫諸侯於大夫之喪，古禮本無服也，而陳文子死，莊公使大子乘遽請喪期，此有寵之事一也。據『春則爾春』一語，則期服之請出於莊公，天子勉從其請耳。諸侯絕期，莊公乃以爲請，此其二也。據銘文，知終喪之後，人民都邑乃始宴舞大樂，然則期年之間，人民都邑不敢宴舞縱樂也，此其三也。凡此諸端，皆史文甚有寵三字之說明也。莊公二十二年左傳曰：『及陳之初亡也，陳桓子始大於齊。』何以始大？莊公爲之也。莊公之於陳桓子，寵之過隆如此，然則他日田氏之篡齊，實齊莊公啓之，銘文之說明史實，蓋歷歷如繪矣。

銘文云：『齊侯拜嘉命。』按何子貞釋喪字，龔定庵疑之，謂古無因喪而受嘉命者，亦無以喪祭而匄眉壽者。余謂齊侯有所請而天子許之，且有所授，故謂之嘉命，固不問其所請爲何事也。況此器作自陳氏，方以天子許其君持喪爲其家之榮寵，又焉得不謂之嘉命也？至匄壽之作，非在陳氏居喪之時，當在終喪以後，事屬追紀，又何不可匄眉壽之有哉！

銘文云：『于南宮子用璧二備，玉一嗣。』王靜安釋玨朋云：『古者玉亦以備計，即玨之假借，璧二備即二玨也。』余謂王說非是。古人玉以玨計，璧則絕無以玨計者。蓋玨象玉之相連，璧爲大玉，不得以系相連束也。愚謂此備字乃璥之假字。說

文玨部云：『琎，車笭間皮篋也，古者使奉玉，所以盛之。从車玨，讀與服同。』琎讀同服，而服備古音同，字多通用，故銘文假備爲琎也。玉一嗣者，嗣假爲笥。璧二備，玉一嗣，備嗣皆以盛器言之，上下文正相類。或疑：笥說文訓飯及衣之器，不聞盛玉，然儀禮大射儀云：『小射正奉決拾以笥，』知笥兼盛他物，不惟盛飯及衣矣。蓋笥有大小之不同，大者盛衣，其次盛飯，盛決拾及玉，則其最小者矣。王君說玨朋謂玨與殼聲同音異，又謂璽以玨爲聲，皆不免强說之病。左傳哀公二十年云：『與之一簞珠，使問趙孟。』說文云：『簞，笥也，』玉一笥，猶傳云一簞珠矣。

銘文云：『洹子孟姜用乞嘉命，用蘄眉壽，萬壽無疆御爾事。』郭君謂洹子孟姜爲生人之稱，陳無宇生時即稱洹子，其說是也。史記田敬仲世家云：『於是田常復修釐子之政，以大斗出貸，以小斗收，齊人歌之曰：嫗乎采芑！歸乎，田成子！』此爲當時歌辭，且芑子爲韻語，古音咍部此陳恒生時即稱田成子之確證。成子爲洹子之孫，事齊簡公，簡公乃莊公弟景公之孫，其時尙無死後賜諡之事也。又按昭公二十年左傳曰：『衛侯賜北宮喜諡曰貞子，賜析朱鉏諡曰成子，』此又諡不必在死後之確證也。

洹子孟姜壺再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日

銘文云：『用鑄爾羞銅，用御天子之吏。』御者，詩小雅六月云：『飲御諸友，炰鱉膾鯉。』按詩文以御與飲連文，而下言炰鱉膾鯉，知御當訓享，謂享宴也。孟子梁惠王篇云：『以御于家邦。』趙注云：『御，享也。』毛傳訓進，其義隔矣。吏使古爲一字，御天子之吏，謂享宴天子之使者也。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卷五載申月壆鼎云：『申月壆聿乍作寶障鼎，用夙夕御公各，』御字與此義同也。公各吳氏讀爲公路，非是。孫仲容古籀拾遺卷下讀爲公客，是也。

苗屡殷跋　一九四二年九月二十五日

寶蘊樓彝器圖錄上册伍拾肆葉下載周䈞辰簋，銘文曰：『䈞屡乍寶障彝。』愚謂䈞字从𦍌从田，即苗字也。說文苗字从艸从田，

此文从茻，與从艸同。說文艸部記芥薫雚葦以下五十三文大篆从茻，以甲文及金文考之，从艸从茻互通之字甚多，不僅如許君所記也。或以銘文苗字所从之艸不从四屮，而作卉形，疑其非茻字；然金文恒見葊京字，靜𣪘遹𣪘作葊，召伯𣪘作葊，羅振玉𣪘文存上册肆葉下有𦵔父辛鼎，𦵔字左旁即从此字，其字从四屮，不作卉形，此皆卉即茻字之證也。蓋古文中往往有與今隸形相合者，如戎字篆文从甲，今隸从十，十即古文甲字，茻字作卉，蓋亦其類矣。𡲬字从辰从又，以字形言之，似即辱字，从又與从寸同也。惟白中父𣪘云：『辰在壬寅』，辰字作𡲬，與此文同，則非辱字，疑此爲晨或振之或字，从又與从臼从手意同。苗𡲬爲作器者之氏名，故今改題爲苗𡲬𣪘云。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肆之肆拾葉下合苗𡲬二字爲一字，題爲農彝，誤也。

盂爵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七日

周金文存卷伍壹弍壹葉上有盂爵，銘文云：『隹王初𠦪于成周，王令盂寧登伯，賓貝，用乍父寶尊彝。』按書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僞孔以乃命寧爲句。今觀銘文寧登伯，與書文寧予語例同，僞傳之誤讀顯然矣。

盂爵再跋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七日

盂爵銘云：『隹王初𠦪于成周，王令盂寧登伯，賓貝，用乍父寶尊彝。』按詩周南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云：『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左傳莊公二十七年云：『杞伯姬來，歸寧也。』杜注云：『寧，問父母安否。』然則銘文云『寧鄧伯』，亦言問鄧伯安否耳。書洛誥曰：『伻來毖殷，乃命寧予以秬鬯二卣，曰：明禋！』據此知寧人必有物以將意，非僅以言而已。此於金文雖無所見，然可據洛誥之文推概得之也。

不嬰𣪘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一日

攈古錄金文叁之叁卷弍拾柒上載不嬰敦蓋，敦當作𣪘銘文云：『余命女御追于𠂤，女以我車宕伐嚴允于高陶陵，女多折首執訊，戎大同⿺辶永追女，女及戎大𦵏𢦏。』按大同猶云大合，王靜安釋同爲合，是也。說文云：『同，合會也。』⿺辶永即永字，寏鼎云：『子子孫孫其⿺辶永寶，』麥尊云：『⿺辶永命，』皆以⿺辶永爲永，是其證也。惟永字在此文殊無義理，余以聲義求之，永蓋假爲用；用，以也。『戎大同永追女，』謂戎大合以追女也。下文又云：『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辶永乃事。』此⿺辶永字亦當讀爲用。知者，頌鼎云：『錫女玄衣，黹純，赤市，朱黃，鑾旂，攸勒，用事。』師虎𣪘云：『錫女赤舄，用事。』利鼎云：『錫女赤環，鑾旂，用事。』他器於錫物之下言用事者至夥，此銘之用⿺辶永乃事，即他器之用事也。不云用用乃事而云用⿺辶永乃事者，避複疊文也。稽之經傳，書多方曰：『尚永力畋爾田，』尚永力，尚用力也。尋永字古音在唐部，用字在鐘部，古文唐部字往往與鐘部字通用。書多方云：『告爾四國多方，』多方即多邦。金文恒云：『王在葊京，』葊經傳作豐。周書周月解云：『草木萌蕩，』萌蕩即萌動也。永假爲用，正其比矣。⿺辶永字吳式芬劉心源及近日王靜安皆釋爲永，而不言其義，于思泊亦釋永，而訓用永乃事之永爲長，則爲誤說。徐同柏吳闓生並釋爲從，則皆以不得永字之讀而誤釋也。

不嬰𣪘再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周金文存卷叁壹葉上載不嬰敦蓋，敦當作𣪘銘文首云：『唯九月初吉戊申，伯氏曰：不嬰！駿方厰允廣伐西俞。』駿字諸家皆釋爲馭，是也。孫仲容云：『駿从馬𠬝，說文革部：鞭，驅也，古文作𠬝。』王靜安云：『說文解字，馭古文御，此作駿者，从又持攴驅馬，亦御之意。』余按孫說是也。王氏不識𠬝字，解爲从又持攴，殊誤。蓋御者持鞭以驅馬，故从馬，从古文鞭，其會意。馭方之義，說者紛紛。徐同柏讀爲馭旁，云『蓋遠界之謂。』按徐以旁字从冂，說文冂訓遠界，故有遠界之說，其爲牽附，不待論矣。孫仲容云：『馭方蓋僕圉奴虜之稱，猶云夷方，蠻方，玁狁爲北狄，△之，△字原缺故云馭方。』吳闓生

云：『馭方猶鬼方虎方之例。』王靜安云：『馭方蓋古中國人呼西北外族之名，方者國也，其人善御，故稱御方，』歷引贅邑爲湯御，孟戲中衍爲大戊御，造父爲周穆王御，以爲西北民族善御之證。按孫王之說，皆不免穿鑿。余按諸家大都求之於形，故說皆不安。愚疑馭者朔之假字，馭方即朔方也。朔方爲周室鄰接玁狁之地，詩小雅出車云：『天子命我，城彼朔方，赫赫南仲，玁狁于襄，』是其證也。文云朔方玁狁，謂朔方附近之玁狁也。朔字今讀所角切，爲心母字，然其字本从屰聲，屰讀魚戟切，爲疑母字，與御字爲雙聲。古韻御在模部，屰在鐸部，模鐸二部爲平入，御與朔音至近，故可相通假也。

馭允允字作夋，孫仲容云：『疑是借夋爲之，說文夂部夋从夂允聲，故得相通假。』餘論下弍下 余謂說文八篇下儿部云：『允，信也，从儿，㠯聲。』尋儿爲古文人字，成鼎窖磬允字皆从㠯从人，沇兒鐘之沇，虢季子白盤及兮甲盤之㺸，所从之允亦皆从㠯从人，銘文作夋，从女者，古文从人之字往往从女，仍允字也。光字从火从古文人，而宰峀𣪘从女作㚇，正其比類，仲容說爲夋字，誤矣。

不𡢁𣪘三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四日

銘文記不𡢁伐禦玁狁，多禽折首執訊，伯氏錫以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按臣即今之俘虜。禮記少儀云：『臣則左之。』鄭注云：『臣謂囚俘。』此臣字之本義也。臧字甲文作戕，金文白臧父鼎臧字亦然，字皆从臣从戈，今作臧者，後加聲旁爿耳。此字當以臧獲爲本義，漢書司馬遷傳晉灼注云：『臧獲，敗敵所被虜獲爲奴隸者，』是其義也。字从臣从戈，義顯白無疑，此可旁證臣字之義者也。說文云：『臣，牽也，事君者，象屈伏之形。』按許訓臣爲牽，謂象屈服之形，此與囚俘之義相會，又云事君者，則以後起君臣之臣說之矣。不𡢁既是討伐玁狁有功之人，而主賞賜之伯氏，乃不𡢁之主帥，郭沫若謂即虢季子白，得之。彼以不𡢁討伐之所得賞賜不𡢁以旌其功，其事爲順，然則臣五家之臣殆即玁狁之囚俘也。左傳宣公十五年記晉荀林父滅赤狄潞氏，晉景公因賞林父以狄臣千室，叔夷鎛記錫𨤲僕三百五十家，鎛制於春秋襄公六年齊侯滅萊之後，𨤲萊字通，𨤲僕即萊之囚俘，以彼例此，可以瞭然矣。

銘文兩稱伯氏曰，前節歷數不嬰之戰績，後節記賞錫，而以肇誨于戎工一語總結上節以起下文，銘文之整飭不苟如此。

㫚鼎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二日

愙齋集古錄第肆冊拾柒葉下載曶鼎，曶字不合，郭沫若釋㫚，是也，今從之。銘文云：『賞㫚禾十秭，⿰彳貴十秭，爲廿秭。』阮氏積古齋款識釋⿰彳貴爲遺字，肆卷叁拾伍葉曶鼎是也，然未釋其義。余按詩邶風北風云：『王事一埤遺我。』毛傳云：『遺，加也。』左傳成公十二年云：『無亦唯是一矢以相加遺，』加遺連文，遺亦加也。賞今償字，說文云：『償，還也，』償還十秭，加十秭爲廿秭也。

㫚鼎再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七日

銘文云：『我旣賣女五夫效父，用匹馬束絲，』賣字中从目，乃說文訓衒之𧶠字，其形與今隸買賣之賣相近，然買賣之賣从出从買，買字从网从貝，今隸於从网之字皆書作罒，於是買作買，𧶠作賣，而賣乃與此銘之賣字混淆無別矣。銘文賣字作贖字用，余疑即贖之初文也。說文云：『賣，衒也，』『贖，貿也，』衒訓行且賣，貿訓易財，義相近。加貝旁於賣爲贖，於形爲複矣。銘文以賣爲贖，乃得知其爲初文，否則沈霾千古矣。

銘文又云：『用⿰彳貴𢓊賣茲五夫，用百寽。』按說文𢓊爲徙之或體，與銘文義合。文記㫚初以匹馬束絲贖五夫，今改以百寽贖之，故云𢓊也。我鼎云：『我作禦祭祖乙妣乙祖己妣癸，𢓊神申叡二母，』此文言我初行禦祭於祖妣四人，繼改而重叡祭妣乙妣癸二母，故亦云𢓊，與此銘文義同也。

全盂鼎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三日

愙齋集古錄第肆冊拾弍葉上載盂鼎，銘文云：『䖒！酉酒無敢酖，有祡蒸烝祀無敢醻！』按䖒爲歎詞，余去歲一月四日跋縣改段

已明之矣。或疑余此說於經傳無徵，今案書費誓云：『徂茲！淮夷徐戎並興，』僞傳訓徂爲往，茲爲此，殊無義理。余謂徂茲當爲句，徂茲猶嗟茲也。𠭰與徂聲類同。詩唐風綢繆云：『子兮子兮！如此良人何！』毛傳云：『子兮者，嗟茲也。』管子小稱篇云：『嗟茲乎！聖人之言長乎哉！』秦策云：『嗟嗞乎！司空馬！』尚書大傳云：『諸侯在廟中者，愀然若復見文武之身，然後曰：嗟子乎！此蓋吾先君文武之風也夫！』說苑貴德篇云：『嗟嗞乎！我窮必矣！』揚雄青州牧箴曰：『嗟茲天王，附命下士。』嗟嗞，嗟子，並與嗟茲同，歎詞表聲，無定字也。費誓文不作嗟茲而云徂茲者，上文有嗟人無譁聽命之言，記事者特變其文以避複，徂與嗟本同也。𠭰爲歎詞，亦有在文末者，詩小雅巧言云：『悠悠昊天，曰父母且！』鄭風褰裳云：『狂童之狂也，且！』且亦與𠭰同，狂童之狂也，五字爲句，且一字爲句，通讀以六字爲一句者，非也。以且殿文末，猶小雅節南山篇云『憯莫懲嗟』，以嗟殿文末也。憯莫懲嗟，亦當以憯莫懲三字爲句，嗟一字爲句，十月之交云：『哀今之人，胡憯莫懲，』是其證也。嗟字經傳中無慮千百見，而金文中了無其字，正以作𠭰不作嗟爾。遣尊云：王在㡴，錫趞采，曰：𡚁，錫貝五朋。𡚁亦歎詞。

銘文云：『古天異𦐧臨子，灋保先王，△有四方。』古字吳大澂及王靜安考釋並讀爲故，是也。下文云：『我聞殷家墬令命，惟殷邊侯田匄雩粤殷正百辟㳄率肄于酉酒，古喪師，』古亦當讀爲故，與此同。今按詩商頌玄鳥云：『天命玄鳥，降而生商，宅殷土芒芒，古帝命武湯，正域彼四方。』古亦當讀爲故，古帝之不當連讀，猶金文之古天不連讀也，鄭箋以古帝二字連讀而釋帝爲天，謬矣。

銘文云：『敏朝夕入讕，享奔走，畏天畏威。』按古入字與內同，內即今納字，讕字說文訓抵讕，此文當讀爲諫。僞書說命云：『朝夕納誨以輔台德，』語意與此正同。

銘文云：『王曰：盂！迺𥃝夾死𤔲戎，敏諫罰訟，夙夕𥃝我一人登烝四方！』𥃝我之𥃝當讀爲詔。爾雅釋詁云：『詔，亮，左右，相，導也。』詔相同訓導，周禮往往以詔相連文。春官卜師云：『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秋官大行人云：『若有大喪，則詔相諸侯之禮。』鄭注云：『詔相，左右教告之也。』烝爾雅訓君，詔我一人烝四方，謂導

我一人君四方也。

盂鼎有二，一文全具，一殘缺不完。其文全具者二百九十餘文，殘者約三百九十餘文。近人目全者爲大，殘者爲小，與事實不合；今以全殘二字別之云。

全盂鼎再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

銘文云：「不丕顯玟王受天有大令命。」按此謂文王受命之事也。書無逸篇云：「文王受命惟中身。」史記周世家云：「詩人道西伯蓋受命之年稱王而斷虞芮之訟，」是其事也。

又云：「在珷王，嗣玟乍作邦，闢氒匿慝，匍有四方。」按嗣玟作邦謂武王嗣文王有六州之地也。闢氒慝指伐紂之事言之，撫有四方，則盡有紂九州之地矣。

又云：「敏諫罰訟，」諫，說文訓餔旋促，廣雅訓促，有急促之義，而速字說文或作警，亦從言。此敏諫二字同義連文，敏諫罰訟，謂刑獄之事當急速處之，毋有留獄也。

王靜安考釋此器，大體得之，余今更爲補其遺義云爾。

全盂鼎三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九日

鼎銘云：「易女鬯一卣，冂衣，市舄，轅車馬。」冂字舊皆釋爲冕，余按冕爲弁冕，冕衣不辭，疑冂乃𠕁字，𠕁衣即褧衣也。說文衣部云：「褧，檾衣也，詩曰：衣錦褧衣，示反古。从衣，耿聲。」禮記中庸引詩字作絅。冋字說文从冂，而金文虎冋字常見，毛公鼎彔伯𢦏設吳彝諸器皆从𠕁作，冂可作𠕁，知𠕁亦可作冂，蓋二字在金文中以形近可互通也。克鼎云：「易女叔市，参冋，」師酉設云：「新易女赤市，朱黃，中㬎，攸勒，」此銘之𠕁衣，即克鼎之冋，師酉設之中㬎也。中㬎說詳孫仲容克鼎釋文，見籀廎述林柒之拾弍下。

說文訓褧為檾衣，檾訓枲屬，是謂褧為麻枲所製也。詩鄭風丰云：「衣錦褧衣。」鄭箋云：「褧，襌也，蓋以襌縠為之。」按縠為細縐，褧以絲不以麻枲，是鄭說與許異也。今觀禮記中庸玉藻字皆作絅，字从糸，師酉段字作𦅫，字从絲，作同者，省形存聲。疑鄭君說為得之，而絅本褧之正字，許君析絅褧為二文，別訓絅為急引者，殆失却絅之本義也。

全盂鼎四跋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五日

銘文云：「我聞殷述墜命，唯殷邊侯甸雩殷正百辟率肆于酉，故喪自師。」按殷末人嗜酒，詳見書酒誥。酒誥言殷先王時御事之臣不敢自暇自逸，外服之侯甸男衛邦伯，內服之百僚庶尹、亞服宗工、百姓里君，皆罔敢湎于酒。及紂時之諸臣則不然。惟文第言「庶羣自酒，腥聞在上，」不復分別內外服言之。此銘言肆酒喪師，自指紂時為言，而云「殷邊侯甸，」是外服之臣嗜酒也；云「殷正百辟，」是內服之臣嗜酒也。酒誥未及析言者，此文却析言之，足以補酒誥之闕遺矣。

又云：「今我唯即刑啚于玟王正德，若玟王命二三正。」按刑啚亦見叔毛鼎，彼文云：「唯△學前文人秉德，其刑啚吳配，格于宗室。」合二器觀之，刑啚蓋與儀刑義同，此銘云即刑啚于玟王正德，猶詩大雅文王篇言「儀刑文王，」周頌我將篇言「儀式刑文王之典」也，叔毛鼎云「刑啚吳配，格于宗室，」吳蓋假為吾，配謂配偶，拍尊云：「拍作朕配平姬庸宮祀彝，」吾配與朕配義同。格者，至也。刑啚吳配，格于宗室，猶詩大雅思齊篇言「刑于寡妻，至于兄弟，以御於家邦」也。即刑啚于玟文正德者，以文王之正德為儀刑而效法之也；刑啚吳配格于宗室者，身為儀刑，而使吳配及宗室效法之也。義雖小異，其為儀刑之義一也。

啚字得有刑法之義者，愚疑字假為品。廣雅釋詁一云：「品，法也。」王氏疏證本慧琳一切經音義卷一稟正條引說文稟从㐭聲，廣韻稟音筆錦切，此知㐭亦可讀啚音，故从㐭之啚可與品相通假也。說文㐭或作稟，啚疑為廩字所自出，篆文从广與古文从宀同也。

全盂鼎五跋　一九五一年一月三十一日

銘文云：『在珷王，嗣玟乍作邦，闢氒匿，匍有四方。』按匍有義難通，匍當讀爲撫。襄公十三年左傳云：『赫赫楚國而君臨之，撫有蠻夷，奄征四海，以屬諸夏。』又昭公元年云：『君辱貺寡大夫圍，謂圍：將使豐氏撫有爾室。』又昭公三年云：『君若惠顧敝邑，撫有晉國，賜之內主。』秦公鐘云：『匍又有四方，』匍亦當讀爲撫。禮記文王世子云：『君王其終撫諸。』鄭注云：『撫猶有也。』撫與有義同，故二文連用。匍與撫古音同，故二器皆假匍爲撫矣。書金滕云：『乃元孫不若旦多材多藝，不能事鬼神，乃命於帝廷，敷佑四方，用能定爾子孫于下地。』敷佑亦當讀爲撫有。命于帝廷，撫有四方，謂武王受天命有天下也。王靜安以敷佑四方證此銘之匍有四方，字音雖合，而義則不明也。

師艅鼎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阮元積古齋鐘鼎欵識卷肆拾捌葉下有師艅鼎，銘文云：『王女上侯，師艅從。王夜功，據嘯堂集古錄上册弍拾陸葉載周師艅尊，爲同一人之器，亦作功。錫師艅金。艅則對揚氒德，其乍作氒文考寶鼎，孫子寶用。』按上侯，地名，孫詒讓讀女爲訓往之如，是也。余按夜字疑當讀爲度。夜字从亦省聲，亦聲之字有讀舌音者，狄字是也。夜功者，王度從臣之功，而錫師艅以金也。阮氏釋功爲玦字，謂是珥矢二字合文，誤。

善夫克鼎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十六日

頃者余重治金文，私謂鐘鼎銘辭，以文體別之，可分爲二事。一曰純乎記事者，二曰純乎記言者。其記事之中有言，則言統於事，以事論，不以言論也。記言之中亦有事，則事統於言，亦以言論，不以事論也。至於作器之敘述，凡器皆具，亦不以事論也。記事一宗，不必論矣。其純記言者，又可析爲二。一記君上之言，如毛公鼎伯晨鼎之記王言，不嬰設記伯氏之言，

師獸𣪘記伯龢父之言，是也。又其一爲記作器者之言，如虢叔旅鐘井仁妄鐘成鼎叔向父𣪘諸器記虢叔旅、井仁妄、成、叔向父之言，是也。此諸器皆以某某曰發端，其爲記言甚明，亦有不以某某曰發端而實與諸器同爲記作器人之言者，如番生𣪘是也。此克鼎銘文分二節，首節以克曰發端，與虢叔旅鐘諸器同，次節則記王命克之事。二節並列，一言一事，在金文中爲罕見之例矣。至次節亦記王言，此余所謂言統於事者，不以言論也。

善夫克鼎再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八日

愙齋集古錄第伍冊壹葉下載善夫克鼎二器，其一器銘有善夫克入門立中廷語，第二器伍葉下銘文云：『惟王廿又三年九月，王在宗周，王命善夫克舍命于成周遹正八自之年，克作朕皇祖釐季寶宗彝。』二銘皆有善夫克字。王靜安爲克鼎銘考釋，釋第一器，於善夫無說。余按周禮天官有膳夫，職掌王飲食膳羞之事，銘云善夫，即周禮之膳夫也。王君不以周禮爲釋者，蓋以第一器有出納王命之令，第二器又云命克舍命成周正八自，皆非周禮膳夫之職所有，故闕而不說。余謂詩小雅十月之交云：『皇父卿士，番維司徒，家伯維宰，仲允膳夫，聚子內史，蹶維走馬，楀維師氏。』卿士司徒冢宰內史師氏皆卿士大僚，而膳夫與之並列，則膳夫之職，雖以掌膳羞名其官，實則職掌不止於膳羞也。天官序官注謂膳夫爲食官之長，此猶漢世太官主膳食，湯官主餅餌，導官主擇米，皆屬於少府，少府爲其長，而列於公卿，其職甚尊矣。清官制光祿寺主膳食，而光祿寺卿列於九卿。

善夫克鼎三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三十日

善夫克鼎銘文首云：『克曰：穆穆朕文且祖師華父悤䙴氒心，宖靜于猷，盄悊氒德。』宖字近代治金文諸家吳大澂吳闓生並釋爲寧，方濬益孫詒讓劉體智並釋爲寍，劉心源釋甯，郭沫若子思泊如字書之，無釋，王靜安考釋亦云宖未詳。蓋王郭于三氏皆不以舊釋爲是，故不從也。余按二吳釋寧者是也，然皆無說，故人多不之信。余考說文七篇下宀部云：『寍，安也，从宀，心在皿上，人之飲食器，所以安人。』又五篇上丂部云：『寧，願詞也，从丂，寍聲。』銘文以宖與靜連文，蓋假爲寍，義

爲安靜，殆無疑義。其字作寍者，寍實寧之或作也。知者，古丂與于同字，說文五篇上丂部云：『丂古文以爲于字，』是也。丂于同字，故說文及金文盂爵寧毁之寧字並从丂，而此器銘文則从于，从于猶之从丂也。特从丂者丂字皆在皿下，而此銘于在皿上，位置既異，而又省去心字，故人遂多不覺耳。龜甲文此字作寧，金文寧母父丁鼎同，字皆不从心，此寍字與寧字實同。異者，彼从丂在皿下，此从于在皿上耳。

銘文又云：『肆克龔保氒辟龔王，諫辥王家。』于思泊云：『肆，故也。龔即恭，下龔字讀共，言故能敬保其君共王也。』郭沫若云：『此句謂故能敬輔其君恭王。』余謂保當訓信，諫字未詳，辥當讀艾，爾雅釋詁云：『艾，相也。』肆克龏保氒辟恭王諫辥王家者，文意謂師華父既有上述諸美，故能爲恭王所敬信，而諫相王家也。

銘文又云：『顚遠能猷。』孫詒讓云：『顚爲擾之異文，右形从夒省，左从卤，卤擾古音同部也。』王靜安亦釋擾，與孫說同。樹達按顚字右旁明从頁，左旁作囟，卤所从之字，即說文訓頭會匘蓋之囟字，顚蓋即匘字也。說文八篇上匕部云：『匘，頭髓也，从匕，相匕箸也。巛象髮，囟象匘形。』樹達按字从匕無義，許君匕箸之義，乃强說之。今以金文校之，匕蓋銘文〕形之誤，以此字與匘字較，但省去象髮形之巛，又加頁旁耳。匘與柔古音同，故經傳作柔，金文作匘，孫王二氏以爲擾之或作，非也。

銘文又云：『永念于氒孫辟天子，』此句諸家皆無說。按氒指師華父，作器者之克稱師華父爲朕文祖，知克爲師華父之孫，故稱氒孫。辟，君也，氒孫辟，謂克之君也。天子爲氒孫辟之同位辭，此猶叔夷鐘之稱朕辟皇君也。念字乃文法之被動形，謂見思念也。此句意謂師華父長見思念於其孫之君之天子耳。詩周頌載見云：『載見辟王，』此以『辟天子』連文，猶詩以『辟王』連文也。下文云：『天子明德……，丕念氒聖保祖師華父』與此句意正同。特此文言師華父見念於天子，以師華父爲主名，念字爲被動形；彼文言天子念師華父，以天子爲主名，念字爲能動形。文法不同，事則一也。古人文字往往有複贅語，史記范雎蔡澤傳云：『人固不易知，知人亦未易也，』上知爲被動形，下知能動形，與此銘文正相類也。或曰：古人名動相因，稱君爲辟，因而事君亦曰辟，叔夷鐘云：『是辟于齊侯之所。』師望鼎云：『用辟于先王。』盄盨云：『王曰：盄！

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逸周書祭公篇云：『自三公上下辟于文武。』辟皆謂事君也。永念于氒孫辟天子，謂永念於其孫所事之天子也。說亦通。

易女叔市，參冋，䓞悤。孫仲容讀叔爲淑，云：『叔市猶詩大雅云淑旂，毛傳云：淑，善也。』述林卷之廿捌方濬益說與孫氏同。余按銘文言市者如朱市赤市，皆明其色，孫方二氏說與通例不合，殆非也。余疑叔當讀爲朱，朱與叔一聲之轉。朱字古韻屬侯部，叔字在覺部，音最近也。

宛卣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二日

景宋本嘯堂集古錄上册叁拾柒葉上載商母乙卣，銘文云：『丙寅，王錫宛貝朋，用作母乙彝。』按銘文宛字作㚬，即宛字也。說文宛字从宀从夗，夗从夕从卩，甲文金文卩字皆作人跽形，此銘从女，作女子跽形，與从卩意同，故知即宛字也。王俅連下貝字釋作賓，誤矣。王氏題此器爲母乙卣，薛尚功款識法帖題作丙寅卣，余今據制器之人，改題爲宛卣云。洪頤煊讀書叢錄釋㚬爲宴，謂字从夕，與从日同。孫仲容古籀拾遺跋鄦子鐘稱之，按洪說非也。

甫人匜跋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

一九四二年十月二十六日，茶陵周生郵寄所藏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二册至辰谿，余發緘疾讀，下册柒葉有甫人匜，銘文云『甫人父乍作旅匜，萬人用。』按萬人用語雖可解，衡之事理，乃不可通，人字乃假爲年字也。說文年字从禾千聲，千字从十人聲，年爲人聲之孳乳字，故古與人同音，可以通用也。餘杭章君說娘日古音歸泥，以年从人聲爲證，其說審矣，顧未及人年通用之例也。今得此器銘，可爲章君說添一文證矣。

甫人匜再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方氏綴遺齋考釋拾肆卷柒葉下載甫人父匜，銘文云：「甫人父乍旅匜，萬人用。」余去歲十月二十六日曾跋此器，謂人假爲年，頃讀方氏書，知方氏先有此說。惟謂古音讀年與人同，則爲誤說，實則古讀人如年也。余觀金文年字大都从禾从人，蓋其字實从人聲，不如許君从千聲之說也。左傳記鄭有傅瑕，史記鄭世家作甫瑕，知甫字本氏族之名矣。

假人爲年，又見△伯邦父壺跋，見第陸卷壹伍捌葉。

豆閉𣪘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五日

周金文存卷叁廿陸葉上載豆閉𣪘，原書題豆閉敦 銘文云：「王曰：閉！昜女戠衣，環市，縊旂，用併乃且祖考事，𤔲寏俞邦君𤔲馬，弓矢。」按併說文訓送，與此銘文義不合，字當讀爲承。詩秦風權輿云：「于嗟乎！不承權輿。」宣公十二年左傳云：「鄭師爲承，」毛公傳杜預注並云：「承，繼也。」孟子滕文公下篇云：「丕承哉，武王烈。」趙岐注云：「承，纘也。」釋名釋親屬楚辭招魂云：「朱明承夜兮，」王逸注云：「承，續也。」併與承古音同在登部，聲亦相近，故二字得通用。云：「姪娣曰媵，媵，承也。」併媵古今字，此併承聲近之證也。

豆閉𣪘再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一日

𣪘銘云：「錫女戠衣，市，縊旂，」吳大澂釋戠衣爲織衣，是也。按禮記玉藻云：「士不衣織。」鄭注云：「織，染絲織之，士衣染繒也。」疏云：「織者，前染絲後織者，此服功多色重，故士賤不得衣之也。大夫以上衣織，染絲織之也。」按染絲織成之衣究當古之何服，鄭注及疏皆未明言。清儒宋緜初著釋服云：「士不衣織，織謂織綵也，謂合五采絲組織而成文章，如袞衣黼衣毳衣之等。蓋大夫以上之衣，經緯五采，組織精好，各有等威，士賤，故不得衣也。」按宋氏謂士不衣織爲不得服

衮衣黹衣𧝎衣之類，其說甚覈，然則諸銘文之黼衣殆謂衮黹𧝎諸衣矣。

師虎𣪘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一日

周金文存卷叁拾陸葉上載師虎𣪘，銘文云：『隹元年六月既望甲戌，王在杜居。』按蔡𣪘云：『隹元年既望丁亥，王在雝居。』曶鼎云：『王在遷居。』農卣云：『隹正月甲午，王在隰居。』與此銘文云王在杜居句例並同。按金文記王之所在者，或爲王都，如同𣪘云：『王在宗周，』敔𣪘云：『王在成周，』是也。或云某京，遹𣪘云：『穆王在葊京，』是也。或記某邑，如明公𣪘云：『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國，在猷邑，』是也。或曰某𠂤，如南宮中鼎云：『隹十又三月庚寅，王在寒𠂤，』是也。以上皆記地方者也。亦有記其所在之宮室者：趞曹鼎云：『王在周般宮，』頌鼎云：『王在周康邵宮，』何𣪘云：『王在華宮，』是也。此器及蔡𣪘曶鼎農卣皆云某居，此爲地方之名歟？抑亦宮室之名歟？尋詩大雅篤公劉五章云：『篤公劉，既溥既長，既景迺岡，相其陰陽，觀其流泉，其軍三單，度其隰原，徹田爲糧，度其夕陽，豳居允荒。』毛傳云：荒，大也。鄭箋云：允，信也。此詩記公劉由邰遷豳之事，既詳記公劉經營相度之狀，而終言之曰豳居允荒，豳爲地名，知杜居雝居遷居隰居之杜雝遷隰亦地名也。然則某居猶言某都也。觀此，知鄭箋釋豳居爲豳之所處者，其爲誤說，蓋不待辨而明矣。

師虎𣪘再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余於一九四二年跋此器，明居爲都字之義，以釋諸銘文之居字及詩大雅篤公劉之豳居矣。近温經傳，有足以證明吾說者。書盤庚上篇云：『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有居之稱與有夏有殷同，此言盤庚遷於殷，民不樂其都也。史記周本紀云：『自洛汭延於伊汭，居易毋固，其有夏之居』，此言洛汭至伊汭爲有夏之舊都也。又云：『我南望三塗，北望嶽鄙，顧詹有河，粤詹洛伊，毋遠天室，營周居于雒邑而後去，』營周居謂營周都也。都爲都邑之通稱，不必謂京師也。

㺇盨鼎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四日

周金文存卷弍陸拾陸葉上載㺇盨方鼎，銘文爲『㺇盨鼎』三字。按㺇爲作器者之名，盨字从皿妻聲，乃齍之或體字也。說文五篇上皿部云：『齍，黍稷器，所以祀者，从皿，齊聲。』尋妻與齊古音同。說文十一篇下雨部云：『霽，雨止也，从雨，齊聲。』又云：『霎，霽謂之霎，从雨，妻聲。』按二字音義皆同，實一字也，許君誤分爲二耳。古訓通以齊訓妻。說文七篇上齊部䶒字从齊妻聲，而訓爲等，實齊之加聲旁字，此皆齊妻二字古同音之證也。盨與齍同从皿，而齊妻爲同音，其爲一字，顯白無疑。䶒鼎云：『䶒作寶齋鼎，』此銘云盨鼎，猶彼云齋鼎也。季盆鼎云：『季盆作宮伯寶障盨，』以盨爲器名，又其明證也。且齍爲方鼎，而此器形方，故以盨鼎爲名。吳大澂釋盨爲妻皿二字，孫詒讓謂妻即䶒字，皆誤。王靜安淸金文著錄表題曰㺇盨方鼎，鄒安周金文存亦題曰揚盨方鼎，不知盨即方鼎，而以㺇盨二字連讀，又別云方鼎，誤之甚者也。

父癸彝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十七日

阮氏積古齋彝器欵識卷壹廿捌葉上載父癸宗彝，銘文云：『△作父癸宗尊彝。』阮氏云：『祭器稱宗，書所謂宗彝，是也。』樹達按宗彝見書臯陶謨，僞孔傳釋爲宗廟彝樽，其說是也。阮氏乃云祭器稱宗，不悟祭器本屬於宗廟，故稱宗。若如阮說，本末倒置，理不可通矣。阮氏深通古訓，不當陋謬至此，蓋其書成於門客之手，特不一寓目，任其紕繆，貽誤後生，爲可嗤耳。鄉先輩皮先生鹿門說書，謂宗彝即尊彝，宗尊二字古通，引左傳伯宗穀梁作伯尊爲證，說固信而有徵。然此文云宗尊彝，以此證彼，知書文宗彝之宗仍以僞孔釋宗廟爲安矣。

史頌毁跋

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周金文存卷叁叁拾弍葉下載史頌毁，銘文云：『隹三年五月丁子，王才在宗周，令史頌遣穌，濶友里君百生姓帥𨽍盩于成周，

休又有成事。』按帥字說文作達，說文二篇下辵部云：『達，先道也。』經傳多作帥。周禮春官樂師云：『燕射，帥射夫以弓矢舞。』儀禮聘禮云：『帥大夫以入，』皆其例也。金文作帥，與經傳正同。㽙者，隅之或體，說文十四篇下𨸏部隅或作𨺯，是其比也。以義求之，字當讀爲偶。偶謂曹偶，史記倉公傳云：『女子竪曹偶四人，』又黥布傳云：『率其曹偶亾之江中，爲羣盜，』索隱云：『偶，類也。』銘文云帥㽙，猶黥布傳云率其曹偶矣。盩字近人多讀爲盩，謂盩古與戾通，戾爾雅訓至。尋金文時時有省作，此盩字則非省字。余謂盩蓋假爲朝。成周王都所在，從里君百姓言之，故言朝也。陳侯因資錞云：『淖𦥺問者諸医，』彼文以淖爲朝，此銘則假盩爲朝也。

女孌彝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十八日

余頃假得吳榮光筠清館金文讀之，其書卷弍拾叁葉下載商女孌彝，商器說未確 銘文云：『女孌堇于王，癸日，商賞孌貝朋，用乍孌障彝。』按堇當讀爲覲，說文八篇下見部云：『覲，諸侯秋朝曰覲，勤勞王事也，从見，堇聲。』癸日者，銘文記王賞孌之日，第記日而不記辰，猶詩小雅吉日篇之言『吉日惟戊』也。女孌者，女爲氏。左傳哀公元年記夏少康使女艾諜澆；而春秋莊公二十五年經書陳侯使女叔來聘，杜注云：『女，氏；叔，字。』公羊傳有子女子，皆其證也。春秋宣公元年經曰：『公子遂如齊逆女。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自齊。』公羊傳曰：『遂何以不稱公子？一事而再見者，卒名也。』何注云：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此銘首稱女孌，再三見則第稱孌，與春秋再見卒名之例相合，知周代文律皆然，不始於春秋矣。

戠叔殷蓋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二十日

筠清館金文卷叁伍拾伍葉下載周敦蓋，銘文云：『隹王三月初吉癸卯，戠叔△△于西宮，[illegible]貝十朋，用乍寶殷，子子孫孫其萬年永寶用。』按[illegible]字與說文二篇上口部嗌字之籀文作𦤵者形近，漢書恒用此字爲伯益之益字，故吳榮光釋爲益字，是也。尋金文凡記賜物皆作易字，此銘獨假嗌爲之，以易與益古音同在錫部故也。余一九三四年撰釋賸篇，謂賜字从易聲，易假爲益，

謚字从益聲，益又假爲易，然未得易益通作之證也。今得此器銘，足爲余說添一强證矣。

曾伯霥簠跋　一九四二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周金文存卷叁壹壹玖葉載曾伯霥簠，銘文云：『隹王九月初吉庚午，曾伯霥悊聖元武，元武孔黹，克狄淮夷，印燮繁湯，金衜錫行，具既卑方。余翼其吉金黃鏞，余用自作旅匠，以征以行，用盛稻粱，用養用亯，于我皇祖文考，天錫之福，曾伯霥叚不黃耇，萬年眉壽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之亯。』黹字阮伯元釋爲業。孫仲容古籀拾遺中卷廿捌葉云：『說文汗簡古文四聲韻及金刻業字無作此形者，其字與宰辟父敦黹純黹字正同，此當亦即黹字，其讀當爲希。』樹達按孫說是也。此字與頌鼎師𡩜父鼎寰盤諸黹字形皆大同。抑尤有可證者，黹字與下句克狄淮夷夷字爲韻，是也。蓋此文午武爲韻，模部 黹夷爲韻 微部 湯行方爲韻，唐部 鏞匠爲韻，模部 行粱亯爲韻，唐部 考耇爲韻，幽侯合韻 彊亯爲韻，唐部 蓋全文自天錫之福一句外，無句不韻，若是業字，於韻不諧，此足證知孫說之審核矣。

積微居金文說卷三

曾侯簠跋

一九四三年一月四日

周金文存卷叁百廿陸葉上載叔姬簠，銘文云：『叔姬霝乍黃邦，曾侯乍作叔姬卬嫞賸器䵼彝，子子孫孫其永用之！』按楚王酓章鐘云：『楚王酓章作曾侯乙宗彝，』郭沫若據彼文謂此簠亦是楚器，又謂乍當讀為迮或徂，訓為嫁，按郭說皆是也。惟此銘有可異者：叔姬為姬姓之女，往嫁於黃邦，而銘云『乍叔姬卬嫞賸器，』嫞為楚羋姓之羋本字，則又事涉楚國之女子也。愚熟思之，疑叔姬為女君，而卬嫞為其媵也。莊公十九年公羊傳曰：『諸侯娶一國，則二國往媵之，以姪娣從。』成公九年，魯伯姬嫁於宋，衛晉齊三國先後皆來媵。然則此器本為姬姓之女嫁於黃，楚以其女子卬嫞為媵，而自為之作賸器也。銘文首舉叔姬嫁黃之事，明以叔姬為主也。其稱叔姬卬嫞者，蓋以妾媵統於女君。春秋書惠公仲子，隱公元年 又云僖公成風，文公九年 此以子統其母也。用穀梁傳說 左傳稱潘尪之黨、成十六年 申鮮虞之傅摯，襄廿三年 此以父統其子也。稽之金文，頌鼎云：『用乍朕皇考龔叔皇母龔始寶隮鼎，』此以考母並言者也。師酉𣪘云：『用乍朕文考乙白宄姬隮𣪘』，乙白稱文考，而宄姬不稱文母；不嬰𣪘云：『用乍朕皇祖公白孟姬隮𣪘』，公白稱皇祖，孟姬不稱皇妣：此以夫統其妻也。此銘以女君統其妾媵，猶前三例也。或疑卬嫞與文公元年左傳之江羋同，楚女已嫁於江，不得復以為媵。然楚女嫁於江者皆可稱江嫞，不必與彼為一人也。縱是一入，觀夫秦女懷嬴嘗事子圉，後復事晉文公，事見僖公廿三年左傳 可以釋然矣。

許子簠云：『隹正月初吉丁亥，鄦子妝擇其吉金，用鑄其匿，用賸孟姜秦嬴，其子子孫孫羕保用之！』按許國姜姓，孟姜即許國之女，秦嬴則秦國之女子為孟姜之媵者也，此與叔姬卬嫞文例正同。二器異者，許子簠，許為女君之母國，作器以遺己女

之媵，曾侯簠，曾爲媵女之母國，作器自遺其女耳。或曰：此二器皆兼賸也，許子因許女出嫁，兼賸許女與媵女之秦嬴，曾侯因楚女爲媵，兼賸女君之叔姬與楚女。今知不然者，器用當有專屬，不能以一器爲二人之用也。此器爲曾侯作，故今改題曰曾侯簠。去歲十月二十八日，余嘗據此義跋此器，旋以無類例，嫌於單文孤證，已自毀其草矣。頃來手錄簠銘，復得許子簠，乃據昔時所見重草此文焉。白試父鬲云：『白試父乍井姬季姜障鬲』，與前二器蓋同一事例也。

此文余避難辰谿時所草也。勝利後得讀時賢所著書，吳闓生吉金文錄肆之肆上題叔姬簠云：『此器頗費解：首曰叔姬需作黃邦，不可解一也；曾侯見熊章鐘，以稱其先祖，此乃自稱，二也；叔姬卬孎共一賸器，三也。卬孎即江芈，見楚王賸鐘。郭云：作黃邦者，徂黃邦也，若然，則二女各適異國，尤不能共一器矣。吾疑：叔姬需作黃邦曾侯鬻彝，叔姬作江芈賸器，二事而合之。』今按吳舉三不可解，皆非不可解者。兩女同適黃邦，何云各適異國？結論謂二事合一，尤爲轇轕難通。惟吳氏釋許子簠云：『孟姜，許女；秦嬴，諸侯女來媵者。舉其盛言之。』文錄肆之叁上 樹達按：舉盛之說非是。秦嬴來媵之說則得之。兩器文例相同，何以吳氏不能會通，而一露微明，一張疑陣，殊可異也！郭沫若大系攷釋云：『楚鄰國姬姓之女嫁於黃邦，楚作器以賸之，同時復賸適江之楚女也。許子妝簠鄦子妝擇其吉金，用鑄其匿，用賸孟姜秦嬴，亦同時爲二女作器，而一爲嬴姓之女，事與此同。』下册壹陸伍葉 按郭君認二銘爲一例，視吳說爲優，然一器兩賸，事理不可通。謂楚作器賸叔姬，不悟楚止賸卬孎，不爲叔姬也。又郭說鄦子簠云：『此殆許與秦同時嫁女，或許嫡秦爲媵，秦嫡許爲賸，故鑄器以分賸之。』攷釋下壹柒玖 按郭於此器孰嫡孰賸，不能斷定，視吳氏秦嬴來媵之說爲遜，其云鑄器分賸，亦爲誤說。要之兩家皆不知兩銘稱謂爲女君統媵之辭，故不免若明若昧，惝恍迷離。實則銘文賓主分明，楚簠賸己女而文並及叔姬以明己女之爲媵，許簠因秦嬴爲己女之媵，亦制器賸之，以盡禮文，核之文字，揣之情理，兩無滯礙，或者可以析兩君之疑，明當日之情況乎！一九四六年十一月八日記。

燕京學報拾肆期壹玖伍葉載盛昱鬱華閣金文記云：秦嬴其孟姜之媵歟！此先吳氏文錄及余而有說矣。

干氏叔子盤跋　一九四三年一月九日

周金文存卷肆拾弍葉上載干氏叔子盤，銘文云：『干氏叔子乍中姬客母媵般，子子孫孫永寶用之！』按干氏見於春秋者，昭公八年經云：『楚人執陳行人干徵師，殺之，』是陳有干氏也。昭公二十一年左傳云：『干犨御呂封人華豹，』是宋有干氏也。廣韻二十五寒云：『干，亦姓，』引左傳宋有干犨爲證。此干氏叔子爲何國人，不可考矣。

晉公盦跋　一九四三年一月二十二日

吳榮光筠清舘金文卷叁拾伍葉下題此器曰周敦，定爲西周世器，殊爲疏謬。余觀其銘辭繁靡，字體亦軟弱無力，決其非興國之制。再三紬繹之，有『惟今小子』之文，一見再見，乃悟此爲晉定公所制之器，余之所見爲不謬也。哀公二年左傳云：『鄭勝亂從，晉午在難。』杜注云：『午，晉定公名。』史記晉世家云：『頃公卒，子定公午立。』銘文作惟，經傳作午者，惟从午聲，其音同也。晉自悼公之世，大夫漸侈；及其子平公，賢大夫叔向即以政在私門爲歎；昭公時，六卿益强，公室益卑；至頃公則六卿以法誅公族祁氏羊舌氏，而晉室益弱；及定公之時，范中行氏竟稱兵伐公，見左傳定公拾叁年 公室之不振已極。數世之後，終至爲三家所分而晉遂亡矣。

銘文云：『公曰：余惟今小子，敢帥井刑先王，秉德嬗嬗，智燮萬邦，△莫不日顊覿。』按智字不識，智燮蓋當爲和燮之義。顊說文訓傾頭，與此文義不協，當讀爲卑。覿字不識，然與顊字連文，意義固可推測得之也。春秋魯哀公十三年黃池之會，定公與吳王夫差爭長，左傳云長晉，國語則云長吳　史記晉世家云長吳，吳世家又云長晉。以銘文『智燮萬邦△莫不日顊覿』二語觀之，或者長吳之說爲得其實乎！

銘文云：『否丕作元女，賸盦四酉。』下文又云：『整辪爾容，宗婦楚邦。』以此合勘，知定公嫁女於楚也。按春秋時晉楚爭霸，世爲仇讎，當此國力衰敝之時，乃有嫁女於楚之事。昔齊景公涕出而女於吳，見孟子 以中原之上國，嫁女於夷狄之仇

邦，二事蓋正相類似矣。

余十一日草創此文，未訖而感寒疾，困臥十日，今日病愈　乃得續草成之。

晉公𥂴再跋　一九五〇年一月十一日

銘文云：『虩虩才在△。』按叔夷鐘云：『虩虩成唐，』余昔謂古音虩與赫同，虩虩當讀爲赫赫。今此銘云：『虩虩才在△，』在字下郭沫若補上字，是也。此與詩大雅大明云『赫赫在上』文同，可證余前說之不誣矣。

銘文云：『公曰：余惟今小子，敢帥井先王，秉德⿱畾女⿱畾女。』按⿱畾女字从女畾聲，畾即今壘字。⿱畾女當讀爲秩，『秉德⿱畾女⿱畾女，』猶詩大雅假樂言『德音秩秩』也。壘古韻在合部，失在屑部，二字聲近可通。玉篇女部姪或作⿰女壘，姪从至，至亦屑部字也。姪⿰女壘爲一字，足證秩⿱畾女二字之可通矣。

銘文又云：『虔龏盟△，△⿱合曰△皇卿。』吳榮光釋⿱合曰爲畣，筠清舘卷拾柒葉 方濬益謂畣爲荅之古文。綴遺廿捌卷玖上 樹達按經傳皆用荅爲荅對字，然荅字从艸，說文訓小尗，與荅對義無涉，明是假字。方氏以字見彝銘，義作荅字用，遂謂畣爲荅之古文，非也。荅對本字不見於說文，此銘⿱合曰字从曰合聲，乃荅對之荅本字也。爾雅釋言云：『俞，畣，然也，』畣即此⿱合曰字，乃誤从曰爲从田，則無義可說，繆以千里矣。彝銘有裨於文字之學如此。楚辭云：『孰云察余之善惡！』王注云：『屈原荅靈氛曰，』荅字敦煌卷子本作⿱合曰，與彝銘字合。

哀公四年春秋經云：『晉人執戎蠻子赤歸于楚。』按此經與僖公二十八年經『晉人執衛侯歸之于京師，』事例書法皆同，說者因謂晉人爲楚執國君，幾視楚爲共主，晉之不競已甚矣。左氏傳記其事云：『夏，楚人既克夷虎，乃謀北方。左司馬眅申公壽餘葉公諸梁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繒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昔之期，襲梁及霍。單浮餘圍蠻氏，蠻氏潰，蠻子赤奔晉陰地，司馬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于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晉陰地之命大夫士蔑曰：晉楚有盟，好惡同之，若將不廢，寡君之願也。不然，將通於少習以聽命。士蔑請諸趙孟，趙孟曰：晉國未寧，安能惡於楚，必

與之！士蔑乃致九州之戎，將裂田以與蠻子而城之，且將爲之卜。蠻子聽卜，遂執之，與其五大夫以畀楚師于三戶。』按傳文記楚假備吳之名謀伐晉，乃以重兵臨晉，晉執政趙孟聞之，懼而急致九州之戎，以詐誘致蠻子以畀楚，當時晉人畏楚之情事，歷歷如繪。魯哀公四年，正晉定公在位之二十一年也。以傳文與此銘勘合，知晉之嫁女，實欲求歡於楚以圖自保，余前跋謂此與齊景公涕出女于吳之事相類，當時但出於推測，今則信而有徵矣。知此則銘文所謂晉邦唯翰者，乃晉自卑之辭，謂晉當爲楚之藩翰也。詩大雅板云：『价人爲藩，大師維垣，大邦維屏，大宗維翰，懷德維寧，宗子維城。』銘文句例與詩文同，亦不能作他解也。吳闓生乃謂銘意謂楚爲晉國之藩翰，不惟與詩文句例相違，尤昧於當時晉楚强弱之大勢矣。

晉定公以魯昭公三十一年始即位，與昭公四年晉楚連姻之事相距二十餘年，兩不相涉。吳氏知此器屬晉定公，又以昭公四年事說此銘，昧於時代先後，遂至自相矛盾也。

敔𣪘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日

宋薛尚功鐘鼎款識卷拾肆景明朱本百肆壹葉上載敔𣪘，原書作敔敦銘文云：『隹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遷及內，伐洭昴參泉裘敏陰陽洛，王令敔追御禦于上洛炘谷，至于伊。』按左傳哀公四年記楚左司馬眅起豐析與狄戎以臨上雒，左師軍於菟和，右師軍于倉野，使謂晉陰地之命大夫士蔑云云，水經丹水篇引竹書紀年云：『晉烈公三年，楚人伐晉南鄙，至於上雒。』上雒即上洛也。春秋時上洛爲晉地，三家分晉，地屬於魏。國策載魏與楚戰，以上雒許秦，是也。漢於其地置上雒縣，屬弘農郡，今地爲陝西商縣治。此器在春秋以前，上洛地猶屬周，故敔追禦淮夷於其地也。顧棟高春秋大事表譜列國疆域，云陝西商州今商縣清爲商州爲晉上雒及菟和倉野之地，而不明此地初時何屬。今觀此器銘，則初爲周地灼然明矣。至于伊者，伊水在上雒之東，淮夷自東方來，故敔逐淮夷由西而東也。

敔𣪘再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宋王俅嘯堂集古錄下卷伍拾伍葉上載敔𣪘，原書題周敔敦銘文首云：『唯王十月，王在成周，南淮夷遱及內，伐洹昴參泉裕敏陰陽洛。』按遱字孫仲容釋爲遷，拾遺上弍陸葉是也。遷及內，內謂內國。彔卣云：『淮夷敢伐內國，』內國猶今言內地也。逸周書鄷謀篇云：『邊不侵內，』此古人稱內國爲內之證。銘文記南淮夷侵犯內國之事，於文不得言遷，遷與竄古音近，遷當讀爲竄。書舜典云：『竄三苗於三危，』竄字史記五帝紀作遷，是古二字相通之證也。國語周語云：『自竄於戎翟之閒，』文選高唐賦云：『飛揚伏竄，』注云：竄，走也。

敔𣪘三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四日

銘文有昴字，从晶从卯，此昴星之初字也。晶爲星之初文，故曐曑曟諸字皆从晶。曐省爲星，曟省爲晨，故昴亦省作昴。說文日部收昴字，訓白虎宿星，而晶部無昴字，得其流而昧其源矣。昴爲星名，何緣當從日乎？若非銘文，此疑千載不能決矣。余早悟得此義，輯彝銘本字時即已言之，頃覆校舊跋，却漏此義，故補說之。

䢵大宰簠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日

攈古錄金文卷叁之壹拾葉下載䢵大宰簠，銘文首云：『隹正月初吉，䢵大宰欉子𣁋鑄其餴匿。』樹達按左傳中䢵未見有大宰，故顧棟高春秋大事表卷十表列國官制，魯宋齊楚鄭吳各國皆有大宰，而不及䢵。今觀此器，知䢵亦有大宰，與魯宋諸國同，足以補顧書之缺矣。

𡨦卣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一日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拾壹百陸葉下載尹卣，銘文云：『隹十又二月，王初饔薛釋祭，嘯堂集古錄同。旁，唯還，在周。辰在庚申，王飲西宮，登，咸釐。尹錫臣雀。蔑䝨尹休高，對作父丙寶障彝。尹其亙萬年受氒永魯，亾競在服，△長△，子子孫孫寶用！』按文云蔑䝨尹休高，是作器者名蔑，劉心源古文審初改題作蔑卣，是也，今從之。雀字薛氏及王俅並釋作雉，殊誤。今按其字作[illegible]，上从隹，下从古文小，乃是雀字，其與篆文異者，篆文小字在上，此在下耳；其爲雀字，固無可疑也。然雀爲小鳥，無以之錫臣下之理，此假雀爲爵也。詩邶風簡兮篇云：『公言錫爵；』左傳莊公二十一年云：『虢公請器，王予之爵；』皆古人錫爵之事也。說文雀讀與爵同，爵字象雀形，故銘文通用。遹毀云：『穆王寴錫遹雀，』亦假雀爲爵，與此銘同也。

亡競在服者，競當讀爲彊，競與彊古音同也。書文侯之命曰：『即我御事罔或耆壽俊在厥服，』俊，長也，亾彊在服猶言俊在厥服矣。書大誥曰：『洪惟我幼沖人，嗣無彊大歷服，』與此文語意略同也。

唯還者，古器銘文多有此語，呂行壺云：『隹四月，伯懋父北征，唯還，』是也。又或云唯歸，麥尊云：『唯歸，揚天子休，』是也。又或云唯反，俎子鼎云：『丁卯，王命俎子迨西方于相，唯反，』是也。

師訇毀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一日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卷拾肆百叁拾柒葉上載師𩛥敦，今從郭沫若題曰師訇毀銘文有云：『王曰：師訇！哀才哉！今日天疾畏威，降喪。』按古銘文以今日連文者，除縣改毀『其自今日孫孫子子毋敢望白休』一句外，絕罕見，此云今日天疾畏，文義與其他古文不類。尋詩大雅召旻云：『旻天疾威，天篤降喪，』此銘文與彼同，即承用詩經之文。下文云：『訇其萬思年，』亦本大雅下武篇於萬斯年之語，可證也。余疑銘文日字當讀爲旻，旻字从日文聲，此省聲存其形也。孫仲容古籀拾遺卷上廿肆葉跋宰辟父敦，釋黹屯爲書顧命篇黼純之省，謂黼字省聲存形爲黹，純字省形存聲爲屯，其言曰：『古文多省形用聲，然亦有省聲用形者：如薛氏書高克尊霸字作雨，吳榮光書周大鼎趣馬作走馬之類，是也。』按孫君舉二例以證黹之爲黼，皆小誤。說文

霸字从月䨣聲，高克尊霸字作雨，乃省形而存其聲之半也。趣走古音同，當是音同通假，皆不足爲省聲存形之證。然古器銘文多有省略不具，則篤論也。今第據薛氏書言之：卷拾穆公鼎云：『皇考幽大叔，』皇字止作自，不从王。卷拾肆宰辟父敦云：『錫女華朱芾，玄衣，黹屯，旂，攸革，』旂字止作㫃，不从斤。此文凡五見，皆如此作，薛釋于，王釋於，皆誤。龍敦云：『旦，王各廟，』旦字止作日，不从一。卷拾陸寰師槃云：『用其吉金，』吉字止作士，不从口。而本器下文云：『匄其萬思年，』思字止作囟，不从心，皆其證也。大抵周時文字點畫自由，略無定律，其弊至六國而極，故秦政一統，不得不謀統一之方。由今論之，文字之整齊劃一，始皇李斯有大功焉。如以約定俗成後之所聞見疑當時不當錯亂如此，則拘墟不達之見也。文成後四日，偶讀毛公鼎，知此器銘與彼文多相襲。如云『不顯文武，△受天令；』又云：『肆皇帝亾睪，臨保我有周；』又云：『雝我邦小大猷；』又云：『以乃友干吾王身，裕女弗以乃辟函于艱；』皆是也。彼文云旼天疾畏，即此文之日天疾畏也，亦足證此文日字當讀爲旻矣。

單伯昦生鐘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

愙齋集古錄第弍冊拾叁葉下載單伯昦生鐘，銘文云：『單伯昦生曰：不丕顯皇祖剌烈考逨匹之王，捪勳堇勳大命。』吳氏訓匹爲配偶，云：『逨匹之王，言來就配偶于王所也。蓋單伯之祖有娶周王之女者。』余謂吳氏說既無徵，如其說，則逨匹之王勳堇大命，二句義不相承，非勝義也。余疑匹當讀爲辟。古人稱君曰辟，引申之，事君亦曰辟。逸周書祭公篇云：『三公上下辟于文武，』謂三公上下臣事於文武也。叔夷鐘云：『是辟於齊侯之所，』師望鼎云：『不顯皇考寬公穆穆克盟氒心，悊氒德，用辟于先王，』䨼盨云：『王曰：䨼！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諸辟字皆謂事君也。釋名釋親屬云：『匹，辟也，』此二字音近之證也。之字孫詒讓謂是先之壞字，細審銘刻，之王二字閒之距離視他字爲特大，其說是也。此昦生述其祖與考之事，云先王亦於情事爲合也。來辟先王，勳勤大命，二句語意正相貫矣。書洛誥曰：『王拜手稽首曰：公不敢不敬天之休，來相宅，其作周匹休，』匹亦疑當讀爲辟，其作周匹休，謂將作周君之

休也。

猶鐘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

愙齋集古錄第弍冊拾柒葉下載戰狄鐘，銘文有『戰狄不龔』語，吳氏跋云：『此謂北狄不恭而擊盡之。』余謂吳氏釋不龔爲不恭，是也。詩大雅皇矣曰：『密人不恭，敢距大邦，』是古人云不恭之證也。惟吳氏釋狄爲北狄，非是。詩魯頌泮水曰：『桓桓于征，狄彼東南，』鄭箋讀狄爲剔，訓爲治，此狄字與彼用法同。又狄字亦可讀爲逖。說文二篇下辵部云：『逖，遠也，从辵，狄聲。』或作逷。『戰狄不龔，』謂盡逐遠不恭之人也。詩大雅抑云：『修爾車馬，弓矢戎兵，用戒戎作，用逷蠻方。』毛傳云：『逷，遠也，』鄭箋亦讀爲剔。要之銘文云狄不龔，與詩云『狄彼東南，』『用逷蠻方，』狄逷皆是動詞，其義訓毛鄭二說皆可通，如吳說如字讀之，則於文法不可通矣。

此銘爲編鐘之一段，別有一段，有猶其萬年語，近人題作猶鐘，是也，今從之。

眉鼎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十六日

愙齋集古錄第肆冊弍拾葉下載愙鼎，銘文云：『兄乓師眉△王爲周愙，錫貝五朋，用爲寶器，鼎二，段二，其用享于乓帝考。』按吳氏釋此銘讀愙爲詩周頌有客之客，疑爲微子之器，是也。續編上拾肆惟釋『兄乓師眉』四字爲『启乃師來，』謂启爲微子之名，則非是。兄字作[illegible]，確是兄字，非启字也。師下一字作[illegible]，以龜甲文證之，是眉字也。壽眉字古與微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眉壽萬年。』注云：『古文眉爲微。』左氏傳莊公二十八年云：『築郿，』公穀二傳作『築微。』然則此文眉字蓋謂微子。兄疑當讀爲貺，賜也。師眉者，書微子篇云：『微子若曰：父師少師！』鄭注謂父師少師爲箕子比干，微子與箕子比干同列，豈亦任師之官職，與箕子比干相同歟。要之銘文既云眉，又云爲周客，文雖不能全解，要爲微子之器，殆無疑也。

此器原題愙鼎，今改題爲眉鼎云。

臣鄉鼎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

愙齋集古錄第陸冊肆葉下載公違相鼎，銘文云：『公違相，自東，在新邑。臣鄉易錫金，用作父乙寶彝。』按書召誥曰：『周公朝至于洛，則達觀于新邑營。越三日丁巳，用牲于郊，牛二。越翼日戊午，乃社于新邑。』洛誥曰：『王肇稱殷禮，祀于新邑。』又多士曰：『惟三月，周公初于新邑洛用告商王士。』新邑皆謂洛邑，所謂成周是也。公違相者，相，地名。且子鼎云：『丁卯，王令且子會西方于相，』是其證也。吳大澂謂違相指周公去相位，非也。說文二篇下辵部云：『違，離也。』論語公冶長篇曰：『崔子弑齊君，陳文子有馬十乘，棄而違之，至于他邦，』此違字之義也。自東，自字義不明，疑當讀爲遂，自與遂音近也。小臣謎𣪘云：『伯懋父以殷八𠂤征東夷，唯十又二月，遣自𦨶𠂤述東。』述遂古字通，述東即遂東也。公去相東行而至洛邑，是相地在洛邑之西，此與且子鼎會西方于相之文地望相合矣。臣鄉爲制器之人，今改題曰臣鄉鼎云。商河亶甲都相，在今河南內黃縣，地遠在河北，非此相也。吳氏書拾貳冊九葉有相侯𣪘，相爲國名，或即此相歟。

鼏鼎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日

愙齋集古錄第陸冊捌葉上載父甲鼎，銘文云：『隹征正月既望癸酉，王獸于昏𣀔。王令鼎執犬，休善，用作父甲𩰬彝。』按獸爲古狩字。昏字上从氏，下从目，說文四篇上目部云：『眂，視貌也，从目，氏聲。』承旨切此昏𣀔地名，𣀔字从攴㐭聲，㐭即今倉廩字，金文廩字多从米也。余疑此𣀔字殆假爲林，古林㐭二字音同，故可通作。林爲獸之所聚，古人狩獵往往於林。國語云：『唐叔射兕於徒林，』太平御覽捌百玖拾引竹書紀年云：『夷王獵于桂林，得一犀牛；』並其證也。說文艸部云：『菻，蒿屬，从艸，林聲。』力稔切。按爾雅釋艸云：『莪，蘿。』郭注云：『今莪蒿也，亦曰廩蒿。』段注說文云：『廩同菻，』是也。此林廩二文通用之證。律呂林鐘之林，今不知其本字，然金文多作㐭字，㐭爲加聲旁字，非林字加聲旁㐭，即㐭字加聲旁林也。昏𣀔何地，不知所在。左傳昭公十二年曰：『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祭公

謀父作祈招之詩以止王心，王是以獲沒於祗宮。』家語作支宮，支與祗古音同，从氏作祗者誤也。穆天子傳注引紀年云：『穆王元年，築祗宮于南鄭。』豈南鄭有祗林，祗宮則因地而爲名歟。此銘文字平易近人，獵必以犬，故鼎爲王供執犬之役。廣雅釋詁一云：『休，善也。』休善同義連文，意猶師害𣪘言休又有成事也。又字从孫詒讓校 吳大澂方濬益郭沫若並讀善爲膳，郭又訓令爲錫，讀執爲鷙，並非也。此器原書題爲父甲鼎，今改題爲鼒鼎云。

小子𣪘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三日

愙齋集古錄第柒册 肆葉上 載乙未敦，銘文云：『乙未，鄉事錫小子𣪘貝二百，用作父丁尊𣪘。』按吳氏釋鄉字爲饗，饗事文不可通。余謂鄉當讀爲卿，古字鄉與卿不別也。事當讀爲士。說文一篇上士部云：『士，事也。』詩大雅假樂曰：『百辟卿士。』鄭箋云：『卿士，卿之有事也。』士事二字古音義並同，故可通作，鄉事即卿士也。書微子篇曰：『卿士師師非度，』詩小雅十月之交曰：『皇父卿士，』卿士之文，詩書屢見不一見矣。毛公鼎云：『及茲鄉事寮大史寮于父即君命，』鄉事寮，卿士寮也。多父盤云：『利于辟王鄉事師尹，』鄉事亦卿士也。以卿士師尹連言，猶書洪範篇之『卿士惟月，師尹惟日，』以卿士師尹連言也。此鄉事即卿士之碻證也。小子者，周禮夏官有小子職。小子𣪘爲作器者之職與名，凡器之題名，當以作器之人爲主，吳氏以日爲名，題曰乙未者，非也，故今改題云。

賢𣪘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愙齋集古錄玖册 柒葉下 載賢𣪘，原題衞公叔敦 銘文云：『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於衞，賢從，公命吏使晦賢百晦，𥂴用乍作寶彝。』亦見貞松堂集古遺文補上廿陸 按左傳襄公二十九年記吳季札來聘事云：『適衞，說蘧瑗，史狗，史鰌，公子荆，公叔發，公子朝，曰：衞多君子，未有患也。』尋傳文之公叔發即禮記檀弓篇及論語憲問篇之公叔文子。禮記檀弓云：『公叔文子卒，

其子戍請謚於君。』鄭注云：『公叔文子，衛獻公之孫，名拔，或作發。』包咸論語集解引孔說亦作公孫拔，拔與發古音同，任作耳。發之子曰公叔戍，春秋定公十四年經書衞公叔戍來奔。論語疏引世本云：『衛獻公生成子當，當生文子拔，拔即發 拔生朱，朱即戍 爲公叔氏。』此銘云公叔初見于衛，與公叔戍爲一人與否，不可確知，據世本之說，此器當爲春秋襄公以後器矣。銘文衛字从方不从口，余昔年撰釋旁篇，謂方字古只作四方之形如口，今觀此銘，以方代口，可以證明余說矣。公命吏晦賢百晦，吏與使同。

或問曰：據經傳公叔爲氏，銘文第稱公叔而不名，古人亦有此立言之法乎？曰：成公十年左傳記衞子叔黑背侵鄭，黑背之子曰公孫剽，春秋襄公元年經書衞侯使公孫剽來聘，而左傳則止云衞子叔來聘，第舉其氏而不舉其名。彼子叔可單稱，知此文公叔亦可單稱矣。

𧲆𣪘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册拾肆葉下載𧲆𣪘，銘文云：『隹十又二月既生霸丁亥，王吏使𠄏蔑曆，令封邦，乎呼錫䜌旂，用保氒邦。𧲆對揚王休，用自乍作寶器，萬年，以氒孫子寶用！』按此器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題作封敦，陸之廿叁葉引徐同柏說釋𧲆爲肆字，云：『字从豙从聿，字同肆。』今按𧲆字亦見毛公𣪘，愙齋拾式册拾葉下疑是說文之𧲆字。九篇下豕部云：『𧲆，豕走𧲆𧲆也，从豕，希聲。』銘文左旁从𢑚，以靜𣪘之𩰫字及頌𩰫𣪘之𩰫字證之，知爲𢑚字。說文九篇下𢑚部𢑚下云：『河內名豕也，』是从𢑚與𧲆之从豕同也。右旁上从乂，下从巾，與聿字金文恒作𦘒者不同，知非聿字，實希字也。但希从二乂，此只作一乂耳。小校經閣金文釋其字爲𩦠，右旁釋希，是也，左旁釋馬，非是，今改題爲𧲆𣪘云。

小臣𣪘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式册捌葉下載三家敦，銘文云：『易△曰：趞叔休于小臣貝三朋，臣三家，對氒休，用乍父丁障彝。』按趞

字左旁从走，右旁从反文自，吳氏釋作遺，非是。休于小臣，休字蓋賜予之義，然經傳未見此訓，蓋假爲好字也。左傳昭公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好以大屈，猶言賂以大屈也。周禮天官內饔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賜連言，好亦賜也。注說好賜爲王所善而賜，誤矣。說文一篇下蓐部薅从好省聲，或體作茠，此休與好古同音之證也。效卣云：『王易公貝五十朋，公易氒涉子效王休貝二十朋，』王休貝即上文王錫之貝也。金文記臣僕之賞賜皆以家計。令鼎云：『余其舍女臣卅家，』令毁云：『姜賞令貝十朋，臣十家，』皆其事也。吳氏題此器曰三家敦，誤，今改題曰小臣毁云。

叔多父盤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陸冊拾叁葉上載多父般，銘文云：『△叔多父乍朕皇考季氏寶支，用錫屯彔，受害福，用及孝婦△氏百子千孫，其吏能多父眉壽考事，利于辟王鄉事師尹，朋友兄弟，者諸子婚冓媾無不喜曰：厧又父母，多父其孝子。乍茲寶支，子子孫孫永寶用！』按能字許瀚讀爲乃，攈古卷之壹之柒伍是也，乃猶其也。吏當讀爲使，其吏能多父眉壽丂事，利于辟王卿事師尹，此祝福之辭，謂使皇考季氏之多父眉壽丂事云云也。

詩周頌載見篇云：『載見辟王，』辟王猶言君王也。利于辟王鄉事師尹八字爲句，吳闓生于省吾以利于辟王鄉事爲句，以師尹下屬，非也。受害福，孫詒讓讀害爲介，餘論中拾叁下是也。介，大也。說文作夰。害字本从丰聲，丰與介古音同，故此文假害爲介。易晉六二云：『受茲介福于其王母』，與銘文文義正同，其確證也。夫祝福之辭乃云受害，若在今日，見者當駭怪不已矣，古人於文字重音不重形，於此銘大可見也。古鄉卿二字不分，事士音同通作，鄉事即卿士，鄉事師尹連言，猶書洪範之以卿士師尹連言也，余昨日跋小子𩰫毁已言之矣。左傳成公十六年稱潘尫之黨，謂潘尫之子黨也，襄公二十三年稱申鮮虞之傅摯，謂申鮮虞之子傅摯也。此銘稱季氏之子多父爲乃多父，與左傳文例同也。

陜角跋

一九四三年六月二十九日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弍拾陸卷廿捌葉上載陜角，銘文云：『𡢁休易錫氒瀕事貝，用乍陜寶彝。』按周禮天官內饔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古音休與好同，余前日跋小臣𣪘已詳言之。此文休錫，即周禮之好賜也。瀕事疑當讀爲賓使。

易鼎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一日

周金文存弍卷叁拾玖葉上載曾𡪞伯鼎，銘文首云：『唯十月，事于曾𡪞伯，于成周，休眦小臣金，弗敢𠷎，易用乍寶旅鼎。』按吏當讀爲使，曾𡪞白，易見使往見之人也；成周，易見使所往之地也。蓋曾𡪞白時在成周也。或曰：于成周與使字不相繫，但明曾𡪞白之所在，說亦通。休下一字左从目，右从比，字爲眦，蓋从比聲。字假爲畀，休畀謂賜與也。𠷎即喪字，他器喪字皆从四口，此从四止，爲異耳。㫋鼎云：『文考遺寶貣，弗敢喪，㫋用乍父戊寶尊彝，』與此銘句例正同也。

師望鼎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愙齋集古錄第伍册柒葉上載師望鼎，銘文首云：『大師小子師望，』吳氏謂是大師之子嗣其父爲大師。臏稿下之伍余按小子之文金文屢見，吳氏釋子爲父子之子，殆不可通。毛公鼎云：『女△𤔲公族雩參有𤔲小子，師氏，虎臣，』不得以參有𤔲小子爲參有𤔲之子也。吳於毛公鼎別以周禮夏官小子爲說，又與下文師氏虎臣不類，亦非也。余熟思之，竊疑小子之稱蓋謂官屬也。尋周禮天官大宰之下有小宰，地官大司徒之下有小司徒，春官大宗伯之下有小宗伯，夏官大司馬之下有小司馬，秋官大司冦之下有小司冦，皆佐其長以爲治者。此外春官大胥外有小胥，大師外有小師，大祝外有小祝，大史外有小史，秋官大行人外有小行人，大抵以大名者爲其職之長，而名小者則爲輔佐其事之官。以此推之，小子當謂屬官，殆無可疑也。特小司徒及小胥之類皆一人之專職，小子爲屬吏之泛稱，此爲異耳。周禮春官大師職掌樂律之事，序官記大師下大夫二人，而大師小

師之外，又別有典同磬師鍾師笙師鎛師韎師旄人籥師諸職，分掌樂律之事，皆大師之官屬也。此文言大師小子；蓋猶今言大師屬官，師望若非屬大師之下大夫，則必小師及典同磬師鍾師諸職之官，以其職爲樂師，故稱師望，此猶晉之師曠鄭之師慧也。由此廣推之，毛公鼎之參有司小子，謂三有司之官屬也；令鼎之有司眔師氏小子，謂師氏之部屬也。（春官序官大師下大夫二人，小師上士四人，典同以下則中士或下士數人，典同以下與小師同爲大師之官屬明矣。）余此說固無明證，然核之文義，衡之事理，較舊說爲可通，故書之以俟達者焉。

師望鼎再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銘文首云：『大師小子師望，』余一九四三年七月跋此器，核之於文義，證之以毛公鼎之參有司小子及令鼎之師氏小子，疑小子爲官屬羣寮之稱，時雖爲此說，未能證之以經傳也。日者以補證論語，習逸周書一通。芮良夫篇有云：『嗚乎！惟爾天子嗣文武業，惟爾執政小子同先王之臣昏行罔顧，道王不若。』又云：『治亂信乎其行，惟王暨爾執政小子攸聞。』又云：『今爾執政小子惟以貪諛事王。』又云：『爾執政小子不圖大囏，偸生苟安。』文言執政小子者四，與此銘云大師小子，及毛公鼎之參有司小子，令鼎之師氏小子，文例並同，執政小子，蓋謂執政羣寮也。又云：『惟爾執政朋友小子，其惟洗爾心，改爾行，』以朋友小子連言，朋友猶言僚友，此知諸云執政小子者，亦即執政朋友小子也，特彼略言之，而此則詳言之耳。又云：『遂非不悛，余未知王之所定，矧乃小子？』又云：『惟爾小子飾言事王，寔蕃有徒。』文又再單言小子，此以上文屢云執政小子，又云執政朋友小子，故省略言之耳。以金文與逸周書互證，吳大澂釋小子爲嗣子，或釋爲周禮夏官小子職者，皆爲誤說明矣。

𠭯鼎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愙齋集古錄第伍册拾玖葉下載𠭯鼎，銘文云：『𠭯自乍飤硍甗，其𩰲壽無𠀠，永保用之！』吳氏釋飤爲飲，誤。硍字吳氏無釋，

余疑此即鼎字也。知者，楚王酓忎鼎鼎字作貞，从火貞省聲，此硍字右旁與彼同，但貞省作貝耳。

遂攺諆鼎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窓齋集古錄第陸冊拾叁葉下載遂肈諆鼎，銘文云：『遂攺諆乍廟叔寶䵼彝。』按第二字从戶从攴，明是說文啓晵棨䂢綮諸字所从得聲之字。余昔撰釋启啓篇，據甲文有戽字，謂戽从又从戶，爲以手開戶之義，啓字當从口攺聲，許君从攴启聲之說爲誤說。今得此器，知金文亦有攺字，與甲文作戽者同，又可加證余說矣。字从攴與甲文从又異者，甲文从又之字金文多从攴也。遂者，國族之名。莊公十三年春秋云：『齊人滅遂。』杜注云：『遂國在濟北蛇丘縣東北，』是也。或說遂爲人名，攺與肈同，諆與其同，攺諆皆助詞，無義，說亦通。

魯內小臣鼎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窓齋集古錄第陸冊拾肆葉下載魯內小臣鼎，銘文云：『魯內小臣床生乍䵼。』按周禮天官有內小臣職，云：『掌王后之命，正其服位，后出入，則前驅……。』觀此器，知魯亦有此職，與周禮同，蓋列國官職大抵與周同也。吳氏不考周禮，乃云此小臣乃內宰之所屬，誤矣。

王作殷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窓齋集古錄第柒冊玖葉下載王作姒䵼敦，銘文云：『王乍孒䵼彝。』第三字形似又字，吳氏釋爲姒。按此爲常見之孒字，中畫誤上出耳，當釋爲王作㚸䵼彝。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廿柒卷壹葉下載亞母辛鬲云：『龔入△于女子，用乍又母辛䵼彝。』又字亦當爲㚸字。古代文字不統一，多誤書也。

咎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五日

愙齋集古錄第柒冊拾弍葉上載咎作妣敦，銘文云：『咎乍氒，』氒字吳釋作妣，非也。余謂氒字今經傳通作厥，古書厥其多通作，書禹貢厥字，史記皆作其，是其例也。其字古有之字義，書盤庚中篇云：『不其或稽，自怒曷瘳？』不其或稽，謂不之或稽也。賈子大政篇云：『故欲以刑罰慈民，辟其，猶以鞭狎狗也，雖久弗親矣。』辟其即譬之也。其可作之字用，知氒字亦然也。咎作氒猶言咎作之矣。敦煌出唐人寫尚書多作氒字，不作厥。原書題誤，今改題為咎𣪘云。

大保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七日

愙齋集古錄第柒冊伍葉上載大保𣪘，𣪘吳作敦銘文云：『王伐彔子，耶，𠭰！氒反，王降征令于大保，大保克苟，亡遣。王△大保，易休余土，用茲彝對令。』按耶字从口从耳，乃聽字之初文，會意字也。後加聲旁𡈼為聖字，許訓為通，謂从耳呈聲，說形義皆誤。此文王伐彔子為句，耶一字為句，謂王伐彔子，彔子聽命也。呂氏春秋知士篇云：『三日而聽』。𠭰，氒反者，𠭰，歎詞，氒為代字，指彔子，反即叛也。小臣謎𣪘云：『𠭰！東夷大反。』彔𢦚卣云：『王命𢦚曰：𠭰！淮夷敢伐內國！』事例與此並同也。說者多謂伐者伐其反，今知不然者，如彼說，文當先記反而後言伐，今文先伐而後反，知反在伐後也。下云征令，征令謂征討之令，則征此反耳。苟者，說文云：『自急敕也。』敬字从苟，克苟猶言克敬也。亡遣；遣余疑當讀為愆，亡愆猶甲文及麥尊諸器言亡尤也。易休者，陝角云：『𡚬休錫氒瀕事貝，』休錫即周禮之好賜，休錫倒之則云易休。王△大保第二字不識，所當闕疑耳。按文云氒反，是用氒為主辭也；咎𣪘云：『咎作氒，』是用氒為賓辭也。古今文法之不同如此。近日安徽壽縣新出土楚幽王器末皆記鑄作者之名，云某某為之，則作之不作氒，然則以之為代字如今之用法者，殆起於周末歟。此器銘文字精整，乃周初之器，所云大保，即召公也。彔伯𢦚𣪘云：『王若曰：彔伯𢦚！自乃祖考有搢

勳於周邦，右闢四方，惠弘天命，」然則此次召公征伐之後，彔子子孫世服王命，且有勳勞於王室也。此銘云彔子，彔伯戓毁稱彔伯者，此如春秋莊公元年書單伯，襄公三年昭公二十二年皆書單子，或稱伯，或稱子，古爵無定稱也。

衞子叔旡父簠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八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第捌卷拾陸葉下載衞子叔旡父簠，銘文云：『衞子叔旡父乍旅亘。』按成公十年左傳云：『衞子叔黑背侵鄭。』襄公元年春秋云：『冬，衞侯使公孫剽來聘。』杜注云：『剽，子叔黑背子。』傳云：『衞子叔晉武子來聘，禮也。』此衞有子叔氏之證也。銘云子叔旡父，旡爲簪之初字，兟从二旡，說文訓銳意，剽字說文訓砭刺，旡剽義相近，疑旡父即剽之字也。尋襄公十四年左傳記衞人立公孫剽爲君，是爲殤公。此簠之制，蓋在即位爲君以前矣。史記衞世家記殤公名秋，秋乃誤字。集解徐廣曰：『班氏云：獻公弟焱。』索隱云：『左傳作剽，古今人表作焱，蓋音相亂，字易改耳。音方遙反，又匹妙反。』樹達按焱字無方遙匹妙之音，焱乃猋之誤耳，猋剽音相近也。

魯伯兪父簠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九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伍冊拾式葉上載魯伯兪父簠，銘文云：『魯伯兪父乍姬𡈼匿，其萬年眉壽，永寶用。』按伯兪父爲姬𡈼所制器，尙有鬲，有盤，銘文大致相同，並見於諸家箸錄。𡈼字吳榮光筠淸館金文釋年，叁卷拾叁葉下肆卷叁式葉下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柒卷拾葉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叁卷柒壹葉玖卷捌葉又柒壹葉並從其說。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或釋仁，柒卷廿式葉上捌卷拾伍葉上或闕釋，廿柒卷廿叁葉下劉心源古文審捌卷拾叁葉上從吳說釋年，後著奇觚室吉金文述捌卷玖葉下改釋𡰥。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式之式卷拾伍葉下又叁卷叁葉下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拾伍卷拾式葉上拾柒卷拾壹葉上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捌葉下拾卷式拾伍葉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下冊壹玖柒葉上並闕疑不釋。余謂吳方劉諸家之釋皆非是，𡈼乃說文之𡈼字也。八篇上𡈼部云：『𡈼，善也，从人士，士，事也。一曰：象物出地挺生也。』按許君二義，後說爲是。銘文下二橫畫象土形，中直畫象根，銘文下出，象根深入土中，此

較篆文不下出者爲長也。

𡡞尊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拾捌卷拾葉上載𡡞尊，銘文云：『𡡞從王女南，攸貝，△△用乍公日辛寶彝。』按師艅尊云：『王女上侯，師艅從。』孫仲容讀女爲如，是也。拾遺上廿弍此女字亦當讀爲如，與彼銘同。攸貝二字不可曉，攸疑假爲休，金文用休字與錫賜義同，攸貝即錫貝也。徐同柏方濬益以攸貝二字爲一字，誤。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廿叁下載井鼎云：『隹七月，王才在𦶡京，辛卯，王漁于△△，乎井從，攸易錫魚。』攸易連文，即洮角之休易也。書文侯之命云：『汝多修扞我于艱，若予汝嘉。』修疑當讀爲休。廣雅釋詁云：『休，善也。』不𡢁𣪘云：『女休弗以我車函于艱，』與書文語意略同。修字从攸聲，銘文假攸爲休，與書文假修爲休例同也。

宊甗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綴遺齋彝器攷釋卷玖廿叁葉下載守甗，銘文云：『𠈌作寶彝。』方引吳清卿說釋𡨦，方氏釋守，似皆未諦。余按弭仲簠云：『用成盛朮稻糕粱，』朮字作𣎴；全盂鼎云：『我聞殷述令，』述字作𧗸；小臣謎𣪘『述東』，述字作𧗸。此字上从宀，下所从與簠銘朮字及全盂鼎小臣謎𣪘二述字所从朮字近似，疑當釋宊也。故今改題宊甗云。

馭八卣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二日

綴遺齋彝器攷釋卷拾壹廿柒葉上載馭卣，銘文云：『辛子，王錫馭八貝一具，用乍父己尊彝。』按馭者其職，八其名。貝以具計，他器未見，不知其義云何。古者二玉爲珏，余疑計玉之珏亦通用於貝，具爲珏之假字也。具字古音在侯部，珏在屋部，

二字爲平入音也。

右跋作於避難時，時苦書乏，未能博考也。頃來覆校此文，覺音理雖符，殊少文證，擬加删汰，因偶檢王靜安觀堂集林釋玨朋卷廿葉一文讀之，則王君所言有足證成吾說者。王君謂殷時玉與貝皆是貨幣，玨與朋古本爲一字，引玨字卜辭作丯或丯，金文乙亥𣪘亦作丯，朋字戊午爵十朋作𣏟，朋字甚似玨字，倗友之倗，杜伯盨作𠇊，豐姞𣪘作𠇊，所从朋字形皆同玨爲證。按王君說至爲博辨，玨朋究爲一字與否，容當別論，然二字同形，則事實也。如此則貝一朋古人容可讀爲貝一玨，此銘文作貝一具，假具爲玨，自有其特殊之理由，余前所假定殆無可置疑矣。然王君又謂古玨字當與琱同讀，說文琱讀若服 玨與𣪊義同音異，今以此銘假具爲玨核之，則王說非也。何者，具古音在侯部，玨在屋部，侯屋爲平入，具玨二字音近，故可通假，若玨[illegible]與琱同，則銘文無由假具爲玨矣。王君既謂玨讀同琱，因謂洹子孟姜壺之璧二備爲璧二玨之假。余謂琱本盛玉之器，備自假爲琱字，與玨字無涉也。尋王君必欲謂古玨讀同琱者，以琱與朋爲對轉音，欲證成玨朋本爲一字之說耳。不悟琱朋音雖近，仍是二音，非一音也。玨或作𣪊，此字見於𨜴侯馭方鼎，云：『玉五𣪊』，从〇與从玉同，字以𣪊爲聲，而此銘假具爲玨。以此二事合證，則玨讀古岳切，無可疑也。余謂甲文金文異字同形者多矣，異字不嫌同形，同形無害其爲異字，字既異則音自異，正不必强爲溝合也。如謂玨朋古本一字，後始分化，容爲事理所有，但據今日吾輩所能見之文證言之，則仍是二字耳。一九五一年三月九日記。

陳侯因資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玖册拾壹下載陳侯因資𣪘，原題作敦銘文末云：『以烝以嘗，保有齊邦，枼萬子孫，永爲典尙。』按四句韻語，嘗尙古韻在唐部，邦在東部，以邦協嘗尙，蓋此時邦字之音已變同今音矣。考莊子天下篇以鐘部之聰與明類爽揚諸唐字部爲韻，荀子勸學篇以唐部之明與功容聰窮諸鐘部字爲韻，呂氏春秋樂成篇以鐘部之公與旁粱二唐部字爲韻，又執一篇以鐘部之鴻與章當昌三唐部字爲韻，楚辭卜居以鐘部之通與長明二唐部字爲韻，與此銘皆戰國時文字也。然則鐘韻之流變爲江，蓋自戰國時

已然矣。老子爲何時人，頗無定論，然其書屢以鐘唐二部爲韻，其書之晚出，殆無可疑也。

師嫠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

愙齋集古錄第玖冊拾柒葉下載師嫠𣪘，銘文云：『在先王小學女，女敏可吏。』按學字當讀爲斆。說文三篇下斆部云：『斆，覺悟也，从敎冂，冂尙矇也，臼聲。』或作學。按斆字从敎，古音與敎亦同。禮記學記篇引書兌命曰：『學學半，』上學字卽假爲斆，學學連文，猶學記言『斆學相長，』以斆學連文也。在先王小敎女者，周禮地官師氏云：『以三德敎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據銘文下言『旣令女叓乃且考𤔲小輔，』師嫠蓋是周禮所謂貴遊子弟，故云爾也。女敏可吏，吏與使同，詩小雅雨無正云：『亦云可使，』是其義也。又古吏事同字，可事謂可任以事也，說亦通。

『旣令女叓乃祖考𤔲小輔，』叓卽今更字，字當讀爲庚。詩大東云：『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

『今余唯䌛亰乃令，』䌛字孫仲容釋爲繇，亰字王靜安謂卽京字，皆是也。惟靜安訓京爲崇，則非是。余謂此京字亦當讀爲庚，京與庚古同音，故可通作也。

揚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六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拾陸下載揚𣪘，原題揚敦銘文云：『司徒𠁁伯內右揚，』吳氏釋𠁁爲留，余謂此單字也。他器單字中直皆下出，此不下出，爲異耳。莊公元年春秋云：『夏，單伯送王姬。』杜注云：『單伯，天子卿也。』單伯之稱與此正同。其後成公元年傳有單襄公，襄公三年經有單子，十年傳有單靖公，昭公七年傳有單獻公，十一年傳有單成公，二十二年經有單子，定公七年傳有單武公，哀公十三年傳有單平公，單氏世世相周室，其事如此。此單伯不知爲誰，然文云司徒單伯，其爲王卿士無疑也。

莊公元年春秋記單伯送王姬，杜注云：『單伯，天子卿也。王將嫁女于齊，旣命魯爲主，故單伯送女不稱使也。』公穀二家

經則作逆王姬，夫云逆，則單伯不得爲周人，故二傳皆謂是魯大夫之未命者。今按春秋傳魯絕無以單爲氏者，而周則屢見之，證之此銘，春秋經之單伯爲周人，絕無可疑。余昔年跋郘公牼鐘，謂古文經勝於今文經，觀之此器，余說又得一證矣。

仲駒父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七日

歷代彝器款識卷拾叄百廿伍葉上載仲駒父𣪘，原作敦銘文云：『彔旁中駒父乍中姜𣪘，子子孫孫永寶用享孝！』阮伯元謂彔旁爲邑名，積古齋陸卷廿柒葉非是。余謂：彔者，國名，太保𣪘云：『王伐彔子，聽，戲！氒反！』彝器又有彔伯𢦏𣪘，皆其證也。旁字蓋假爲方。易既濟九三云：『高宗伐鬼方，三年克之。』干寶注云：『方，國也。』詩大雅常武云：『徐方繹騷，』又云：『濯征徐國，』徐方即徐國也。甲文有盂方，即尚書大傳所記文王受命二年伐邘之邘也。太平御覽八十三引竹書紀年云：『河亶甲征藍夷，再征班方。』鬼方，徐方，盂方，班方，皆國名下加方也。銘云彔旁，與彼諸名同，猶今言某國矣。者減鐘云：『其登于上下，聞于四旁；』用旁爲方，與此器同也。

宰峀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十九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廿陸葉下載來獸敦，銘文云：『王姿宰峀貝五朋。』姿字吳氏缺釋。余謂其字上从火，下从女，即光字也。說文十篇上火部云：『光，明也，从火在儿上。』儿爲古人字，銘文从女，與从人同。古文从人从女之字多通作。說文八篇上人部㑵字从人，或从女作嫉。十二篇下女部姷字从女，或从人作侑。金文齊𨱔綸鎛云：『保盧子⿰亻生，』即保吾子姓也。⿰亻生字从人不从女，此皆古字人女通作之證也。光當讀爲貺。詩小雅彤弓云：『中心貺之。』毛傳云：『貺，賜也。』凡賞賜之字金文皆作賓作錫，效叔𣪘作益，仍錫字之通假也，獨此銘假光作貺字，於彝器中爲特異矣。此器吳氏書題爲來獸敦，今改題爲宰峀𣪘云。

盂卣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日

昨日從人假得于思泊所著雙劍誃吉金圖錄讀之，其書上卷叁拾弍葉下載盂乍父丁卣蓋，銘文云：『乍旅甶。』于君釋甶爲甫。愚按甶字既與他甫字形殊異，器爲卣而銘曰甫，亦於事理不合，殆非也。余疑甶即今由字。說文無由字，而从由得聲之字至十九文之多，其爲遺漏顯然。由卣二字古音同，此器銘乃假由爲卣也。虢叔旅鐘云：『卣天子多錫旅休，』假卣爲由，與此正可互證。盉銘多作盉本字，而史孔盉假和爲之，器名用同音假字，與此器正同也。

盂卣再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三十一日

盂卣器銘云：『兮公寚盂鬯朿貝十朋，盂對揚公休，用乍父丁寶障彝。』按作冊大鼎云：『大覭揚皇天尹大保宣，』宣與此寚字蓋是一字，特文繁簡異耳。合勘二銘，似皆作休字用，謂賜與也。

朿字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中拾貳、吳闓生吉金文錄肆之拾柒于思泊雙劍誃吉金圖錄考釋捌並釋爲朿，于云：鬯係香草，故可稱朿。按鬯酒以鬱金草爲之，鬯非草也，于說失之。余疑朿象龜有頭尾四足之形，當與下貝字連文，謂龜貝十朋也。嘯堂集古錄下冊柒貳葉載文姬匜云：『丙寅，子易錫龜貝，用乍作文姬己寶彝，』彼云龜貝，與此可互證也。

𣄰伯毁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廿貳葉下載歸夆敦，銘文首云：『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按文云『益公，』益即益字。五經文字云：『謚，說文也；謚，字林也。』此益益一字之證也。

此銘𣄰伯與歸夆爲一人，一人之稱上下互異，與左氏傳文法同。𣄰伯者，𣄰蓋其族，伯其字，歸夆則其名也。銘文云：『用乍朕皇考武𣄰幾王障毁。』武𣄰幾王以三字爲謚，猶衛之叡聖武公，齊之趣武靈公也。父謚曰𣄰，而𣄰白以𣄰爲族，隱公八

年左氏傳所謂爲謚因以爲族者，有如春秋時宋之戴氏桓氏矣。

銘文云：『用好宗廟，亯夙夕，好朋友雩百者諸婚媾。』按好宗廟之好，疑當假爲孝，古孝好二字同音也，孝宗廟猶言孝於先人耳。好朋友雩百諸婚媾，此好字則宴好之義耳。

此器吳氏書題歸夆敦，今从郭沫若說改題爲斧伯𣪘云。

耳尊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叁冊拾陸葉下載[illegible]作且丁尊，銘文云：『亞[illegible]乍且丁障彝。』[illegible]字吳釋爲聽，方濬益疑爲耳字，綴遺拾柒卷拾陸葉余按字象人耳形，方說是，吳說非也。聾鼎聾字作[illegible]，所从耳字形與此同，可證也。以耳爲名，與老子同，今改題爲耳尊云。

周𠈌壺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二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肆冊拾陸葉下載周𠈌壺，銘文云：『周𠈌作公日己尊壺。』按廣雅釋親云：『公，父也。』國策魏策云：『陳軫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漢高祖云：『乃公自行耳！』公皆謂父也。

舍武鐘跋 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六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卷貳拾貳葉上載舍武編鐘，銘文云：『舍武于戎攻，䨑昏……。』按舍字方氏讀爲舒，非是。余謂字當讀爲余。說文八部余字从八舍省聲，魏三字石經書大誥『予惟小子，』予字古文作舍，即余字也。从八，从舍不省，可證也。余武于戎攻，攻讀爲功，彝銘多自贊之辭，此其一例也。䨑當讀爲令，金文多云䨑終，即詩大雅既醉篇『高朗令終』之令終也，昏當讀爲聞。說文十二篇上耳部聞字古文作䎽，从耳，昏聲。毛公鼎云：『弘惟乃知余非，𦎫有䎽，』全盂鼎云：『我䎽殷述墬令命，』

二聞字皆作古文从耳从昏。蓋古文聞从昏聲，故此銘假昏爲聞，銘文霝昏即令聞也。詩大雅文王篇云：「令聞不已，」又卷阿篇云：「令聞令望。」惜鐘文殘缺，文句未完，爲可惜耳。貞松堂集古遺文壹卷弍葉摹此銘舍字作余，誤。小校經閣金文壹之拾捌下釋昏爲勞，此誤信王靜安毛公鼎銘考釋之說也。

積微居金文說卷四

叔家父簠跋　一九四六年五月八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叁陸拾叁葉下載叔家父簠，銘文云：『叔家父乍中姬匡，用成盛稻粱，用速先𢼸諸跣兄。』𢼸字吳式芬依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叁卷玖葉之說釋爲嗣，字形不合。孫仲容釋爲後之古文逡字，餘論上叁弍上形頗相近，得之。惟孫君云：『先後猶長幼。爾雅釋親云：男子先生爲兄，後生爲弟，言諸兄不一，或先生，或後生，咸速之也。』樹達按孫君之說失之牽附。銘文既言諸兄，則不得以後生爲弟爲說。果如其說，不辭甚矣。余謂先後與諸兄當爲二事。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集解引孟康云：『兄弟妻相謂先後。』索隱云：『即今妯娌也。』又引韋昭云：『先，姒；後，娣。』釋名釋親屬云：『少婦謂長婦曰姒，言其先來，已所當法似也；長婦謂少婦曰娣，娣，弟也，後已來也。或曰先後，以來先後弟之也。』此器叔家父爲中姬作，乃女子之用器，故云速先後，謂召其妯娌也。銘文又云：『𢝊德不亡，孫子之𪏰。』王引之經義述聞謂不亡猶言不已，是也，吳榮光讀爲忘，非是。𪏰當讀爲光。其字从黃，黃从古文光得聲也。

叔家父簠再跋　一九四六年九月三十日

簠銘首云：『叔家父作中姬匡。』匡字許瀚引說文匡飯器爲釋，謂飯當作飤。攈古弍之叁卷陸肆葉吳榮光云：『凡器之方者皆可謂之匡，此簠也，竟以匡爲之者，欲與粱兄彊𢘅𪏰爲韻故也。』筠清叁卷玖葉按吳云凡器之方者皆可謂之匡，蓋據詩采蘋毛傳方曰筐圓曰筥爲說。匡筐古爲一字，說文匡或作筐。果如其說，則凡器之圓者皆可謂之筥乎？斯爲强說矣。吳氏又謂以與下文爲韻而

字作匡，亦爲無理。許氏飯器之說似爲近之，然古書筐與筥爲對文，簠與簋爲對文；匡與簠非一物，不足明器爲簠而銘爲匡之故也。尋左傳哀公十一年曰：『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禮記明堂位曰：『殷之六瑚，周之八簋。』以胡瑚與簋連言，阮文達謂胡簋即簠簋，積古齋卷弍葉是也。以金文銘辭言之，簠字多作𠤳，从古聲；商丘叔簠作𠥏，从故聲；伯其父簠則直以祜字爲簠，此與經典言胡或瑚者互相契合。由此證知簠字古代之音讀，於脣音讀法外，別有淺喉音一讀也。匡字从匚，㞷聲，說文㞷部云：『㞷讀若皇。』詩豳風破斧云：『周公東征，四國是皇。』毛傳云：『皇，匡也。』此毛公讀皇爲匡。據此二證，知匡字古本讀如皇，亦在淺喉音。胡瑚與皇爲雙聲對轉，即與匡亦爲雙聲對轉。凡雙聲對轉之字古多同義，即模唐二部言之，胥與相，序與庠，吾與卬，蕪與荒，徒與黨，溥與旁，輔與榜，無與亡，汙與汪，甫與昉，且與將，皆同義字也。胡瑚云匡，蓋亦其比類矣。

競卣云：『白辟父皇競各于宮，』余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跋其銘，讀皇爲乎。按此銘以匡爲胡瑚，猶彼器以皇爲乎矣。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四日記。

楚公鐘跋　一九四六年五月九日

愙齋集古錄第弍冊壹葉下載楚公鐘，銘文云：『楚公冢自乍寶大䨾鐘，孫孫子子其永寶！』[illegible]字下所从字不識，上从亩，爲古文亩字。按此字鐘文屢見，而形各不同。𢾊鐘云：『乍朕文考釐伯龢𣠑鐘，』虢叔旅鐘云：『用乍朕皇考惠叔大𣠑龢鐘，』士父鐘云：『乍朕皇考叔氏寶𣠑鐘，』井人妄鐘云『肄妄乍龢父大𣠑鐘，』兮仲鐘五器，第三器云：『兮仲乍大𣠑鐘，』此據攈古錄金文，下同。以上凡五器，字皆从林从亩作𣠑。克鐘云：『用作朕皇且考伯寶𩁹鐘，』字作𩁹。兮仲鐘第四器作𨰻，字从金从亩，第一器作𨰻，字从金从稟，吳生鐘云：『用乍𠫑公大𨰻鐘，』𨰻字筆畫不全，左上从古文亩，則無可疑。自來釋者或釋林，或釋鑮，或釋龢，紛歧不一。近代孫君仲容精於古文，著古籀餘論，跋此鐘據周禮小胥王宮縣，諸侯軒縣，及周書大匡篇樂不牆合之文，謂𣠑字當讀爲牆，牆爲宮縣軒縣之通稱，又謂特鐘編鐘同縣於虡，故並謂之牆，其說甚辯。顧余有疑者：

鄭司農注小胥云：『宮縣，四面縣；軒縣，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四面有牆，故謂之宮縣；軒縣三面，其形曲，故春秋傳曰：請曲縣繁纓以朝，諸侯之禮也，故曰：惟器與名不可以假人。』按據司農注，宮縣四面有牆，知周書云牆合者，乃據天子之禮爲言，蓋牆非四面則不得云合也。故盧文弨釋周書以宮縣釋牆合，與司農注正相符，是也。由此言之，軒縣三面，或云曲縣，曲古文作𠙵，正象四方缺一之形。既是三面，即不得云牆，以宮室無築牆三方之理也。而孫君乃云牆爲宮縣軒縣之通稱，豈可信也！孫君又云：『周書所云，乃文王在程時侯國制，』亦爲強說。果如孫說，楚公鐘尚可以諸侯爲說，其他如戲，如虢叔旅，如兮仲，如士父，如井人妄，如吳生，如克，豈皆諸侯，而可以諸侯軒縣爲解乎？至云特鐘編鐘同縣于虡，故並謂之牆，尤爲臆說，不足憑信矣。然則諸文究當釋爲何字乎？考戲鐘云『龢⿱林亩鐘』，虢叔旅鐘云『大⿱林亩龢鐘』，⿱林亩與龢並言，釋龢之誤顯然，孫君已加糾駁矣。釋鏄者，乃由誤認古文亩之甫爲甫字，其謬亦不待辨。由余觀之，不獨从林之⿱林亩當從舊說釋林，即䥅鑰鉡諸文亦當釋林。必知然者，䥅鑰鉡皆从亩得聲，亩與林古韻同屬覃部，聲亦相同，二字同音，故可爲釋。此從聲音言之知其當爾者一也。國語周語曰：『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觀虢叔旅士父井人妄及兮仲之第三器稱大⿱林亩，楚公稱大䥅，吳生稱大鉡，兮仲第一器稱大鑰，第四器稱大鑰，皆即大林也，此從古書文證言之知其當爾者二也。蓋大林之鑄造，乃一時風尚使然，故周景王鑄之，楚公鑄之，魯季武子鑄之，見左傳襄公十九年而虢叔旅士父兮仲井人妄吳生輩亦皆鑄之。名雖一事，流傳既廣，制作亦衆，即形制不必盡同。孫君乃云：『大林自是極大特縣之鐘，今虢叔編鐘亦有大⿱林亩之語，則義不相應，』此刻舟求劍之論也。又云：『大林鐘雖見國語，金文或从亩，或从稟，既不皆从林，又云龢⿱林亩寶⿱林亩鐘，亦不皆云大林。』不悟大林省稱曰林，有何不可？抑孫君深解古音，於林亩古音無異，無容不知，乃於此默不一言，竟云字不皆从林，何其蔽也！夫林从二木，義爲森林，亩象倉形，義爲倉亩，國語作林，金文作⿱林亩，皆非鐘名本字，必求本字，鍹鐮殆爲近之。今以林爲釋者，第以古書證古器，非謂正字當作林也。孫君蓋以釋者紛歧，統觀各器，欲求一貫之釋文，然⿱林亩䥅鑰鉡諸字形體雖異，音固一貫也。孫君不據顯然一貫之聲音求稽合於古書，而求之於形體，遂多爲馮肌之論，殊可惜也！大殷齋字孫君初釋遴，此文改釋齋。按以釋遴爲是，遴與林亩雙聲也。

鄭井叔鐘跋

一九四六年五月十日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叁卷弍葉下載鄭邢叔綏賓鐘，銘文云：『奠井叔乍靈鐘，用妥賓。』按周禮春官大司樂云：『以六律六同五聲八音六舞大合樂，以致鬼神示，以和邦國，以諧萬民，以安賓客，以說遠人，以作動物。』銘文云用妥賓，即大司樂之以安賓客也。妥古訓安坐，引申訓爲安。詩楚茨云：『以妥以侑。』毛傳云：『妥，安坐也。』漢書燕刺王旦傳臣瓚注云：『妥，安也。』妥爲古文綏字，詩樛木云：『福履綏之。』毛傳云：『綏，安也。』阮元釋妥賓爲律呂之蕤賓，方濬益從之，並名其器曰井叔蕤賓鐘，誤矣。見綴遺齋攷釋弍卷壹葉 獻鐘云：『用濼好賓。』王孫遺諸鐘舍武鐘並云：『用樂嘉賓。』邻王子沇兒鐘云：『以樂嘉賓。』與此鐘文小異而義同，皆周禮所謂以安賓客，可爲此銘之旁證者也。

吳大澂云：『妥古綏字。鐘銘中多以樂嘉賓之文，用綏賓者，用以燕樂賓客，明非宗廟祭祀之器也。阮氏以妥賓爲古蕤賓字。』愙齋壹之拾柒下 按吳說妥賓爲燕樂賓客，是矣，而又兼采阮氏之誤說，不加糾駁，知其所見不堅矣。

𩏂鞥鎛跋

一九四六年五月二十九日

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欵識下卷壹葉上載齊鎛，銘文云：『齊辟𩏂叔之孫遣中之子綸乍子中姜寶鎛。』𩏂讀此文，不審𩏂叔爲何人，近日思之，𩏂叔蓋即鮑叔也。知者，說文革部云：『鞄，柔革工也，从革，包聲。周禮曰：柔皮之工鮑氏，鮑即鞄也。』銘文𩏂字乃鞄之或作。說文鞄从包聲，銘文之𩏂乃从陶聲，與說文異者，陶與包古音無異也。知者，說文缶部云：『匋，作瓦器也，从缶，包省聲。案史篇讀與缶同。』按勹包音同，匋字即从勹聲，許云从包省聲，殊爲迂曲。陶从匋聲，匋實从勹聲，而勹包古音無異，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一也。許君云：『案史篇匋讀與缶同。』今驗之鼎彝銘刻，知此說良信。筍伯盨云：『筍伯大父作嬴改，鑄匋盨，其子子孫孫永匋用！』畬父盤云：『畬父作奻女匋盤。』三匋字皆假爲寶，是其證也。蓋寶从缶聲，故可與讀與缶同之匋字通作也。古音缶與包同，匋讀同缶，寶亦同包，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二也。說文言部云：『謟，

往來言也。从言，匋聲。』或作謟，云：『謟或从包。』从匋之字或从包，此陶與包音同之證三也。鮑氏古有㝬官，鮑叔蓋以官爲氏，其字本作䨣，即說文之鞄。經傳假用鮑魚之鮑爲䨣叔之䨣，猶周禮假鮑魚之鮑爲柔革工之鞄或䨣也。

鮑叔爲齊大夫，銘稱齊辟䨣叔，或以爲疑。按文當以辟䨣叔連讀，不以齊辟連讀。知者，麥尊云：『王令辟井侯出矿侯于井，』此云辟䨣叔，猶彼云辟井侯也。鮑叔有封邑，爲其封邑之君，故可稱辟也。

𥎦保其身，用亯用孝于皇且聖叔，皇祉聖姜，于皇且又有成惠叔，皇祉又成惠姜，皇考遵中，皇母。按𥎦爲作器者之名，聖叔聖姜乃其曾祖父母，又成惠叔又成惠姜即鮑叔牙與其婦，則𥎦之祖及祖母也。下文云：『䨣叔又有成勞于齊邦，』故此稱又成惠叔，古成與功義同，又成即有功也。大玄玄錯云：『成者，功就不可易也。』詩小雅黍苗云：『召伯有成，王心則寧。』史記周本紀云：『王曰：天不享殷，乃今有成。』又殷本紀云：『巫咸治王家，有成，作咸艾。』六年召伯虎𣪕云：『用獄諫爲白，又有甯祇又有成。』知有成爲古人恒言矣。鮑叔有功於齊，故稱有成惠叔，婦人以夫之謚爲稱，故惠姜亦稱又成惠姜也。

鮑叔牙之父爲何人，經傳無所見。惟國語齊語云：『桓公自莒反國，使鮑叔爲宰。』韋昭注云：『鮑敬叔之子叔牙也。』然則叔牙之父爲鮑敬叔，與銘文稱聖叔者不同。惟聖敬古讀同屬青部，音本相近，聖字从口从耳𡈼聲，說文从耳呈聲，誤。𡈼聲之孳乳字有巠有徑，如讀聖音如徑，則與敬爲同聲字矣。古書於鮑叔之謚及子爲何人，皆無所記，讀此銘則鮑叔謚惠，子爲遵仲，皆足補經傳之缺者也。皇考遵仲皇母，於皇母不舉其名，蓋𥎦之作器，本爲其母，所稱子仲姜者，即其母也。

鮑叔薦管仲相桓公，使齊稱霸於天下，其有功於齊至大。顧經傳未見桓公於鮑叔有何酬勳之典。呂氏春秋贊能篇云：『管子治齊國，舉事有功，桓公必先賞鮑叔，曰：使齊國得管子者，鮑叔也。』然所以賞之者爲何，無所見也。史記管晏世家云：『鮑叔既進管仲，以身下之，子孫世祿於齊，有封邑者十餘世，常爲名大夫，天下不多管仲之賢而多鮑叔能知人也。』此蓋皆就鮑叔言，索隱引世本管氏世系爲注，大誤。史記云『有封邑者十餘世，』不記封邑爲何邑。銘文云『䨣叔又有成勞于齊邦，』厌氏錫之邑二百又九十又九邑，與𨚕之民人都啚。厌氏從造告之曰：枼世萬至于辝台孫子，勿或俞改！』詳記封邑之名與多少之數，既可補經傳之缺，而枼萬至於辝孫子勿或俞改之言，正可說明有封邑十餘世之故矣。

䋫字或釋爲綸，非是。考說文堇部堇字古文作𡎸，則此字實从古文堇从命，說文無其字，音義爲何，無由强說。據銘文䋫爲鮑叔之孫，然於經傳無所見。左傳成公十七年有鮑牽，又有鮑國，杜預謂牽爲叔牙曾孫，國爲牽之弟，如杜說而可信，則䋫當爲鮑牽鮑國之父或諸父矣。國語韋昭注謂國爲叔牙玄孫，與杜注說異。

『⿱⺮淵⿱⺮淵義政，保⿱虍魚子⿰亻生。』⿱⺮淵方濬益釋淵，余謂當是簫字，簫簫當讀爲肅肅。⿱虍魚與吾通。敦煌唐人寫本商書微子云：『魚家旄孫于荒。』日本古寫本周書泰誓云：『魚有民有命。』皆以魚爲吾，此魚吾二聲相通之證也。子⿰亻生方濬益謂⿰亻生即姓，是也。古書多言子姓，儀禮特牲饋食禮曰：『子姓兄弟如主人之服。』禮記玉藻曰：『縞冠玄武，子姓之冠也。』又喪大記曰：『卿大夫父兄子姓立于東方。』國語楚語曰：『帥其子姓，從其時享。』越語曰：『凡我父兄昆弟及國子姓，有能助寡人謀而退吳者，吾與之共知越國之政。』韓子八經篇曰：『亂之所生者，六也，主母，后姬，子姓，弟兄，大臣，顯賢。』呂氏春秋疑似篇曰：『梁北有黎丘部，有奇鬼焉，善效人之子姓昆弟之狀。』列子說符篇曰：『秦穆公謂伯樂曰：子之年長矣，子姓有可使求馬者乎？伯樂對曰：臣之子皆下才也。』淮南子道應篇同 史記外戚世家曰：『既驩合矣，或不能成子姓。』漢書田蚡傳曰：『蚡爲諸曹郎，未貴，往來侍酒嬰所，跪起如子姓。』皆其例也。據列子淮南之文，秦穆公所問者爲子姓，而伯樂以臣之子爲答，似子姓即指子言，故鄭注玉藻云：『謂父有喪服，子爲之不純吉也。』釋經文之子姓爲子，與列子淮南義同；而其注特牲饋食禮則云：『所祭者之子孫，言子姓者，子之所生。』注喪大記云：『子姓謂衆子孫也，姓之言生也，』則釋子姓爲子孫，爲義較廣，銘文或者指廣義之子孫言之乎。

銘文云：『韲叔有成㷋于齊邦，』㷋字或釋爲㷡字。余按說文勞字古文作𤇾，此即其字。㷋與炏同，𠆢與冖同，⺗即心字，但省采作耳。段氏改𤇾作𤐫，非是。齊叔夷鐘云：『是小心龔遺，靈力若虎，堇勞其政事，』堇勞即勤勞。勞字作㷋，與此銘字正同。侯氏從誥之曰：『枼萬至於辝孫子，勿或俞改。』枼字从世聲，枼萬猶言萬世，秦詛楚文云：『枼萬子孫毋相爲不利。』禮記檀弓下篇云：『世世萬子孫毋變也。』語意並同也。

說文辥爲辪之或體，字从辛，台聲，此當讀爲台。爾雅釋詁云：『台，我也。』

銘文云：『𪓰子△曰：余彌心畏認，余四事是以，余爲大攻厄大史，大徒，大宰，是辞可使。子孫永保用亯。』按四事是以，四事即下文之大攻，大史，大徒，大宰。左傳襄公二十五年傳記大史書崔子弒其君，崔子殺之。又哀公十四年傳齊有大史子餘，是齊有大史也。齊語記桓公自莒反于齊，使鮑叔爲宰，韋昭釋宰爲大宰。金文有齊大宰歸父盤，是齊有大宰也。大攻經傳無所見，左傳莊公二十二年記陳公子完奔齊，桓公使爲工正，疑銘文之大攻即左傳之工正也。是辞與是以同，是辞可使四字爲句。此文以認以史宰使五字與上文𪓰子改三字合爲韻，皆咍部上聲 王静安金石文韻讀以大徒大宰是辞爲句，以可使屬下讀，非也。師嫠毁云：『在先王小學，女敏可使，』可使與此文同。按詩小雅雨無正云：『云不可使，得罪於天子；亦云可使，怨及朋友，』足證此銘及師嫠毁銘可使之義。

此器舊皆題齊子中姜鎛，今據制器之人改題爲𪓰鎛云。

中幾毁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九日

據古錄金文式之式卷陸拾式葉下載中幾毁，銘文云：『中幾父史幾史于諸侯諸監，用厥賓乍丁寶毁。』按二史字皆當讀爲使，古史事吏使四字無別也。文謂仲幾之父使幾使於諸侯諸監。師害毁云：『麇生留父師害仪教中留以召詔其辟，休又成事。』彼言麇生留之父教中留，與此言中幾之父使幾，文例同也。用厥賓乍丁寶毁者，古禮：凡見使於人，主者必以物勞使者以爲敬，其事謂之賓。周禮秋官司儀云：『賓使者如初之儀。』字或作儐。儀禮覲禮云：『侯氏用束帛乘馬儐使者，使者再拜受。』又云：『使者出，侯氏送，再拜，儐使者，諸公賜服者，束帛四馬，儐大使亦如之。』皆其事也。以金文言之，睘卣云：『隹十又九年，王在斥，王姜令作冊睘安夷伯，夷伯賓睘貝布。揚王姜休，用乍文考癸寶障器。』睘尊文與此文大同，乃一人之器。孟爵云：『隹王初桒于成周，王令孟寧登伯，賓貝，用乍父寶障彝。』他如史頌毁大毁守毁兩毁公貿鼎諸器，其銘文皆詳記見使之處，見賓之物，及因見使見賓而制器之事。此銘上言幾使于諸侯諸監，而下言以厥賓作寶毁，與上記諸銘爲同一事例。異者，他銘詳言之，此則渾言，不詳記見使何方及見賓何物耳。至勞使者以物謂之賓，因而見勞之物亦謂之賓，名動同辭，此語言一

通例也。春秋時宋有仲幾。左傳定公元年云：『晉魏舒合諸侯之大夫于狄泉，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是也。器銘不記宋字，則名字偶同，非一人也。

效卣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玖冊肆葉下載效卣，銘文云：『隹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嘗，公東宮內鄉于王，王錫公貝五十朋，公錫氒涉子效王休貝廿朋。效對公休，用作寶隮彝。』方濬益跋此器謂嘗爲地名，雚讀爲觀，是也。綴遺齋彝器考釋式卷拾叁下至謂公分王所錫之廿朋以與其臣涉子效，認涉子效爲人名，乃公之臣，則立說殊誤。尋涉子之稱，古書未見，文頗難通。余以古聲韻求之，涉與枼古音同，同帖部定母 蓋嘗假爲枼。漢書文帝紀云：『新喋血京師。』文選丘遲與陳伯之書云：『朱鮪涉血于友于。』李善注云：『涉與喋同。』是古涉枼相通之證。王孫遺諸鐘云：『枼萬孫子，永保鼓之。』𨱇鎛云：『枼萬至於辝孫子，勿或俞改。』陳侯午錞云：『永枼毋忘。』拍舟云：『永枼毋出。』諸枼字義皆與世同，枼字本从世聲也。然則涉假爲枼，枼與世同，涉子即世子也。效爲公之世子，故云公錫氒世子效王休貝廿朋。氒爲古厥字，其也，若如方氏之說，則銘文氒字無根，銘文不言臣而釋爲臣，又蹈增字爲釋之病矣。小子𤔲簋云：『子易小子𤔲王商貝。』此與公易氒涉子效王休貝句例同。

虢叔旅鐘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一日

攗古錄金文卷叁之弍壹葉上載虢叔鐘，銘文云：『虢叔旅曰：不顯皇考叀叔穆穆秉元明德，御于氒辟，𡿺屯亡敃。旅敢啓帥井皇考威儀，㲃御于天子，𠧪天子多錫旅休，旅對天子魯休揚，用乍朕皇考叀叔大𬞟鐘。』按追𣪘云：『追虔夙夕，卹氒死事，天子多錫追休。』尋二器皆云天子多錫某休，夫休而云錫，錫而云多，則休非休美之義可知，顧諸家考釋者皆未之及。余按小臣𣪘云：『追叔休于小臣貝二朋，臣三家，對氒休，用乍父丁尊彝。』休于小臣，休字明是賜與之義。金文於賜與之事

恒言易，假爲賜，而休則往往與易連言。大保𣪕云：『王△大保，易休余土，』此言易休者也。陝角云：『寰休易氒瀕事貝，』此言休易者也。葢休易同義，故以爲連文矣。效卣云：『王錫公貝五十朋，公錫氒涉子效王休貝廿朋，』王休貝謂王所賜之貝也。小子䍙尊云：『乙亥，子易小子䍙王商貝，』此與公易涉子效王休貝句例正同。效卣之王休貝，即彼文之王商貝也。然考之傳注，休無賜與之訓。余一九四三年六月跋小臣𣪕，說爲好之假字，葢古音休與好同也。左傳昭公七年云：『楚子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屈，』好以大屈即賂以大屈也。周禮天官內饔云：『凡王之好賜肉脩，則饔人共之，』好賜連言，好亦賜也。鄭注說爲王所善而賜，非是。若然，陝角之休易，即周禮之好賜也。古人名動不殊，賜人以物謂之休，因而所賜之物亦謂之休，故多錫旅休者，多與旅以好賜之物也。旅對天子魯休揚者，旅揚天子之嘉賜也。他器恒云對揚王休，或對揚某休者，皆揚王之好賜或某之好賜也。若休美休嘉，非具體可數之物，固不得言錫，尤不得云多錫矣。

詩大雅江漢五章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于周受命，自召祖命，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六章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按五章記周宣王賞賜召虎之事，而六章言對揚王休，正謂召虎對揚王之賞賜也。詩文用韻大都平上截然不紊，而六章首考壽三字皆上聲，休獨用平聲者，以休本可讀爲好也。此又銘文休假爲好之一證也。鄭君箋詩誤以美訓休，自宋以後釋金文者遂皆爲鄭箋之訓所蔽，不明休字之眞義矣。

卣天子多易旅休，卣與由同，以卣屬上文讀者，非也。

此器阮氏積古齋彝器款識題爲虢叔大林鐘，叁卷拾壹葉上 他家多題爲虢叔鐘，今依愙齋集古錄壹卷拾式葉上 題爲虢叔旅鐘云。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五日

番生𣪕蓋跋

陶齋吉金錄卷弍拾陸葉上載番生𣪕蓋，𣪕原作敦 銘文云：『不顯皇且考穆穆克誓哲氒德，嚴在上，廣啓氒孫子于下，勵于大服。』按叔向父𣪕云：『作朕皇祖幽大叔尊𣪕，其嚴在上，降余多福繁釐，廣啓禹身，勵于永命。』士父鐘云：『作朕皇考叔氏寶林鐘，用喜侃皇考，其嚴在上，豐豐熊熊，降余多福亡疆，隹康右屯魯，用廣啓士父身，勵于永命。』彔康鐘云：『△余通汆，

虒虘屯右，廣啓朕身，𠧟于永令。』此四器皆言廣啓，句例略同。左傳襄公十年記晉已滅偪陽，晉人以偪陽與向戌，向戌辭曰：『君若猶辱鎮撫宋國，而以偪陽光啓寡君，羣臣安矣。』光啓寡君與諸銘文廣啓孫子及廣啓禹身，廣啓士父身，廣啓朕身，諸句文例皆同，知銘文之廣啓即左傳之光啓。葢廣字从黃聲，黃字从古文光聲，二字音本同也。左傳僖公二十三年曰：『臣聞天之所啓，人弗及也，』啓字義亦與銘文相近。然杜注訓啓爲開，以詁銘文之廣啓某身，義似不洽。孟子滕文公下篇引書曰：『丕顯哉！文王謨，丕承哉！武王烈。佑啓我後人，咸以正無缺。』文以佑啓連言。禮記祭統記衛孔悝鼎銘曰：『啓右獻公，』亦以啓與右連文。右佑字同，余疑佑啓啓右皆以同義爲連文，右訓助，啓葢亦當訓助，而趙岐注孟子，釋佑啓爲佑開，恐未是也。

古書啓與右連文者，自上述二事外，又得二事。僞古文尚書君牙篇云：『啓佑我後人，咸以正罔缺，』此明係撰僞書者襲孟子引書之文，但又兼本祭統，倒孟子之右啓爲啓佑耳。孔子家語在厄篇云：『孔子召顏回曰：疇昔予夢見先人，豈或啓佑我哉！』家語雖僞，要多本自古書。漢書谷永傳云：『後宮女史使令有直意者，廣求於微賤之閒，以遇天所開右。』文作開右，似足證成趙杜注義，然此特漢人避景帝諱，改啓爲開耳。要之訓啓爲開，於銘文不能密合，訓右啓爲助開，以助而開之爲說，尙可勉通，若釋啓右爲開助，則決不可通，謂啓義與右同訓助，則古文無不可通矣。以傳注未見啓訓右者，故假設言之如此，俟達於訓詁者論定之。

番生設蓋再跋

一九五一年四月三日

番生設蓋銘云：『番生不敢弗帥井皇且考不砙元德，用𪅸𪅴大令命，㽙王立位，虔夙夜，尃求不朁德，用諫四方，頤遠能𤞷。』按𪅸𪅴大命語又見毛公鼎，𪅴當讀爲憲，詳前毛公鼎跋。尃求者，書康誥云：『往敷求于殷先哲王，』尃求與敷求同。諫者，廣雅釋詁一云：『諫，正也。』『頤遠能𤞷』與善夫克鼎文同，頤字說詳彼銘三跋。𩊚者，經傳通作遂。儀禮大射儀云：『袒決遂。』鄭注云：『遂，射韝也，以朱韋爲之，著左臂，所以遂弦也。』按𩊚以朱韋爲之，故字从革，儀禮作遂，同音

假借字也。說文革部無鞣字，此銘可以補其缺矣。

鄭子石鼎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弍肆伍葉下載奠子石鼎，銘文云：『奠子石乍鼎，子子孫孫永寶用！』按經傳鄭字，古器銘文皆只作奠，不从邑。春秋時鄭大夫印段公孫段並字子石，同時爲鄭卿。左傳襄公二十七年云：『鄭伯享趙孟于垂隴，子展伯有子西子產子大叔二子石從。』所謂二子石者，即印段與公孫段也。是鼎爲印段所制器乎？抑公孫段所制乎？今無由辨之矣。羅振玉於此無所說，故言之。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錄鄭器數事，不及此銘。然此器名字見於經傳，時代確然可知，而余前跋衛子叔旡父簠亦然，似皆可爲郭君書補闕者也。

輔白雁父鼎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柒葉下載輔白雁父鼎，銘文云：『輔白雁父乍豐孟媜賸鼎，子子孫孫永寶用！』按襄公二十四年左傳記晉使張骼及輔躒致楚師，昭公五年傳記楚薳啓彊稱輔躒爲諸侯之選，國語晉語九記智宣子將以瑤爲後，智果諫，不聽，果遂別族于大史爲輔氏。此銘稱輔白雁父，據左傳國語二文，蓋晉國之器，特不知白雁父與輔躒及智果之族屬關係爲何如耳。

公貿鼎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日

周金文存弍卷叁肆葉下載公貿鼎，銘文云：『叔氏吏使貧安㠱伯，賓貧馬轡乘。公貿用△休𩁹，用乍寶彝。』按貧爲人名，其字从貝从父，說文未見。以字形言之，疑是泉布之布本字也。泉布字經傳通作布，乃假布帛之布爲之，此字从貝，乃與泉布之義相合。銘文云：『公貿用△休𩁹，』知其人字公貿，蓋泉布爲貿易所需，故名字義互相應合如此。詩衛風氓云：『抱布

貿絲，』是其證也。按古幣貨布錢文，亦作布字，不作本字，賴有此器存其文，雖所用非本義，猶得於其字之形聲及名字之相關得其始義，或亦考文者所樂聞歟！此器著錄者通稱貿鼎，今依銘文改題公貿鼎云。

余一九四二年十一月曾跋此銘，據貧字形說爲泉布本字。昨日復校此器，悟得名字相關之義，故削去前稿，改撰爲此文焉。後讀郭沫若彝銘名字解詁，說與余略同。惟郭謂貧是資斧之斧本字，與余說爲泉布之布本字者異，故仍存此稿不削云。

井侯彝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肆捌葉下載周公彝，銘文云：『隹三月，王令𤎯眔內史曰：䔲井侯服！易臣三品，州人，重人，𩫏人。拜稽首魯天子寽氒瀕福，克奔走上下帝無冬終令命于有周，追考對，不敢彖，邵朕福Δ，朕臣天子，用冊王令，乍周公彝。』按䔲字从𢍏害聲，當讀爲匃。廣雅釋詁三云：『匃，與也。』本作予，此从王念孫校。漢書西域傳云：『我匃若馬。』顏注云：『匃，乞與也。』又廣川惠王傳云：『盡取善繒匃諸宮人。』顏注云：『匃，乞遺之也。』後漢書竇憲傳云：『匃施貧民。』諸匃字皆與字之義。古害匃音同，字多通作，曷與害經典通用，是其證也。伯家父𣪘云：『用錫害眉壽黃耇，』錫害連言，亦假害爲匃，與此銘可以互證。䔲井侯服者，服通訓事，謂與井侯以職事也。番生𣪘云：『丕顯皇祖考穆穆克誓哲氒德，嚴在上，廣啓氒孫子于下，勖于大服。』班𣪘云：『丕杯丮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姒聖孫，隥登于大服。』大服猶言大位或高位也。克鼎云：『勖克王服，』謂拔擢克任王職也。棥亘云：『尹其亘萬年受氒永魯嘏，亡兢在服，』亡兢與亡疆同，言無疆在位，猶他器恒言畯臣天子也。班𣪘又云：『王命毛伯更虢𩵦公服，』更當讀爲庚或賡，謂命毛伯繼虢𩵦公之職位也。遷尊云：『王乎內史冊命遷更氒祖考服，』謂命遷繼其祖考之職位也。禮記祭統載孔悝鼎銘云：『公曰：叔舅，予女銘，若纂乃考服。』謂繼女父之職位也。書多士云：『今爾又曰：夏迪簡在王廷，有服在百僚。』多方云：『有服在大僚。』有服並謂有職事也。此服字之義也。王令𤎯眔內史者，周禮春官內史職云：『凡命諸侯及孤卿大夫，則策命之。』王今將與井侯以職事，故以命內史，猶遷尊之『王乎內史冊命遷』也。用冊王命，乍周公彝者，廣雅釋詁四云：『冊，書也。』左傳

僖公二十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胤也。』此井侯即左傳之邢，井爲周公之後，故膺受王命而鑄此周公彝，正銘文所謂追孝對不敢㒸者也。

此器原書題爲周公彝，今改題爲井侯彝云。

井侯彝再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日

此器銘有𤇾字，而此字亦時見於他器。同𣪘云：『𤇾白右同立中廷，』康鼎云：『𤇾白內右康，』文並云𤇾白。卯𣪘云：『𤇾季入右卯，立中廷，𤇾白乎令卯曰：𩚁𤔲乃先且考死𤔲𤇾公室，』𤇾伯與𤇾季並見。豩𣪘云：『王吏使𤇾蔑曆，令封邦，』單稱𤇾，與此銘同。而敔𣪘云：『啚于𤇾白之所，』宋人釋𤇾爲艾，淸儒自阮伯元吳子苾以下以至近日治金文諸家皆從之。余謂艾字从艸从乂，𤇾字形殊不類，其釋非是。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跋𤇾白鬲，釋𤇾爲榮。廿柒卷廿弍葉下 余按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 陸葉下 載𤇾白𣪘，𤇾即今榮字也。蓋古文乂形隸變爲冖，以彼證此，𤇾實當釋炏，釋榮者得其近似耳。然書序有榮伯，春秋經有榮叔，見莊公元年及文公五年 周語有榮夷公，榮氏之人屢見，與彝銘𤇾氏屢見者互相契合，而艾氏則經傳無所見也。今書既無炏字，姑从方說釋榮可也。

叔噩父𣪘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二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弍册 柒葉上 載叔噩父𣪘，原題叔器父敦 銘文云：『叔噩父乍鷥姬旅𣪘，其夙夜用享孝于皇君，其萬年永寶用。』吳大澂於鷥字無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叁拾肆葉下 釋爲縣，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叁拾弍葉上 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弍卷廿陸葉下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捌卷弍拾葉 並從其釋。余謂此乃鷀字，羅釋非也。說文四篇上鳥部云：『鷀，鸕鷀也，从鳥，茲聲。』按甲文金文皆用𢆶爲茲，𢆶即絲字，古文絲茲二字無別。𢆶孳乳爲茲，故从絲之鷥亦變而从茲作鷀。然則鷥爲鷀之初形，二文形體雖異，實一字也。羅氏不能據說文之鷀字爲釋，而依字書之，殆非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矣。

此𣪘銘文二十三字，羅氏書伍卷拾壹葉下別有叔噩父𣪘，銘文云：『叔噩父乍𢇛姬旅𣪘，』銘文止八字，羅氏亦誤釋作緐。

竽季益𣪘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拾玖葉上載竽季𦉜𣪘，銘文云：『竽季𦉜乍寶𣪘，其萬年，子子孫永寶用。』羅振玉於𦉜字無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柒卷玖壹葉下載此器作敦，武英殿彝器圖錄捌叁葉上載此器作盨，並無釋。余按𢦚叔𣪘蓋云：『隹王三月初吉癸卯，𢦚叔△△于西宮，𦉜貝十朋。』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叁卷伍伍葉下釋爲益貝十朋，是也。此銘文與彼同，亦益字也。說文口部嗌籀文作𦉜，即此字。漢書百官公卿表云：『𦉜作朕虞。』應劭釋𦉜爲伯益，此皆嗌之象形字，銘文及漢書假爲益耳。今故改題爲竽季益𣪘云。

集古遺文續編中卷拾捌葉上載𩚴亘，銘文云：『𩚴𦉜乍寶隮彝。』𦉜字羅氏亦無釋，小校經閣金文肆卷肆壹葉上亦載此銘，亦無釋，余謂此亦嗌字也。

旅虎簠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貳陸葉下載旅虎簠，銘文云：『𠤳𡴀旅虎鑄其寶簠，子子孫永寶用！』又載奢虎簠二器云：『𠤳山奢虎鑄其寶簠，子子孫永寶用！』見同卷廿柒葉上 按三銘文句相同，字體亦相似，銘首不可識之二字筆畫亦同，當爲一人之器。然銘文一作旅虎，其他二器則作奢虎，故羅振玉分別題之。由余觀之，此實一人之器，奢虎即旅虎也。知者，說文奢从者聲，者字从𠙵𣎳聲，𣎳爲古文旅字，然則奢字古讀當與旅同，故銘文或作旅虎，或作奢虎也。夫名從主人，宜有定字，乃古器銘邾不作邾而作鼄，此國名之無定字也；此三器旅奢任作，此人名之無定字也。古人於文字主音不主形，於此亦大可見矣。

筍白大父盨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肆拾葉上載筍白大父盨，銘文云：『筍白大父作嬴改，鑄匋盨，其子子孫永寶用！』羅振玉云：『匋即寶字，易宀爲勹，省貝爲缶耳。』余按羅說殊誤。說文五篇下缶部云：『匋，作瓦器也，从缶，包省聲。古者昆吾作缶。按史篇，讀與缶同。』大徐音徒刀切。今以字形核之，匋讀徒刀切者，非古音也。何者？匋字實从勹聲，勹包音同，許云从包省聲，誤。匋而讀與缶同，勹缶皆脣音字，非舌音字也。言部謟或作䛬，余近日考得𩁹鞥鎛之𩁹叔即經傳之鮑叔，此皆匋包同音之證也。匋字讀與缶同，而寶字實从缶聲，故銘文假匋爲寶耳。羅氏不能於聲音求二字之通，乃强就字形爲說，疎謬甚矣。愙齋集古錄拾陸冊叁葉下載茲女盤，銘文云：『匋父乍作茲女匋般，』假匋爲寶，與此銘同。

𢑽盤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廿陸葉下載𢑽乍王母媿氏盤，銘文云：『𢑽乍王母媿氏頮般，媿氏其眉壽，萬年用。』頮字羅氏無釋。余按魯白俞父盤云：『魯白俞父乍𪈼姬仁朕賸盤般，』殷穀盤云：『傳孫殷穀作盤，』其字並从𠂤，从頁，从水，从皿，即說文沬字或體頮之別構也。此銘左旁作𠂤，與二器之𠂤字同，右旁即頁之壞形也。與二器異者，省不从水从皿耳。頮盤之稱與魯白俞父般同，其爲頮字無疑也。小校經閣金文釋作簋般，玖卷柒弍葉下誤也。集古遺文續編中卷廿陸葉下載𢑽作王母媿氏盉，銘文云：『𢑽乍王母媿氏頮盉，媿氏其眉壽，萬年用！』其文與般銘同，但易般爲盉耳。此爲同一人之器，頮字右从頁，不壞，羅氏亦無釋。然有此器，前器頮字頁旁壞形之說得一確證矣。盤可言沬，盉說文訓調味，不可言沬，此疑古人制器作銘依樣畫胡盧致誤耳。

滕侯戟跋

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弍卷叁葉下載滕侯昊戟，銘文云：『滕侯昊之𨠝戟。』按此器又見閩縣陳氏澂秋館吉金圖下冊。伍伍葉𨠝字左上不知所从，右上从告，下从酉，疑酷字之繁文也。以戈戟等兵器恆云造戈造戟校之，酷字當讀爲造：造與酷同从

告聲也。

說文十二篇下戈部云：『戟，有枝兵也，从戈，倝省。』按戟爲會意字，銘文戟字作[各戈]，从戈，各聲，爲形聲字，戟之或作也。从各聲者，各與戟古音相同故也。同鐸部見母 此字說文未載，幸得於銘文中見之。余昔年編撰文字形義學講義，謂象形指事會意三書之字往往有後起之形聲字，許君不知其爲一字，時時析而二之。戟[各戈]一字，又可爲余說增一例證矣。

叔具鼎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捌葉下 載叔昪鼎，銘文云：『叔貝乍氒考寶隮彝。』貝字羅振玉釋作昪。余謂其字上从貝，下从𠬞，乃具字也。說文三篇上𠬞部云：『具，共置也，从𠬞，从貝省，古以貝爲貨。』按小篆具字作𥅀，具字作𠔃，故許云具从貝省，古文則具字直从貝也。𠬞字作𠬞，戒鬲戒字作𢦔，所从𠬞字亦如此作，曶鼎有具字；所从𠬞字亦作𠬞，正與此同。羅氏不知其爲具字，而釋作昪，誤矣。今故改題爲叔具鼎云。

叔䵼父段𨾫字，羅氏不知其爲𪆴字，而釋爲𨾫；此銘具字，羅氏不知其爲具字，而釋爲昪。羅氏於文字之學拘拘於點畫不能心知其意如此。

頃檢小校經閣金文卷弍之伍拾葉載此器，釋具不誤，但無說。一九五〇年一月二十五日記。

𩫏白𡿺段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一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弍拾陸葉下 載𩫏白𡿺段，銘文首云：『隹王伐逨魚，𢓊伐淖黑，至，𤇾于宗周，易𩫏白𡿺十朋。』𤇾字羅振玉釋作燚。余按甲文有𤇾字，羅氏釋爲說文之寮字，是也。增訂殷虛書契考釋中卷拾伍下 而於此乃不知釋寮，何也？尤可怪者，羅氏釋甲文云：『古金文中𩫏伯𡿺𣪕有𤇾字，與卜辭同。』是明知此器之字爲寮字也。一人箸書，竟自忘其前說，雖善忘不宜至此。又觀甲文𠙴字，羅氏既釋爲䖒，見增訂考釋中卷肆伍葉上 而於本書所載參父乙盉之𠙴字，中卷拾肆葉下 隹作父己彝之之𠙴字，

上卷弍弍下並闕疑不釋。羅氏釋甲文之𠙵字為正，增訂考釋中卷陸叁葉下而於本書乍父戊彝亞形中之[illegible]字不知釋正。上卷弍弍葉下羅氏釋甲文之𢆶字為系，增訂考釋中卷陸壹葉而於本書續編所載小臣𣪕卣之[illegible]字不知釋系。中卷廿葉下世閒或云羅氏早年所箸書多出自王靜安之手，而貞松堂集古遺文一書，則成於靜安死後。觀上述數事，與殷虛書契考釋之說全不相應，然則人言殆不誣爾。

𩫖白㪤𣪕再跋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廿陸葉下載𩫖白㪤𣪕，銘文云：『隹王伐逨魚，𢓊伐淖黑，至，尞于宗周。』按𢓊字不知為何字，審銘文詞義，用於兩事之閒，與經傳遂字相近。桓公八年春秋經曰：『祭公來，遂逆王后于紀。』穀梁傳曰：『遂，繼事之辭也。』僖公四年春秋經曰：『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衞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杜注曰：『遂，兩事之辭。』定公八年春秋經曰：『晉士鞅帥師侵鄭，遂侵衞。』杜注曰：『兩事，故曰遂。』銘文云：『王伐逨魚，𢓊伐淖黑，』與春秋經語例相同，而與定公八年『晉士鞅侵鄭遂侵衞』之文尤相類似，𢓊為遂字之義，蓋無可疑。尋甲文出字或作[illegible]，後編下貳玖葉與𢓊字右旁所从之形正同，然則當為𢓊字。出㒸古音相近，出古音在沒部，㒸从豕聲，在微部，微沒二部為平入。用為經傳之遂字也。

集古遺文捌卷肆叁下載辰父癸盉云：『隹王大龠于宗周𢓊饔葊京年，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𡪞于成周。』按龠于宗周與饔葊京，亦兩事也，文以𢓊字綰之，此𢓊即𩫖白㪤𣪕之𢓊，顯白無疑，筆畫有繁簡為異耳。羅振玉於前器釋𢓊，於此器釋𢓊，是不知二文為一字也。吳闓生釋二字為造，知二文為一字矣，然造字於形既乖，於義又不合也。

廣韻六至云：『出，尺類切。』說文示部祟从示出，實从出聲，音雖遂切，與遂音近也。

小臣謎𣪕云：『遣自𩰫𠂤述東，』此述讀為遂。述𢓊同屬古韻沒部，聲亦相近，此銘以𢓊為遂，猶彼銘以述為遂矣。

走馬爵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中卷廿柒葉下載𢓊馬爵，銘文云：『𢓊馬乍彝。』羅振玉於首字無釋，余謂此蓋走字也。字从大，乃夭

字，从彳不从止者，彳止古文可通作也。

亞弜鼎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上卷拾壹葉上載亞弓鼎，銘文作『[illegible]』二字。『字羅振玉釋爲弓，余謂說文有弜字，王靜安說爲柲之初字，其說至碻。然則此是弜字，羅釋弓，誤也。故今改題爲亞弜鼎云。小校經閣貳卷拾貳葉亦誤釋作弓。同書下卷有亞弓爵，文與此同，亦當改題亞弜爵也。

小臣系卣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六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弍廿捌葉上載䜌卣，銘文云：『王易小臣𦃃易在寢，用乍且乙隮。爻△△，』𦃃字吳式芬吳大澂方濬益並釋爲䜌。余按說文十二篇下系部系字籀文作𦃃，則銘文之𦃃亦系字，釋䜌非也。故今改題爲小臣系卣云。王易小臣系易，易字重見，許瀚說爲重錫，謂䜌既受錫在寢，又申錫之。如其說，則文義不貫，殊非是。余謂上易動字，下易名字，古人名動二義相因，賜物曰易，因而所賜之物亦曰易，此猶敬使者以物曰賓，因而稱其所敬之物亦曰賓矣。中幾段云：『中幾父吏使幾吏使于諸侯諸監，用氒賓乍作丁寶段，』是其例也。在寢者，寢即今寢字，蓋謂路寢。禮記雜記下篇云：『路寢成，』鄭注云：『路寢，生人所居。』麥尊云：『王以侯內入于寢，侯易錫玄周琱戈，』王在寢賞錫臣下，與此銘事例同也。在，於也。詩小雅魚藻云：『魚在在藻，』此猶小雅正月篇言『魚在于沼』也。王錫小臣系錫在寢八字當作一句讀，言王錫小臣系錫物于寢也。

小校經閣金文肆卷伍陸葉下釋系，不誤，無說。

叔段父𣪘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七日

攈古錄金文卷壹之叁伍伍葉上載叔若敦，吳式芬釋文云：『叔若父作專敦。』敦當作𣪘孫仲容古籀餘論上卷伍葉下改釋若爲段，專爲

惠，皆是也。顧惠爲何義，孫氏無說。余謂惠當讀爲𩞁。說文五篇下食部云：『𩞁，滫飯也。从食，𠦪聲。』或作饙，又作餴。爾雅釋言云：『饙，餾，稔也。』孫炎云：『蒸之曰饙。』玉篇云：『𩞁，半蒸飯。』毁爲黍稷器，故銘文云𩞁毁，謂蒸飯使熟之器也。惠得假爲𩞁者，𩞁从𠦪聲，而𠦪字實从廾聲。說文載惠字古文作𢝊，亦从廾聲，然則惠與𩞁古音相同，故得相通假也。器銘字作[illegible]，與說文古文略同，但省不从心，又三屮省作二屮耳。或疑摹寫脫去一屮，然古文亦自多省作。[illegible]毁云：『[illegible]從王伐荆，孚，用作𩞁毁。』中叀父毁云：『中叀父作𩞁毁。』兩器及他器多作𩞁毁，用本字也，此器作惠毁，用假字也。

寧毁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壹 拾弍下 載田强敦，釋文云：『寧遺作田强尊敦。』孫仲容古籀餘論改釋遺爲遹，强爲姛，而讀爲姒，皆是也。上卷桒葉下 余按吳釋之田字銘文字作⊕，中从十，與四週筆畫不相接，與龜甲文上甲之甲字同，則此是甲字，非田字，銘文當爲『寧遹作甲姒尊毁』也。寧者，作器人之名。遹者，詩大雅文王有聲云：『文王有聲，遹駿有聲，遹求厥寧，遹觀厥成。』又云：『匪棘其欲，遹追來孝。』王引之訓遹爲語辭，是也。此銘遹字義與詩文諸遹字同。又他器銘屢言某肇作某器，肇亦語辭無義，釋爲始者非是。此銘言遹，猶他諸器言肇也。甚諆臧鼎云：『甚諆臧聿作父丁障彝。』按詩大雅文王云：『聿修厥德。』又緜云：『聿來胥宇。』又大明云：『聿懷多福。』聿字皆在語首而無義，故韓詩薛君章句云：『聿，辭也。』文選江賦注引鼎銘文聿字亦與諸文用法同。遹與聿二字古通，詩『遹追來孝，』禮記禮器篇引遹作聿。此毁銘文作遹，而甚諆臧鼎作聿，亦猶詩文或作遹，或作聿也。薛漢訓聿爲辭，則遹之爲辭又可證也。今據作器人名題爲寧毁云。

白賓卣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壹叁玖葉上載伯寰卣，釋文云：『白寰作乃室寶尊彝。』寰字疑，乃當釋氒。徐同柏釋室爲宗室，從古堂拾叁卷廿陸葉張之洞釋爲廟，攈古捜上卷廿捌葉鄭業斅劉心源並釋爲妻，獨笑齋弍卷拾捌葉奇觚室陸卷拾弍葉今按鄭劉說是，徐張說並非也。古人稱妻爲室。禮記曲禮上篇曰：『三十曰壯，有室。』鄭注云：『有室，有妻也，妻稱室。』儀禮士昏禮記曰：『既室某也。』鄭注云：『室猶妻也。』縣改彝云：『乃任縣白室。』並其證也。

彥鼎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一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弍弍葉下載彥鼎，銘文云：『△卯，尹商彥貝三朋，用作父丁尊彝。』吳式芬引許瀚二說，前說讀卯爲𠨍，釋卯尹爲官名，商彥爲卯尹之名。後說釋彥爲㣇，以㣇貝連讀，謂商與賞通。余按如許前說，則文無動字，不成文理，其爲誤說，顯白無疑矣。後說讀商爲賞，是矣，而釋彥爲㣇，以㣇貝連讀，亦非也。細核銘文，商下明是彥字，不當別釋。此銘尹字當讀爲君，尹君古字通作，銘文尹字多假爲君，孫仲容古籀拾遺卷中拾陸葉跋寓彝已言之矣。卯上文缺一字，知卯乃十二辰之名，文記△卯，此猶吳書同卷下文戊午爵記「戊午子商豕貝十朋，」肆葉下辛子卣記「辛子王易敄八貝一具」也。叁玖葉許乃以卯尹連讀，誤矣。此文本至易曉，以許瀚誤讀，故正之云爾。

王中皇父盉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十八日

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拾肆卷叁拾壹葉上載王中皇父盉，銘文云：『王中皇父作屢娟般盉，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方氏引左傳王叔文公王叔桓公王叔陳生以證此王中，又據春秋宣公十年之王季子爲王之母弟，定此王中爲王弟之稱。余謂方說殆非是。王叔氏經傳屢見，故唐林寶元和姓纂卷五載王叔姓，是也，而王仲則無聞焉，又不得以王季子爲比。尋春秋莊公六年云：『王人子突救衛，』左傳僖公八年云：『冬，王人來告喪，』王人皆謂周人，然則銘文之王中皇父謂周中皇父也。中皇父之稱，猶伯角父盉之伯角父，季良父盉之季良父，又猶他器之中㠯父中師父與中惠父，王中皇父猶他器之魯伯愈父鄭叔興父

也。方氏以王中連讀，誤也。

史䛗彝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叁廿壹葉下載乙亥彝，銘文云：『乙亥，王啇畢公，迺錫史䛗貝十朋，䛗占扜彝，其扜之朝夕監。』孫仲容云：『金文扜字常見，舊並釋爲刊，陳介祺謂當从于，與于通，其說甚允。蓋此字當从弓从于，即說文弓部之弙字。作扜者，形聲左右遂易，實非刊字也。獨此器兩弙字與刊字義適合，殆沿舊釋之誤，其僞跡顯然，不可不辯也。』餘論上卷弍柒葉下今按孫說未可信。金文于字作扜，甲文已如此作，說文于字下云：『象气之舒亏，此字从丂形，亦象气之舒于，非从弓从于之弙字也。此銘二扜字皆與于字用同，于彝上一字吳闓生釋占，近是。羌鼎云：『羌對△君命于彝，』與此銘文義略同。于之朝夕監者，謂于此朝夕監也，孫乃謂兩字與刊義適合，而疑其器爲僞制，非也。此器吳榮光吳式芬兩家皆題爲乙亥彝，周金文存題爲畢公彝，叁卷壹百柒葉上今依郭沫若說考釋肆伍葉上題爲史䛗彝云。

師害毁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叁陸壹葉下載師害毁，害原書釋周，誤。今从孫詒讓古籀拾遺說改。又原書作敦，今改毁。銘文云：『麋生智父師害㑽中智以召其辟，休氒成事，師害乍文考障毁，子子孫孫永寶用！』按首句文義頗不可曉，以意求之，麋生智蓋師害之子，故銘文稱麋生智父師害也。㑽孫仲容說爲佼之異文，餘論上卷叁弍葉上未確。余謂㑽當讀爲教。說文教部教从攴孝，或作效字，㑽教效字皆从爻聲孳乳，故得相通假也。中智即麋生智。召者，孫仲容據爾雅釋詁詔亮左右相導也，讀召爲詔，訓爲相，是也。銘文意謂師害教其子麋生智相導其君，美有成功，故作文考器以記其事爾。孫疑丅爲又之壞字，是也。

叔多父毁跋 一九四六年七月二十一日

據古錄金文卷弍之叁廿弍葉下載師遽敦，按當作趩銘文云：『師趩父孫孫叔多父乍孟姜障𣪘，其邁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文孫下有重文，義不可通，如以師趩父孫爲一讀，孫叔多父爲一讀，釋孫爲氏，則姓氏應冠於師趩父之上，不當在此也。余疑此文只當作孫字，以古器銘文恒有子子孫孫字，故鑄器者誤作孫重文耳。必知當爾者，陳子匜云：『陳子子乍𢊁孟嬀穀女媵鹽，』此子字亦不當有重文，蓋鑄器者果爲陳子之子，必當出其名字，不得泛稱。陳伯元匜云：『陳伯△之子伯元作𡖊孟嬀婤母媵鹽，』是其例也。此銘不當云孫孫而孫作重文，猶彼銘不當云子子而子作重文，其訛誤正同也。此器舊或題孟姜敦，吳式芬題師遽敦，今據制器人名改題曰叔多父𣪘云。

曾子仲宣鼎跋　一九四六年八月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弍伍葉上載曾子中宣鼎，銘文云：『曾子中仲宣遣用其吉金，自乍寶貞鼎，宣喪用雝饔其者諸父者諸兄，其萬年無疆，子子孫孫永寶用亯！』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云：『遣即造字，讀爲肇，始也。』下册壹捌柒葉下樹達按郭讀遣爲肇，是也，惟金文中肇字多係發聲之辭，大都無義可說。師寰𣪘云：『今余肇命女率齊師𠑹贅𠍱及左右虎臣征淮夷。』善鼎云：『余惟肇𪔂先王命，命女左世𩒨侯。』師望鼎云：『望肇帥井皇考，虔夙夕，出內王命。』皆其例也。此銘遣字亦同，不必有始義也。『宣喪用雝其者父者兄』九字當爲一句，喪與尙字用同。爾雅釋詁云：『尙，庶幾也，』於表示希望時用之。左傳文公十八年云：『齊侯戒師期而有疾，醫曰：不及秋；將死。公聞之，卜曰：尙無及期！』又昭公十三年云：『初，靈王卜曰：余尙得天下！』尙書字作爽。康誥曰：『爽惟天其罰殛我！』又云：『爽惟民迪吉康！』是其例也。宣喪用雝其諸父諸兄者，謂宣尙用此鼎享燕其諸父諸兄也。經傳昧爽字，金文作昧䫉；尙書作爽而此銘作喪，正其比矣。雝假爲饔，說文饔訓孰食，此文用爲動字也。

余昔年避難辰谿，撰肇爲語首助辭證一文，引金文諸器爲證。月前爲此跋，復頗言之。八月十二日，北平文奎堂寄到于思泊吉金文選一書，載吳闓生序；說金文肇字意與余同，聊記於此，以徵心理之同云爾。九月六日記。

小子罬鼎跋

一九四六年九月十七日

筠清館金文肆卷 叁葉下 載小子射鼎，按射字未是 銘文云：『乙亥，子錫小子罬王商賞貝，才在□餗，罬用乍父己寶障。』吳榮光跋此銘云：『凡公卿大夫惟喪禮受貝，餘無錫貝賞貝者，受貝蓋微者也。』同書卷弍女婺彝跋亦云：『賞貝，微者也。』拾叁葉下 余以諸器銘文考之，吳說非是，請舉十證明之。女婺彝云：『女婺堇覲于王，癸日，商賞婺貝朋。』按女婺職得覲王，必非微者，證一也。剌鼎云：『唯五月，王在△，辰在丁卯，王啻禘，用牡于太室，啻禘邵昭王，剌御，王錫剌貝卅朋。』按剌爲侍王祭祀之人，必非微者，證二也。宰甫殷云：『王來獸自豆麓，在𣫈餗，王鄉西酒，王姿光與貺同宰甫貝五朋。』按宰甫爲王所飲宴之人，不得爲微者，證三也。孟爵云：『隹王初𠦪于成周，王令孟寧登伯，賓貝。』睘卣云：『隹十又九年，王在斥，王姜令作冊睘安夷伯，夷伯賓睘貝布。』按孟與睘爲王及王后之使者，登伯夷伯不得以微者之禮禮之，證四也。遣卣云：『隹十又三月，王在斥，錫遣采，曰：遣！錫貝五朋。』按遣爲受王采地之人，不得爲微者，證五也。且子鼎云：『丁卯，王令且子迨會西方于相，隹反，王商伐甬貝一朋。』按且子爲王出使之臣，不得爲微者，證六也。彔𢦚卣云：『王命𢦚曰：𠭯！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伯雝父蔑彔曆，錫貝十朋。』按𢦚爲王命出戍之將，決非微者，證七也。癸亥父己鼎云：『癸亥，王徙于作冊般新宗，王商作冊豐貝，大子錫東大貝。』作冊般甗云：『王且徂夷方，無敄，咸，王商作冊般貝，用乍父己尊。』此二篇一人之器 𤼈彝云：『唯明保殷成周年，公錫作冊𤼈鬯貝。』按作冊爲王近侍之臣，非微者，證八也。靜彝云：『唯十有三月，王客格莽京，小臣靜即事，王錫貝五十朋。』小臣謎殷云：『伯懋父承王令錫𠂤遾征自五齵貝。小臣謎蔑曆，眔錫貝。』小臣艅尊云：『丁子，王省夔京，王錫小臣艅夔貝。』按小臣之稱，似是微者，然古金文於伊尹稱小臣，叔夷鐘云：『伊小臣惟輔，』是也。自非微者，證九也。匽燕侯旨鼎云：『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王商旨貝廿朋。』獻侯鼎云：『唯成王大𠦪在宗周，王商獻侯𩰫貝。』按匽侯獻侯爲諸侯，其非微者甚明，證十也。按吳氏書實成於龔定菴之手，定菴意矜獨創，不肯細意研尋，遽爲新說。余恐始學蒙昧，惑其謬說也，故詳辨之如此。其他謬論尚多，

不復一一置論也。

附刀珌銘跋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五日

吾友于君思泊吉金文選附錄捌葉上載刀珌銘，有云：『巡則生，逆則死。』于君釋之云：『公羊隱八年傳注：巡猶循也。左文十一年傳，國人弗徇。服注，循，順也。順天地之道則生，逆天地之道則死。』按于君釋銘文二句之義，是也，而引春秋傳注讀巡爲循，訓循爲順，則頗失之迂遠。余按說文巡順二字並从川聲，二字古音同，銘文假巡爲順耳。

免簠跋

一九四六年九月二十六日

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款識下冊捌拾叁葉下載免簠，原作沇簠銘文云：『隹三月既生霸乙卯，王在周，令免作𤔲土徒，𤔲奠鄭還𢼸，眔吳，眔牧。』郭沫若謂𢼸假爲林，以同𣪘銘文王命同左右吳大父𤔲昜林吳牧爲證，其說甚碻。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玖拾葉上余按國語周語記景王鑄無射而爲之大林，大林今仲鐘器作大𪔑，又一器作大𩐮，此林亩二聲通作之證也。還𢼸二字當連讀，乃地名，余疑即咸林也。鄭康成毛詩譜鄭譜云：『初，宣王封母弟友於宗周畿內咸林之地，是爲鄭桓公，今京兆鄭縣，是其都也。』咸還聲同，故銘文作還而詩譜作咸，古人地不虛名，森林所在，則謂之林，林所在多有，則別之曰甲林乙林，咸林其一也。司鄭咸林者，其職蓋與周禮地官司徒所屬林衡之職相當。林衡職云：『掌巡林麓之禁令而平其守，以時計林麓而賞罰之，若斬木林，則受法於山虞而掌其政令，』是也。眔吳者，吳郭沫若讀爲虞，是也，司徒之屬又有山虞，職掌山林之政令，仲冬斬陽木，仲夏斬陰木，林衡斬木材受法於山虞，蓋即指此類爲言也。眔牧者，司徒之屬又有牧人，掌牧六畜而阜蕃其物以共祭祀之牲牷，蓋森林所在尤宜於牧畜，而夏官之屬有牧師，其職云：『凡田事，贊焚萊，』此又與山虞職大田獵萊山田相聯屬者也。細核此器及同𣪘之銘文，有可與周禮互相證合者。免以司徒兼領咸林虞牧之職，與周禮林衡山虞牧人三職隸屬司徒者相合，一也。同𣪘記王命同𤔲昜林吳牧，昜林爲林名，與此銘還𢼸即咸林者相同，林虞牧三事由免與同一人兼

領，與周禮林衡山虞牧人牧師互爲官聯之意相符，二也。周禮爲書晚出，世之學者多疑之，謂爲劉歆僞撰。按彝器出土於後世，非歆所得見，今與周禮互相契合若此，劉歆僞撰之說殆不然矣。

或問曰：咸林之地，宣王既以封鄭，周王安得命司徒兼理之？余曰：銘文云奠還𢽈者，謂鄭地之咸林，非謂鄭國之咸林也。友封於鄭地，因名其國爲鄭，先有鄭地而後有鄭國，非先有鄭國而後有鄭地也。知者，太平御覽一引竹書紀年云：『懿王元年，天再旦于鄭，』此宣王封弟友以前已有鄭地之明證也。漢書地理志注引臣瓚曰：『鄭桓公寄帑與財于虢會之間，幽王既敗，二年滅會，四年而滅虢，居于鄭公之邱，是以爲鄭，』此則明記鄭國之受名緣於鄭地也。水經洧水注引紀年文同 王伯厚詩地理考引世本云：『封桓公乃名爲鄭，』非事實也。

曾子遐簠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貳拾肆葉下載曾子遐簠，銘文云：『曾子遐之行匿。』亦見貞松補遺上卷叁拾葉上 余按史記仲尼弟子傳記曾參字子輿，遐與輿爲同音字，疑此爲孔門曾子所制器也。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錄此爲鄫國器，說之云：『此器字體與叔夷鐘酓章鐘等相似。按酓章爲楚惠王，惠王在位五十七年，與春秋魯國定哀二公之世恰相當。鐘銘首記王五十六祀，知其器正在春秋末葉，』此與曾子時代正相合也。

無惠鼎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九日

窓齋集古錄第肆冊廿弍葉下載無專鼎，專字誤，當作惠。銘文有云：『錫女玄衣，黹屯。』按他器如頌鼎師𡩜父鼎害𣪕休盤袁盤皆有此語。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云：『玄衣，玄衮衣，黹純从孫星衍釋，猶云黼純，即詩采菽所云玄衮及黼也。』貳卷肆葉下 樹達按徐釋玄衣爲玄衮衣，其說甚碻。伯晨鼎云：『錫女𩰫鬯一卣，玄衮衣，幽夫。』曶壺云：『錫女𩰫鬯一卣，玄衮衣，赤市幽黃。』吳彝云：『錫𩰫鬯一卣，玄衮衣，赤舄，金車。』蔡𣪕云：『錫女玄衮衣，赤舄。』諸器銘並稱玄衮衣，知玄衣

自謂玄衮衣，但文省不具耳。趩尊云：『錫趩戠衣，載市，冋黃，旂，』他器如豆閉段免簠並云：錫戠衣，余於數日前再跋豆閉段，从吳大澂說釋戠衣爲織衣，又依宋緜初之說謂織衣卽衮衣鷩衣毳衣之類矣。頃讀𢦚段云：『錫女戠玄衣，』不啻爲余說得一證明焉。玄衣卽玄衮衣，戠玄衣亦卽玄衮衣明矣。蓋玄衣第表其色，玄衮衣兼表其文章，織玄衣則兼示其制造。玄衣也，玄衮衣也，織玄衣也。其實一也。以徐說玄衣有說無證，而戠衣戠玄衣近日治金文者皆無說，故明之云爾。

小臣謎段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陸卷陸葉上載小臣謎段，銘文云：『獻！東夷大反，白懋父以殷八自師征東夷。唯十又一月，遣自䳄自述東，陟伐海眉，雩𠦪復歸，才在牧自。白懋父承王令命，易錫自師逹征自五齵貝。小臣謎蔑曆，眔易貝，用乍寶隮彝。』按獻卽經傳之嗟，余一九四一年一月跋縣改段，一九四二年十月再跋全盂鼎，已詳記之矣。白懋父承王命易自逹征自五齵貝，近日釋此銘者皆以逹征連讀，舉屭羌鐘『逹征秦遫齊』爲證。余謂逹當讀爲衛，說文二篇下行部云：『衛，將衛也，从行，率聲。』自逹二字當連讀，謂師旅之將帥也。師出有功，故賞錫其將帥，若以易自爲一讀，師人衆多，安得一一錫之耶？征自五齵貝，征貝二字當相係。知者，䀠作父癸尊云：『王商賞䀠征貝；』𡚸角云：『𡚸商征貝，』征貝並卽征貝也。𨟻鼎云：『天君鄉饗禮酎，在斤，天君商𠦪征人斤貝，』此可證征貝之義。蓋征字訓行，征貝卽征行之貝，征自五齵貝，疑謂由五齵地方征行之貝也。此器原書題爲白懋父段，今改題爲小臣謎段云。

毛伯班段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西淸古鑑拾叁卷拾貳葉載周毛伯彝，銘文首云：『隹八月初吉，才在宗周。甲戌，王令毛伯更虢𨍭公服。甹王立位，乍四方亟，秉繁蜀巢。』下文又云：『王令毛公以邦冢君土徒𢦚域國人伐東或國𤸫戎。』末云『班拜𩒨首』云云。按文首稱毛伯，繼稱毛公，下文又別稱毛父，古鑑謂毛伯毛公毛父實一人，是也，班則其人之名。余按毛伯班之名經傳未見，惟穆天子

傳卷肆云：『丙寅，天子至于鈃山之隊，東升于三道之隥，乃宿于二邊，命毛班逢固先至于周以待天子之命。』子字原脫，依洪頤煊校補。又卷五記許男見穆王事云：『毛公舉幣玉。』郭璞注云：『毛公即毛班也。』毛班之名，旣與此銘相合，班或稱毛公，又復相同，然則班爲穆王時人，此銘所紀乃穆王時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弍拾葉下列此器於成王時，失之太早矣。東國痟戎，痟字不識，痟戎不知何指。文選卷拾弍江賦云：『想周穆之濟師，驅八駿於黿鼉。』注引竹書紀年曰：『周穆王三十七年，征越，原作伐，字誤。大起九師，東至九江，叱黿鼉以爲梁。』覈銘文記王旣命毛公以邦冢君徒馭國人往征，復命吳伯呂伯爲毛公左右翼，又別命遣率其族從毛公出征，其鄭重之情形，與紀年大起九師之記載互相契合。然則銘文所謂東國痟戎者，蓋謂越也。痟字蓋从肙聲，爲寒部字，與越字在月部者爲對轉也。紀年書已不存，佚文未見伐越成敗之紀載，按銘文，知用兵三年，東國大靜，此可與紀年互相補合矣。秉繁蜀巢文義難通。郭沫若謂繁蜀巢皆國名，是矣。余謂『作四方望者，』四方謂四國，秉繁蜀巢即四國之名，不止繁蜀巢三名爲國名也。井侯彝云：『易錫臣三品：州人，重人，𩫏人。』此文與彼文例同也。

銘文云：『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左比毛父！令呂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知呂伯亦爲穆王重臣之一人。考書序云：『呂命穆王，訓夏贖刑，作呂刑，』注家皆釋呂爲呂侯，疑銘文之呂伯即書之呂侯也。呂侯與呂伯爲一人，猶毛公與毛伯爲一人矣。文云左比毛父，右比毛父者，易比卦彖傳云：『比，輔也。』詩唐風杕杜云：『胡不比焉？』鄭箋云：『比，輔也。』爾雅釋詁云：『比，俌也。』按俌爲輔佐之輔本字。說文八篇上人部云：『俌，輔也。』

銘文云：『遣令曰：以乃族从父征，𢓊馘衛父身！』按『遣令』謂『令遣』也，文倒言之耳。

穆天子傳一書，前人視爲小說家言，謂其記載荒誕不可信，今觀其所記人名見於彝器銘文，然則其書固亦有所據依，不盡爲子虛烏有虛構之說也。

鄦毁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十七日

薛尙功歷代彝器款識卷拾肆載邾敦，銘文首云：『唯二年正月初吉，王在周邵宮。』按山海經西次三經及穆天子傳注並引竹書紀年云：『穆王十七年，西王母來見，賓于昭宮。』此銘文之邵宮，即紀年之昭宮也。紀年字作昭而器銘作邵，猶經傳之周昭王，宗周鐘作邵王也。按鄦字釋邾，不合，今改題爲鄦毁云。

獻彝跋　一九四六年十月二十四日

周金文存叁卷壹零伍葉上載獻彝，銘文首云：『隹九月既望庚寅，䣄白于遘王，休亾尤。』吳闓生吉金文錄貳卷拾玖葉上釋此文，以『于遘』爲句，『王休』爲句，說遘爲祭名。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肆伍葉下以『于遘王休』爲句，謂『于遘王休』與令毁『于伐楚伯』同例，于乃句中語助。又見金文餘釋捌葉按吳郭二君之說似皆未諦。余謂文當以『䣄白于遘王』五字爲句。于當訓往。遘讀爲覯，見也。女嫢彝言『女嫢堇覲于王。』其事略同。塱鼎云：『唯周公于征伐東夷，』謂往征伐東夷也。令毁云：『唯王于伐楚伯，』亦謂往伐楚伯，與此銘文義同也。『休亾尤』三字爲句，『休亾尤』記見王之終効，猶兮甲盤之云『休亡敃』，師害毁之言『休又有成事』也。麥尊云：『侯見于宗周，亡述，』彼云見，此云覲，字雖異而義則同也。

積微居金文說卷五

農卣跋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五日

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陸卷拾伍葉上載農卣，銘文云：「隹正月甲午，王在隬居。王窺令命白伽曰：毋卑俾農弋！事使厥友妻農，迺稟厥帑！厥小子小大事，毋又有田。農三拜稽首，對揚王休，從作寶彝。」按作寶彝三字銘在蓋上，劉氏書失錄，今據西清古鑑拾伍卷拾叁葉及小校經閣金文肆卷陸肆葉下補。劉氏未及言，蓋不知其文不具也。窺字从宀，从見，从𢀩，與說文宀部从宀从親作者不同。按親字从亲聲，甲文有𢀩字，說者以爲丞字之省作。古音亲在眞部，丞在登部，二音殊異，此蓋以聲同通作。此字劉心源缺釋，然以文義核之，當爲窺字。詩大雅韓奕云：「王親命之。」金文史懋壺云：「窺令命史懋路筮。」與此銘文例同，是其證也。銘文云：「毋俾農弋」者，弋當讀爲特。弌貣二字皆从弋聲，音與特同，可證也。方言卷陸云：「物無耦曰特。」左傳昭公十四年云：「收介特。」杜注云：「介特，單身民也。」王不欲農爲單身無耦之人，故發令使厥友妻農也。銘文「使厥友妻農，」妻字作𡜊。西清古鑑釋嫞，小校經閣金文釋㚇，㚇不成字，並非也。劉心源云：「古文𪓵字从此，是妻字也，从毋與从女同意，古文毋女通。」今按劉釋其字爲妻，謂从毋與从女同意，是也。謂古文𪓵字从此，則殊誤。說文七篇上齊部𪓵字不載古文，若妻字古文作㛗，形與此異也。余謂此字蓋从毋西聲，亦古文妻字。知者，西字甲文作甶，與此字所从形相合。說文西字爲棲之古文，西與妻古音無異，故古妻字以西爲聲也。若其義，與論語公冶長篇「以其子妻之」之妻同，劉云使厥友以女妻農，是也。

銘文「廼稟厥帑，」稟字劉心源釋䭜，誤。其字作[illegible]，上从米，下从古文亩，于思泊釋稟，吉金文選下叁卷拾壹葉下 是也。說文云：「稟，賜穀也。」淮南原道篇云：「稟受無形。」高注云：「稟，給也。」漢書禮樂志云：「天稟其性。」顏注云：「稟謂給授也。」王既使人以女妻農，又恐農衣食不給，復命稟給其妻孥，王之於農可謂厚矣。農三拜稽首，按他器皆言拜手稽首，無言三拜者，此銘獨言三拜，爲金文中僅見之例矣。

弭仲簠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二日

弭字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拾伍卷 釋爲張，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柒卷伍葉上從之，吳式芬釋爲弡，叁之壹卷叁叁葉上 孫仲容改釋爲弭，餘論中卷柒葉下 是也，今從之。

銘文末云：「弭仲畁壽。」畁字歐陽公劉貢父並釋爲萬，呂大臨黃伯思釋爲眉，薛尚功王復齋釋爲畀，獨阮伯元釋爲畁，云：「此字與畀與之畀迥別。說文云：畁，舉也。張仲爲獻主，故云舉壽。」今按阮氏釋畁，是也，依說文訓舉，舉壽二字義不相承，於文不可通，其說非也。余謂畀字乃假爲其，弭仲畀壽，猶他器恆言某某其萬年眉壽爾。說文畁下引春秋傳曰：「楚人畀之。」畀字今宣公十二年左傳作惎。說文又云：「杜林以爲麒麟字，」蓋以爲麒麟之麒也。又十三篇上糸部綥字从畀聲，引詩縞衣綥巾，綥字今詩鄭風出其東門作綦。此皆其畀二字通作之證也。阮氏不求於聲而求之於形，致所說牽强不可通，可謂道在邇而求諸遠矣。近日孫仲容釋此字不誤，而未說其義。蓋此類文句，他器千百無不作其者，獨此器爲異，此猶萬年字他器無不作年，獨甫人匜及厶伯邦父壺用假字作萬人。學者狃於習見，蔽所希聞，故羣忽焉而不察矣。高郵王氏之言曰：「古字通用，存乎聲音。今之學者不求諸聲而但求形跡，宜乎其說之多謬也！」余治金文，而益覺王氏所言之精確不磨也。

弭仲簠再跋

一九五〇年二月十六日

銘文云：「弭中乍寶匿，睪之金鏷鈗鏷鑪，其鏡其玄其黃，用成盛朮旛糕粱，用饗大正，音歆 王賓，饌具召飤，弭中受無疆

福，諸友飲飤具飽，彌中畀其壽。』樹達按禮經，賓主人行禮既畢，必有禮賓及儐使者之禮，所以申主人之敬也。士昏禮：納采問名禮畢，擯者出，請醴賓。於是贊者酌醴，賓拜受醴，贊者薦脯醢，賓即筵坐，祭脯醢，此女父禮賓也。聘禮：聘享禮畢，擯者請禮賓，於是賓進筵前受醴，宰夫薦籩豆脯醢，賓升筵，祭脯醢，此主國之君禮賓也。擯使者之禮見於彝銘者，睘卣夷白賓睘貝布，盂卣登白賓盂貝，史頌殷穌賓頌章馬四匹吉金，以及大殷守殷兩殷公貿鼎諸器所記是也。此器云飤王賓，與士昏聘禮所以禮賓者，禮之隆殺，容有異同，然天子遣使至臣下之家，傳達王命，既畢事，臣下以敬王賓之故，設具而饗宴之，固禮之宜也。伯矩鼎云：『用歆王出內使人，』令殷云：『用饗王逆造，』與此銘文異而事則一也。

免殷跋

一九四七年二月二十四日

筠清館金文叁卷拾捌葉下載免殷，原書作沉敦，今改。銘文云：『王受授作冊尹者書，卑俾冊令命免，曰：令女足周師嗣𣪘。』吳榮光釋足爲正，依說文讀爲大疋之疋，訓爲正。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叁之壹卷伍陸葉下釋爲足，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中冊捌玖葉下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拾伍葉下並從之。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式卷拾玖葉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捌卷伍捌葉下並釋爲正。余謂以字形論，釋足釋正者誠近似矣！然欲求諸意言之表，如古人所謂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則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拾陸卷叁式葉上之釋最爲得之。劉云：『伯嗣敦：世子孫孫寶用之，世作足，世从十，填實書之作，空白書之作足。从反足，涉於足字，實非足也。』劉於其書肆卷柒葉下師遽殷原作敦世孫子永寶作止者又言之，云：『尨姬尊作止，其萬年世孫子永寶師晨鼎作止，世子子孫孫其永寶吳彝作止，世子孫永寶用邵鐘作止，世子孫永以爲寶皆世字也。』按劉說至核，美矣。余按國語吳語云：『吳國猶世。』韋昭注云：『世，繼世也。』又周語云：『昔我先王世后稷。』韋注云：『父子相繼曰世。』史記周本紀集解引唐固說同。呂氏春秋圜道篇云：『今世之人主皆欲世勿失矣。』高誘注云：『父死子繼曰世。』蓋免爲周師之子，今王命免世其父職，故云世周師嗣𣪘也。元年師兌殷云：『王乎內史尹冊令命師兌世師穌父嗣左右走馬五邑走馬。』師晨鼎云：王乎乍冊尹冊令師晨世師俗嗣△人隹小臣善夫守△官犬眔奠人善夫官守友。』蓋師兌師晨爲師穌父及師俗之子，與此器文例同也。春秋隱公三年書尹氏

卒，公羊傳謂其譏世卿。孟子記齊桓公爲葵丘之會，命諸侯以士無世官。萬章下篇荅周室行封建之制，天子諸侯皆父子世及，推而下及於卿大夫士，亦父子相承，此爲古代社會一最顯著之制度。此器及師兌毁師晨鼎皆明記其事，顧以二吳不識其字，遂不明其義，劉心源識其字矣，亦無一語及其義，遂使此明記古史制度之器銘沈霾不顯，吁可惜也。曶鼎云：『令女更乃祖考嗣卜事。』師虎毁云：『令女更乃祖考啻官嗣左右戲繁荊。』師嫠毁云：『令女嗣乃祖舊官，小輔眔鼓鐘。』趩尊云：『王乎內史冊令命趩更厥祖考服。』諸器亦皆記周代世官之制，與此器及師兌毁師晨鼎異者，此器及師兌毁皆明言世，與經籍密合，又詳記所繼之人，而曶鼎諸器但渾言更厥祖考，不明言所繼爲何人耳。據古錄金文卷叁之弍肆玖葉下載善鼎，銘文云：『王曰：善！昔先王既令命女ナ佐疋𤼈侯，今余唯肇𩫃先王令，命令女ナ佐疋𤼈侯，監𤼈師戍。』疋𤼈侯謂繼世之𤼈侯也。國策秦策云：『取世監門子』，世𤼈侯猶言世監門矣。

記月中鼐跋

一九四七年三月四日

嘯堂集古錄拾葉下載周南宮中鼎，銘文云：『隹十又三月庚寅，王才在寒餗。王令命大史兄裛土。王曰：中！兹玆裛人入史，易錫于珷王乍作臣。今兄里女裛土，乍作乃采。中對王休令命，𩁹父乙𨼦。隹臣尙中臣△△。』按兄字近人吳闓生讀爲貺，吉金文錄壹卷玖葉是也。上文云：『兄裛土，』下文云『今兄里女裛土，』文義相承，有釋兄爲人名者，非也。王曰中以下，乃策命之辭；即大史承王命宣授於中者也。大史之職掌司策命，此文若詳言之，當云『令大史策命中貺裛土，』文簡不具耳。井侯彝云：『王令榮眔內史曰：𦥑井侯服，易臣三品。』此亦王命榮及內史策命井侯以授職錫臣之事，雖彼銘不載策命之辭，然與此可以互證。近世治彝銘者或不知此義，乃多誤說矣。

銘文云：『茲裛人入史，』史當讀爲事。錫于珷王作臣，錫謂見錫，作臣則所錫之事也。蓋裛人初未服於周，今始歸順，而武王受之，許其爲臣，故文云云，意至顯白也。里字銘文作[illegible]，王俅薛尙功並釋爲里，是也。字當讀爲賚。說文貝部云：『賚，賜也。』書費誓云：『我商賚爾。』商與賞同 文連言貺賚，猶費誓之連言商賚也。書湯誓云：予其大賚女。賚史記殷本

紀作理，是賚聲里聲古通之證也。

此器郭沫若兩周金文大系考釋拾陸葉上定爲成王時器。余按銘文明記武王，核其文義，亦似武王克商前後時事，蓋武王時器也。其沿殷人之制稱十三月，又『作乃采』『䵼父乙尊』諸語，及銘末『惟臣尙中臣△△』云云今不可確知其義者，皆宗周其他諸器所未見，其時期至早，蓋無可疑矣。

原書題南宮中鼎，今依郭沫若說改題中䵼。惟中䵼有二器。此銘記月日，他器則否，今據此分題二器爲別云。

不記月中䵼跋　一九四七年三月五日

嘯堂集古錄拾壹葉上又載一南宮中鼎，銘文云：『隹王令命南宮伐反虎方之年，王令命中先相南或國，串貫行，埶王应居在䧹𨸏貞山。中乎呼歸生△于王，埶于寶彝。』按此銘釋者多家，似皆未能盡通其讀，余今試說之。『王命中先，』近人皆以此四字與下文『相南國』連讀。余謂先字當斷句。先者，先行也。周禮大司馬云：『右秉鉞以先。』儀禮士昏禮云：『壻乘其車先。』左傳桓公十六年云：『壽子載其旌以先。』閔公二年云：『二人曰：我，大史也，實掌其祭。不先，國不可得也，乃先之。』諸先字皆謂先行也。別有中尊，與此爲一人之器，其銘云：『王錫中馬，』又云：『王曰：用先！』乃命中乘王所錫之馬先行也，與此文先字義同，是其證也。

串舊通讀爲貫，吳闓生訓貫爲通治，是也。淮南子主術篇云：『貫萬世而不壅。』高誘注云：『貫，通也。』史記樂書云：『禮樂之說貫乎人情矣。』正義云：『貫猶通也。』行者，詩小雅鹿鳴云：『示我周行。』毛傳云：『行，道也。』行字甲文作卄，象四交道之形，說文所記从行之字如術街衢衝衞諸字皆道路義。以道路爲人所行，故引申爲人行步之行。許君訓行爲人之步趨，是以引申義爲初義，誤矣。吳闓生釋銘文之行爲人行之路，其意固是，不悟行即是道路，不必以人行爲說也。史記五帝紀云：『披山通道。』河渠書云：『陂山通道。』銘文之貫行，即史記之通道也。蓋古人征伐人國，爲利於行師計，必以通道路爲先務。左傳莊公四年云：『楚武王伐隨，令尹鬭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營軍臨隨，隨人懼，行成』，此伐人者

通道之事也。韓非子說林下篇云：「知伯將伐仇由，而道難不通，乃鑄大鐘遺仇由之君。仇由之君大說，除道，將內之，赤章曼枝諫，仇由之君不聽，遂內之，七月而仇由亡。」此伐人者不自除道而設計使所伐之國自通道之事也。銘文記王命南宮伐虎方，當出師之前，欲先通其道路，故命中先行視察南國，爲治道之事也。晉姜鼎云：「俾串通△，征繁湯△，」串與貫同，彼文先言貫通而繼言征繁湯，與此銘可互證也。由銘文言南國觀之，虎方當在周之南方，宋人釋虎方爲西方，誤矣。埶字近人皆以屬上與貫行連讀，余謂當與下王居二字連文。字當讀爲嬖，說文云：嬖，治也。「埶王居在寓陴貟山」八字爲一句，謂治王居於寓陴貟山也。詩小雅正月云：「魚在于沼，」而魚藻則云：「魚在在藻，」知在藻即于藻也。此在字與在藻之在字用法同。

歸生，人名。下一字不可識，疑是報告等字之義。中乎歸生△于王，蓋中命歸生歸告於王也。埶于寶彝之埶當讀爲槷。說文云：「槷，刻也，」埶與嬖槷古音同屬月部，故皆可通假矣。

疐鼎跋

一九四七年三月七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叁柒拾玖葉下載疐鼎，銘文云：「王令𧻚𢦏東反夷，疐肇從𧻚征，攻單戰無商敵，相于孚身。孚戈，用作寶尊彝，子子孫孫其永寶。」按相于孚身，劉心源釋爲省于孚身，奇觚室拾陸卷伍葉上 省字文不可通。吳闓生釋爲相于孚身，云：「相猶衛也。」吉金文錄壹卷拾貳葉下 說義亦不可通。余疑相當讀爲傷。文言攻戰無敵，疐自述其勇也。勇於戰者往往爲敵所傷，故言傷于孚身也。詩召南采蘋曰：「于以湘之，」漢書郊祀志顏注引韓詩作「于以鬺之，」此相聲易聲古通作之證也。夫汪童戰死，孔子許其弗殤；戰陳無勇，曾子斥其非孝。力戰而傷，於己爲勇，於國爲忠，事足矜誇，故明記之鼎彝也。「孚戈，用作寶尊彝」者，周代鑄兵以銅，故兵器與彝器所用其質相同。左傳僖公十八年曰：「鄭伯始朝于楚，楚子賜之金，既而悔之，與之盟，曰：無以鑄兵！故以鑄三鐘。」杜注云：「古者以銅爲兵，」是也。又襄公十九年曰：「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作林鐘而銘魯功焉。」鄭伯不敢以楚所賜之金鑄兵而鑄三鐘，季武子以所得於齊之兵鑄林鐘，疐以所俘東夷之戈鑄鼎，

三事正相類也。

殘盂鼎跋

一九四七年二月十六日

彝器銘文恒見祉字，說文謂祉爲徙之或體，然與銘文所用字義不合。余於一九四一年二月跋呂鼎，讀祉爲侍，以鼎銘云：『唯五月既死霸，辰在壬戌，王饗于大室，呂祉于大室，王錫呂鬯三卣，貝卅朋』云云，釋祉爲侍，文義適合，二字形與音皆近，說之無忤故也。昨日温尋金文，及攈古錄金文卷叁之叁肆拾弍葉下盂鼎，其文殘泐過甚，幾不能屬讀。然祉字三見，文皆可曉。銘首云：『惟八月既望，辰在甲申，昧爽，三左三右多君入服酒，王格周廟，△△△𦣞王邦賓祉，邦賓障其旅服，東鄉。』又云：『三△入服酒，王格廟，祝祉。』銘末又云：『粤若翊乙酉，△三事△△△入服酒，王格廟，𦣞王邦賓祉。王令命商賞盂△△△△△弓一矢百』云云。吳式芬於第二字釋祉，第三字釋延，同字異釋，殊爲可怪。方濬益並釋爲說文訓安步延延之延，綴遺齋彝器款識考釋卷貳拾柒葉下經傳絕無此文例。吳闓生亦或釋祉，或釋延。吉金文錄附錄壹葉余按此三祉字並釋爲侍，則文皆適合，否則義殊不可通，余前跋呂鼎所說，今得一確證矣。

伊彝跋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薛氏鐘鼎款識卷弍載伊彝，銘文首云：『六月初吉癸卯，伊△祉于辛吏。』此祉字亦當釋侍，與呂鼎殘盂鼎二器同也。呂鼎跋見弍拾弍葉。

歷代鐘鼎彝銘款識卷弍載伊彝，銘文首云：『六月初吉癸卯，伊△祉于辛吏，伊△賁辛吏𢇍金，用乍父尊彝。』按祉當釋侍，余頃跋殘盂鼎已言之矣。惟此器銘有可異者，文云『伊△侍于辛吏，』則辛吏爲伊△之尊上可知，而又云『伊△賁辛吏金，』似於事理不合。細思之，知此文賁字乃文法表被動之形，故『伊△賁辛吏金』者，謂伊△見賞於辛吏以金也。有類例乎？曰：有。𠫑尊云：『𠫑錫貝于王，用乍父甲寶障彝。』攈古錄金文貳之壹卷柒拾葉下𠫑錫貝于王者，謂𠫑見錫于王以貝也。麥尊云：

『作冊麥錫金于辟侯，』謂作冊麥見錫于辟侯以金也。二事皆與此銘文例同。王靜安不知此義，乃云鬲尊文不合理，疑其器爲僞製，誤也。𥣫字薛氏釋爲丞禾二字，大誤。字从午，从収，从三禾，乃秦之繁文也。說文載篆文秦从一禾，或體籀文从二禾，此較籀文更增一禾耳。貞松堂集古遺文卷肆壹葉下載史秦鬲，秦字作𥣫，上截形與此同，惟彼止从二禾，與說文載籀文同，此从三禾爲異耳。

麥尊跋　一九四七年三月十六日

西清古鑑捌卷叁拾叁葉載邢侯尊，銘文云：『迨會王客格葊京酌祀。雩若翊日，才在璧雝雍。王乘于舟，爲大豐，王射大龔，禽。侯乘于赤旂舟，從，叔咸。之日，王以侯內入于寑，侯易錫玄周琱戈。雩王在厈，已夕，矦易者俎臣二百家。』按王射大龔禽五字，吳闓生以王射爲句，大龔禽爲句，說之云：『龔供同字，所謂虞人翼五豝以待公發，西都賦所夸，命荊州使起鳥，詔梁野而驅獸，毛羣內闐，飛羽上覆者也。』吉金文錄肆卷陸葉下郭沫若以五字爲一句，說之云：『大龔禽當是禽名，以聲類求之，疑即是鴻也。』大系考釋肆拾葉樹達按文果以射禽爲義，古人文簡，無爲特記大供以加於禽。且吳既以王射與供禽爲二事，以事理言之，供禽在前，而王射在後，文又不當顛倒記之也。郭說讀龔爲鴻，是也，而以大龔禽三字連讀，則非是。余謂此文當以『王射大龔』四字爲句，龔當如郭讀爲鴻。孟子記齊宣王顧鴻雁麋鹿於雪宮，周天子之璧雍有鴻，固其所也。禽一字爲句，謂射而獲之也。卜辭云：『乙巳卜，出貞：逐六馬，禽？』後編上卷叁拾葉拾版逸周書克殷解云：『武王狩，禽虎二十有三，貓二』云云，此皆用禽爲動字者也。左傳襄公二十四年云：『收禽挾囚。』杜注云：『禽，獲也。』王射大鴻，中而獲之，故云禽也。之日謂是日也。卜辭云：『乙卯卜，㱿貞：今日王往于辜，之日，大采，雨，王不步。』粹編壹零肆叁知之日爲殷周人恆用語矣。夕謂夕見。左傳昭公十二年云：『右尹子革夕。』杜注訓夕爲莫見，是也。此器舊題邢侯尊，今從郭沫若說題爲麥尊云。

元年師兌毀跋

一九四七年三月二十三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拾叒葉上載師兌毀數器，其第壹第貳兩器銘文並有云：「易錫女乃且祖巾，五黃，赤舄。」按金文記賜物，絕未見有以巾爲錫者，惟留壺蓋云：「錫女𩰫鬯一卣，玄袞衣，赤巾，幽黃，赤舄，攸勒，䜌旂，用事，」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玖葉下有赤巾之文，似足爲此銘之證。然以他器校之，赤巾明謂赤市，彼器若非誤文，則古人以市巾形近，任意作之，不得引彼以證此也。巾非錫物，而此銘字明作巾。余以聲類求之，巾蓋旂之假字也。尋旂字今通讀陰聲渠希切，乃後世之變音，其字本從斤聲，古音與斤同。知者，詩小雅庭燎篇以旂與晨煇爲韻，煇從軍聲，古讀如暈，周禮假煇爲暈，可證。左傳僖公五年童謠以旂與晨辰振賁焞軍奔爲韻，是其證也。巾與旂古音同，故銘文假巾爲旂也。古器銘記錫旂者至夥，有單云錫旂者，牧毀是也。有云錫䜌旂者，頌鼎休盤揚毀豆閉毀寰盤及上舉留壺蓋是也。有云朱旂者，毛公鼎是也。此皆器銘以旂爲錫物之例，其他例尚多，不勝舉證也。至善鼎云：「錫女乃祖旂，用事！」全盂鼎云：「錫乃祖南公旂，用獸！」獸即古狩字與此銘云「錫女乃祖巾」者句例全同，此巾當讀旂之確證矣。

師兌毀今傳世者有二器，一記元年五月，一記三年二月，故今題此爲元年師兌毀以爲別云。

余於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七日跋此器，即明此義，今增益文證爲此文，削去前稿云。

競卣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中卷拾式葉下載競卣，銘文云：「隹白辟父以成𠂤即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𨙶。白辟父皇競各于官，競蔑曆，賁競章，對䟒白休，用乍父乙寶障彝。子子孫永寶！」吳闓生以伯辟父皇競五字爲句？各于官三字爲句，云：「皇有嘉美之義，與貺字同。」吉金文錄肆卷拾柒葉上 按吳讀不成文理，說亦不可通，其誤不待言矣。余謂皇字如字讀之，文自難通。以聲求之，蓋乎之假字也。呼召之字，金文皆作乎。古音皇在唐部，乎在模部，二部爲對轉，故得相通。各與格

同，官字从宀，謂治事之所，今言官署是也。說文訓吏事君，非是，說詳余釋官篇。見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卷壹 白辟父皇競各于官，謂白辟父乎競至于官署也。言此者，以起下文蔑曆商章之事也。詩魯頌閟宮云：『遂荒大東，』荒爾雅釋詁郭注引作幠，禮記投壺云：『無幠無敖，』幠大戴禮記投壺篇作荒。皇與荒，乎與幠，古音並同，荒可通作幠，知皇可假為乎矣。

癘鼎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四日

嘯堂集古錄玖拾捌葉下 載周文王命癘鼎，銘文云：『隹三年四月庚午，王在豐。王乎虢叔召癘，錫駒兩。拜稽，用乍皇祖文考盂鼎，癘萬年，永寶用。』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柒葉上 錄此銘，釋乎為平，引其父汝綸之說云：『呼為俚言，起自後世，古書無有。尚書曰：來禹！王曰：格汝眾！皆呼詞，而文不言呼，直至譔論語時，如參乎賜也子曰由之類，亦皆無呼文。惟左氏有倉葛呼曰之語，彼自謂大叫為呼，非相呼之謂也。鐘鼎古文，安得有王呼某人之俚俗語哉！』樹達按：乎用為呼召之呼，銘甲文已有之，非平字也。說文言部有評字，訓召，乎即評之初文。詳余釋乎篇 王乎虢叔召癘，猶言王命虢叔召癘也。吳闓生謂文既云召癘，乎又訓召，為不安，何不安之有！抑吳氏謂呼為俚言，古書無有。余按儀禮特牲饋食禮記云：『凡祝呼，佐食許諾。』鄭注云：『呼猶命也。』禮記檀弓下篇云：『杜蕢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爾飲調，何也？』此用呼為評者也。墨子明鬼篇記湯伐夏之事云：『王乎禽推哆大戲。』又記武王伐紂事云：『與殷人戰乎牧之野，王乎禽費中惡來。』乎禽猶云命禽，此又字作乎，與金文同者也。儀禮禮記墨子皆古書，而吳氏乃云古書無有，何也？畢秋帆孫仲容校墨子，謂乎禽當為手禽，亦非也。禽則可矣，何必手禽乎？且湯武二王同是手禽，抑何前後事巧合乃爾？若命禽惡臣，則事理之必然矣。仲容曾見甲文，又精治銘刻，乃不能以甲金文習見之乎字證合墨子書，而憑肊改字，亦其偶疏也！

師遽彝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八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叁冊 玖葉上 載師遽方尊，銘文有云：『王乎宰利錫師遽琿圭一，環章四。』吳大澂方濬益及近日吳闓生並釋

瑗爲環。二吳無說，方氏說之云：『環璋當是璋之有邸者。綴遺齋彝器考釋拾捌卷廿肆葉下余謂瑗字作瑗，左旁从玉，右旁上从止，與說文辵部遠字古文作𢓊形从止者同，金文他器如晉姜鼎克鼎番生𣪕諸器皆有遠字，所从之袁上皆从止，則此銘瑗字當釋瑗，不當釋環。說文睘字从目袁聲，此字从袁，不从睘也。方氏疑環璋爲璋之有邸者，稽之古書，略無文證。余以聲求之，疑瑗當讀爲瑑也。說文玉部云：『瑑，圭璧上起兆瑑也，从玉，彖聲。』周禮春官典瑞云：『瑑圭璋璧琮，繅皆二采一就以頫聘。』鄭司農云：『瑑，有圻堮瑑起。』考工記玉人云：『瑑圭璋八寸，璧琮八寸，以頫聘。』鄭注云：『瑑，文飾也。』典瑞又云：『牙璋以起軍旅，以治兵守。』鄭司農云：『牙璋，瑑以爲牙。』此皆古有瑑璋之證也。說文袁从叀省聲，叀彖古聲近，故得假瑗爲瑑矣。

珂圭義不明，方氏釋爲瑁圭，字形既不合，而瑁圭爲天子所執，亦無賜與臣下之理。余以聲求之，疑珂當讀爲縵也。說文糸部云：『縵，繒無文也，从糸，曼聲。』按縵爲無文之繒，引申之，凡無文者謂之縵。國語晉語云：『乘縵不舉。』韋注云：『縵，車無文也。』此車無文謂之縵也。漢書西域傳云：『以金銀爲錢，文爲騎馬，幕爲人面。』如淳云：『幕音漫。』顏師古云：『今所呼幕皮者，亦謂其平而無文也。』此錢無文謂之幕也。漫與縵音同。又食貨志上云：『一歲之收常過縵田畮一斛以上。』顏師古云：『縵田謂不爲甽者也。』不爲甽之田謂之縵田，義亦與無文近。古音面與曼同，釋名釋形體云：『面，漫也。』珂圭蓋謂無文飾之圭，與下云瑑璋爲有文飾者義正相反。吳大澂古玉圖考載圭多品，自穀圭外皆無文飾，珂圭殆謂此歟！此器前人皆題曰尊，鄒安周金文存改題曰彝，近人多從之，故今題爲師遽彝云。

守宮尊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七日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錄捌拾壹載守宮尊，銘文云：『隹正月既生霸乙未，王才在周，周師光守宮事，𩛥周師不磊。易錫守宮絲束，蘆𧜓幕五，蘆𦋥冪五，馬匹，毳布三，𤕌俸三，𤬝朋。守宮對揚周師釐，用乍且祖乙障，其𠤳子子孫孫永寶用，勿遂墜。』按周師光守宮事，余疑光當讀爲貺。詩小雅彤弓云：『中心貺之。』毛傳云：『貺，賜也。』周師光守宮事，謂周

師與守宮以職事也。愙齋集古錄拾壹册廿陸葉載宰峀毁，原題作來獸敦銘云：『王姿宰峀貝五朋。』姿字从火从女，古文从女與从人同，即光字也，其字亦當讀爲貺，與此銘正可互證也。井侯彝云：『龔井侯服！』光守宮事與龔井侯服文異而義同。僃周師不䂜，郭君謂䂜爲否之緐文，大系考釋中册玖式葉下是也。僃疑即僊字，當讀爲贊。不䂜疑當讀爲備鄙，謂備禦邊鄙也。不與備，否與鄙，古音並同，故得相通假。書堯典云：『否德，忝帝位，』否史記五帝紀作鄙。論語雍也篇云：『予所否者，天厭之！』否論衡問孔篇作鄙。莊子大宗師云：『不善少而否老，』釋文云：『否本作鄙。』此皆否鄙古通作之證也。贊周師備鄙，即周師給與守宮之職事也。

𩰫卣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十八日

𨜵侯陳氏澂秋館吉金圖伍拾葉下載𩰫卣，原書題𩰫彝，目錄作𩰫䴁。銘文云：『隹十又三月初吉丁卯，𩰫啓進事旋徙事皇辟君，休王自穀吏使𠤕畢土方五十里。𩰫弗敢諠忘王休異，用作𣪘宮旅彝。』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云：『啓猶肇也，始也。旋徙即奔走。文當以𩰫啓進事旋徙事爲句，言𩰫始進而以奔走王室之事爲事也。皇辟君休王，猶作册大鼎言皇天尹大保，休王即懿王之弟孝王也。』中册玖拾叁葉下吳闓生釋徙爲徒，以『召啓進事』爲句，『旋徒吏』爲句，『皇辟君休』爲句。吉金文錄肆卷拾葉上題召尊今按吳讀不成文理，郭說較長，而未盡也。余謂文當以『𩰫啓進』三字爲句，謂𩰫初進於朝也。『事旋徙』三字爲句，『事皇辟君』四字爲句，謂從事奔走以事其君也。畢土者，大保毁云：『錫休余土，』愙齋集古錄七卷伍葉上亳鼎云：『公侯錫亳杞土麇土』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拾柒葉下此云畢土，與余土杞土麇土文例相同也。

宗周鐘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廿二日

據古錄金文卷叁之弍伍拾陸葉上載宗周鐘，銘文云：『王肇遹省文武堇勤疆土，南國𠬝子敢臽虐我土。王敦伐其至，𢦏伐𠨘都。𠬝子迺遣閒來逆邵王，南夷東夷具見，廿又六邦。』邵王郭沫若釋爲昭王，其說甚碻。按昭王南征之事見於僖公四年

左氏傳楚辭天問呂氏春秋音初篇及竹書紀年諸書。初學記卷七漢水下引竹書紀年二事，其一云：『周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涉漢，遇大兕。』其二云：『周昭王十九年，天大曀，雉兔皆震，喪六師於漢。』據此言之，昭王於十六年及十九年兩次南征也。

楚辭天問曰：『昭后成遊，南土爰底，厥利惟何，逢彼白雉。』此文記昭后底南土逢白雉，而紀年則云昭王涉漢遇大兕，雉兕文殊，似是二事；以余考之，實一事也。蓋兕雉二字古通。呂氏春秋至忠篇云：『荊莊哀王獵於雲夢，射隨兕，』說苑立節篇作『射科雉。』史記齊世家云：『蒼兕蒼兕。』徐廣云：『本或作蒼雉。』管蔡世家云：『曹惠伯兕，』十二諸侯年表兕作雉。集韻云：兕或作雉。並其證也。逢兕遇雉既是一事，則楚辭所記乃十六年事也。左傳僖公四年記齊師問楚人之辭曰：『昭王南征而不返，寡人是問。』楚人答之曰：『昭王之不復，君其問諸水濱！』呂氏春秋音初篇云：『周昭王親將征荊蠻，蠻字今呂氏春秋脫，茲據左傳僖四年疏補。還反，涉漢，梁敗，王及蔡公抎於漢中。』以此與紀年勘合，知二書所記爲十九年之事也。鐘銘記王伐𠬝子，戡伐厥都，𠬝子遣閒來逆，南夷東夷廿六邦來見，功成之後，鑄器銘勳，此記十六年之事也。惟紀年記昭王十六年伐楚荊，楚荊止是大名，今以銘文核之，實伐楚荊之𠬝子也。然則𠬝子爲何人乎？以音求之，𠬝蓋經傳之濮也。書牧誓曰：『庸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僞孔傳云：『庸濮在江漢之南。』左傳昭公九年記周詹桓伯之言曰：『及武王克商，巴濮楚鄧，吾南土也。』又昭公十九年曰：『楚子爲舟師以伐濮。』濮或稱百濮，左傳文公十六年曰：『楚大饑，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人謀徙於阪高，蔿賈曰：不可，我能往，寇亦能往，不如伐庸。夫麇與百濮，謂我饑不能師，故伐我也，若我出師，必懼而歸。百濮離居，將各走其邑，誰暇謀人！乃出師，旬有五日，百濮乃能。』據傳文百濮爲麇人所率，顧棟高謂麇在湖北安陸府京山縣境。傳文記楚興師旬有五日而百濮罷，地近於楚，不言可知。然則僞傳謂濮在江漢之南，是可信也。杜預春秋釋例云：『建寧郡南有濮夷，濮夷無君長，各以邑落自聚，故稱百濮。』按杜氏邑落自聚之釋，蓋本左傳百濮離居各走其邑爲說，其云：濮夷在建寧郡，按晉之建寧郡在今雲南界，與楚地遠隔，勘合傳文，不相符契，其說非也。𠬝子稱子，此乃蠻夷君長之稱。知者，春秋經及左氏傳於戎狄之君皆稱

子。宣公十五年春秋經書『潞子嬰兒，』襄公四年傳記『無終子嘉父，』十四年傳記『戎子駒支，』昭公十二年傳記『肥子緜臯，』十五年傳記『鼓子䵣鞮，』十六年傳記『戎蠻子嘉，』而昭公十六年經書『戎蠻子，』十七年傳記『陸渾子，』與此銘文稱𠬝子者正同。禮記曲禮下篇云：『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是其說也。子爲濮君之稱，則杜征南謂百濮無君長者又非其實矣。

昭王在位年數，或云十九年，帝王世紀則云五十一年。由今考之，十九年之說是，五十一年之說非也。呂氏春秋記『王征荆蠻，還反，涉漢，王抎於漢中。』杜預注左傳云：『昭王南巡守，涉漢，船壞而溺，周人諱而不赴，』亦謂王抎於漢。而竹書紀年則云『昭王十九年，喪六師於漢。』合勘二書，知喪師與王之溺死乃同時之事。不然，二事皆與漢水相涉，不當先後巧合如此。蓋周人恥於此事，多所諱飾，梁敗船壞之說，殆皆飾辭也。喪師溺水既是十九年事，則在位年數爲十九年明矣。今本竹書紀年云：『喪六師于漢，王陟，』其說是也。此器作於十六年之後，十九年之前，蓋十七八年之作矣。

師獸殷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嘯堂集古錄伍拾叁葉上載師獸殷，原書題周毀敦銘文首云：『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師獸！乃且考有爵勳于我家，女有隹小子。余令女死我家』云云，郭沫若說伯龢父即共伯和，其說甚新而確，惟取證於師嫠師兌二殷之師龢父及師晨鼎諸器之司馬収，不免迂曲。大系考釋中冊壹壹肆葉上余謂伯龢父即共伯和，求之本器，即可瞭然。知者，彝銘屢見『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稱若曰者，僅此器之白龢父，若非白龢父有與王相等之身份，安能有此。且銘文首記命辭，次記錫物，末記揚休制器，與其他王命臣工之器無一不同，證一也。續考古圖有伯龢父敦，與此師獸殷一器，吳其昌金文厤朔疏證以爲二器，非也。尚書屢見『王若曰』之文，非王而稱若曰者只微子與周公，除微子稱若曰義不可知，當別論外，『周公若曰』只見於君奭立政二篇，二篇皆周公攝政時書也。證二也。以彝銘證彝銘，又以尚書證彝銘，則伯龢父非共伯和莫屬也。禮記曲禮篇曰：『天子未除喪曰予小子，』知古天子有自稱小子之事。君奭篇曰：『在今予小子旦非克有正。』又曰：『今在予小子旦若游大川。』說者以周

公攝政，故自稱予小子，今此銘記伯龢父自稱小子，與君奭篇周公自稱相類，則伯龢父又非以共伯和釋之不可，此又一證也。

周室共和之事，古書記載爲說不同。莊子讓王篇釋文引竹書紀年云：『共伯和即于王位。』史記周本紀索隱云：『汲冢紀年云：共伯和干王位。干，篡也，言共伯攝王政，故言干王位也。』呂氏春秋開春論云：『共伯和修其行，好賢仁，而海內皆以來爲稽矣。周厲之難，天子曠絕，而天下皆來謂矣。』謂元刻本作請 司馬彪之注莊子讓王篇也，本呂覽之文，其說云：『共伯名和，修其行，好賢人，諸侯皆以爲賢。周厲王之難，天子曠絕，諸侯皆請以爲天子。此請字足證呂氏春秋來謂謂字之誤。共伯不聽，路史此句下有不獲免三字，是也。即干王位。十四年，大旱，屋焚，卜於太陽，兆曰，厲王爲祟。召公乃立宣王，共伯復歸于宗，逍遙得意共山之首。』周本紀正義引魯連子云：『衛州共城縣，本周共伯之國也。共伯名和，好行仁義，諸侯賢之。周厲王無道，國人作難，王奔于彘，諸侯奉和以行天子事，曰共和元年。十四年，厲王死于彘，共伯使諸侯奉王子靖爲宣王，而共伯復歸，國于衛也。』樹達按漢書藝文志儒家列魯連子十四篇，隋書經籍志亦載魯連子五卷，此所引有衛州共城縣之文，不似戰國時人語，蓋出於依託。然張守節已加稱引，自出於唐代以前，雖爲假託，當有所據。彼所云諸侯奉和行天子事，與呂氏春秋開春論所記相符，亦可證也。莊子讓王篇及呂氏春秋愼人篇並云：『許由娛乎潁陽，共伯得乎共首，』以共伯與許由並論，蓋贊其能讓王，意指和攝位後復立宣王歸國於衛而言也。此皆以共和之事屬於共伯和者也。史記周本紀云：『厲王出奔於彘，召公周公二相行政，號曰共和，』此以共和之事屬之周召二公者也。張守節史記正義以紀年及魯連子爲非。顏師古注漢書古今人表又譏史遷爲無據，後來儒者各有主張，迄無定論。今以此銘核之，則莊呂紀年之說是，史遷之說非也。二千年來之紛爭，或由此可以息乎。

據史記十二諸侯年表記共和元年，魯連子亦云：『諸侯奉和行天子事，號曰共和元年，』然則銘文之王元年實共和元年，其稱王者，謂攝王也。

左傳昭公二十六年云：『至于厲王，王心戾虐，萬民弗忍，居王于彘，諸侯釋位以閒王政。』顧氏杜解補正引陸粲說，據漢

書紀年呂覽謂即共伯和事，是也。

一九五一年一月六日，余得讀吳東發商周文拾遺一書，其書中卷有此銘跋，謂伯龢父即共伯和，與郭君說同，而以銘文「伯龢父若曰」爲證，又先余言之也。

諫𣪘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四日

陶齋吉金錄式卷拾壹葉上載諫𣪘，銘文有云：「先王既令女△𤔲王宥，女某否又昏，母敢不善！」郭沫若讀女某否又昏爲女靡鄙又昏，大系考釋中册壹壹柒葉 吳闓生釋昏爲勤勞，謂某不有昏即靡不有勞也。吉金文錄叁卷拾玖葉下 余按二君皆讀某爲靡，意皆以某爲否定詞，是也。余按金文通以母爲毋，本銘母敢不善，即其例也。此某字亦當讀與母同。說文三篇上言部載謀字或作𧥺，又或作譬，此某與母音同之證。二字並咍部明母 銘文於此句不言母而言某者，以下文已有母字，變文以避複也。又某聲古與無聲互通，詩小雅小旻云：「民雖靡膴，」釋文引韓詩「膴」作「腜。」大雅緜云：「周原膴膴，」「膴膴」韓詩作「腜腜」：此其證也。否與不同。昏當讀爲聞，說文耳部記聞或作䎽，可證也。女某否又昏，即女無不有聞也。

虢仲盨跋

一九四七年四月二十九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肆壹葉下載虢仲盨，原書作虢中簠 銘文云：「虢中以王南征，伐南淮夷，在成周，乍旅盨，兹盨友十又二。」王靜安跋此銘云：「此器假友爲有。有無之有，古本無正字，所用又友有三字皆假借也。又友之爲假字，人皆知之。有字古文从又持肉，盂鼎毛公鼎皆然，其本義當爲侑食之侑，後世譌肉爲月，說文乃以春秋日月有食之不宜有之說解之，非其朔矣。」觀堂別集貳卷伍葉上 樹達按靜安訂有字之誤形，糾說文之誤解，是也，而謂有爲侑食之侑本字，則非是。余謂有無之有與㝵獲取諸字義皆相類，故造文之意亦大同。㝵字甲金文皆从又持貝，許君云从見者，誤也。獲字甲金文作隻，从又持隹，取字从又持耳，古文小篆無異形。以三文證有字，以手持肉，其爲有無之有甚明，非侑食本字也。

函皇父𣪘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冊拾肆葉上載函皇父𣪘，銘文云「函皇父乍作琱𡛤周娟般盤盉障器𣪘⿱鼎廾具，自豕鼎降十，又𣪘八，兩鑘，兩⿰金壺。琱𡛤其邁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春秋經僖公十六年云：「春，隕石于宋五。是月，六鷁退飛過宋都。」穀梁傳云：「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先數，聚辭也，目治也。」按此銘自豕鼎降十，又𣪘八，兩鑘，兩⿰金壺，鼎𣪘後數，鑘⿰金壺先數，與春秋經之「石五」「六鷁」相類。穀梁傳後數散辭先數聚辭之別，極見用心，惟經文石鷁異類，隕石屬聞，鷁飛屬見，先數後數，或當如傳文所說。若此文鼎𣪘鑘⿰金壺，同屬器名，又同屬記事之辭，無聞見之別，數字或先或後，殆古人行文變化以求美，不必有深意存於其閒，如必以傳義說之，則鑿矣。

𧊒盨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七日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拾伍卷朱本百伍壹葉上載寅簋，當作𧊒盨銘文僅存全文之半，其文云：「……又進退，雩邦人正人師氏人又辠又故，迺睗倗即女，迺繇宕，卑俾復虐逐氒君氒師，迺乍作余一人𡚬。王曰：𧊒！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善效乃友內辟，勿吏使賊虐從獄，受奪𢧵行道，氒非正命，迺敢△訊人，則唯輔天降喪，不△，唯死。」云云。按此銘自來釋者皆未能盡通其讀，余今試說之。正人師氏人者，爾雅釋詁云：「正，長也。」正人謂長官之部屬也。師氏乃軍旅之稱，彔𢦚卣云：「王命𢦚曰：𢧵！嗟淮夷敢伐內國，女其以成周師氏戍于古𠂤，」是其證也。師氏人謂三軍之徒屬也。「又辠又故，」又讀為有，故字孫仲容古籀拾遺上卷廿捌葉上引周璪說云：「當讀為辜，」以詩十月之交無辠無辜為證，其說是也。「迺睗倗即女，」睗字不識，倗義亦不詳。即猶今言交付，知者：𤔲攸从鼎云：「𤔲从以攸衞牧告于王曰：女△我田牧，弗能許𤔲从，王令眚史南以即虢旅。」以即虢旅者，以其訴訟之事付與虢旅處分之也。虢旅使攸衞牧誓云云，則虢旅處分之之事也。彼文之即虢旅，與此銘之即女，二即字義正符同。「迺繇宕」者，迺猶若也。說文十二篇下系部云：「繇，隨從也。」七篇下宀部云：

『宕，過也。』𢿱宕殆是寬縱其過之義。文意言：若對於邦人及長官軍旅之部屬有罪過者寬縱不治，則彼等將益無所畏忌，進而虐逐其君長，於是乃爲余一人之咎過也。𠭯字不識，郭沫若釋爲咎，大系攷釋中册壹肆零葉下 意蓋近之。『敬明乃心，用辟我一人，』辟爲事君之義，余跋善夫克鼎已明之矣。『善效乃友內辥』者，效當讀爲教，內與入同，辥與辟同，此命𨛜善教其寮屬使入而事君也。『勿使𧇊虐從獄』者，𧇊虐失之猛，從獄失之寬，皆非執中用法之道也。『受奪𠭯行道』義不明，𠭯說文訓叉取，奪𠭯行道，疑即今語之言路劫，受行劫于道之物，此與行劫者同其惡，故亦云勿使也。散氏盤云：『用矢𢦏散邑，廼即散用田。』曶鼎云：『廼或即曶用田二，又臣△△一夫，凡用即曶田七田，人五夫。』諸即字皆付與之義也。

𢦏𣪘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

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拾肆卷明朱刻本百廿玖葉上載𢦏𣪘，銘文有云：『易女䟽玄衣，赤ᗺ市，䜌旂，楚徒馬。』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云：『楚走馬當是二職名。楚即毛公鼎大小楚賦之楚，亦即周禮小司徒以比追胥之胥，走馬即趣馬，蓋同職中之賤者。』中册壹伍零葉下 余謂金文中錫馬之事屢見，走馬蓋謂善走之馬。云楚者，蓋舉馬之產地。左傳僖公二年云：『晉荀息請以屈產之乘與垂棘之璧假道於虞以伐虢。』杜注云：『屈地生良馬，』蓋訓產爲生，以屈爲地名。公羊傳亦記此事，何休注云：『屈產，出名馬之地。』則以屈產二字爲地名。銘文云楚徒馬，猶二傳云屈產之乘耳。嘯堂集古錄下册玖拾叁下 載此器，題曰京叔彝，按此器銘明記爲𣪘，非彝，亦不見京叔之名，未審王氏書因何致誤也。

杜伯鬲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拾叁葉下載杜白鬲，銘文云：『杜白伯乍作叔嫞䵼鬲，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羅振玉跋云：『嫞字王忠慤公釋嫞，謂即桑中詩美孟庸矣之庸。毛傳：庸，女姓。正義：列國姓庸弋者，無文以言之，今乃得之古金文中矣。』劉

禮智小校經閣金文叁卷捌拾貳葉上从王羅之說，題此爲杜白作叔孎鬲。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據魏三字石經書君奭篇祇若茲祇字古文作𦘒，釋孎爲祁，其說云：『杜乃陶唐氏之後，其姓爲祁，孎即祁本字，从女，𦘒聲。𦘒即召伯虎𣪘與鄦侯𨊠𣪘之𦘒字，其讀如祇，正與祁近。』中册壹伍叁葉上 余按郭說是也。左傳文公九年記晉文公之夫人有杜祁，足爲郭說之證。據此言之，此器乃杜伯媵女之器也。

者減鐘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一日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壹卷叁拾壹葉上 載者減鐘，銘文首云：『隹正月初吉丁亥，工𠭯王皮難之子者減睪其吉金，自乍鎬鐘，不帛不𣿌，不濼不凋。』按工𠭯即句吳，前人已言之矣。者減之名，經傳無所見，余以聲音求之，蓋即史記吳世家之轉也。吳世家記太伯十四傳爲禽處，禽處卒，子轉立。者減之合音爲轉，故銘文作者減而史記作轉，此猶襄公十二年春秋書吳子乘卒，而左氏傳則作吳子壽夢，壽夢爲乘之合音，其例正同。史記記轉之父爲禽處，而銘文作皮難，不相符合者，句吳諸王名號不同，一人之稱往往互相歧異。襄公二十五年春秋書『吳子遏卒，』左氏傳作『吳子諸樊。』襄公二十九年春秋書『閽弒吳子餘祭，』而三十一年左氏傳吳屈狐庸則曰『閽戕戴吳。』定公十四年春秋書『吳子光卒，』昭公二十七年左氏傳則稱『闔廬。』並其例也。此鐘乃者減爲王以前所制，故稱工𠭯王之子也。史記索隱云：『轉，譙周古史考云柯轉，』愚謂柯乃發聲之辭，太伯之後七世曰柯相，十世曰柯盧，柯皆發聲辭也。

𦍌字不見於說文，而龜甲文記用牲之辭恆見𦍌字。殷虛書契前編云：『丙子，卜，貞康祖丁祊，其牢𦍌，兹用。』壹卷拾葉叁版 羅振玉云：『說文角部：觲，用角低卬便也，从牛羊角。詩曰：觲觲角弓。土部：垟，赤剛土也，从土，觲省聲。案觲觲角弓，今毛詩作騂，赤剛土之垟，周禮草人亦作騂，故書作挈，形與𦍌近，殆𦍌字之譌。知𦍌即騂之本字矣。許君不知騂有本字作𦍌，乃於觲注曰从牛羊角，于垟注曰从觲省，皆由未見𦍌字之故。注經家謂周尚赤，故用騂剛，卜辭中用𦍌者不止一二見，知周亦因殷禮耳。』增訂書契考釋中卷廿柒葉上 樹達按羅君此說甚核，垟字許君訓赤剛土，騂字傳注亦通訓馬赤色，說文新附有騂字，訓馬

赤色。本銘云不帛不苹，帛假爲白，苹與白爲對文，其義爲赤色無疑。不濼不凋，濼郭沫若讀爲鑠，是也。凋當讀爲凋，說文云：「凋，半傷也。」不鑠不凋，言其質之堅美也。

姑鵬句鑃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二日

小校經閣金文卷壹玖拾玖葉上載姑馮句鑃，銘文云：「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姑馮昏同之子擇氒吉金，自乍商句鑃，以樂賓客，及我父兄，子子孫孫永保用之。」按此器首箸錄於攈古錄金文，釋作姑馮，叁之壹卷拾貳葉上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改釋爲姑𢉖，廿捌卷廿陸葉下郭沫若云：「姑下一字原作𩙿，舊釋爲馮，人多疑之。此字左旁从仌固無疑，右旁所从實鳳之奇文。卜辭鳳字作𩾏若𪇘，此猶存其遺意，知此則釋馮至當。蓋此字本从奇文鳳仌聲，从鳳者，取鳳鳥之馮風也。馮字从馬者，乃後來之譌變。」大系考釋下册壹伍柒葉上樹達按郭君說此字右从鳳，左从仌，其說是也。而定爲馮字，說馮从馬者爲後來之譌變，則非是。余謂此字象鳳形，即鳳字，左旁从仌者，乃象形文加聲符，如厂加干爲厈，网加亡爲罔之比。甲文及小篆鳳皆从凡聲，凡聲古韻屬覃部，與仌聲屬古韻登部者殊異。此鳳字乃以仌爲聲者，古鳳字假借爲朋黨之朋，莊子逍遙遊篇之大鵬即鳳也，以此知鳳字古有朋音，朋亦登部字也。詩鄭風大叔于田曰：「抑釋掤忌。」毛傳云：「掤，所以覆矢也。」說文義同。昭公二十五年左傳曰：「公徒釋甲執冰而踞，」文假冰爲掤，掤字从朋聲，此冰與朋同音之證。鳳字古有朋音，而冰與朋音同，仌冰爲古今字，故得以仌爲聲也。釋馮者以字右旁鳳字象形之上截似今字之馬，故以意釋之，不足據信。鳳與馮各爲一字，不必牽合爲一也。余謂此當釋爲姑鵬，音義皆合。至王君靜安及郭君謂姑馮昏同即越絕書之馮同，說自可信。鵬馮同音，仍不害其爲書傳之馮同也。今以余說改題爲姑鵬句鑃云。

姑鵬句鑃再跋

一九四九年七月十日

此銘文記姑鵬昏同，王靜安謂即越絕書之馮同，與園生吉金文錄肆卷叁肆葉下引郭沫若謂史記越世家韓非說疑篇及越絕書外傳記

地之逢同，吳越春秋勾踐入臣外傳之扶同並即此人。考釋下册壹伍柒葉上 樹達按王郭兩君之說是矣。余謂姑鵬昏同不僅見於前舉諸書，左傳及國語之舌庸，亦即此昏同也。左傳襄公二十六年云：「夏五月，叔孫舒帥師會越皐如舌庸今本誤作后庸，此據石經及宋本注疏。宋樂茷納衛侯。」又二十七年云：「春，越子使舌庸來聘。」國語吳語云：「越王勾踐命范蠡舌庸今本誤作后庸，此據宋庠本。率師沿海泝淮以絕吳路，敗王子友於熊夷。」此舌庸之事見於二書者。昏字隸變作舌，與口舌之舌形同，刮括諸字所从是也，庸與同古音近。以銘文證之，春秋內外傳之舌庸實是昏同，不惟今本之后庸為誤字，讀昏庸之昏為口舌之舌，亦誤讀也。

邾王糧鼎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三日

小校經閣金文弍卷玖拾捌葉下載邾王糧鼎，銘文云：「邾王糧用其良金，鑄其𩱛鼎，用鬻庶腊，用雝賓客，子子孫孫，世世是若。」鬻字从䰜省，从羔，从采，劉體智及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卷廿壹葉上釋文並依字書之，吳闓生釋為鬻，于思泊亦讀為鬻，郭沫若大系攷釋書其字為鬻，而釋為腼。下册壹伍玖葉上 樹達按字从采，不从米，吳于二君誤釋顯然。郭君書其字為鬻，銘文下从羔，不从鬲，此蓋偶誤也。余謂說文三篇下䰜部云：「鬻，五味盉羹也，从䰜，从羔。」或作鬻，从鬲，从羔。鬲羔一字 又作鬻，从䰜省，从羔，从美。小篆作羹，从羔，从美。銘文鬻字从䰜省，从羔，从采，其从䰜从羔，與說文鬻鬻鬻三文皆相合，余謂此亦羹字也。然則何以从采也？曰：采者，菜也。夫羹有二：一曰太羹，二曰鉶羹。詩魯頌閟宮云：「毛炰胾羹。」毛傳云：「羹，太羹鉶羹也。」是其說也。太羹無菜，鉶羹則有菜。儀禮公食大夫禮云：「太羹湆不和。」鄭注云：「太羹湆，煮肉汁也，不和，無鹽菜。」此太羹無菜之說也。菜古謂之芼。公食大夫禮云：「鉶芼，牛，藿；羊，苦；豕，薇。」是肉羹有菜也。禮記昏義云：「牲用魚，芼之以蘋藻。」是魚羹有菜也；內則云：「雉兔皆有芼，」是雉兔羹有菜也；此皆鉶羹有菜之說也。禮記曲禮上篇云：「羹之有菜者用梜，其無菜者不用梜，」正義謂有菜者為鉶羹，無菜者為太羹，是也，此又經籍明記菜字者也。鉶羹有菜，故此羹字从采也。論其全字，从羔，示羹有肉也；从采，示有菜也；从

翯省，所以和羹也。調羹之品物，包舉無遺，視鬻羹第从羔者爲備，視鬻羹从美者爲切也。有菜之羹實於鉶，故謂之鉶羹，無菜者實於庶羞之豆。

徐王𩰤鼎再跋

一九五一年二月二十六日

頃覆校此銘，他器恆云吉金，此獨云良金，心竊異之。吉良同訓善，固也。及細審之，乃知銘文亦如詩經中若干篇，於句末韻外，兼有句中韻也。用其良金，鑄其𩰤鼎，二句以句中第三字良𩰤諧韻也。用鬻庶臘，用雝賓客，二句以句中第二字鬻雝爲韻也。良𩰤鬻皆唐部字，雝爲鐘部字，唐鐘二部音最近，古多合韻也。陳侯因𬯀𣪘以二部合韻 余前釋鬻爲羹，第就字之形義言之，今知此，則於字音又得一有力之證明矣。又余前跋王孫遺諸鐘，謂徐器用韻特精，證知徐文化之卓犖，今於此器復添得一佳證也。

余前跋陳侯因𬯀𣪘，明唐鐘二部合韻皆戰國時文字，此器亦唐鐘合韻，蓋亦戰國時器也。

叔夜鼎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五日

嘯堂集古錄景宋本玖拾叁葉上載叔夜鼎，銘文云：『叔夜鑄其餗鼎，以征以行，用𩰫用鬻，用𧗓釁壽無彊。』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玖卷捌拾陸葉釋第三句爲用饘用羹，阮伯元積古齋鐘鼎款識肆卷拾壹葉上吳子苾攈古錄金文弍之弍卷柒拾玖葉並釋爲用𩰫用鬻。按鬻字从翯省，从羔，从米，从亯，薛阮吳釋羹或鬻，與上句行字下句彊字諧韻，是也。鬻爲古文羹字 其从翯省从羔，與說文鬻鬻諸字形同。復从米者，禮記內則注云：『凡羹齊宜五味之和米屑之糝，』是其義也。从亯者，羹所以亯獻，亯亦聲也。羹亯同屬唐部 或讀亯如今之烹字，亦通。𩰫字薛尚功釋饘，形音並不相合。阮氏首釋𩰫，云：『从𡰥者，古文侃之省字。』吳大澂說文古籀補叁卷陸葉下從其說。樹達按侃字說文从㐰，古文信 从川，金文兮仲鐘猶鐘並作㑦，保侃母𣪘作信，並从横川，叔氏鐘作㑦，从横川省，與此形皆不合；而𡰥字在金文中常見，乃兄字，則阮氏二吳之誤釋明矣。余疑此字當爲說文之

鬻字。三篇下䰜部云：『鬻，健也，从䰜米。』銘文从米，與說文同；从䀇與說文从䰜者同；其从兄者，蓋从祝省聲。古音祝在屋部，鬻在覺部，音相近也。說文祝从祝省聲，䰜爲會意字，其云从米聲音武悲切者，誤也。段氏注已糾之。左傳昭公七年記正考父鼎銘云：『饘於是，鬻於是，以糊余口。』杜注云：『於是鼎中爲饘鬻。』易繫辭傳云：『易曰：鼎折足，覆公餗，』餗馬融本作鬻。說文鬻下云：『陳留謂健爲鬻。』按說文鬻或作餗，易鼎九四云：『鼎折足，覆公餗，』釋文引馬融注云：『餗，健也。』健與饘同古器有宋公䜌餗鼎，王引之謂餗鼎即鬻鼎，經義述聞壹卷伍肆葉下 是也。以上諸證，皆饘鬻可爲鼎實之證也。薛氏釋鬻爲饘，阮氏釋鬻，鬻健饘爲一字，二氏所釋與余釋鬻者其義相同，說文云：鬻，鬻也。特鬻字字形非饘鬻，故不能不明辨耳。

楚王酓忎鼎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弍卷玖拾壹葉下 載楚王酓忎鼎，其蓋銘釋文云：『剛平吏秦差苛△妥之，』器銘釋文有云：『剛平盤埜差秦忎妥之。』按剛平原文作但𠂔，妥原文作㐆。郭沫若云：『但，殆職名，𠂔即帀字，師之省文，叔夷鐘師字作𠂤，省之則爲𠂔矣。或釋爲平，非是。』大系考釋下册壹柒零葉『之上一字或釋妥，恐是爲字之異，蓋物勒工名之意也。』讀銘刻彙考叁柒葉下 樹達按郭說皆是也，其釋𠂔爲師，釋㐆爲爲，足糾劉體智釋平釋妥之誤。余於一九四三年七月四日跋此器，亦謂𠂔爲師字之省，舉師袁𣪘齊師師字作不，工師倨甗攻師師字作𠂔爲證，今此文已删去 彼時未見郭君大系考釋，所說適相合。頃者通覽金文，蔡大師鼎師字作𠀀，集古遺文續上卷廿肆葉 則此字之釋益無疑矣。但字郭君無釋，劉釋爲剛，蓋據說文刀部剛古文作信爲說。余昔年釋爲侃，惟未及舉證，亦未明其義。今考說文侃字从㐰，古文信 从川，而兮仲鐘猶鐘侃字皆作但，从横川；叔氏鐘云：『用喜侃皇考，』字作但，視兮仲猶二鐘省去一畫，而與此銘文字正同，則此爲侃字無疑。劉氏釋剛，誤也。侃師無義，余疑侃當讀爲鍊或煉。說文云：『鍊，冶金也，从金，柬聲。煉，鑠冶金也，从火，柬聲。』二字今皆讀郎甸切，然字从柬聲，柬讀古旱切，本見母字也。諫字从柬聲，讀古晏切，亦讀見母音。鍊煉古音蓋與諫同，故銘文假侃爲之，侃溪母，與見母音近。侃師即鍊師或煉師也。工師倨甗云：『攻師倨鑄西𨊠寶䲨，』此銘之侃師，與彼銘之攻師正相類矣。

虢季子白盤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十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玖卷捌拾叁葉上載虢季子白盤，銘文有云：『賜用弓，彤矢其央。』余按書文侯之命云：『用賚爾秬鬯一卣，彤弓一，彤矢百；』僖公二十八年左傳云：『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皆以彤弓彤矢並賜。金文伯晨鼎所記賜物亦云彤弓彤矢，獨此銘記彤矢，而弓則但言弓，不言彤弓者，疑彤弓之彤，因下彤矢而省也。詩小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毛傳釋公爲事，而鄭箋則釋公爲先公。按箋說是也。公爲先公，而詩文單稱公者，亦因下有先王之文而省，與銘文例正同也。

虢季子白盤再跋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一日

銘文云：『不顯子白，㬱武于戎工，經維四方。』維徐同柏吳式芬吳大澂劉心源及近日郭沫若于思泊皆釋爲維字。徐云：『維古文維。』從古堂拾卷叁拾伍葉樹達按金文中从隹得聲之字甚多，如唯雝顀淮雖帷諸字皆無从攴者，何獨於維从攴，知徐云維古文維之說不足信，諸家之釋未可從也。余謂維當讀爲蒦。說文四篇上萑部云：『蒦，規蒦，商也。一曰：蒦，度也。』經維四方者，經謂經營，維謂規度，猶詩江漢云『經營四方』也。甲文金文有隻字，皆作獲字用，維字从雙，雙當與隻同，从攴从又古多不別也，而獲字實从蒦聲。然則隻與蒦不惟形近，音亦當相近，故从雙聲之維與蒦通作也。

虢季子白盤三跋　一九五一年十月十二日

郭沫若謂不嬰𣪕之白氏即此器銘之虢季子白，是也。銘文云『折首五百，執嚇訊五十，是以先行。』先行應作何解釋，折首執訊何以必需先行，前人考釋者皆未之及，余前此亦不解也。頃以不嬰𣪕授諸生，乃始恍然。𣪕銘云：『白氏曰：不嬰！馭方厰允玁狁廣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余命女御追于䂂。』蓋盤銘所謂先行者，即𣪕銘之『來歸獻禽』

也。因子白有折首執訊之功，當歸來獻禽於王，故先行也。此三句下接云：『超𨒅子白，獻馘于王，』文義正相承接，兩銘正互相契合也。

鄭戚句父鼎跋 一九四七年五月二十二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錄弍百載鄭戚句父鼎，銘文云：『奠戚句父自乍飤𩰫，其子子孫孫永寶用。』郭君釋𩰫爲𩱧，是也。惟釋戚字云：『戚蓋戎字之異，从戈，用聲，舊釋爲勇，不確。』今按說文力部勇或作戚，舊釋是，郭說非也。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叁拾葉上載白戚父簠云：『白戚父乍匠。』羅君於戚字如字書之，不明其爲勇字，亦非也。

曾子△簠跋 一九四七年六月五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廿伍葉下載曾子△簠，銘文云：『曾子△自乍作行器，𠟭則永祜福。』余按古音則與載同，則永祜福即載永祜福也。祜通訓爲福，祜福同義連文，義自可通。然賈子新書禮篇云：『祜，大福也，』然則祜福蓋謂大福也。儀禮士冠禮加冠祝辭云：『眉壽萬年，永受胡福，』胡福亦謂大福也。周書諡法解及廣雅釋詁一並云：『胡，大也。』祜與胡同从古聲，並有大義，銘文之『則永祜福，』即儀禮之『永受胡福』也。鄭注士冠禮云：『胡猶遐也，遠也，遠無窮。』遠與大義亦相近，惟經既云永受，不必復言無窮之福，胡仍以訓大爲較切矣。

積微居金文說卷六

戲霝卣跋

一九四八年三月十九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弍伍葉上載丁師卣，銘文云：『子錫戲霝玗一，戲霝用乍丁師彝。』玗字於玗字下作圜形。按阮氏積古齋款識卷壹叁拾肆葉下亦載此器，云：『圜形當是古珠字，玗珠一者，玗一，珠一也。』吳式芬但釋爲圜形，不云何字。按阮吳皆以〇與玗爲二字，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叁卷捌葉上釋爲玗，則以爲一字。按于君釋爲一字者是也。惟玗字古字書未見，余謂此即玗字也。說文一篇上玉部云：『玗，石之似玉者，从玉，于聲。』羽俱切字下从〇者，象玉之形也。知者，㝬方鼎云：『王賞錫㝬方玉五㲉，㲉字不从玉而从〇，作㲉，以〇爲玉字，是其證也。二文異者，㝬方鼎徑以〇爲玉，此卣銘於玉外更从〇耳。孫仲容古籀餘論釋此爲子錫戲霝玗一，上卷拾叁葉上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拾叁葉上亦云玗一，是矣，然於玗之从〇無說，故言之。

說文九篇上辟部云：『辟，法也，从卩，从辛，節制其辠也；从口，用法者也。』按甲文有㕥字，羅振玉說之云：『古文辟从辛人，辟，法也，人有辛，則加以法也。古金文作𨐨，盂鼎增〇，乃璧之本字，从〇，辟聲，而借爲訓法之辟。許書从口，又由〇而譌也。』殷虛書契類編玖卷叁葉上樹達按羅氏此說殊碻。洹子孟姜壺璧字三見，其二皆止从玉，从人，从辛，不从〇，〇象玉形，字已从玉，不必復从〇也。又其一从玉復从〇，其形複重，與此銘玗字从玉復从〇爲一例矣。㝬方鼎㲉之从〇不从玉，洹子孟姜壺二璧字之从玉不从〇，又一璧字及此銘玗字从玉復从〇，三事雖殊，其足以證明〇之爲玉則一也。

此器原題爲丁師卣，今據制器人改題爲戲霝卣云。

右戲中㽙父鬲跋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二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拾壹葉上載右戲中㽙父鬲，羅振玉釋之云：「右戲中△父作豐鬲，子子孫孫永寶用。」樹達按豐字無義，羅氏誤釋，當釋作豊。說文五篇上豊部云：「豊，行禮之器也，从豆，象形，讀與禮同。」豊即古禮字，後乃加示旁作禮耳。近人有釋豊者，是矣，而讀爲醴，則又非也。鬲爲烹煮器，豈可以盛酒醴乎！右戲者，官名。說文十二篇下戈部云：「戲，三軍之偏也，从戈，䖒聲。」香義切，按今通讀如麾。此字義不見於經傳，獨見於金文。師虎𣪘云：「命女更乃祖考啻官司𠂇右戲繁荆，」此連稱左右戲者也；此銘稱「右戲」，單舉右偏者也。

我作父己甗跋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六日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玖拾捌葉下載我乍父己甗，銘文云：「隹十月又一月丁亥，我作禦𥛱且祖乙匕妣乙且己匕癸，我礿𥛱二女，咸。𢦚遣禴二朩貝五朋，用乍父己寶䵼彝。」末作亞形，中作若字。按劉氏善齋吉金錄禮器弍之叁拾玖葉名作我甗，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拾叁葉上則題作禦父己鼎，鼎甗互異，不知器本異，抑或有誤也。禦者，說文示部云：「禦，祀也。」𥛱字羅劉二氏皆無釋，郭沫若釋作禮。金文叢考壹册周彝中之傳統思想考伍葉樹達按甲文有𥁑字，書契前編陸卷拾肆葉下象皿，上象血，羅氏釋作血，是也。此字所从之㓜，與甲文血字意同，𥛱从血从示，象薦血於神前，蓋祭字也。甲文有𥛱字，書契後編上卷弍拾葉玖版羅氏釋祭，是矣，但點形象血，羅氏不知，以爲象酒形，則爲誤說耳。𥛱正𥛱字之省也。羅氏能釋甲文之𥛱，而不能釋此鼎之𥛱，人言羅氏著書多不出己手，殆可信矣。礿字羅氏及劉氏小校經閣金文並釋祀，劉氏善齋圖錄釋神。樹達按右旁∽爲古文申之省變形，劉釋神者，是也，此假爲申，重也。㮚羅氏及小校經閣並釋叔，羅氏云：「殷虛文以爲祭名，」是也。二女女字，小校經閣拓本字中右有一點，而仍釋爲女，善齋錄釋爲母，是也。二母蓋即上文之妣乙妣癸。咸者，訖事之辭。班𣪘云：「令錫鋚勒，咸。王令毛伯以邦冢君土馭國人伐東國痟戎，咸，王令吳伯曰：以乃師右比毛父。」史懋壺云：「王在蓉京溼宮，寴命史

懋[illegible]簋，咸，王乎伊伯錫懋貝。』二銘皆用咸爲訖已之義。[illegible]或釋丞，是。余以下遺字推之，疑丞爲人名或官爵之稱也。遺下二字不識。[illegible]者，朿之古文，鼎文假爲賜，錫朿同錫部字，聲亦相近也。我爲作器者之名，善齋錄題作我甗，小校經閣題我乍父己甗，殆是也。或曰：銘末若字，乃制器者自署其名，我乃若之自稱，說亦通。文意略謂：我爲禦祭於祖乙妣乙祖己妣癸，繼又重爲𠬝祭於妣乙妣癸二母。既訖事，丞遺△△錫貝二朋，用乍父己寶障彝。文中雖有不識之字，大旨固可通矣。』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中卷肆葉下載禦父己簋，銘文與此器同，惟且己匕癸下一字作征。按說文征爲徙之或體，蓋謂初禦祭祖妣四人，繼改而重行𠬝祭於二母，故云征也。

余釋祟爲祭，第據字形言之，無類例也。一九五一年二月，偶讀于思泊吉金文選載史喜鼎銘云：『史喜乍朕文考翟祭，』於三日既爲之跋，讀翟爲禴矣。五日適校此銘，『史喜乍翟祭，』與『我乍禦祭，』恰足相證。六日晨起，喜而記之。時農歷辛卯元旦日也。

師寰毀跋

一九四八年三月二十七日

愙齋集古錄第玖冊拾肆葉下載師寰毀，銘文云：『今余肇命女𨗈齊師㠱𠩺僰屄左右虎臣正征淮夷，即質氒邦嘼，曰冉，曰𢍏，曰鈴，曰達。』嘼字孫仲容讀爲守，以冉𢍏鈴達爲淮人所守城名。拾遺下卷拾貳葉。𢍏孫釋爲萃，不確。郭沫若云：『嘼乃酋首字，見小盂鼎，冉𢍏鈴達均淮夷之酋長。』考釋中冊壹肆陸葉下吳闓生說同。文錄叁卷玖葉下樹達按郭吳說義良是，孫說非也。惟吳不明言嘼當讀爲何字，郭則讀嘼爲酋。余謂酋與嘼同屬幽部字，韻固相近，而聲則相遠。余意嘼當讀爲首。廣雅釋詁云：『首，君也。』然則銘文之邦嘼猶尚書之邦君也。說文十四篇下嘼部云：『獸，守備者也；』廣雅釋詁云：『獸，守也，』皆以守釋獸。詩車攻云：『搏獸于敖，』後漢書安帝紀注引作『薄狩于敖，』漢張遷碑云：『帝遊上林，問禽狩所有，』以狩爲獸。蓋獸爲初字，狩爲後起，實一字也。詳余釋獸篇嘼爲獸之聲符，守首古音同，獸與守狩同音，知嘼可通首矣。

鬻飤蟬紋俎跋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五日

余頃以中山大學之邀，暫遊廣州，從書庫假得海外吉金圖錄讀之，其書上冊第柒葉有鬻飤蟬紋俎圖，考釋引羅振玉古器物識小錄之說，定此器名爲俎。考釋壹葉下余按說文十四篇上且部云：『且，薦也，从几，足有二橫，一，其下地也。』或作𠀀，云：古文且，又以爲几字。大徐本無此或體，此據小徐本。今觀此器形狹而長，作冂形，上面爲平板形，兩端爲足，其形如几，與𠀀字異者，無下地一畫耳，此可悟古文且又爲几字之故矣。

𤔲卣跋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七日

海外吉金圖錄上冊肆拾肆葉下載𤔲卣，銘文首云：『乙子巳，子令小子𤔲先目人于堇，子光商𤔲貝二朋。』考釋柒葉以『子光』爲一讀，今按非也。甲文稱王卜，或稱子卜，子義蓋與王同。銘文上稱『子令，』下稱『子曰：』知子光不當連讀也。余謂光當讀爲貺。守宮尊云：『周師光守宮事，』光亦讀爲貺，謂周師貺守宮以職事也。宰出𣪘云：『王姿宰出貝五朋，』姿亦光字，亦當讀爲貺。叔夷鐘云：『敢再拜䭫首應受君公之錫光，』錫光即賜貺也。此銘云光商，猶彼云錫光也。陝角云：『要休錫𠭰瀕事貝。』大保𣪘云：『錫休余土。』伯家父𣪘云：『用錫害勻𩚽壽黃耇。』云『休錫，』云『錫休，』云『錫勻，』金文中固多同義連文之例矣。

卜辭通纂壹零壹葉上引此器，郭沫若讀光商爲貺賞，與余說同。

麥盉跋　一九四八年四月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捌肆拾弍葉下載麥盉，銘文云：『井侯光厥𨑫麥，𪨑于麥宮，侯錫麥金，作盉，用從井侯征，麥用旋走夙夕𪨑御事。』按井侯光厥事麥，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卷卷拾肆葉上以井侯光厥事爲句，以麥字下屬，非也。樹達謂光當讀爲貺。詩小雅

彤弓云：『中心貺之。』毛傳云：『貺，賜也。』井侯光厥事麥者，事謂職事，謂井侯貺職事於麥也。說文云：『事，職也。』國語魯語云：『卿大夫佐之受事焉，』呂氏春秋高義篇云：『王曰：追而不及，豈必伏罪哉！子復事矣！』韋昭高誘注並云：『事，職事也。』詩小雅雨無正云：『三事大夫。』鄭箋釋三事爲三公。左傳哀公十六年云：『沈諸梁兼二事。』杜注釋二事爲令尹司馬。據此言之，光事即後世之授職也。今語謂有職者爲有事，謀職者爲謀事，正合古義。守宮尊云：『周師光守宮事，』光亦當讀爲貺。宰甫毀云：『王姿宰甫貝五朋，』姿字从火从女，與光从火从人同，姿亦貺也。叔夷鐘云：『敢再拜䭫首膺受君公之錫光，』錫光即賜貺也。𧻚卣云：『子光𧻚貝二朋，』光𧻚即貺賞也。井侯彝云：『𥃝井侯服，』𥃝讀爲勾，服事義同，與此文句意同也。䚻于麥宮者，宮于思泊及吳闓生並釋爲宮，是也。䚻，說文云：『秦名土鬴曰䚻，』與此文義不協，然說文䚻讀若過，知古經傳之文必有假䚻爲過者，故許君云爾，說詳余著說文讀若探原 而此銘亦正假䚻爲過也。呂氏春秋異寶篇云：『伍員過於吳，』高注云：『過猶至也。』麥鼎與此盉爲一人之器，鼎銘云：『井侯延䚻于麥，』䚻亦過也。意林四引風俗通云：『秦漢以來尊者號作宮，』以前貴賤無別，故麥雖人臣，亦稱麥宮也。麥用旌走夙夕䚻御事，旌走郭沫若釋爲奔走，近是。䚻字與上䚻字同而用法異，別有麥尊，亦此人之器，其銘文云：『麥揚，用作寶尊彝，用䚻侯逆造。』于思泊釋之云：『矢令毀：用饗王逆造，可證䚻爲燕饗之義，』其說是也。古人字義往往相因，經過謂之過，燕饗過者亦謂之過也。麥彝云：『用䚻井侯出入，』逆造謂逆造之人，出入亦謂出入之人，此銘云『䚻御事，』亦謂御事之人也。

𢽽季鼎跋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余頃來廣州，從人假得武英殿彝器圖錄讀之，其書上冊弍拾伍葉上 載𢽽季鼎，銘文云：『𢽽季乍作𡣍氏行鼎，子子孫其萬壽萬年永用亯。』按姓氏之嬴字他器多作从女之本字，如鄦子簠黃君毀芮君𩁹筍伯盨諸器是也。或假从貝之贏字爲之，如庚贏卣是也。此銘文𡣍字不从女，又不从貝，而獨从呈，與吳季子之子劍逞字所从之呈正同，呈爲今之呈字。然則此銘乃假𡣍爲嬴，嬴之古讀當與呈同，不如今以成切之音也。亡友曾君星笠深通古聲韻之學，嘗謂喻母四等字古皆讀定母，今嬴字假以呈

爲聲之𩰫字爲之，恰足證成曾君之說，惜故人墓有宿草，不得起而告之也。銘文之𧟄字究當爲何字乎？余以爲蓋裎之或作也。知者，孟子言『袒裼裸裎，』裸裎爲同義字。說文八篇上衣部云：『嬴，袒也，从衣，𣎆聲，』或作裸。又云：『裎，袒也，从衣，呈聲。』𧟄字蓋从嬴省，呈聲，爲裎之或作也。

𢿱毀跋

一九四八年四月二十二日

武英殿彝器圖錄上冊陸拾叁葉下載𢿱毀，銘文云：『𢿱𣪕歒用乍作𩛥辛𩁹毀。』𩁹字無釋，引郭沫若云：『此字卜辭習見，乃祭名。』樹達謂此字下从食，上从由，說文十二篇下甶部云：『甶，東楚名缶曰甶，象形。』側詞切金文中未見甶字，說文𢀩从甶聲，而師酉毀𢀩字，其字作𢀩，所从之甶，與甶形大同。小校經閣金文柒卷柒拾葉上有龍𩂣德毀蓋，銘文云：『龍𩂣德作𩛥毀，』𩛥字从丮从食从由，乃說文𩛥之或作。字或从才，或从由者，才由音相近也。此銘之𩁹，蓋𩛥之省作，銘文云𩁹毀，與金文他器言『𩛥彝』或『𩛥毀』者相類，說文𩛥訓設飪，義適相合。甲文以𩁹爲祭名，與說文義亦無忤也。

𢿱毀再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二日

𢿱字苦不可識。按愙齋集古錄第拾肆冊廿肆葉上載父辛盉，其銘文亞形中作『𢿱』字，下作『父辛』二字。按說文十四篇下子部𡥈或作𡦹，此銘作𢿱，即說文𡥈字或體之省形，亦𡥈字也。『𡥈』與『子』古音同，古蓋本一字，盉銘以『𡥈』與『父辛』爲對文，乃用爲子字也。此毀銘左旁之𡦹，乃父辛盉𡦹字之省作，然則𢿱字从子从女，殆好字也。

三年杖首跋

三十七年五月五日

余頃者暫遊廣州，從人假得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讀之，其書上冊柒葉上載海城于氏雙劒誃藏三年杖首，銘文云：『三年，才寶，丞肖五司△昌△△。』器作鳥形，考釋云：『其形如鳳凰，即孔雀也。』余謂古人恒云鳩杖，此鳥乃鳩，非孔雀也。

易林革之井云：『杖鳩扶老，衣食百口，曾孫壽考，凶害不起。』續漢書禮儀志注云：『孟秋之月，道縣皆按戶比民，年七十者，授之以玉杖。玉杖長九尺，端以鳩爲之飾，鳩者，不噎之鳥也，欲老人不噎之義也。』此杖首作鳩鳥形，正漢志注所謂杖端以鳩爲之飾者也。

此文寫成後十餘日，假得陸心源所刻宋人續考古圖讀之，其書叁卷拾玖葉載鳩杖，鳩鳥形與此正同，而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肆卷肆葉亦有漢鳩杖，皆可證明余說也。

鄁孝子鼎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

十二家吉金圖錄下冊 葉弍弍 載番禺商氏藏器有鄁孝子鼎，銘文云：『王四月，鄁孝子台以庚寅之日命鑄飤鼎鬲。』銘文之字作㞢，與止字形近，此字金文中屢見不一見。余疑詩云『高山仰止，景行行止，』『亦既見止，亦既覯止，』及他詩文以止字殿句末爲助詞者，皆當釋爲之，而先儒多誤讀爲止也。

秦漢閒儒生多不識古文，如尚書文王多誤釋爲寧王，君奭篇『割申勸文王之德，』或讀『周田觀文王之德，』禮記緇衣篇鄭注又引今博士讀爲『厥亂勸寧王之德，』不知正讀究當如何。後漢杜子春注周禮夏官職方氏，不知晉爲箭之古文。之誤讀止，亦其類也。尚書一書不易通讀，此當爲一最大之原因矣。

𠙵亘父丁爵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六日

頃從中山大學書庫假得頌齋吉金圖錄，今日無事，取而讀之。考釋拾叁葉上載𠙵㔾父丁爵，於㔾字無釋。余按甲文有趄宣洹諸字，所从之亘皆作此形，則此爲亘字也。著者頗習甲文，於此乃缺而無釋，何也？今名爲𠙵亘父丁爵云。

姜林母毁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一日

頌齋吉金續錄圖叁拾玖載姜林母毁，毁原書作簋銘文云：『姜林母乍寍毁。』寍字从宀从霁，義不可曉，以聲類求之，疑其爲錯之假字也。說文霁字从彗聲，金部云：『錯，鼎也，从金，彗聲，讀若彗。』于歲切淮南子說林篇云：『水火相憎，錯在其間，五味以和。』高注云：『錯，小鼎。』又曰：『鼎無耳爲錯，錯讀曰彗。』按今本淮南子注往往採雜高誘許愼二家之說，此注又曰以下云云，乃許愼淮南鴻烈閒詁之語，其云『錯讀曰彗，』與說文『錯讀若彗』正相合，尤足爲證。錯說文訓鼎，而高注云小鼎，二說殊異，而高注爲長。葢小聲謂之嘒，說文小棺謂之槥，漢書注小鼎謂之錯，其義一也。引申之，則彗爲凡小之稱。考釋云：『此簋形狀如豆，故西淸續鑑拾叁之玖箸錄稱爲周林豆，』核之本書圖錄，此毁器形視他毁爲小，又兩旁無耳，與他毁異，尤與許注所稱無耳曰錯者相合。實物與訓詁密合無閒如此，是可驚也。然則錯毁猶云小毁，不必以錯說文訓鼎而疑錯毁連文之不合矣。

諸兒鱓跋　一九四八五月十二日

古人訓詁往往止言其大劑，有不可泥迹以求者。說文云：『胡，牛頷垂也。』今考詩云『狼跋其胡，』則狼有胡也。史記黃帝紀記『龍胡髯，』則龍有胡也。鵜鳥有胡，故又名鵜胡，則鵜有胡也。胡字从肉，禽獸之有頷垂者皆可云胡，不必如許君說限於牛也。錯字高訓小鼎，然其字从金，器之小者皆可云錯，不必限於鼎也。

頌齋吉金續錄載諸兒鱓，圖捌拾壹銘文云：『者諸兒乍作寶障彝。』按春秋莊公八年云：『冬十有一月癸未，齊無知弑其君諸兒，』諸兒爲齊襄公之名。此器銘文者兒，豈齊襄公之器歟？抑他人之器與襄公名偶同者歟？今無由質言矣。

△伯邦父壺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余暫避廣州，從中山大學假得劉體智善齋吉金錄讀之，禮器錄叁卷肆拾捌葉載△伯邦父壺，銘文云：『△白伯邦父乍作叔姜萬人壺。』劉氏考釋讀萬為厲，釋人為七，余謂非也。年从人从禾，實从人聲，人年二字古音相同，銘文萬人，乃假人為年也。甫人父匜云：『甫人父作旅匜，萬人用。』彼銘以萬人為萬年，與此銘正同，可以證也。銘首一字頗似甲文凡字，不可確識，姑記之以俟知者。小校經閣金文肆卷柒拾捌葉載此器，首字釋同。

甫人父匜跋見第弍卷陸拾伍葉。

東周左師壺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善齋吉金錄禮器錄叁卷伍拾葉載東周左師壺，銘文云：『二十九年十二月，為東周左𠂤師 酉壺。』按器名記東周者，惟此器及東周左軍矛。見夢鄣艸堂吉金圖續錄叁拾叁葉 世人通名平王東遷以後為東周，然非此銘所謂東周也。史記周本紀云：『考王封其弟于河南，是為桓公，以續周公之官職。桓公卒，子威公代立；威公卒，子惠公代立，乃封其少子於鞏以奉王，號東周惠公。』索隱云：『考王封其弟于河南，為桓公，卒，子威公立，卒，子惠公立，長子曰西周公，又封少子於鞏，仍襲父號，曰東周惠公，於是有東西二周也。』按此記周分東西之始也。周本紀又云：『慎靚王立六年，崩，子赧王延立。王赧時，東西周分治，王赧徙都西周。』索隱云：『西周，河南也；東周，鞏也。王赧微弱，西周與東周分主政理，各居一都，故曰東西周。』按此記東西二周分治之始也。考赧王在位五十九年，此器記東周而云二十九年，自可屬之赧王。然史記趙世家云：『成侯八年，與韓分周以為兩。』集解引徐廣說，以為顯王二年事。正義引括地志云：『史記周顯王二年，西周惠公封少子班于鞏。』尌達按徐廣張守節皆以西周惠公之封少子班為東周由于韓趙，東西周之始分為顯王二年之事，顯王二年周已分東西，而王在位四十八年，則銘文之二十九年亦可屬之顯王也。銘文但記年數，不記王名，按之傳記，二說皆通，今無由質定矣。或疑二十九年當屬東周君，知不然者，東周之立，本以奉王，不當別立年號也。東周上一字乃為字，壽縣所出楚器為字與此大同，或釋為望字者，非也。觀此銘字體，已與秦隸相近，知程邈之作亦承當時之風氣為之，不必為其𠭥造也。

𥂴司徒幽卣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十八日

善齋吉金禮器錄叁卷叁拾壹葉載𥂴司徒幽卣，又捌拾陸葉載𥂴司徒幽尊，銘文並云：『𥂴𤔲司土徒幽乍作且祖辛旅彝。』按銘文稱𥂴司徒，𥂴爲國名無疑，而經傳未見有國名𥂴者，余初疑𥂴與周古爲同音字，蓋假𥂴爲周，如邿國器時假𩁹爲邿之比。細思之，覺其不然。散氏盤有淮司工虎孝，散有𤔲十夫中有𤔲土徒𢀶𩁹，𤔲馬𢍉𩁹，𣪕人𤔲工騟君，蓋古縣邑皆有司徒司馬司工，不必天子諸侯之國始有之也。

伯旅魚父簠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善齋禮器錄捌卷叁葉載伯旅魚父簠，銘文云：『白伯旅魚父乍作旅匿，用朋𦤶友飤。』按文當云用飤倗𦤶，而云用倗𦤶飤，蓋倒文也。叔夷鐘云：『𪗋侯左右，毋疾毋已。』此謂左右𪗋侯無疾無已也，倒文與此器同。白康𣪘云：『白康乍寶𣪘，用鄉倗友，』文不倒，是其證也。

夆叔匜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三日

善齋禮器錄捌卷肆拾叁葉載夆叔匜，銘文云：『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夆叔乍季改盥般盤，其釁壽萬年，永保其身，它它巸巸，壽考無朞，永保用之。』別有一盤附於匜，原書云：『此盤無文字，出土時夆叔匜即在盤中，蓋一事也。因附匜後，不別入盤類，以符合則兩美之意。』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肆拾貳葉亦載此器。羅氏云：『此匜下有小器盛之，而無字，小器下乃爲盤，此前人所未知也。』樹達按古人沃盥用槃匜。國語吳語云：『一介嫡男奉槃匜以隨諸御。』匽公匜云：『匽公乍爲姜乘般盘匜。』見攈古錄式之壹卷捌拾肆葉下　鄭伯匜云：『奠白△士叔皇乍般也匜。』見攈古錄式之叁卷捌葉上　此皆以槃匜並言者也。左傳僖公二十三云：『奉匜沃盥。』禮記內則云：『進盥，少者奉槃，長者奉水，請沃盥。』此分言槃匜者也。蓋

匜所以盛沃盥之水，而槃則承盥訖之水者也。請盥之時，匜已盛水，故內則以水言，而槃則爲空槃，故以槃言之，實則內則之奉水即左傳之奉匜也。此器銘刻在匜，而文云盥般，蓋以二器連用，故以盤統匜也。人生時二器並用，故明器亦二物相隨。儀禮既夕云：『陳明器於乘車之西。用器：弓矢，耒耜，兩敦，兩杅，槃匜，』是也。既夕又記槃匜陳設之狀曰：『匜實于槃中，南流。』明器陳設時如此，瘞埋時亦如之，故夆叔匜出土之時匜在槃中也。地下實物與古經吻合無閒，有如此者。

陳侯因鎣跋　一九四八年五月二十四日

善齋吉金錄古兵錄下卷叁拾柒葉載陳侯因鎣，銘文云：『陳侯因造。』按彝器有陳侯因𫓧敦，此陳侯因即陳侯因𫓧也。余二十五年前著古書疑義舉例續補一書，據晉文公名重耳，左傳定公四年稱晉重，魯隱公名息姑，史記魯周公世家止稱息諸例，謂古人二字之名經傳往往省稱一字。今觀此器，知銘文亦有省稱，與經傳相同矣。

𠫑羌鐘跋　一九四八年六月六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上卷壹葉下載𠫑羌鐘，銘文云：『唯廿又再祀，𠫑羌乍戎氒辟𠬸韓宗𣪕，逹征秦迣齊，入𨜶城先，會於平陰。武侄寺力，𧩙敓楚京。賞于𠬸宗，令于晉公，邵于天子，用明則之于銘。武文咸刺，永枼毋忘。』按近人釋此銘者多以『𠫑羌作戎』四字爲句，下文『征秦迣齊』云云之事，皆以屬之韓宗𣪕。果爾，則𠫑羌作鐘全叙其君之功績，而己無與焉，殊非事理所宜有。且𠫑羌若果無功績，下文『賞於𠬸宗』之語何所根據乎？足知其說之誤矣。余謂『𠫑羌作戎氒辟𠬸宗𣪕』九字爲一句。乍當讀爲佐，謂𠫑羌佐戎事於其君之韓宗𣪕，而有征秦迣齊入長城會平陰諸役之功也。𣪕即徹字，說文攴部徹或作𢖍，甲文只作𣪕，銘文字與甲文同。𣪕蓋韓君之名。逹者，說文辵部云：『先道也。』經傳多作帥字，左傳恆言帥師，是也。『入𨜶城先』四字爲一句，言𠫑羌帥師征秦迫齊，入長城時爲先鋒也。近人皆以先字屬下會於平陰爲一句，非

是。文不記後事，何爲忽言先乎？且會謂會師，會師必同時之事，不能有先後之分，會師而云先，文不可通矣。員卣云：『員從史旅伐會，員先，內邑，員孚金，用作旅彝。』內與入同，彼云先入邑，與此云『入娸城先』文例正同，特先字一在上一在下爲異耳。武任寺力，任，郭沫若讀爲淮南兵略篇之桂，高誘訓爲擣者，是矣。寺當讀爲之，寺字从之得聲也。⿱雨譶者，說文譶訓疾言，讀若沓，⿱雨譶字从譶聲，當讀爲慴。爾雅釋詁云：『慴，懼也。』說文心部云：『慴，懼也，从心，習聲，讀若疊。』敓說文訓强取，經傳通作奪字。武任寺力⿱雨譶敓楚京者，謂晉軍征秦迫齊，勇武擣擊之威力，使楚國都之君臣慴懼震動而奪氣也。春秋之世，晉楚互爭中原，世爲仇敵，此役兵不至楚，而言此者，戰勝之餘，張大其辭以洩憤也。邵于天子，邵當讀爲昭。爾雅釋詁云：『昭，見也。』此銘文字本明白易曉，而釋者不免鑿之使深，又所記爲戰事，戎字正其類語，而釋者顧改字讀之，似不免舍近求遠之病矣。

近讀郭沫若金文叢考，釋此銘引吳其昌說讀寺爲之，與余說同。吳說見北平圖書館刊五卷六號羼羌鐘補考。

大豐毁跋

一九四八年七月三日

攈古錄金文卷叁之壹柒拾弍葉上載大豐敦，銘文首云：『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在上』云云，按銘文明云『王丕顯考文王，』故孫仲容古籀餘論中卷拾壹葉下及近日說金文者皆以爲武王時器，是也。余今欲爲加證者：逸周書度邑解記武王之言曰：『王曰：旦！予克致天之明命，定天保，依天室，志我其惡，四字史記周本紀作悉求其惡卑從殷王紂，日夜勞來，定我于西土，我惟顯服及德之方明。』史記周本紀文略同。按依天室，孔晁及註史記諸家皆無訓說，今以此銘證之，知即此銘之『祀于天室，王衣祀于王丕顯考文王』也。彼文爲武王自述當時之事，而此銘與彼同，則此器作于武王時明矣。銘文作衣，周書及史記作依，通用字。衣殷一聲之轉，衣祀即殷，孫仲容已言之矣。

漢書律歷志引書武成篇云：『惟四月既旁生霸，粵六日庚戌，武王燎于周廟，翌日辛亥，祀于天位。』按祀于天位疑即銘文

之祀于天室。行此祀不止一次，故乙亥辛亥不同日也。

吳氏題器名作敦，今從近人說改爲𣪕云。

𨻰尊跋

一九四八年七月五日

中央研究院田野考古報告第壹期壹捌柒葉載河南濬縣辛村出土有𨻰尊，銘文云：『隹公△于宗周，𨻰从。公△△洛于官，〓𨻰貝，用乍父乙寶障彝。』銘文凡二十四字，不可識者三字。按洛于官洛字假爲經傳通用之格，至也。官謂官者，𪫧卣云：『白辟父皇𪫧各于官，』與此句例同。𪫧卣用各，此用洛字者，洛从各聲也。甲文各字作〓，象足有所至之形，此當爲訓至之本字，說文訓異詞，非也。其後加形旁作格。經傳之格，此文之洛，皆各之假字也。〓字與般甗〓字用同，特彼字从囧章省聲，此从囧喪省聲，爲異耳。傳卣作〓，與此字形同，惟此又省不从貝耳。文初云𨻰从，𨻰字从自，繼云〓𨻰貝，𨻰省不从〓，以經傳名從主人之義核之，似不相合。然古人於文字主音不主形，於此固大可見也。

淮伯鼎跋

一九四八年七月八日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叁葉上載淮白乍𩰫華鼎，華字不確銘文云：『淮白乍𩰫丕寶障異，其用𢦏〓大牢，丕其及𡚬妻子孫子之△𩛔猒肉。』按𢦏蓋假爲燅。說文十篇上炎部云：『燅，於湯中爚肉也。从炎，从熱省。』或作錴。徐鹽切 字或作爓。禮記禮器云：『三獻爓。』鄭注云：『爓，沈肉於湯也。』𢦏下一字上作〓，下从皿，中不知所从，以形度之，蓋鬻字也。說文三篇下䰜部云：『鬻，五味和羹也，从䰜，从羔。』或作鬻𩱓羹三形，今通用羹。銘文蓋从盟，與鬻从䰜者同，此是一字，劉體智析爲二字，非也。𩛔即說文之𠣍字。九篇上勹部云：『𠣍，飽也，从勹，𣪊聲。民祭，祝曰：厭𠣍！』已又切 猒者，說文五篇上甘部云：『猒，飽也，从甘，从肰。』於鹽切 𠣍猒二文同義，故銘文以二字連文。說文引民祭祝曰厭𠣍，厭𠣍即𩛔猒之倒文也。于之△𩛔猒肉者，謂于此鼎飽食肉也。史𩛥彝云：『其于之朝夕監，』與此銘句例同也。

剌鼎跋

一九四八年八月四日

小校經閣金文叄卷拾捌葉下載剌作黃公鼎，銘文云：『唯五月，王在衣。辰在丁卯，王啻禘，用牡于大室，啻邵昭王，剌卸御。王錫剌貝卅朋，天子萬年，剌對揚王休，用乍黃公尊𪔅彝，其孫子子永寶用。』按銘文云剌卸，卸字劉體智如字書之，方濬益無釋，綴遺齋肆卷拾柒葉上吳大澂誤釋爲邵，愙齋肆卷廿壹葉下近人多釋爲御，是也。吳闓生云：此器在穆王時，穆王好御，故剌及遹𣪘之遹皆以御得錫。文錄壹卷拾叄葉下樹達按吳氏讀御爲御車之御，其說非也。余謂：御者，侍也。禮記月令記孟春天子躬耕帝籍之禮云：『反，執爵于大寢，三公九卿諸侯大夫皆御，命曰勞酒。』鄭注云：『御，侍也。』又仲春之月云：『是月也，玄鳥至，至之日，以大牢祠于高禖，天子親往，后妃帥九嬪御。』鄭注云：『御謂從往侍祠。』按仲春記祠祀，故鄭特言從往侍祠，此銘文記禘昭王而云剌御，正鄭君所謂侍祠也。遹𣪘云：『唯六月既生霸，穆穆王在葊京，乎漁于大沱，王饗酒，遹御，亾遣。』此御亦謂侍，饗酒而遹御，猶月令記天子執爵行勞酒，三公九卿大夫皆御也。

古文記僕御之事，其上文必有記人行動之辭。論語云：『子適衛，冉有僕。』令鼎云：『王歸自諆田，王馭溓仲⿸广僕，』⿸广僕與僕同，即御車也。論語記孔子之適衛，令鼎記王之歸，故僕御之義上有所承。此銘記王用牡禘祭昭王，遹𣪘記王饗酒，若忽記某人御車，則文爲顛倒失次，唐突無理矣。吳氏名治古文，乃不知此義，何邪？御侍同義，故金文或言御，或言侍。侍金文多作𢓊字，呂鼎云：『王饔于大室，呂𢓊于大室。』殘盂鼎云：『王格廟，祝𢓊。』又云：『王格廟，𦣠王邦賓𢓊。』皆其例也。

作册大鼎跋

一九四八年八月六日

小校經閣金文叄卷拾叄拾肆葉載大作且丁鼎三器，第三器銘文云：『公束鑄武王成王異鼎，隹四月既生霸己丑，公賞作册大白馬。大揚皇天尹大保宧休，用乍且丁寶尊彝。』第一二兩器文同，惟賞作册大白馬句賞上無公字，爲異耳。束字自羅振玉貞

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弍拾伍葉下以下及近日治金文諸家皆釋爲束字，於形固合矣，然於義殊不可通。或以公束連讀，認爲人名，亦非是。下文云：『公賞作冊大白馬，』此公字與彼義同，不得以公字與下一字連讀也。余謂古人作字，與後世經過統一者不同，故字形相近之字，往往彼此混淆無別而不以爲異，余疑束乃來字也。宰峀𣪘云：『王來獸自豆麓，』與此句例同。來字𠧟鼎作來，中二横畫略平，則如此器之束字矣。銘文成周之成時作戊字，𡬠鼎如此追孝之孝時作考字，此例甚多宗周之周字時作用字，𣪘𪔂如此皆其類例；必如字形讀之，則不可通。世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或不以余說爲誣也。

尹光鼎跋

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弍葉下載乙亥乍父丁鼎，銘文云：『王△劉釋既，不確。在𩁹𣂶次，王鄉𩞁酉酒，尹⿱屮乃遷，隹各，商賞貝，用乍父丁彝。隹王正井方，△。』按此銘吳大澂愙齋陸卷叁葉下，賸稿下卷拾陸葉下。方濬益綴遺齋肆卷柒葉上孫仲容述林柒卷拾玖葉下劉心源奇觚室弍卷肆葉上吳闓生文錄壹卷玖葉下及于思泊文選上弍卷壹葉上皆有考釋。⿱屮乃字吳闓生于思泊並釋光，是也。古火字作⿶凵山，此从省火也。遷字吳闓生訓侍，于君釋侑，吳說爲近之。各字吳釋爲至，余謂非是。此當讀爲愙。說文十篇下心部云：『愙，敬也。』遹𣪘云：『唯六月既生霸，穆穆王在葊京，王饗酒，遹御，亡遣譴。穆穆王親錫遹𩰫，遹用乍文考父乙尊彝。』按兩銘文體大同，此云『尹光遷，惟愙，』彼云『遹御，無譴，』皆述王賞賜之由，文雖異而意相近也。釋各爲至，與上文不相承貫矣。

此器原書題乙亥乍父丁鼎，今改題尹光鼎云。

尹光鼎再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三日

銘文云：『王鄉酉，尹光遷。』按說文二篇下辵部云：『遷，行遷遷也，』與銘文義不相應。余疑字當讀爲婐。說文十二篇下女部云：『婐，婐妮也，从女，果聲。一曰：女侍曰婐，』引孟軻曰：『舜爲天子，二女婐。』按今孟子盡心下篇字作

果，趙岐注訓果爲侍。然則『尹光還』謂『尹光侍』也。臝與果古音並在歌部，音相近，故得相通假。婐字廣韻音烏果切，而裸字則郎果切，蓋婐字古音與裸同，故銘文以還爲之也。還字吳闓生訓侍，是矣，然無說，今爲明之如此。

辛子彝云：『辛子，王畬多亞職亯，京飁，』文例與此銘同，飁亦當讀爲婐。

𨛜彝跋　一九四八年八月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柒卷肆拾叁葉上載𨛜乍父乙彝。銘文云：『辛子，𨛜△△（或釋守官，未確。）在小圃，王𣥺商𨛜沚貝，用乍父乙彝。』𣥺字徐同柏釋爲尤，（從古堂拾壹卷式拾葉上）吳式芬據古錄金文從之，（式之叁卷叁葉上）今按徐說非也。此字與尹光鼎𣥺字同，上从火省，下从人，乃光字也。光商者，光讀爲貺，商讀爲賞，二字同義連文也。守宮尊云：『周師光守宮事，』宰峀毁云：『王姿宰峀貝五朋，』姿與光同，此皆單言光者也。𧊒卣云：『子光商𧊒貝二朋，』與此銘皆以光賞連文者也。叔夷鐘云：『敢再拜稽首應受君公之錫光，』此以光與錫連文者也。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柒拾玖葉下載𨛜乍父丁鬲云：『庚寅，𨛜△△在寢，王𣥺商𨛜貝，用乍父丁彝，沚。』按此二器文略同，羅振玉謂是一人之器，（貞松堂肆卷拾式葉上）是也。銘文父下一字未見，以𨛜彝校之，當是乙字，劉釋作父丁，誤矣。沚字鬲文在銘末，彝文則在𨛜貝二字之閒，以他器多言征貝校之，則彝銘爲是。沚與征同从止，通作也。然則此銘記於彝末者，盖補記脫字矣。

吳姬匜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余九月出遊南京，舟行多暇，取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讀之，時有所見。頃歸長沙，聊筆錄之以示同好云。

羅書拾卷叁拾叁葉上有吳姬匜，銘文云：『自乍吳姬[illegible]也。』羅氏云：第五字殆賸之別構。樹達按賸器銘文恆見，大都他人爲出嫁之女子作之，今銘云自作，與恆例不合。考之古禮俗，事理決不可通，羅說非也。且審視字形，殊不類賸。以愚考之，

其字蓋貴字之殘形也。云貴者，貴與沬音近，字蓋假爲沬。說文十一篇上水部云：『沬，洒面也，从水，未聲。』或作頮。荒內切 頮字彝銘皆作䰀：魯伯俞父匜云：『魯白俞父乍𪫧姬仁朕賸䰀也匜。』殷穀盤云：『傳孫殷穀乍䰀般：』皆其例也。沬字經典或作靧。禮記玉藻云：『日五盥，沐稷而靧粱。』疏云：『靧，洗面也。』玉篇頁部引聲類云：『靧，頮字，謂洗面也。』沬頮字或作靧，字从面貴聲，故此銘假貴爲沬也。盤匜皆爲洗面之用，故殷穀盤云䰀般，魯伯俞父匜云䰀匜，此銘亦云沬匜也。

蔡子匜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五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叁拾叁葉上 載蔡子匜，銘文云：『蔡子㫃自乍會△。』㫃字羅振玉無釋。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上冊 雪十七有此器，商釋爲佗。樹達按㫃爲旅字，甲文旅作㫃，書契前編壹卷式葉陸版 作㫃，又捌葉捌版可證也。此蓋春秋蔡平公之器。昭公十三年春秋經云：『蔡侯廬歸於蔡。』二十年經云：『十有一月辛卯，蔡侯廬卒。』廬與旅古同音，故彝銘作旅，春秋經作廬也。會字無義，字假爲說文之沬，彝銘之䰀，會古音在月部，沬在沒部，二部音近，古可通作也。本書同卷叁式葉下 載王子△匜，銘文云：『王子△之⿺辶會盥，』⿺辶會亦假爲沬，十二家吉金圖錄謂會⿺辶會假爲膾，非也。

小子相卣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捌卷式拾玖葉上 載小子相卣，銘文云：『甲寅，子商賞小子相貝五朋，△相𠦪易商君，用乍父己寶彝。』𠦪字羅氏釋爲玨，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拾式葉下甲寅卣 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叁卷捌葉下皆錄此器，於此字並闕而未釋。余謂𠦪字左从丮，右从丯，丯蓋丰之省作，𠦪實奉之初字也。說文三篇上収部云：『奉，承也，从手，从収，丰聲。』此字古文从𠦪，後乃變从収，又加从手耳。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重耳敢再拜稽首奉揚天子之丕顯休命：』此古人言奉揚之例也。易字下似商之殘文，本銘假商爲賞，文本當云奉易君商，君商誤倒爲商君耳。

芺大爵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弍拾壹葉上載𦯓大乍父辛爵，羅氏釋𦯓爲[illegible]，樹達按此芺字也。說文一篇下艸部云：『芺，桊也，从艸，矢聲。』从艸之字古文多从茻。矢字甲文作[illegible]，前編伍卷柒葉上此所从與甲文同，其爲芺字明也。羅氏頗習甲文，顧不能識此字，何邪？今改題爲芺大爵云。大字疑當釋子，與父辛爲對文。

隼叔匜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叁拾貳葉下載隽叔匜，器與蓋皆有銘，器銘云：『[illegible]叔乍旅匜。』第一字蓋銘作[illegible]，羅氏釋爲隽。按此器西清續鑑乙編拾肆卷肆拾壹葉題爲唯叔，寶蘊樓彝器圖錄釋作隹叔。捌拾壹葉上樹達謂三書之釋皆非也。說文四篇上鳥部云：『鵻，祝鳩也，从鳥，隹聲。』或作隼，云：『鵻或从隹一。』此匜器銘字从隹一，其爲隼字，較然明白，蓋銘从一稍下垂耳。今改題爲隼叔匜云。

白康𣪘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陸卷壹葉上載白康𣪘，銘文云：『白康乍寶𣪘，用鄉倗友，用𩜁王父王母，它它受茲永命，無彊△屯右，康其萬年眉壽，永寶茲𣪘，用△夙夜無𠤷。』樹達按𩜁字从皿，从餴，餴即說文食部之餴字。說文五篇下食部云：『餴，滫飯也，从食，桒聲。』或作饙餴。爾雅釋言云：『饙，稔也。』詩泂酌傳云：『餴，餾也。』彝銘往往云餴𣪘，如𠭯乍媿氏𣪘云：『𠭯乍王母媿氏餴𣪘。』本書伍卷廿弍葉中亩父𣪘云：『中亩父乍餴𣪘。』同伍卷廿捌葉下皆其例也。餴𣪘之餴，毛傳爾雅說文之訓皆可通，惟此銘𩜁字與鄉字爲對文，鄉今言享用爲動字，乃燕享之義。曾子仲宣鼎云：『宣喪用𩜁其諸父諸兄，』𩜁假爲饔，饔說文訓孰食，鼎銘用爲動字。大抵古人用字，名字動字多相通互，活用不拘，不如今之泥滯也。王父王母，王乃美

大之詞，猶言皇考皇母，非爾雅所稱父考曰王考，父之妣曰王母也。

縈白𣪘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伍卷陸葉下載⿱𤇾糸白𣪘，銘文云：『⿱𤇾糸白乍肇𣪘。』⿱𤇾糸字羅氏如字書之，余謂此縈字也。說文十三篇上糸部云：『縈，收鮝也，从糸，熒省聲。』按彝器有𤇾白鬲，知古文別有𤇾字，然則此字从糸从𤇾，說文熒省聲之說殆未是也。

余既爲此文，偶檢方濬益綴遺齋考釋𤇾白鬲跋云：『此與縈伯敦當作𣪘爲一人之器，互詳敦銘釋。』廿柒卷廿弍葉下今方氏書未見縈伯𣪘考釋，然據此知方氏於此字已先釋爲縈矣。今名爲縈伯𣪘云。今印本綴遺齋考釋非完書，尚有手稿若干卷，藏燕京大學圖書館。

⿰犭臣父丁卣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捌卷拾伍葉上載⿰犭臣父丁卣，銘文云：『⿰犭臣父丁△。』第一字羅氏無釋，善齋吉金錄禮器錄叁卷拾柒葉小校經閣金文肆卷卄捌葉上並如字書之，余疑其爲獄字也。說文十篇上㹜部云：『獄，司空也，从㹜，𦣝聲。復說：獄司空。』息茲切今書从犬之字多作犭形，觀此文，知其有所本矣。甲文有此字，見書契前編弍卷叁葉及肆卷拾伍葉，形大同。殷虛書契類編拾卷柒葉下釋爲獄，是也。類編所記皆羅氏說，而羅氏於此乃無所言，知羅氏釋甲文之說不出本人，又得一證明矣。

季受尊跋　一九四八年十月二十九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柒卷拾柒葉下載季受尊，銘文云：『△△于△季受貝二朋，巳㚔休，用乍考△父障彝。』按此器見於西清古

鑑，捌卷叁拾玖葉釋[illegible]作保，羅振玉釋爲子，文義皆不可通。余謂此易字也。晉易帶易字作[illegible]，與此字大同，同殷貉子卣敔殷作[illegible]，形亦相近。古文日字有不注中者。此形似子，實非子字也。羅氏釋子，不免皮相之見矣。

嬴霝德鼎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十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弍卷叁拾弍葉下載嬴霝德鼎，銘文云：『嬴霝德乍小鼎。』羅振玉云：『武進陶氏祖光藏。此鼎特小，異乎常器。』樹達按林萬里生春紅室金石述記記陶氏所藏此鼎之形狀云：『以今尺度之，圍徑三寸弱，高連耳四寸弱，重幾八兩有奇。』肆葉詩周頌絲衣云：『鼐鼎及鼒，』毛傳云：『大鼎謂之鼐，小鼎謂之鼒。』此鼎絕小，銘文特記曰小鼎，蓋詩所謂鼒也。彝銘未見鼒字，然鄭戚句父鼎有𩰫鼎字，即鼒字也。

邵鱉鐘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日

潘祖蔭攀古樓彝器款識壹卷壹葉上載邵鐘，銘文有云：『余，[illegible]公之孫，邵白之子。』[illegible]字周悅讓張之洞二家並釋爲異而讀爲翼。周氏說云：『左氏僖公十年傳，晉有呂甥，蓋以邑爲氏，邵宜即呂之別文。晉於春秋初實別稱翼，見隱公五年傳。此呂甥當作甥字宜爲翼之公族，故曰異公之孫，謂翼侯也。』王靜安跋此器，謂邵即呂甥之呂，與周氏說同，而於[illegible]字則釋爲畢，其說云：『呂甥既亡，地爲魏氏所有，此邵伯邵鱉，皆魏氏也。魏錡稱呂錡，錡子魏相亦稱呂相，或稱呂宣子，皆其證。魏氏出於畢公，此器云畢公之孫，邵伯之子，其爲呂錡後人所作，彰彰明矣。』東林拾捌卷伍葉上樹達按靜安長於考史，跋此銘說亦甚辨。然以字形核之，則周氏之說是，靜安之說非也。畢字金文畢段殷伯㝨父鬲皆作[illegible]，猶鐘獸字所从之畢亦同，其字皆从華，下不从収，與此器[illegible]字形體殊異，則此銘之字自不得釋爲畢也。邾公牼鐘云：『余[illegible]韄威畏忌，』字作[illegible]，邾公華鐘云：『[illegible]韄威忌，』字又作[illegible]。按此二亦異字，亦當讀爲翼。爾雅釋詁云：『翼，敬也。』翼韄即敬恭，文義諧適。此銘之[illegible]與邾公二鐘之文爲一字，彼文釋畢，文不可通，亦足證此銘之非畢字矣。

畢鼎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五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第伍卷捌葉下載執干鼎，銘文作□字。方氏云：『筠清館錄此銘，遺干上爵形，今補。』樹達按此器自吳榮光釋爲手執干形，朱善旂吳式芬吳大澂端方諸家竝同其說，而方氏亦然。諸家於爵形或失摹，或誤認，據古錄引許瀚云：干上似虎形。猶可說也。方氏知器上爲爵形，似矣，然干爲兵器，鳥爵之屬豈當在其上！而方氏不悟，仍認器爲干形，何邪？劉心源知執干之說非是，說爲手持罕形，不中不遠矣，而題器名爲攷鼎，亦無當也。今按龜甲文畢字作□，鐵雲壹捌叁葉弍版或作□，前編伍卷拾肆葉肆版皆象手持田网之形。銘文之□與彼相似，則亦畢字也。說文四篇下華部云：『畢，田网也，从華，象形。』古文从又者，猶彗爲掃帚，聿爲不律，字皆从又也。詩小雅鴛鴦云：『鴛鴦于飛，畢之羅之。』毛傳云：『鴛鴦，匹鳥，於其飛，乃畢掩而羅之。』此用畢捕鳥之事見于經籍者也。銘文畢上作爵形，可與毛詩相證明，而□之爲畢字，愈無疑義矣。儀禮特牲饋食禮云：『宗人執畢，先入。』鄭注云：『畢狀如叉，蓋爲其似畢星取名焉。』樹達按禮經之畢，乃助載鼎食之器。蓋田网也，助載鼎食之器也，畢星也，其形皆相似，故其名皆曰畢。蓋首有田网之畢，載食之器與星辰之畢以形似田网受名焉。鄭君謂禮經之畢受名于畢星，非也。然銘辭之畢正作叉形，知鄭注畢狀如叉之說爲可信矣。羅振玉頗習甲文，其著殷文存，錄此器名爲𣪕鼎，上卷壹葉下蓋知其字爲畢字也。其作从又之𣪕者，依銘文从又書之，不悟甲文畢字本从又也。小校經閣金文以𣪕字見於說文，又承羅說而小變之，題爲獸鼎，弍之叁則繆以千里矣。余今正其名曰畢鼎云。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壹廿叁葉下有畢鐃，銘文與此字同，羅振玉釋畢不誤。

齊侯盤跋　一九四八年十一月二十九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第柒卷弍拾陸葉下載齊侯盤，銘文云：『齊侯作皇□孟姬寶般盤，其萬年纍壽無疆。』方氏釋□爲氏，云：『皇

氏蓋齊侯自稱其母之辭。春秋隱公三年，君氏卒。何休注：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意孟姬亦必妾媵，非夫人，齊侯其所出，故不曰皇母而但稱皇氏。』樹達按方氏說大誤。乚乃匕字，非氏字也。妣字甲金文皆作匕。如剌妣乙爵之妣乙，木工鼎戊辰毁二器之妣戊，妣己觚妣己觶子孫妣己爵三器之妣己，妣辛毁戈妣辛鼎爻妣辛爵三器之妣辛，諸妣字皆作匕，是其證也。蓋古人制字，男女統稱曰人，而女別於男，則从反人而爲匕，匕本義爲女子，引申爲祖妣之妣。說文以相與比敘訓匕，又以取飯之柶訓匕，皆非匕字之初義也。說詳余釋匕篇。陳逆簠云：『鑄茲寶簠，以亯以孝于大宗皇禮，皇祀，皇丂，皇母。』𨰡鎛稱其曾祖母曰皇祀聖姜，又稱其祖母爲皇祀又有成惠姜。皇爲皇之假字，二器之祀並與匕同，此銘之皇匕，即彼文之皇祀或皇祀也。二器之皇匕與皇祀皆與皇祖對言，此與詩經祖妣連文義同，而與皇丂考相對者則爲皇母。然則此銘之皇匕孟姬，至近亦當爲齊侯之祖母。方氏謂爲齊侯之母，又疑其爲妾媵非夫人，皆不免厚誣古人矣。

銘文𩰲壽作經傳之眉壽用，此字銘識中屢見不一見。字之上截蓋从𦳝省。說文艸部有𦳝字，訓赤苗嘉穀，从艸，𠑹聲，讀莫奔切，與眉爲陰陽對轉之音。下截从水从頁，爲說文沬字之或體。段氏改湏爲湏，沬字今讀荒內切，然其字本从未聲，自可與昧妹同讀，則湏字亦與眉音近矣。字之兩截皆可有眉音，不知其字孰爲形，孰爲聲也。

△子每刅鼎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第玖卷弍拾柒葉下載△子敏父甗，銘文云：『△子每丩乍鼎，其邁萬年寶。』按方氏釋每爲敏，釋丩爲父，釋鼎爲甗，並誤。說文四篇下刃部云：『刅，傷也，从刃，从一。』或作創，云：『或从刀，倉聲。』銘文丩正是从刃从一，乃刅字，非父字也。方氏於此器第據彼所輯舊拓本錄銘，未見原器，其題爲甗，不知何據。檢福開森歷代著錄吉金目，則著錄此器者僅方氏一家，他書無可參證。余既正方氏之誤釋，並據銘文改題爲△子每刅鼎云。

說文記梁字从刅聲，今檢金文各器，梁伯戈梁字作𣲎，曾伯霥簠梁字作𥺛，叔朕簠作𥻨，史免簠作𣲎，其所从之刅字皆與此丩字形近，又其明證也。又按此器子字上當是杞字，說見下杞伯每刅亩跋。

杞伯每刅卣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肆冊拾弍葉下載杞伯敏父壺，按當作卣銘文云：『杞白每ㄅ乍鼄嬯寶𥁰，其萬年眉壽，子子孫孫永寶用亯。』按杞伯每ㄅ之器至多，今存者有㲃，有鼎，有匜，有壺，有卣。ㄅ字或反文作ヒ，其字不見於說文，故釋者紛紛，絕無定說。陳簠齋釋每ㄅ為敏父，吳大澂方濬益並從之。愙齋錄拾卷拾壹葉下杞伯㲃，綴遺齋式伍卷陸葉上杞伯登。劉心源釋為說文訓變之匕，讀為化。奇觚室壹卷式拾肆葉上 劉體智釋作匕，小校經閣柒卷玖拾柒葉杞伯敦 郭沫若釋作刂，攷釋下冊壹玖捌葉杞伯壺 十二家吉金圖錄釋作亡，居貞松堂杞伯㲃 自餘吳式芬闕疑不釋，攈古錄貳之貳卷肆葉杞伯鼎，又貳之叁卷柒葉杞伯壺 羅振玉 貞松堂伍卷拾玖葉杞伯㲃 如字書之，蓋皆以其字不可確識也。樹達按說文記粱字从刅聲，金文粱伯戈之粱，曾伯霥簠叔朕簠史免簠三器之粱字皆从刅作，惟陳公子甗粱字作𣲖，从水从ㄅ，所从與此銘ㄅ字同，則ㄅ乃刅之別體也，銘文筆畫有繁簡之異耳。此與△子每刅鼎當是一人之器，由此可知彼文子字上當是杞字，其或稱子或稱伯，古人於爵本無定稱也。彼文云每刅，又足證此銘ㄅ之確為刅字矣。每刅之名不見於經傳，余疑其即杞孝公也。春秋襄公二十三年書杞伯匄卒，即孝公也。ㄅ字似匄而非匄，秦漢間人不識古字，誤認為匄耳。金文作每ㄅ，經但作匄者，古人於二字之名往往單稱一字。晉文公名重耳，而定公四年左傳稱晉重；魯隱公名息姑，史記魯世家但稱息。即以杞國言之，平公名鬱釐，公羊經如此，左氏穀梁經皆作郁釐。史記杞世家止作鬱：皆其證也。余一九四二年十一月二十四日讀杞伯鼎銘，疑每ㄅ為杞孝公之名，嘗撰跋矣，今于ㄅ字有所見，遂併前跋為此文，削去舊稿云。

匽侯旨鼎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叁卷拾陸葉上載匽侯旨鼎，銘文云：『匽侯旨初見事于宗周，王商旨貝廿朋，用乍姒寶隮彝。』按見事之文又見於他器：玐鼎云：『己亥，玐見事于彭，𠭯叔商玐馬，用乍父庚隮彝。』是其例也。亦有省畧其文單言見者：賢㲃云：

『唯九月初吉庚午，公叔初見于衛，賢從：』是其例也。尋諸經傳未見見事之文，惟書康誥云：『唯三月哉生魄，周公初基作新大邑于東國洛，四方民大和會，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古士與事音同，見士即見事也。彝銘『見事于宗周』及『見事于彭』，與書文『見士于周』文例正同，特彝銘之事用本字，書文之士用假字，爲異耳。古文事史使三文不分，故吳大澂方濬益皆釋巩鼎之文爲見使，憲齋錄伍卷拾肆葉己亥鼎，綴遺齋肆卷肆葉𢽾鼎。于思泊釋此銘及巩鼎亦然。文選下壹卷肆葉下今可以確知三家之釋爲誤說者，康誥云：『侯甸男邦采衛百工播民和，見士于周，』見士決不能讀爲見使，一也。彝銘見事或省稱見，如是見使之義，不能省稱，二也。見使之見與孟子『盆成括見殺』之見同表受動，此種用法，金文銘刻中絕未見，三也。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二日

次卣跋

綴遺齋彝器攷釋第拾貳卷弍拾壹葉下載叉卣，銘文云：『隹二月初吉丁卯，公姞令□𤔲田，氒□蔑曆，錫馬，錫□裘，對𩠩公姞休，用乍寶彝。』按□字阮氏積古齋釋爲邑，吳式芬攈古錄釋爲叉，吳大澂方濬益劉心源及近日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並從吳說，周金文存釋爲丑。今按諸家之釋皆非也。叉丑二字並从又，□字不从又也。余謂字左旁蓋从二，右旁从欠，乃次字也。師湯父鼎𣢟字，所魚匕歕字獻字欠旁並作□，字从人从コ，象張口出氣形。此次字所从欠字與彼並同，可以證也。故今改題爲次卣云。

裘字甲文作□，前編柒卷陸葉叁版作□，後編下卷捌葉捌版此銘作□，與甲文同。增从又者，裘字又字古音並在咍部，故裘以又字爲聲類也。象形字古多注聲旁，如厂注干爲厈，尢注㞷爲尪，网注亡爲罔，皆其例也。方濬益引白虎通說裘所以佐女功助溫，字从又，取佐助之意，其說穿鑿無理甚矣。

余一九四三年七月二十三日嘗跋此器，釋□字爲次字矣。今明裘字，故增益爲此文，削去舊稿云。

頊燹盨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七日

綴遺齋彝器攷釋第玖卷陸葉上載頊燮簋，銘文云：『頊𧰲乍旅盨，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亯。』按𧰲字吳榮光釋𧰲，吳式芬釋𧰲，方氏釋燮。劉心源云：『字下从八，乃火省，當釋燹。』奇觚室拾柒卷叁弍葉 今按劉說是也。𧰲字所从之㣇即說文之㣇，九篇下㣇部云：『㣇，脩豪獸，一曰：河內名豕也。从彑，下象毛足，讀若弟。』尋河內名豕曰㣇，从㣇之字，𧰲訓豕屬，豪訓豕鬣如筆管。㣇與豕字形雖為二，然古韻同在微部，聲亦相近，㣇與豕本為一字，說文分為二字，殆失之矣。豕與㣇為一字，豩與𧰲自當為一字，此從字形推論之者也。然從字音求之，亦有可言者。十篇上火部云：『燹，火也，从火，豩聲。』音穌典切。按豕部豩下許君云闕，謂闕其音。燹从豩聲，音為穌典切，則豩音似當屬心母。說文㣇部𧰲下大徐音息利切，亦心母字也。𧰲與燹既為雙聲，又為對轉𧰲微部，燹痕部，二部對轉。則豩𧰲為一字又可知矣。劉氏釋𧰲為燹而不詳其說，余既為申證，而器銘作盨，故正其名曰頊燹盨云。

子未父乙盉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八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肆冊廿弍葉上載父乙盉，銘文云：『𡴀未父乙冊。』𡴀字吳大澂無釋。按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拾肆卷弍拾叁葉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陸卷叁貳葉下，羅振玉殷文存下卷叁貳葉，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玖卷肆捌葉下並載此器，皆釋𡴀為宁。清諱宁，故或缺筆作𡴀。余謂此子字也。子字龜甲文多作𡴀，前編柒卷拾伍葉叁版此銘之𡴀亦子字也，文視甲文增一直畫，古文增損無定形爾。古器銘恆云子父某：子父乙壺云：『子父乙。』子父丁鼎云：『子父丁。』此皆子為其父作器，但文簡略，不言作耳。子父己卣云：『子乍父己寶尊彝。』子作父癸毀云：『子乍父癸彝。』此二器則皆云作矣。交父乙毀云：『交父乙。』銘不云子，然交為子之名，可推而知也。子𧰲父己鬲云：『子𧰲父己。』銘既云子，又舉子之名為𧰲，而亦省不云作。子命作父癸毀云：『子命乍父癸寶障彝，』則詳具不省矣。此銘云『子未父乙，』與子𧰲父己鬲云『子𧰲父己』者為例正同也。

今正其名爲子未父乙盉云。

殷契卜辭伍玖伍乙片云：『丁酉卜，貞其多𡥂王再。』著者於𡥂字無釋，余謂乃子字也。鐵雲藏龜陸葉壹版云：『壬寅卜，賓貞，多子其△。』又貳百壹拾葉叄版云：『△于多子，酉。』二辭子字皆作早，可知𡥂早爲一字矣。

方氏書第陸卷拾叄葉下載宁父丁敦，銘文云：『𡥂矢父丁。』樹達按𡥂亦子字，矢者，子之名，乃子矢爲其父丁作毀也。當正其名曰子矢父丁毀也。

方氏書拾肆卷貳拾葉下又載亞形父辛盉蓋，銘文亞形中作𡥂，下云父辛。按說文十四篇下子部孳字或作𢿱，銘文此字即𢿱之省作。云孳父辛者，即子父辛也。說文云：『孳从子茲聲，』然茲與子古音不異也。子字父乙盉作𡥂，父丁毀作肙，父辛盉作𢿱，古文不必作恆見之子字也。

子孫祖丁觚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十九日

綴遺齋彝器攷釋第拾陸卷貳拾伍葉上載子孫祖丁觚，銘文云：『子孫 二字不確，姑仍之。△𡥂且丁。』此行之右旁作一獸形 且丁上一字，吳式芬攈古錄金文釋作爵形，貳之壹卷拾陸葉下 方氏釋作鼎形。余謂吳方二說並非是。甲文子字作𡥂，後編下卷壹葉伍版 銘文字形與彼大同，則是子字也。金文恆云子父某，亦有云子且某者。子祖辛卣云：『子且辛。』憲齋錄拾捌册柒葉上 是其例也。此云子且丁，與彼文例正同矣。特爲父作器，云子，宜也，爲祖作器而亦云子，殊不可解耳。朱善旂敬吾心室款識下册觚類錄此器，無標題，無釋。

羅振玉說甲文子字云：𡥂𡥂等形不見于古金文。見殷虛書契類編 今按𡥂字見於子未父乙盉，𡥂字見於此銘，知羅說之未審矣。

孫爵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日

綴遺齋彝器攷釋第拾玖卷貳拾肆葉上載子執惠爵，銘文作『𡥂』，方氏說之云：『手所執爲惠，與子執惠父辛敦同。』按方氏

名此器爲子執惠爵，蓋認左旁人形爲子，是也。說文見同卷拾陸葉上子孫爵謂子手執惠，則非是。今攷糸字甲文作𢆶，知此字右旁所从爲糸字，字从子从糸，乃孫字也。孫字金文千百見，皆止从糸，無从系者。金文無系字說文云：『从系子，系，續也，』其說與古器銘文不合。今正此器之名曰孫爵云。同書本卷拾肆葉上下有子爵二器，銘文皆止一『子』字，此銘云孫，猶彼銘云子矣。

小校經閣金文第陸卷貳拾柒葉𢦏子系鼎，銘文云：『子𢆶。』余謂此亦糸字，非系字也。金文中多合文，亦有分文，『子糸』或『孫』字之分文歟。

宀觶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愙齋集古錄第貳拾冊柒葉上載父辛觶，銘文云：『宀乍父辛。』宀字吳大澂無釋。綴遺齋彝器攷釋貳拾叁卷貳拾柒葉上亦載此器，題爲屋形父辛觶，釋宀字爲屋形。余謂甲文家字作𡧊，前編柒卷叁捌葉壹版向字作𠙶，同式卷貳拾葉柒版金文从宀之字多作宀形，則此銘之宀乃宀字也。方氏釋爲屋形，得其形矣，而不知其爲宀字，何邪？今正其名曰宀觶云。六書有象形，知凡形皆字也。不識其音與義而姑舉其形，此釋金文者不得已之法也。若其字可識而亦舉其形，則爲疏失也。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伍卷玖壹葉上載此器，於宀字無釋，而題作白作父辛觶，乃誤認也。

子虒斝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二十七日

綴遺齋彝器攷釋第貳拾肆卷貳拾柒葉上載虎父丁斝，銘文云：『子虒作父丁彝。』按金文有子字，余跋子未父乙盉已釋爲子字矣。此銘首字亦是子字，與彼文異者，字作側形，又填實爲異耳。第二字方氏釋爲虎形，右上作日，蓋日字之側形，然則是虒字也。說文五篇上虎部云：『虒，白虎也，从虎，冥省聲，讀若鼏。』莫狄切故今正其名爲子虒斝云。

王子嬰次盧跋　一九四八年十二月三十一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第拾壹卷叁葉下載王子嬰次盧，銘文云：「王子嬰次之廢盧。」按此器爲三十年前新鄭鄭墓所出，王靜安定爲楚令尹子重之遺器，集林拾捌卷玖葉上其說是也。惟謂器出於鄭者，乃春秋成公十六年鄢陵之役，子重將左軍，戰敗宵遁，故遺是器於鄭，其說殊失之泥。余謂春秋桓公二年，魯取郜大鼎于宋。大鼎，郜器也，宋初有之，繼又爲魯有矣。成公二年，齊以紀甗賂晉。甗，紀器也，初爲齊有，繼又歸晉矣。襄公十九年，魯君賄晉荀偃以吳壽夢之鼎。鼎，吳器，魯初有之而移於晉矣。昭公七年，晉侯賜子產以莒之二方鼎。方鼎，莒器，晉初有之，又以歸鄭矣。又十五年，周景王宴荀躒，樽以魯壺，壺爲魯器，又用於周矣。彝器古人所重，上以之賜下，下以之獻上，與國以之爲酬酢，甲國之制不必恆在甲國，固也，亦不必制器者曾至乙國而乙國之人始能得其器也。蓋其變易遷流，不可紀極，據出土之地以定器之何屬，可以論其常，而不可以論其變。如器出一地，必求一事以實之，斯不免於鑿矣。

喪叏賞鈚跋　一九四九年一月十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第玖卷百零壹葉上載喪叏賓鈚，銘文云：『喪叏⿱向貝自乍鈚，用征用行，用旂眉壽，萬年無疆，子子孫，永寶是尙。』⿱向貝字自阮元釋爲賓字，吳式芬及近日劉體智皆從之。余謂字形與賓不合，阮釋非也。今按此字从貝从向，蓋賞字之或作也。說文六篇下貝部云：『賞，賜有功也，从貝，尙聲。』小篆从尙聲，而古文从向者，尙字本从向聲也。⿵𤕫鼎有賞字，字作⿳⺌冂貝，从尙省口，此字則从向不从尙也。⿱向貝與賞爲一文，猶說文口部啺與嚐爲一文，革部鞄與韉爲一文矣。今正其名曰喪叏賞鈚云。

戜伯鼎跋　一九四九年一月二十二日

筠清館金文第弍卷叁葉下載臧伯鼎，銘文云：『戜白乍彝。』吳榮光云：『汗簡收臧字从爿，从口，从戈，此稍省。』樹達按甚諆鼎有臧字，與汗簡所載字形相合。今以二文相校，此字既不从爿，又口下作丄形，其非臧字明矣。據古錄金文卷壹之弍肆拾柒葉上載此器亦題臧伯鼎，引許瀚說，疑臧字之釋不確，謂是國之或作，國从口，表四方，或从十，表八方，二意相同，說殊牽强。余謂此戜字也。說文十二篇下戈部云：『戜，利也，一曰剔也，从戈，呈聲。』徒結切 按呈字从口𡈼聲，說文八篇上𡈼部解𡈼字列二說，一說謂从人土，一說象物出地挺生，如後說則𡈼字下實从土也。杜字从木从土，而杜伯𣪘一銘作⿰木丄，知丄即土字。此銘所从之呈，从口从土，乃是呈字，較許說省乁形耳。𡈼字爲戜，殆無可疑，故今改題爲戜伯鼎云。

金文別有戜都鼎，字與此銘同，自阮元誤釋戎都，吳式芬吳大澂鄒安劉體智皆從之，然實非戎字也。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叁拾伍葉上題爲國諸鼎，乃依許瀚釋國，亦非也。當改題曰戜都鼎爲是。

文成後十日，讀愙齋集古錄第捌冊拾弍葉下載戎都敦，與前鼎爲一人之器，其字作戜，所从呈字下明从土，益足證成吾說矣。

孫作且庚𣪘跋

一九四九年一月三十日

愙齋集古錄第柒冊柒葉下載祖庚乃孫敦，銘文云：『且日庚，乎孫乍寶𣪘，乎字吳誤釋乃用笹㐭孝，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按此孫爲其祖日庚作器，吳云祖日庚爲乃孫作，非事理也。今改題爲孫作祖庚𣪘云。

邑爵跋

一九四九年二月四日

愙齋集古錄第弍拾叁冊柒葉下載圓形節形爵，銘文一字，作𠨍。吳氏云：『上作口形，古圍字，下作卩形，古節字也，亦持節出使之義。口或人名。』今按吳氏云上从口，下从卩，是矣，合二文是邑字也。吳氏乃認爲二字，何其疏也！小校經閣金文陸卷叁拾壹葉下釋作圍節爵，羅振玉殷文存如字書之，皆不知其爲邑字。按字明見於說文，又爲常見之字，而諸家皆不識，其疏於文字之學如此！吳氏知从口从卩而不知爲邑字，尤可怪也。今改題爲邑爵云。

𢊁壺跋

一九四九年二月二十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錄弍伍零載𢊁壺，銘文有云：『齊三軍圍△，冉子嬰鼓，𢊁大門之，嬰者諸，獻于靈公之所。公曰：甬！甬！商賞之台以△劘衣裘車馬。』𢊁大門之者，謂攻門也。按左傳僖公二十八年云：『晉侯圍曹，門焉，多死。』杜注云：『攻曹城門。』又成公二年云：『齊侯伐我北鄙，圍龍，頃公之嬖人盧蒲就魁門焉。』杜注云：『攻龍門也。』又襄公十年記晉圍偪陽之事云：『偪陽人啓門，諸侯之士門焉。』杜注云：『見門開，故攻之。』按圍人之邑，必攻其城門，城門曰門，攻城

門亦曰門。古人文法名動往往相因也。銘文首云『齊三軍圍△，』繼云『庫大門之，』與上舉左傳諸事正相類也。銘文曰『門之，』左傳曰『門焉』者，此器作於春秋齊靈公時，左傳成書較晚，故文法殊異也。

說文玉部有靈字，云：『靈巫以玉事神，』或从巫作靈，非神靈之義。銘文靈字从示，蓋神靈之靈本字，足以補許書之缺者也。

『公曰：甬！甬！』按甬當讀爲勇。庫攻門，有所俘而獻于公，故公再言勇勇以贊美之也。

臣辰盉跋

一九四九年三月十二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捌卷肆拾叁葉下載臣辰盉，銘文首云：『隹王大龠于宗周，𢓊饔葊京年，才在五月既望辛酉，王令士上眔史寅𣪘于成周。』龠近人皆讀爲禴，是也。按通鑑前編引竹書紀年云：『帝辛六年，周文王初禴于畢。』唐書曆志亦云：『紂六祀，周文王初禴于畢。』然則周之有禴祭舊矣。𢓊當讀爲遂，詳見前壹壹弍葉𦎫伯𣪕𣪘跋。

臣辰盉再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一日

臣辰盉銘文末署臣辰册册□，末一字羅氏無釋，吳闓生文錄肆卷廿玖葉上于思泊文選下叁卷拾叁葉下並釋爲先。貞松堂續編中卷廿叁葉上載臣辰卣，銘文與盉同，羅氏釋□爲光。余謂此乃子字，非先亦非光，三氏皆誤釋也。按臣辰器出土甚多，姑就羅氏此書言之，續編中卷廿陸葉上載別一盉，文云父癸臣辰□，柒卷廿陸葉上載壺二器，文云臣辰册册□，字與盉卣二銘同。補遺上卷柒葉上載一鼎，文云父乙臣辰□，拾卷拾捌葉上載一爵，文云父乙臣辰□，續編上卷叁拾陸葉下叁拾柒葉上載二𣪘，文云臣辰册册□父癸，補遺上卷叁拾叁葉上載一尊，文云小臣□辰父辛。按甲文子字有□□□諸形，詳後子尊跋臣辰鼎爵𣪘尊四銘文與甲文大同，其爲子字甚明，盉卣壺四器則於鼎爵𣪘尊之作輪廓者塡實書之耳，仍子字也。羅氏號治甲文，乃不能據甲文以識此

字，何也？

同書弍卷廿陸葉上有父辛方鼎，文云父辛冊冊𠬝，又補遺上卷肆葉下有父乙鼎，文云父乙𠬝，又同卷廿葉上有父癸彝，文云『乍父癸𠬝，』諸銘皆不云臣辰，以銘文字體及父乙父辛父癸之名稱與前舉諸器相同觀之，蓋亦臣辰之器也。此十一器皆以子與父對文爲義也。

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弍卷叁玖葉上有臣辰光冊父乙鼎，劉釋𠬝字爲光，亦誤也。

善齋彝器圖錄考釋拾伍葉下云：父癸簋即父癸彝與臣辰諸器同出洛陽，知余前說爲審矣。一九五一年四月四日記。

仲𫊸父盤跋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二日

筠清館金文第肆卷叁拾葉上載仲𫊸父盤，銘文云：『中𫊸父乍婦姬隣般，黍梁𥻓麥，用夙飽中氏囊。』吳榮光釋𥻓爲來，孫詒讓云：『來字未塙。』餘論上廿弍葉下亦不言𥻓爲何字。今考𥻓字从禾，又與黍粱麥諸字連文，其爲穀名，殆無疑義，竊疑其當爲糕字之或作也。說文七篇上米部云：『糕，早取穀也，从米，焦聲。』𥻓字从𨕖，𨕖當爲古文造字之省作。說文六篇下辵部造字从辵告聲，或从舟作艁，金文郜造鼎造字兩見，字皆作𨕖，其字既从辵，復从舟。今此銘𥻓字从𨕖，殆𥻓字省告之形也。造糕二字古韻同在幽部，聲亦相近，故造聲之字可通假爲糕。弭仲簠云：『用盛秫稻糕粱，』秫稻糕粱四穀連文，與此銘詞例正相類。此以𥻓與黍粱麥連言，猶彼文以糕與秫稻粱連言矣。

楚辭招魂云：『稻粢穱麥，挐黃粱些！』穱即糕字，王逸訓穱爲擇，非也。玉篇禾部云：穱，小也，又早熟。』亦作糕。銘文粱字作𣵸，从水，从井，从刀，吳氏釋爲粱，是矣，而於字形無說。余謂刀爲刅字之省，字从井者，字乃从水从刱聲，故有井形也。金文粱伯戈粱字作汈，不从木，陳公子甗史兊簠粱字亦止作汈，不从米，此銘粱字从水，从刱省，不從米，與陳公子甗史兊簠同。異者，彼二作沕，从水从刅，此則从水从刱耳。曾伯霥簠叔朕簠二銘粱字皆从米作，不省。

師旅鼎跋

一九四九年六月十六日

小校經閣金文第叁卷廿肆葉上載弘鼎，制器者爲師旅，弘鼎之名不合。銘文云：『隹三月丁卯，師旅眾僕不从王征于方雷，使氒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在莽，伯懋父乃罰得𦣞古三百寽，今弗克氒罰。懋父令曰：義敉！𠭰！氒不從氒右征，今毋敉，其又內于師旅。弘以告中史書，旅對氒，賢于尊彝。』按不從王征方雷者，衆僕之所爲，非師旅之意也。師旅必曾以從征命衆僕，衆僕終抗命不從，故師旅不得已，使其僚屬弘告之伯懋父也。伯懋父乃罰得𦣞古三百寽者，得𦣞古三字義不明，吳闓生讀得爲貝，謂𦣞古爲貨貝之名，近之。此見罰者爲誰？蓋師旅也。知者，下文云：『義敉！𠭰！氒不從氒右征！』不從爲衆僕之事，又有義敉處分之辭，則此三百寽之罰不關衆僕也。不關衆僕，則事屬師旅可知，蓋不從征者雖爲衆僕，而師旅平日之馭下無方，咎固無可辭也。何以先罰師旅而後及衆僕？位大者責重，先重而後輕也。余意師旅使弘上告之時，或當有自咎馭下無方之詞，如今人所謂自請處分者，故伯懋父有此令也。今弗克氒罰者，論語顏淵篇云：『克己復禮。』皇疏引范甯云：『克，責也。』全盂鼎云：『女勿尅余乃辟一人！』尅與克同，亦責義也。文先云罰三百寽，今復云弗責厥罰者，蓋今所謂緩刑也。『懋父令曰：義敉！𠭰！氒不從氒右征。』此以下則處分衆僕之文也。義于思泊讀爲宜，敉即𢿱，即播，于思泊訓爲播遷，皆是也。吳闓生謂「義敉𠭰厥不從厥右征」爲倒文，謂不從征，故宜播，其說是也。右者，郭若沫說爲長上之稱，其說亦是。𠭰與嗟同，歎詞，一字爲句。『今弗克氒罰，』師旅之緩刑也，『今毋敉』，衆僕之緩刑也。其事同，故文相類矣。或曰：「氒不從」三字爲句，謂衆僕不從王征，罪宜流放也。『氒右征，今毋敉，其又內于師旅者，』右讀爲有，謂適有征伐之事，衆僕姑無流放，仍付師旅督率驅遣之也，說亦通。此事伯懋父於師旅應罰者不責其即罰，於衆僕之應流放者姑緩其流放，蓋皆欲激厲其人，使之戴罪圖功也。弘以告中史書，令中史記其事也。「旅對氒」三字爲句，金文氒字用法與之字同，𦋆段云：『𦋆作氒，』可證也。賢于尊彝者，賢當讀爲㓞，刻也。按師旅罰鍰而不責，衆僕宜播而仍留，伯懋父之於師旅，可謂厚矣。制器渤銘，所以紀恩幸也，或疑受罰不當銘器，非也。

銘文云：「使𠭰友弘以告于伯懋父在莽，」此猶言告在莽之伯懋父也。史記尉佗傳云：「乃爲佗親冢在眞定置守邑，」猶言爲佗在眞定之親冢置守邑也。漢書項籍傳云：「於是梁乃求楚懷王孫心在民間牧羊立以爲楚懷王，」猶言梁求在民間爲人牧羊之楚懷王孫心，立以爲楚懷王也。銘文句例與彼二文同也。

吳闓生以𡿡古爲貨貝之名，𦣻鼎云：「酒俾𧶠以𦣻酒及羊𢆶三寽用致茲人，」吳闓生亦疑羊𢆶爲貨貝之名。文錄壹卷廿柒葉下 辛白鼎云：「乙巳，克𡿡五十寽。」見小校經閣式卷捌拾陸葉 曰𢆶，曰𡿡，曰𡿡，其字皆从𢆶，余疑其爲一事也。本銘云「弗克𠭰罰，」辛白鼎云「克𡿡五十寽，」克字義同。

余往於一九四二年捌月貳拾壹日嘗跋此器，不瞭罰與播當分屬師旅與衆僕，故於全文終覺齟齬，未能通貫也。今晨細讀銘文，再三熟者，悟得此義，當日情事遂覺灑然如見。此知古人文字未有不條理明白，而治古文者尤有賴於深思也。

王婦匜跋　一九四九年八月九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卷拾肆拾陸葉下載王婦匜，銘文云：「王婦㠱孟姜作旅也匜，其萬年眉壽，用之。」銘稱王婦，方濬益說之云：「禮記昏義，天子三夫人，九嬪，二十七世婦，八十一御妻，王婦當即世婦也。」樹達按天子之妻經傳通稱王后，左傳莊公十八年云：「虢公晉侯鄭伯使原莊公逆王后于陳，」又襄公十五年云：「逆王后于齊，」並其例也。然宗周金文中未見后字，尤無王后之稱，此銘云王婦，蓋即王后也。方氏以婦爲世婦，其說非是。此㠱即經傳之紀，方氏之說當矣。桓公九年春秋云：「春，紀季姜歸于京師，」杜注云：「季姜，桓王后也。」蓋紀與周世爲婚姻，此㠱孟姜之爲某王后，猶彼紀季姜之爲桓王后也。方氏謂庶長稱孟，孟姜當是紀國庶女，爲紀季姜之媵者，臆說無據，未可信也。十二家吉金圖錄梁二十二有王后左相室鼎，乃晚周器。又他器有王后中官鼎，乃漢器也。

禮記曲禮下篇曰：「天子之妃曰后，諸侯曰夫人，大夫曰孺人，士曰婦人，庶人曰妻。」今文稱王婦，知曲禮所記殆後起之稱名也。金文中止有宗君夫人鼎 說文謂司字从反后，今觀金文中司字恆見，而后字則無有，然則古文無后字，許君司从反后之

說，殆未然也。甲文有一后字，見後編下九葉，疑是司字之反文。詩關雎序稱后妃，后妃謂君之配也，省妃稱后，於文義不合，宜古文中無此稱也。

吳後大師戈跋

一九四九年八月十四日

綴遺齋彝器考釋叁拾卷拾陸葉上載吳後大師戈，銘文云：『吳後大師之艁㫚戈。』方濬益云：『說文，㫚，塞口也，豈取塞口之義，故名爲㫚戈歟。』樹達按方說非是。說文㫚从口氒省聲，戈銘蓋假㫚爲氒，氒卽經傳之厥也。

匽卣跋

一九四九年八月二十一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玖冊弍拾弍葉下載匽卣，銘文云：『隹十又九年，王才在序。王姜令乍冊睘安尸白，夷伯尸白賓睘貝布。揚王姜休，用乍文考癸寶障器。』按安今言問安，寧與安同義，故經傳皆言寧。詩周南葛覃云：『歸寧父母。』毛傳云：『寧，安也，父母在則有時歸寧耳。』孔疏云：『此謂諸侯夫人及王后之法。春秋莊二十七年，杞伯姬來。左傳曰：凡諸侯之女，歸寧曰來，是父母在得歸寧也。父母既沒，則使卿寧於兄弟。襄十二年左傳曰：楚司馬子庚聘于秦，爲夫人寧，私也。是父母沒不得歸寧也。泉水有義不得往，載馳許人不嘉，皆爲此也。』樹達案彝銘記王姜令作冊睘安夷伯，據古禮言之，知王姜之父母既沒，故使睘往寧，與左傳襄公十二年楚司馬子庚爲夫人秦嬴寧秦爲一例，然則夷伯當爲王姜兄弟或兄子之類，孫仲容謂爲王姜之母黨，拾遺下卷弍葉是也。又據王姜之稱，知夷國爲姜姓。左傳桓公十六年云：『衞宣公烝於夷姜，生急子。』杜注於夷姜無說。今以彝銘互相證合，知夷姜之稱與衞姬齊姜陳嬀相同，夷爲國名，姜爲其國之姓也。然事有可疑者：左傳隱公元年云：『紀人伐夷。』疏引世本云：『夷，妘姓，』顯與彝銘及桓公十六年左傳不合。蓋夷國有二，一爲妘姓，一爲姜姓也。隱公元年杜注云：『夷國在城陽莊武縣，』釋例土地名說同。莊公十六年左傳云：『晉武公伐夷，執夷詭諸。』杜注云：『夷詭諸，周大夫，夷，采地名。』釋例土地名云：『闕。』是杜認夷有二，非一地也。余疑隱公元年紀人伐夷之夷爲妘姓，如世本所云，而

莊公十六年傳晉人所伐之夷爲姜姓國，彝銘之夷伯，乃莊公十六年傳之夷，非隱公元年傳之夷也。隱公元年孔疏云：『世族譜於夷詭諸之下注云：妘姓，更無夷國，則以二夷爲一。計莊武之縣，遠在東垂，不得爲周大夫之采邑，而晉取其地，是譜誤也。』按孔疏糾擧杜譜之誤，其說良是，此彝銘非孔氏所能見，然不能據桓公十六年傳文之夷姜以正杜，則偶疏也。守毀云：『隹五月既死霸辛未，王使小臣守使于夷。夷賓馬兩，金十鈞。』其夷字作⿱亼夷，與此卣假尸爲夷者有別。然則古文文字或本相別異，隸古寫定以後，不同之二地貫致混淆無別，未可知也。

㠱公壺跋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錄弍叁陸載㠱公壺，銘文云：『㠱公乍爲子叔姜△盥壺。』按慶叔匜亦云：『慶叔攸朕（賸）子孟姜盥盤。』按子叔姜子孟姜之稱，與春秋稱子叔姬者例同。文公十二年經云：『二月庚子，子叔姬卒。』十四年云：『齊人執子叔姬。』宣公五年云：『秋九月，齊高固來逆子叔姬。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文公十四年杜注云：『叔姬，魯女，齊侯舍之母。不稱夫人，自魯錄之，父母辭。』孔疏云：『稱子叔姬者，服云：子殺，身執，閔之，故言子，爲在室辭。十二年，子叔姬卒，已被杞絕，是並在室也。』按杜以子叔姬之稱子爲父母辭，服虔以爲在室辭，是並以子爲子女之子也。據此以釋此器，文固可通，慶叔匜言賸子孟姜，義尤相合矣。

然事有可疑者：⿱辟革錀鎛云：『齊辟⿱辟革叔之孫，適仲之子錀乍子仲姜寶鎛，』子仲姜與子叔姬名例同。按⿱辟革錀爲母作器，稱其母曰子仲姜，則服杜之說於此滯礙不可通。然則子仲姜之稱，正當別求解說，不必與二器及經傳相同也。然則當如何說之？考文公十二年公羊傳釋子叔姬云：『其稱子，何？貴也。其貴奈何？母弟也。』穀梁傳云：『其曰子叔姬，貴也，父之母姊妹也。』按二傳以子爲貴稱，與服杜說違異，然以公羊隱公十一年傳稱子沈子，桓公六年傳稱子公羊子，莊公三十年傳稱子司馬子，閔公元年傳稱子女子，哀公四年傳稱子北宮子，諸文例之，其說自可信。沈子公羊子司馬子女子北宮子，男子之專名也，加子以爲尊；仲姜，女子之專名也，亦加子以爲貴：其義一也。如此，則此壺之子叔姜及慶叔匜之子孟姜，與⿱辟革錀鎛之

子仲姜，稱名雖如一，自當隨文作釋，古人文同實異之例甚多，正不必一例說之矣。

邾友父鬲跋

一九四九年九月四日

窓齋集古錄第拾柒冊（捌葉上）載邾友父鬲，銘文云：『鼄晉父朕賸其子[illegible]嫌寶鬲，其眉壽，永寶用。』按晉爲友之古文，友父之名，經傳無所見。春秋莊公五年經云：『秋，郳犂來來朝。』孔疏云：『郳之上世出於邾國。譜云：小邾，邾挾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穆公之孫惠公以下，春秋後六世而楚滅之。』據疏引杜氏世族譜之文，友爲邾顏之子，始別封於郳，爲附庸，即此銘之友父也。若然，此器之作，遠在春秋以前也。

[illegible]嫌者，嫌爲邾國曹姓之本字，郭沫若之說是矣。[illegible]字从肉，从刀，余疑其爲胙之或字也。左傳僖公廿四年云：『凡，蔣，邢，茅，胙，祭，周公之亂也。』友父之子嫁于胙，故稱[illegible]嫌矣。彝器中既未見胙國之器，胙字用爲國名者，他彝銘亦無之，僅存于此銘中，殊可貴也。

子尊跋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一日

奇觚室吉金文述第伍卷（伍葉上）載子尊，銘文云：『乍父乙，[illegible]。』末一字劉心源釋爲子，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釋爲光。（伍卷拾叁葉）今按奇觚室之說是也。甲文有子字，作[illegible]，（前編弍卷叁拾壹葉弍版，又叁卷弍葉肆版）作[illegible]，（後編下卷伍葉拾肆版）銘文字形與彼大同，故知其當爲子字矣。作父乙子，即子作父乙，倒言之耳。劉氏不習甲文，無說，今爲申證之云。

矢令毁跋

一九四九年九月二十六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拾壹葉下載矢作丁公毁，銘文有云：『隹九月既死霸丁丑，乍冊矢令隮俎于王姜，姜商賞令貝十朋，臣十

家，鬲百人。』吳闓生釋䧹俎于王姜云：『奉尊俎于王后也。』文選上叁卷肆葉引余疑䧹當讀爲儀禮士冠禮側尊一甒醴之尊。鄭注彼文云：『側猶特也，置酒曰尊。』張爾岐云：『側尊，單設也。』樹達按士冠禮又云：『醮用酒，尊于房戶之閒。』鄉飲酒禮云：『尊兩壺于房戶閒。』少牢禮云：『司空尊兩甒于房戶之閒。』諸尊字皆作動字用，與側尊之尊並同。然則䧹俎于王姜，蓋謂置酒設俎于王姜也。䧹俎連言，䧹義爲置酒，知俎謂設俎矣。或曰：尊有置酒之義，引申之，凡設置皆可云尊，尊俎即設俎也。說亦通。

己酉戍命彝云：『己酉，戍命䧹俎于召，』言䧹俎于召，與此器同。彝銘末云：『在九月，隹王十祀，曶日五，隹來東，』據曶日之文，知爲殷商器，此毁則周初器也。然則䧹俎乃商周閒人習語矣。

陳𧵍毁跋

一九四九年十二月十九日

周金文存叁卷肆拾伍葉上載陳𧵍敦蓋，敦今改毁銘文云：『隹王五月元日丁亥，𧵍曰：余，陳中㢑孫，𥁰叔和子。龏寅鬼神，龔韓愧畏忌。戲擇吉金，乍茲寶毁，用追孝於我皇毁考。』郭沫若云：『陳仲即陳敬仲，金文凡陳國之陳均作敶，而敬仲之後在齊爲田氏者均作陳。㢑殆產之異，从初，彥省聲。產者，生之初也，故从初，字在此與和爲對文，蓋即讀爲彥，美士曰彥。𥁰者，䨝之異，𥁰叔當即陳䨝子乞，乞子爲田成子常，此𧵍或即常也。』考釋弍壹肆葉下吳闓生云：『和，齊太公也，云䨝叔者，蓋當時謚號。』文錄叁卷叁陸葉下樹達按郭謂陳中即陳敬仲，是也，謂㢑字从彥省聲，讀爲彥，亦近是。經傳記陳敬仲名完，完字从元聲，元彥二字古音相近，陳中彥即陳仲完也。孫謂遠孫，𥁰叔和當以吳說爲是。

銘文以亥子忌爲韻，皆咍部韻也。以毁爲毁，以毁爲考，皆幽部字，與咍部音近，可合韻也。王郭兩家記金文韻讀皆未及，故言之。

遲父鐘跋

一九五〇年二月二十八日

嘯堂集古錄下册捌拾叁葉上載遲父鐘，銘文云：『遲父作姬此字不確齊姜龢𬇠鍾鐘，用邵乃穆穆，不顯龍光，乃用廟匄多福，侯父眔齊萬年眉壽，子子孫孫亡彊寶。』按侯父眔齊，父即遲父，齊謂齊姜，皆省稱也。侯者，詩小雅六月云：『侯誰在矣。』大雅文王云：『侯文王孫子。』毛傳並云：『侯，維也。』侯作語辭用者，彝銘中罕見，僅見於此器矣。

伯𢦚毀跋

一九五〇年九月二十六日

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叁陸拾壹葉上載西宮敦，銘文云：『白𢦚肇其乍西宮寶，隹用妥神褱，唬前文人秉德共屯，隹匄萬年，子子孫孫永寶。』按唬字吳式芬釋爲从日从虎，吳闓生從之而讀爲虔。文選上叁卷拾弍葉下余謂此字實从口，从口之字甲文往往作日，如吉字𠷎字皆是，見甲骨學文字篇弍之肆下·文陸上非日字，亦非甘字也。善鼎云：『唯用易福，唬前文人秉德共屯，』唬字从口，其明證也。郭沫若又以爲字本从口，攈古錄誤摹从甘者，大系考釋上册陸伍葉上亦非也。說文二篇上口部云：『唬，虎聲也，从口虎，讀若暠。』玉篇云：『唬，呼交切。』字在此蓋假爲效。毀鼎二銘唬前人秉德共屯，並謂效法前文人秉德共純也。叔毛鼎云：『叔毛作朕文考䵼伯䵼姬尊鼎，用𠭯夕亯孝于△，唯△學前文人秉德，』學亦效也。唬與效並古韻豪部字，故唬字得假爲效也。西宮敦名稱不合，今依郭沫若考釋上册陸拾肆葉下題爲伯𢦚毀云。

靜毀跋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册伍葉上載靜毀，銘文云：『隹六月初吉，王才葊京。丁卯，王令靜𤔲射，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尸僕學射。雩八月初吉庚寅，王以吳𠬝呂剛𨞫𩛥𦾔自邦周射于大池。靜學無𢧸，王易靜鞞剢。靜拜䭫首，對颺天子丕顯休，用乍文母外姞𢍰毀，子子孫孫其萬年用。』按此銘自吳大澂以『王令靜𤔲射學宮』爲句，近日治金文諸家皆從之。余謂『王令靜𤔲射』當爲一句，『學宮小子』四字連文，謂在學宮之小子，此猶師望鼎稱屬於大師之人爲大師小子，毛公鼎稱屬於參有𤔲之人爲參有

嗣小子也。學宮者，所謂天子之大學曰辟雍者是也。何以明之？周禮春官大司樂云：『凡有道者有德者使教焉，死則以爲樂祖，祭于瞽宗。』司農注云：『明堂位曰：瞽宗，殷學也；泮宮，周學也。王制謂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此與彼異。以此觀之，祭于學宮中。』按瞽宗泮宮皆大學也，司農稱之曰學宮，是漢人尙稱大學曰學宮，此一證也。遹𣪘云：『穆王在葊京，乎漁于大池，』郭沫若說之云：『大池亦見靜𣪘，當即辟雍之靈沼，麥尊王乘于舟爲大豐之處。』考釋上册伍拾伍葉上 樹達按郭君以麥尊之文證靜遹二𣪘，其說是矣，而未盡也。此銘與麥尊同記王在葊京，是其地同也。此云『王射于大池，』彼云『王射大龏，』龏假爲鴻，鴻爲水鳥，見湯瀬于寶注 彼文所射乃水中之鴻，然則彼文雖不云射于大池，實射于大池也。是其事同也。然彼文云『王格葊京𨠵祀，雩若翌日，在璧雝，璧雝即辟雍；本大學之稱。王制云：『大學在郊，天子曰辟雍，諸侯曰頖宮，』是其說也。然則兩銘彼云璧雝，此云學宮，名異而實同。楊升菴戴東原疑王制之說，謂辟雍非大學者，非也。其證二也。周禮地官師氏云：『以三德教國子。』鄭注云：『國子，公卿大夫之子弟。』又云：『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鄭注云：『貴遊子弟，王公之子弟。』銘文云王以吳𢁒呂剛等射于大池，以者，與也，吳𢁒呂剛，皆本銘所謂學宮小子，即周禮之國子與貴遊子弟也。知者，毛班見穆天子傳，乃穆王時人，毛班𣪘銘記王命吳白呂白左右毛父，呂白即書呂刑之呂侯，與吳白皆穆王之重臣也。此𣪘雖不記年代，然其字體與遹𣪘同。遹𣪘云：『漁于大池，』此銘云『射于大池，』事正相類。遹𣪘明記穆王，此器亦在穆王時可知。左傳昭公十二年云：『昔穆王欲肆其心，周行天下，將皆必有車轍馬跡焉。』穆王爲好動之君，周行天下，動之大者也；漁射于大池，動之小者也：要之皆王性行之表現也。然則此𣪘與毛班𣪘爲同時之器，吳𢁒呂剛蓋吳白呂白之子弟，乃以國子與貴遊子弟之身份入大學者也。其證三也。

葊京近人釋豐京，是也。史記封禪書云：『灃滈有明天子辟池。』索隱云：『辟池即周天子辟雍之地，故周文王都酆，武王都滈，既立靈臺，則亦有辟雍耳。張衡亦以辟池爲雍。』按豐與酆，滈與鎬，並同。鎬京有辟雍，詩文王有聲篇言鎬京辟雍，可證；豐京有辟雍，麥尊言王在葊京𨠵祀，雩若翌日，在辟雝，可證。史記之辟池即辟雍，亦即此銘之大池，銘文與傳記互相契合如此，此於前舉三證之外又加得一證矣。

靜學無斁，郭君讀學爲教，是也。古人言語施受不分，如買與賣，受與授，糴與糶，本皆一辭，後乃分化耳，教與學亦然。銘文上言『學宮小子眔服眔小臣眔夷僕學射，』學也；下言『靜學無斁，』教也。禮記學記曰：『學學半，』上學謂教，下學謂學，教與學同以學字爲之，與銘文正同也。無斁，吳郭于皆以無厭釋之，余疑斁爲斁之省形，當讀爲斁。說文云：『斁，敗也，』無斁猶他器言亡尤也。葢王于六月令靜嗣射事，歷月餘，至八月，會射于大池。會射者，所以考驗靜嗣射之效能也。及既射而王知靜教射有功，故以鞞剢錫之。靜教無斁，承上文之會射而言其果，起下文之錫物而言其因，云無厭，則於義不劉切也。剢吳大澂釋遂，是也。王喜靜之善教而賜以射韝，猶靜卣之錫靜以弓，射韝與弓皆射事之用具也。

史喜鼎跋　一九五一年二月三日

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弍卷伍葉上據商錫永藏拓片載史喜鼎，銘文云：『史喜作朕文考翟祭，氒日唯乙。』按文云翟祭，則翟爲祭名可知；然古祭無名翟者，余謂葢假爲禴也。詩小雅天保云：『禴祠烝嘗，于公先王。』周禮大宗伯云：『以禴夏享先王。』易升九二云：『孚乃利用禴。』釋文云：『禴蜀才作躍。』躍从翟聲，與禴通，知翟亦可與禴通矣。此器葢史喜以乙日禴祭其考而勒銘記事，我作父己甗云：『我作禦祭祖乙妣乙祖己妣癸，』我作禦祭，與此銘史喜作翟祭文例同，可證也。于思泊釋祭爲器，非也。

禴說文作礿，示部云：『礿，夏祭也。』毛詩周禮字皆作禴，二經皆古文經也。爾雅釋天云：『夏祭曰礿，』字作礿，說者以爲魯詩說。鄭注王制引詩礿祠烝嘗，字作礿，葢本韓詩文，鄭君初習韓詩也。公羊傳桓公八年云：『夏曰礿，』字亦作礿。詩魯韓二家公羊春秋皆今文家學也。按臣辰盉云：『隹王大龠于宗周，』龠爲禴字之省形，以龠爲禴，與毛詩周禮合，彝銘文字皆古文，故與古文經契合也。由此推論，禴爲古文，礿字後起，說文有礿無禴，乃錄後起字而捨古文矣。

趙孟庎壺跋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八日

商周彝器通考上冊陸拾弍葉載近年新出土趙孟庎壺，銘文云：『禺邗王于黃池，爲趙孟庎，邗王之恳金，台以爲祠器。』按此即春秋哀公十三年吳晉會于黃池事。趙孟謂趙鞅，左傳記此會吳晉爭先，趙鞅謂司馬寅曰：『日旰矣，大事未成，二臣之罪也，』是其事也。禺假爲遇。國策秦策云：『因退爲逢澤之遇。』呂氏春秋淫辭篇云：『空雄之遇。』高注並云：『遇，會也。』邗王即吳王。經傳多稱吳爲干：莊子刻意篇云：『夫有干越之劍者。』荀子勸學篇云：『干越夷貉之子生而同聲，』越皆即吳越也。邗爲國邑之名，字从邑，爲本字，經傳假干爲邗，省形存聲耳。庎假爲介，經傳皆作介。恳假爲賜。台假爲目，目今作以。有謂禺邗即吳邗，字假禺爲吳者，如其說，銘文首句無動字，不成文理，又與下稱邗王者不合，其說非也。爲趙孟庎，此制器者自明其職位，然不具名氏，古人醇樸不尚名如此。

大夫始鼎跋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

嘯堂集古錄玖拾弍葉上載大夫始鼎，銘文云：『隹三月初吉甲寅，王才在穌宮，大夫始易友曰𣢟。王才華宮，宒。王才邦宮，始獻工，易△易章璋。王才邦，易友曰考，曰攸。大夫始敢對䚷天子休，用乍文考日己寶鼎，孫孫子子永寶用。』按𣢟上缺文，吳闓生謂是『曰』字，文錄壹卷廿壹葉上是也。王在華宮，宒，宒字不可識，薛尚功釋爲宅，非是。王在華宮四字爲一句，宒一字爲句。此句本當云始易友曰宒，承上文省略耳。華宮又見何𣪘。王在邦宮，王在邦，二邦字並當讀爲豐。王在邦，猶他器言王在莾京，小臣宅𣪘言同公在豐也。初言邦宮，後但言邦，不言宮者，王初在宮，後則否也。此銘文最爲明晰處，薛尚功乃譏其文意叢雜，謬矣。第二大夫始夫字形如矢字，古人文字無定形如此。

應公鼎跋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

據古錄金文式之式卷廿伍葉上載應公鼎，銘文云：『應公乍寶尊彝，曰：奄以乃弟用夙夕䰞亯。』按奄當爲應公之名。玉篇中鼎部云：『䰞，式羊切，煮也。』亦作鬺。又鬲部云：『鬺，式羊切，煮也。』此本說文亦作䰞，𩱷，同上。按說文有鬺，無䰞𩱷二文。曶鼎云：『乍朕文考宄白䰞牛鼎，』䰞牛正謂煮牛矣。古文亯字，今分爲亨享亯三文，銘文以䰞亯連文，亯當作亯字用，與他銘言亯孝者異義，用夙夕䰞亯，謂用以夙夕煮亯也。

詩周頌我將云：『我將我亯，維羊維牛，』將亯即銘文之䰞亯，詩文謂煮亯羊牛也。

史記封禪書云：『黃帝作寶鼎三，象天地人，禹收九牧之金鑄九鼎，皆嘗亨鬺。』集解徐廣云：『亨，煮也。』此徐謂亨爲亯也。亨與亯同，鬺與䰞同，亨鬺即䰞亯之倒文也。二字同義連文，故或云䰞亯，或倒云亨鬺矣。

麦鼎跋

一九五一年二月十九日

嘯堂集古錄拾葉上載季娟鼎，銘文云：『正月，王在成周。王徙于楚麓，命小臣麦先，相楚居。王至于徙居，無遣，小臣麦易貝馬兩。麦拜顧首，對揚王休，用乍季娟寶尊彝。』按王徙于楚麓者，計已定之辭，時尚未徙也。下云『王至于徙居，』則已徙矣。古書中此類例頗多，學者不知，輒生誤解。書盤庚上篇云：『盤庚遷于殷，民不適有居，率籲衆戚出矢言。』讀者往往以爲遷殷之後，殷民不樂，故籲戚矢言，實則盤庚遷于殷一句乃定計之辭，非已遷之辭也。下篇云：『盤庚既遷，奠厥攸居，乃正厥位，綏爰有衆，』則遷後之事矣。蓋殷民不樂遷徙，故於盤庚定計之後及其尚未遷而阻之也。俞蔭甫不知此義，疑三篇次序不合，欲易置之，誤矣。此爲古書疑義之一事，三十年前續補俞氏書時未見及此，故不之及。今以此銘文字特爲明白，故據以爲例言之。

先當爲句，詳前壹式玖葉不記月中齋跋。

此器舊題季娟鼎，今從劉心源說奇觚室拾陸卷柒葉下改題麦鼎云。

訇白殷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日

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欵識下卷拾葉上載訇白殷，銘文云：『訇白△舊釋遣未確乍寶羔，期萬年，孫子子其永用。』按器爲殷而銘文云羔者，羔殷二字同隸見母，羔古韻在豪部，殷在幽部，二部音最近，銘文假羔爲殷也。陶齋吉金錄弍卷拾玖葉下載此器蓋，銘文與此同，惟羔字彼銘作殷，可以證也。小校經閣金文柒卷玖拾肆葉下認此器與蓋爲二器，誤。彝銘殷字，自宋人誤釋爲敦，清代治金文諸家皆承其謬。錢獻之韓履卿始疑釋敦之非，於是近世黃紹箕益敷暢其說，而嘉慶時嚴可均輯三代文，凡宋人題敦者皆改題爲殷，近日諸家除王靜安外，皆題器爲殷，無有題敦者矣。觀此銘假羔爲殷，羔與殷音近，而與敦音絕遠，與敦決不相遥，然後宋以來之誤釋，錢嚴諸家之卓識，於彝銘本身得其證明，王靜安之拘守舊說，其誤亦大明矣。

秦公殷云：『毗疐在天，』天字不可通，賴秦公鐘作『毗疐在立』以證殷銘之誤。此器銘云『訇白作羔，』羔字義不可曉，賴蓋銘作殷而其讀始通。余恆謂彝銘之學爵從事於校勘，觀此二事，可以瞭然於其故矣。

獻鼐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十八日

小校經閣金文弍卷陸拾伍葉下載鄧小中𣪕鼎，銘文云：『𢍰小中鳥友貝，獻用乍毕△△寶𪔂障，△△△△宮。』按銘文殘缺，不能全解，惟劉氏以𣪕爲一字，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叁葉下題獻鼎釋作𣪕，亦以爲一字，未是。余謂鳥與友爲二字，友讀爲休，賜與也。彝銘用休爲賜與之義，余屢言之矣。字或作攸，𤼈尊云：『𤼈從王女如南，攸貝；』井鼎云：『辛卯，王漁于△△，乎井從，攸易鰯魚；』並其例也。此銘又通作友，伯克尊亦然。嘯堂集古錄上冊廿伍葉上載伯克尊云：『白大師易白克僕卅夫，伯克敢對揚天右王伯友，用乍朕穆考後中障壺。』對揚天右王白友，即對揚天右王白休也，與此銘正可互證。休攸古韻屬幽部，友屬咍部，二部音最近。攸與友今音同，觀此銘蓋自彼時已然矣。據善齋吉金錄器爲方鼎，

故題爲觶，續殷存卷上（禮器錄弍卷拾葉上卷）而歔爲制器之人，故今改題爲歔觶云。

囟父己卣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三日

窓齋集古錄第拾玖冊柒葉上載囟父己卣，銘文云：「囟乍寶尊彝，父己。」按子爲父作器者或記子名，或但云子，此云囟作，囟爲頭會𠴲蓋，準之左傳荀首祭足之例，亦可釋爲子名。然亞形父辛盉蓋云：「㛸父辛。」㛸爲說文所記孳籀文𢿱之省形，盉銘蓋讀孳爲子，而此銘之囟又㛸之省形也。余初意如此，繼而思之，囟廣韻讀息晉切，不讀如子之音，故如此說之，然息晉切之音果無可疑乎？據息晉切，音當屬眞部，然思从囟聲，音在咍部，一也。囟或作䏁，䏁从肉宰聲，宰爲咍部字，二也。囟又或作𡿺，𡿺與東楚名缶曰甾之甾形近，由古文作𠙹而此作𡿺，蓋一畫二畫三畫任作不拘，𡿺又咍部字，與宰爲同音也。囟或作𡆧，今固不得其由，事殊可怪，就令差誤，仍可取證囟之音讀，三也。一切經音義四云：囟古文𦙶䏁二形，䏁已見上，𦙶从肉司聲，司亦咍部字，四也。據此四證，囟古讀當在咍部，音當如宰甾。方言卷十云：「崽者子也，湘沅之會凡言是子者謂之崽，若東齊言子矣。」按今湖南尙言崽，崽爲子之後起字，囟古音與宰甾同，即亦與崽同，然則囟作寶尊彝，即子作寶尊彝，正不必說囟爲㛸之省形而文大可通矣。余姑記所疑而爲假設之說如此，俟世之精於音韻者論定之。段氏注說文，據禮記內則正義云囟象小兒腦不合，謂字當作⊠，以今作⊗者爲非是。今觀此銘字作卤，其他从囟之字亦皆作⊗，象合而不象分，與今篆同，知段說爲誤信矣。

御正良爵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四日

善齋彝器圖錄圖壹伍伍載御正良爵，銘文云：「隹四月既望丁亥，今大保賞御正良貝，用乍父辛尊彝。」良字原書無釋，余謂是良字也。䣓寇良父壺良字作良，此銘形較省耳。甲文作良，前編弍卷廿壹葉叁版作良，龜甲壹卷拾捌葉拾版與銘文形同。御正者，官名。懋父𣪕云：「懋父賞卸御正衞馬匹自王，」與此銘稱御正同，可以互證。今改題爲御正良爵云。

网父辛觶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五日

于思泊雙劍誃吉金圖錄上卷肆拾捌葉下載冈父辛觶，銘文爲『冈父辛』三字。思泊云：『冈即网之變體。』按本書前有网父己彝，于君於网字無釋，則冈字仍不明也。余謂冈乃网字之省文，网則罔網之古文也。知者，石鼓文己鼓有罟字作㒺，从网，與此銘冈字形似，兮甲盤有䍐字，作䍐，所从网字與此字形同，可以證也。今故題爲网父辛觶云。

夸爵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十二家吉金圖錄上冊貯拾捌載大于爵，銘文大下作丂，原釋作大于，說爲大雩，余疑是夸字，蓋制器人之名也。說文十篇下大部云：『夸，奢也，从大，于聲。』銘文作丂，即古文于字也。今改題爲夸爵云。又同卷貯廿五貯廿六載大于句兵二，銘文與爵文同。求雨而行雩祭，似無銘於兵器之理，可知著者前說之未諦矣。

良祖乙爵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十二家吉金圖錄下冊鑲八載𠀠作且乙爵，銘文爲『𠀠乍且乙彝』五字，第一字原書無釋，余按說文五篇下畗部良字古文作𠀠，此殆其字也。銘文上缺者，因此器銘在鋬內，故字之上截隱而不見，銘文第五字彝字下截亦隱而不見，可以證也。今改題爲良且乙爵云。

子褱僟壺跋　一九五一年三月二十七日

十二家吉金圖錄下冊尊十一載公孫褱僟壺，原釋云：『孫=乃公孫二字合文，○兩相借用，孫復省系，=，示合讀也。』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伍廿肆上載白家父乍孟姜𣪘，孟字作孟，知孫仍是子字，著者何由知其爲孫之省形耶？今故改題爲子褱僟壺云。

保侃母壺跋　一九五一年四月一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柒卷叁拾葉下載保侃母壺蓋，銘文云：『王姛𡚱易保侃母貝，𩁹姛休，用乍寶壺。』按姛字經傳皆作姒，王姛者，姛姓女子嫁於周王之稱，猶睘卣之王姜，莊公十九年左傳之王姚也。班𣪘云：『不杯丮皇公受京宗懿釐，毓文王王姛聖孫，』以王姛與文王連稱，乃文王妃武王母之太姒，而此銘之王姛疑是幽王后之褒姒也。知者，文言錫保侃母貝，保與褒同孳乳於保古文之呆，侃母爲女子之名，此褒姒賜錫其母黨之女子也。余前撰彝銘中之古人，以二王姛並爲太姒，誤。同書弍卷叁拾伍葉上載𧓍姛鼎，銘文云：『𧓍姛乍寶𨽍彝。』又肆卷肆拾叁葉上載𧓍姛彝，文與鼎同。按𧓍與保同屬幽部邦母字，𧓍姛亦即褒姒也。記其國名作保或作𧓍，猶邾國器邾鼄隨作也。王姛者，據夫家之稱，𧓍姛則據母家之稱也。曩讀此二銘，即疑其爲褒姒，嫌其孤證，未能決也。今得壺銘，事殆無可疑，故類言之云爾。

此銘侃字筆畫不全，余於一九四六年六月二十五日跋此器，據本書伍卷拾伍葉下南宮𣪘有保侃母字，二銘貝字寶字結構相同，定此與彼爲一人之器，保下確爲侃字。今得王姛之說，重跋此銘，因附著前說，削去舊稿云。

睘卣記王姜使睘安夷伯，夷國姜姓，此王姜問安於母黨也；詳本卷睘卣跋 此器記王姛錫貝于保侃母，此賞錫其母黨也。事雖殊而其厚於母黨則一也。四月四日補記。

叔向父𣪘跋　一九五一年十一月十七日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玖葉上載叔向父敦，敦當作𣪘 銘文云：『乍朕皇且幽大叔𨽍𣪘。』按幽大叔亦見成鼎，嘯堂集古錄拾叁葉上 其他器銘以幽爲稱者，六年召伯虎𣪘有『我考幽白幽姜』，攈古錄金文叁之弍卷廿肆葉上 白𧬊𣪘有『文考幽中』，同上書弍之弍卷肆拾葉下，𣪘袚皆作敦。此外尚多有之。按周書謚法解云：『雍遏不通曰幽，動靜亂常曰幽。』以幽爲惡謚，而孟子離婁上篇亦云：『暴其民，甚則身弑國亡，不甚則身危國削，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也。』余按幽果爲惡名，則彝銘所記諸

人，生時不應以之自名，死後子孫不當以之加於父祖，蓋孟子戰國時人，周書爲書晚出，皆未得古人之眞，未可據信也。據古錄於白馨毀引許瀚說讀幽爲黝，意殆以惡諡爲嫌，故爲此說，然古人豈有黝諡也。

孟子書言周室爵祿五等之制，以彝器銘文核之，殆未可信，詳見余五等爵無定稱說。

積微居金文餘說

自序

余於一九五一年十一月末以積微居金文說付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印行，嗣後研習彝銘，時有所得，到今一年又十閱月，凡撰文若干首。頃來覆校，稍加删汰，存文七十二篇。今取諸要義陳之卷首以爲導引。首當說及卷中⿰糸白殷中義父鼎二跋涉及之文字形體發展說，以兩跋說之未暢，故今復總合多例明之，以俟並世文字學者之督教焉。

說文三篇下鬲部記鬲⿰鬲瓦⿸厤鬲三文爲一字，此說文全書中表文字形體發展最適切最完備之例證也。鬲爲鼎屬，篆作鬲，許君說字之下截𠔿爲象復交文三足，其从口者，象盛食物之處中空。在實物，盛食之處向上，今作○者，文字有平面而無立體，故假平面之形表立體之物也。从一者，此說文鼎部訓鼎覆之鼏，鼏即今日之布罩，其作用與器蓋同，此可窺見古人之注重飲食衞生。此純象形字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爲⿰鬲瓦，此於純象形字旁加義旁瓦也。第二步發展爲⿸厤鬲，則取⿰鬲瓦之義旁瓦爲形，而別以鬲同音字之厤爲其聲，變爲形聲字，初文鬲字象形之面貌脫卸無餘矣。

說文八篇下皃部云：『皃，頌儀也。从儿，白象面形』。或作䫉，云：『皃或从頁，豹省聲』。又作貌，云：『籀文皃，从豸』。按許君以皃䫉貌三文爲一字，是也，惟序列三字之先後不如鬲⿰鬲瓦⿸厤鬲三字之精。按皃从儿，从白，白象面形，此象形字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當爲貌字，此於象形初文皃字之旁加豹省聲爲聲旁也。此與鬲⿰鬲瓦⿸厤鬲異者，鬲之第一步發展爲⿰鬲瓦从瓦，乃於象形初文旁加義旁，而貌則於象形初文旁加聲旁，此其異也。第二步發展爲䫉，則以訓頭之頁字爲形，以貌字加聲旁之豹省聲爲聲，變爲形聲字，而初文皃字象形之痕跡全不可見矣。三文之次序，當以象形之皃字居首，以加豹省聲聲旁之貌次之，而以形聲字之䫉字列最後，乃與形體發展之次序相合，許君以䫉字居次，以貌字爲末，失其次矣。

說文五篇上竹部云：『⿱竹互，可以收繩也。从竹，象形，中象人所推握也』。或作互，云：『⿱竹互或省』。按許君先列⿱竹互字，後

記互字，以互字爲笠字省竹之形，此與造字先後次序不合，其說非也。互爲今收繩之架子，互字乃象形初文。第一步發展爲笠，加竹爲義旁，表示此物乃用竹爲之，此加義旁之加旁字也。第二步發展爲篗字，竹部云：『篗，收絲者也。从竹，蒦聲』（王縛切）。樹達按此字訓收絲者，與互笠訓收繩者義同，乃互笠之形聲字。从竹與笠之加旁同。護濩䨼䨟諸字皆从蒦聲，廣韻皆讀胡誤切，篗字同从蒦聲，亦當讀胡誤切，與互字音同（廣韻云：互，胡誤切），讀王縛切者非也。許君不知此字爲互笠之形聲字，別列爲一文，誤矣。

說文七篇上臼部云：『舀，抒臼也，从爪臼』（以沼切）。或作抭，云：『舀或作手宂』。又作舣，云：『舀或从臼宂』。按抒臼者謂以手從臼中取米出之，故字从爪臼。爪者，手也。舀者，會意字也。今長沙謂取米爲舀米，取水爲舀水，正讀舀爲以沼切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爲加義旁手字之搯。十二篇上手部云：『搯，捾也，从手，舀聲』（土刀切）。按許君認搯爲形聲字，非也。實則舀之第一步發展加義旁字耳。今北方尙言取米爲搯米，取水爲搯水也。搯訓捾，廣韻捾音烏括切，今長沙讀烏括切上聲，言捾米捾水也。凡會意字加義旁，恆犯重複之病，舀已从爪，搯又从手，重複甚矣。許君不知搯與舀爲一字，別列搯於手部，非也。（舀以沼切，爲喩母字，喩古讀定母，與搯音近。）舀字第二步發展爲許君所載或體之抭舣二字，抭取加義旁搯字之手旁爲形，舣又取初文舀字之臼旁爲形，而皆以舀字旁對轉之宂爲聲，變爲形聲字，於是初文从爪臼會意之意全不可見矣。

金文妣甲文祖妣之妣皆作匕，殷契粹編二一〇片（拓片記二〇九）云：『壬子卜，涿貞，王賓大戊奭匕壬咨，亡尤？』是其例也。金文妣辛殷、戈妣辛鼎、木壬鼎、妣己觚、妣己爵皆然。說文訓匕爲相與比敍，其說殊誤。惟說其字形爲从反人，則得之。蓋男女同是人也，而女異於男，故造文者就人字而反其形以表之，此猶英吉利人稱人爲『曼』，而於女子則加音表之，稱爲『悟曼』也。變形與加音方術不同，其以人字爲基本則一也。匕爲變體象形字，牝爲母牛，麀爲母鹿，字皆从匕，匕表女性，其義顯白無疑，許君不知此，乃說麀字爲从牝省，誤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爲妣，於初文加形旁女爲義，（形以表義，義旁亦可云形旁，義同無別。）字見於金文陳侯午錞及召仲義妣二鬲。第二步發展爲妣，則取妣字加旁之女字爲形，而以匕音近之比字爲其聲，爲純形聲字，於是初文反人爲匕變體象形之踪跡了不可見矣。許君於妣字下載重文妣字，知妣妣爲一字，而不知匕實二字之初

文，可謂一開未達矣。

各字甲文作⿱夂凵作⿱夂凵，象足抵區域之形，此經傳格字訓來訓至者之初字也。卜辭云：『有各雲自東面母』菁華四，各雲者，來雲也。他辭云：『其自東來雨』通纂三七五，『各雲自東』與『自東來雨』句例同。金文師奎父鼎云：『王各于大室』，敔毁云：『王各于成周大廟』，元年師兌毁云：『王在周，各康廟』，王各者，王至也。此皆用各字本義者也。說文謂各字从口，訓爲異詞，非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爲方言卷一訓至之狢，此於初文各字之旁加形旁彳爲義也。第二步發展爲說文訓至之假，則取狢字之加旁彳字爲其形，別取與各音近之叚字爲其聲，而變爲形聲字，於是足至區域之初形不可得而蹤跡矣。

甬者，鐘之象形初文也。上象鐘懸，下象鐘體，中二横畫象鐘帶。說文解其字爲从马用聲，訓其義爲草木華甬甬然者，非也。宋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欵識法帖卷一載商鐘有甬字，薛釋爲鐘。薛氏書多據前人成說，知宋人尚有識甬爲鐘字者矣。此字第一步發展爲銿，此於初文甬字加形旁之金表義也。第二步發展爲鐘，則取銿字加形旁之金爲其形，而以甬同音字之童爲其聲，變爲形聲字，於是甬象鐘形之痕影消失無餘，不可再見矣。許君載銿爲鐘之或體，知銿鐘爲一字，而不知甬爲二字之象形初文，此與知妣妣爲一字而不知匕爲二字之初文者其失正同矣。

次說⿰糸白毁之衮及中義父鼎之䆘。

裘字甲文作⿱亠⿰亻亻，象衣裘之形，此純象形字也。金文次卣作⿱亠⿰亻亻又，爲第一步之發展，此於象形初文加聲旁又字也。裘與又古音皆在哈部，故以又爲裘字之聲也。此與上述鬲甗歷、互笠簠、舀掐抗䀡、匕妣妣、各狢假、甬銿鐘六例第一步之發展爲加形旁者異，而與皃字第一步之發展貌加聲旁者同也。第二步之發展爲⿰糸白毁之衮，以衣字爲其形，而以象形加聲旁⿱亠⿰亻亻又字之又聲爲其聲，變爲形聲字，而初文⿱亠⿰亻亻字象形之痕跡全然消逝不可尋矣。

甲文宮字作⿵宀吕，作⿵宀吕⿵冂，象屋架，㐭吕象房室，此純象形字也。此字第一步發展爲金文師望鼎及刺鼎之𡨧，門狖卣之窅，於初文象形字外加聲旁九字也。師酉毁作究，字从宮省也。又爲羌鼎之寱，於初文象形字外加聲旁丂字也。宮字乃以九字丂字爲聲旁者，古音宮在冬部，九丂二字在幽部，冬幽二部爲陰陽對轉，此猶上述舀字之變形聲字，以宂爲聲，舀在幽部，宂在冬

部，其比正同也。寬窅究寫於宮字加聲旁九、丂，此與貌字加聲旁豹字，𢽥字加聲旁又字者同，與䖵笠掐𤰤佫鏞加形旁者異也。第二步發展爲中義父鼎之䆒，此字以屋架之⌒爲形，以九、丂同音或音近之咎爲其聲，爲純形聲字，而𨟻呂象房室之形者不可得見矣。䆒不从九作宄者，篆文姦宄字从宀从九，疑古文亦有此形，避之也。

或問曰：象形之字加聲旁，即形聲字矣，何以又別說爲象形加聲旁也？曰：二者雖形似，其實不同也。形聲字者，形旁與聲旁二者同等重要，缺一不可者也。象形加聲旁之字，象形爲主體而聲旁爲附屬，去其聲旁，其字不變也。形聲字如江河，江以水爲形，以工爲聲，河以水爲形，以可爲聲，形聲同等重要，彼此對待，缺一不可也。若象形加聲旁之字如𢽥字，去其加旁又字，仍𢽥字也。如寬窅寫，去其加旁九字丂字，仍宮字也。此形聲字與象形加聲旁字之別也。

形聲字之構成固當不止一途，而上述諸文，其構造之前後過程，歷歷可數，其爲最重要之構造方式，殆無疑也。

不嬰𣪘有『肇誨于戎工』之語，叔夷鐘亦云：『肇勄于戎攻』，此與詩大雅江漢篇『肇敏戎公』，文字小異，其爲同一語，無疑也。合觀二器銘詞及詩文，有足令人驚異者，則三文之先後次第全然一致是也。江漢詩爲美召虎平淮夷有功之詩，取三文勘校，皆首陳不嬰叔夷召虎之功勳，繼以『肇敏戎公』一語爲之總結，然後各記其賞賜，而終之揚休制器之文。余疑召虎平淮夷之後，必嘗制器銘勳，有如不嬰叔夷之所爲者，而江漢之詩則以彼銘爲藍本，故其次第與二銘若合符節也。卷中四跋不嬰𣪘，說明此義，殆不失爲一極有趣味之假定矣。

自餘如：𦀚白𣪘之眉，即書牧誓微盧彭濮之微，銘文言乃祖異自他邦，𢓊我先王，正謂微人從武王伐紂之事也。濬司土逘𣪘記周公伐武庚康叔封衛事，而云王來伐商邑，可證周公攝政稱王之說也。子禾子釜，據其容量之實測，知陳氏鍨釜鐘三量皆以十進，與豆區釜三量以四進之整齊者相同。虢季子白盤所記爲古人飲至之禮，師𣪕𣪘銘所記元年據曆法當屬之厲王，此皆關涉古代史實及制度者也。

又如子木壬爵及孫刀丁𣪘二跋，謂木壬刀丁之稱，猶殷王之稱𤉲甲和甲，木、刀當爲本名，壬、丁爲日名，釋楚王酓章鐘之穆爲變徵，釋陳猷釜之丕發爲大發倉廩，釋師寰𣪘之後男爲荀子國策之後子，釋史懋壺之路筮爲漢書張禹傳之露著。讀子雨

己鼎之雨爲父，釋[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illegible]四文爲子字，知說文分子孳爲二字之非，合觀齊魯鑄薛杞諸國器之孝字皆从[illegible]作，知古人字體因地域而有殊，此皆足補前說之闕遺，供後生之參證者也。惟余年迫衰暮，精力日退，涉覽未徧，搜討未勤，諸所陳述，必多差失，當世君子，進而教之。幸甚，幸甚。公元一九五三年九月二十二日楊樹達記於嶽麓山之耐林廎。是日夏曆中秋節也。

按此序作後又得文字若干篇，故今爲九十四篇也。

積微居金文餘說卷一

子父辛盉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一日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第拾陸卷六葉載商父辛盉，銘文亞形中作[illegible]字，下作『父辛』二字。徐氏釋[illegible]爲冕形，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壹之弌卷八一葉上釋爲孳，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拾肆卷廿葉下如字書之，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拾肆冊廿四葉上、羅振玉殷文存下冊並無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陸卷卅二葉上釋作巒，又謂可讀孳，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玖卷四六葉釋作子。按釋冕形及釋巒者皆非是。以字形論，吳式芬釋孳，劉心源後一說讀孳者最爲近似，以說文子部孳字古文作[illegible]，此銘作[illegible]，似古文孳之省形故也。然仍以劉體智釋子者爲得其眞。惟劉氏無說，余今爲明之。

[illegible]字从[illegible]，爲囟戴髮之形。說文十四篇下子部記子字籀文作[illegible]，云：『囟有髮，臂脛在几上』，而八篇上匕部匘字下亦云囟有髮。余謂此[illegible]即[illegible]也，但字形繁簡異耳。囟字今讀息晉切，或當以爲疑；余於三月間跋囟父己卣，謂囟古音當與子同，息晉切之音必非古音，說已詳彼跋矣。本书一九五頁彼卣銘云：『囟乍寶隮彝，父己』。蓋囟即是子，與父己爲對文也。此[illegible]字復从𢆶者，𢆶爲古茲字，茲與子古音同，加聲旁𢆶以表字音，猶厂之加干作厈，网之加亡作罔也。假令囟字之音不與子同，加聲旁之字不得爲𢆶明矣。

宗周鐘云：『南國𠬝[illegible]敢召虐我土』。[illegible]與[illegible]字同，但省略較少耳，其以𢆶爲加聲旁，兩字固無異也。𠬝[illegible]余讀爲濮子，禮記曲禮下篇所謂『其在東夷北狄西戎南蠻雖大曰子』者是也。鐘銘之[illegible]即是子字，孫詒讓古籀拾遺卷中五葉上釋爲孳而讀爲子，非也。

攈古錄金文弍之壹卷八〇葉下載𡨦尋卣，銘文首云：『𡨦𢇇乍父癸寶尊彝』。吳式芬引徐同柏說釋𢇇爲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廿陸卷七葉題此器爲亞形父癸𦉢，於𢇇字如字書之，無釋。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二一七葉下云：『𢇇當爲孳……。前父辛盉作𢇇，……宗周鐘作𢇇，形亦相類，此變⊗爲由，下又省𠚕』。按孫說由爲⊗之變形，是也，而釋其字爲孳，則非是。此𢇇即是子字，銘文以子與父癸爲對文，非孳字也。

貞松堂集古遺文續編廿八葉下載𢇇父乙觚，銘文云：『𢇇父乙』。羅振玉無釋。按字左旁作子形，右从𢆶者，亦加聲旁𢆶以表字音也。又集古遺文拾卷十三葉上載𢇇父癸爵，銘文云：『𢇇父癸』。首字羅振玉亦無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陸卷五六葉下亦載此器，釋作孫。今按此亦子字，與父癸爲對文。字形與上記父乙觚同，但此字增二足趾形，又以𢆶字分列於象形文左右爲異耳。劉體智釋爲孫，非也。

彝器銘中云子父某者至多。嘯堂集古錄四十二葉上載商子爵云：『子父壬』，子字作子。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卅六葉上載子父乙壺云：『子父乙』，子作子。他例多不勝舉。前舉父辛盉父乙觚父癸爵三器，與此二器字雖不同，文例一也。⊗即囟字，音與脖同，蓋子字之初文也。父辛盉之𢇇，父癸𦉢之𢇇，此於初文加聲旁𢆶也。父乙觚之𢇇，父癸爵之𢇇，二器於子象形之𢀈加聲旁𢆶也。四銘文皆以子與父爲對文，字形皆从𢆶，由此知說文从子从兹之孳，皆此諸字之後起字也。許君不知孳爲加聲旁之子字，析子孳爲二文，乃與古文不相合矣。若必依許君之說，將彝銘此四器及宗周鐘皆假孳爲子，抑何彼此符同有如是之巧耶！以此知其必不然矣。

乖伯𣪘再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六日　前跋見本书九三頁

此器余昔年撰跋，謂乖白與歸夆當爲一人，見本书，歸夆誤釋歸夅。其說固是矣，今知眉敖乖白歸夆三名實是一人，以此說讀此銘，則豁然無礙，以前釋者皆未了此，故多歧說，今釋此銘，特先及之。

吳闓生云：『上云眉敖至，此云歸乖伯像衮，按像字誤。則乖伯即眉敖也』吉金文錄叁卷七葉下。按吳氏此說是也。余按銘文又云：

『𠦬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忘小㡿邦，歸夆敢對揚天子不㔻魯休』云云，上云𠦬伯拜手稽首休，下云歸夆敢對揚天子休，知歸夆即𠦬伯也。蓋眉敖者爵名，𠦬伯者字也，歸夆則其名也。吳闓生讀歸夆爲歸降，然夆非降字也。且下文云子孫歸夆，若釋爲子孫歸降，决不可通也。此三名爲一人之說，爲此文筋節所在，故首言之。以下擇要說之，前跋所已及者則置不復論云。銘文首云『隹王九年九月甲寅，王命益公征眉敖。益公至，告。二月，眉敖至，見，獻貸帛』。按：『征眉敖』，征字當訓往，謂往眉敖之所，非征伐之征也。『益公至，告』者，益公歸而復命也。據『眉敖至見獻帛』云云，知益公之行乃徵眉敖來朝也。眉敖既至，見而獻帛，則益公之使命完成，故下文不復及益公也。眉敖者，微國之君也。眉微二字古通。儀禮少牢饋食禮云：『眉壽萬年』，鄭注云：『古文……眉爲微』。左氏莊公二十八年經云：『冬……，築郿』，公穀二家經作『築微』。是其證也。微國之君何以稱敖？柯昌濟云：『左傳楚有莫敖。……考是器文誼，乃爲國君之稱，殆非官名。左傳載楚之君亦稱敖，如若敖，霄敖，堵敖，郟敖是也。疑敖爲古蠻夷之君稱，楚從夷俗，不定爲楚之專法矣』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丙編卅四葉下。吳闓生亦云：『敖者，外國君長之號』吉金文錄叁卷七葉下。今按柯吳二說是也。然有異說焉。左傳昭公十三年云：『弃疾即位，名曰熊居。葬子干于訾，實訾敖』。杜注云：『不成君無號謚者，楚皆謂之敖』。又莊公十三年釋文引杜云：『楚人謂未成君爲敖』。今按楚公子干名訾敖，誠爲未成君矣。至若熊儀之爲若敖，熊坎之爲霄敖，不得謂爲未成君也。此二君誠無號謚，然據史記楚世家，楚王之有號謚始於楚武王熊通，武王以前皆無謚也。莊敖熊囏莊敖據史記之無謚，以見弒於成王也。郟敖麇史記作員之無謚，以見弒於靈王也。在成王靈王或認二人爲未成君，然莊敖在位五年，郟敖在位四年，史家不得以爲未成君也。此杜預說之不可信也。書牧誓記從武王伐紂者有『戎蜀羌髳微盧彭濮人』，微即此眉。此銘之眉敖，即武王時微國之後世子孫也。說詳下文。

銘文續云：『己未，王命中仲到歸𠦬白𧙡裘裘』。按歸當讀爲饋，古歸饋二字音同通用。儀禮聘禮云：『君使卿韋弁歸饔餼五牢』，鄭注云：『今文歸或爲饋』。論語陽貨篇云：『陽貨欲見孔子，孔子不見，歸孔子豚』，釋文云：『歸鄭本作饋』，貉子卣云：『王命士衜歸貉子鹿三』，此經傳彝銘假歸爲饋之例也。

銘文又云：『王若曰：氶伯，朕不顯祖玟珷雁受大命，乃且克𢦏先王，異自也他邦，有芇于大命』，按此段爲銘文中關涉史實之處，最爲重要。云『王若曰』者，此仲𢓊代王言之，故稱若曰也。𢦏字郭沫若讀爲弼，是也大系考釋一四八葉下。先王謂武王也。異字郭沫若大系考釋一四七葉上于省吾吉金文選上三卷七葉下並讀爲翼，說固可通。然甲文異字作人頭上戴物，兩手奉之之形，異蓋戴之初字，戴从𢦏者，加聲旁耳。異德字部，𢦏咍部字，咍德爲平入音。戴自他邦，謂氶白之先人以殷諸侯國之微從武王伐紂也。有芇於大命，于省吾謂芇爲說文丫部之芇字，是也。說文芇訓相當，有芇于大命，謂有當於天命也。天命武王有天下而氶白之祖先翼戴武王，故爲有合于天命也相當之當今讀平聲，當合之當讀去聲，古人一音數義，無此分別也。彔伯𢦏𣪕云：『王若曰：彔白𢦏！繇！自乃祖考有𢍰勳于周邦，右闢四方，叀惟[illegible]天命』。[illegible]字象一器藏弓之形，余釋爲說文訓弓衣之韔，而此則假爲當。此文云有芇大命，彼文云惟當天命，其義一也。銘文云：『王若曰氶伯』者，猶書文侯之命稱『王曰父義和』也。文侯之命不稱王曰晉侯，故此銘不稱眉敖也。文侯之命不稱晉侯仇之名，故此銘不稱歸夆也。由此文可知微國從武王伐紂以後，猶世守其封國，爲周室諸侯之一也。

銘文云：『氶伯拜手稽首天子休，弗望忘小廓裔邦』，又云：『歸夆敢對揚天子不㔻魯休』，乍視之文似重複，然非重複也。拜手稽首天子休勿望小廓邦者，指王稱其先祖翼戴武王之事言也；對揚天子不㔻魯休者，指王命歸貺裘之事言也。裘字銘文作[illegible]，吳大澂首釋爲裘說文古籀補捌卷四葉下，是也。按此字甲文作[illegible]，爲純象形字。次卣作[illegible]，象形加聲旁又也。此銘作[illegible]，从衣又聲，則純形聲字矣。說文記裘求同字，而古韻裘在咍部，求在幽部，每以爲疑。今觀此字之加旁及形聲皆以爲又聲，又爲咍部字，則裘在咍部，無復疑義矣。

古人造字之次第，不可確知，然余觀象形字之變爲形聲者，往往由加旁字演變而來，如此裘字是矣。初有純象形之[illegible]，繼有加聲旁之[illegible]，最後有形聲之[illegible]，則全脫去象形之體矣。此由加聲旁演變者也。又如鬲字，初有象形之鬲，繼有加形旁瓦字之甗，最後爲形聲之[illegible]，則又全脫去象形之體矣。此由加形旁演變者也。

此器余不能確定爲何時之器，然銘中所記與周初史實有關，亦一重要之器也。

子雨己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上卷六葉上載子雨己鼎，銘文云：『子雨己』。亦見小校經閣金文卷弍廿三葉下。羅振玉劉體智並無說。按雨字若如字讀之，文不可通，此假雨爲父也。雨與父古韻同屬模部，無論矣，而聲亦相通。知者，左傳哀公十一年云：『胡簋之事，則嘗聞之矣』，禮記明堂位云：『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阮元謂胡簋瑚簋皆即簠簋，是也積古齋柒卷二葉下。金文簠字多作匿，以古爲聲，而伯其父簠徑假祜爲簠，以此知脣音之簠與淺喉音之胡祜可通作也。雨字爲喻母三等字，亡友曾星笠謂喻母三等字古音在匣母，亦淺喉音，而父與簠在古代爲同音字，以簠从甫聲，甫从父聲故也。然則此銘假雨爲父，猶經傳之假胡瑚爲簠，彝銘之以匿祜爲簠矣。

吳買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據古錄金文弍之壹卷五八葉下載雗鼎，銘文云：『陴父之走馬吳買作雗鼎，用』陴字買字從孫詒讓古籀餘論弍卷七葉上。雗字吳式芬及孫詒讓古籀餘論並無說。余謂字从隹𦎫聲，蓋假爲𦎫。說文五篇下亯部云：『𦎫，孰也，从亯羊，讀若純』。按字从亯羊者，亯字後或變作亨，字从亨羊，故其義爲孰也（說詳余釋𦎫篇）。雗鼎謂𦎫鼎，言孰物之鼎也。說文記吳字訓大言而字形从夨，入夨部，前人每以字形與字義不合爲疑。余謂夨字从大變，从夨猶从大，古文吳从大，其明證也。此銘吳字作𠑹，與說文吳之古文字形小異，而字明从大，可以證明余說矣。吳氏題雗鼎，未合，今據制器之人，改題爲吳買鼎云。

取它人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弍卷四一葉上載郰它人鼎，銘文云：『取它人之善鼎』。按劉體智讀取爲郰，是也，於『善鼎』無說，羅振玉貞

松堂集古遺文卷弍卅四葉上載此器，亦無說。余謂善蓋假爲膳。說文四篇上肉部云：『膳，具食也，从肉，善聲』。詩十月之交云：『仲允膳夫』。周禮天官有膳夫職，而金文善夫克鼎作善，不作膳，以善爲膳，與此銘文正同也。或曰：善字从羊，乃膳之初文，从肉作膳者，乃後起加形旁字，凡會意字加形旁，必犯重複，此加肉旁，與从羊義複，說亦通。它人者，人名，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乙篇中卅四葉上以史記功臣表亞谷侯盧他人爲證，是也。

中義父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二日

小校經閣金文弍卷七一葉下載中義父乍新客鼎，凡六器，銘文云：『中義父乍新㝠寶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劉體智釋㝠爲客，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九葉上載此鼎凡三器，亦釋此字爲客，與劉體智同。按新客文頗難通，柯昌濟謂新客當爲中義父之先人韡華閣集古錄乙篇上八葉下，按之彝銘通例，子孫爲其父祖制器，必當明記其爲祖或考，而此鼎無文，故知其說非也。余按客字从宀从各，而劉氏書所載此鼎凡六器，羅氏書所載凡三器，其字皆从宀从咎，則二家釋客者並非也。余謂字當釋宮，新㝠即新宮也。欲明此說，當於宮字變遷發展之過程求之。

甲文宮字作㝁，或作㝁，从宀从㠯，或从呂，象室屋相連或分布之形。說文謂宮从躳省聲，非是。躳字从呂，此古文宮字之形不从呂也。彝銘有寬字，見於師望鼎，文云：『不顯皇考寬公』愙齋伍册七葉，劉體智釋爲宄公小校經閣叁卷廿七葉下，殊誤。說文訓宄爲姦，云外爲盜，內爲宄。兮甲盤云：『毋敢或入䜌宄貯，則亦井刑』。說文宄或作𡩜，知盤文宄即宄字。宄貯爲盜刧財物之義，與說文義訓正合。宄爲惡義字，古人似不肯以之爲名號，則釋寬爲宄者決非也。又刺鼎亦有寬字，文云：『刺覲作寶尊，其用△𩱦寬嬀』貞松堂補遺上卷十葉上字或作寬，門犾卣有其字，文云：『乍宮白寶障彝』攈古貳之壹卷十二葉上。字又或从宮省作宄。師酉毁云：『用作朕文考己伯宄姬尊毁』愙齋玖册十二葉。綜合師望鼎之寬公，刺鼎之寬嬀，門犾卣之宮白，師酉毁之宄姬觀之，知古人多以此爲名號也。然域者鼎云：『用作文考宮白寶障彝』愙齋伍册十五葉上。伯陵鼎云：『伯陵作文考宮叔寶𩱦彝』貞松續上卷廿四葉上。二銘之宮白宮叔字皆作宮，以此例彼，知師望鼎之寬公，刺鼎之寬嬀，門犾卣之宄

白、師酉設之宂姬，寬宂皆即宮字明矣。然則字何以从九也。曰：此加聲旁也。古音宮在冬部，九在幽部，宮字以九爲聲者，幽冬二部同入陰陽對轉，音可相通也。說文七篇上臼部云：『舀，抒臼也。从爪臼。』以沼切。或作抌，又或作𦥷。按象形會意之字往往孳乳變爲形聲字，如竹部篗訓所以收絲，爲互笙訓收繩之形聲字，水部淀訓回泉，爲从古文回之亘之形聲字是也。此舀字从爪从臼，會意字也。音爲以沼切，陰聲字也。然其孳乳變爲形聲字，抌字从手，𦥷字从臼，兩皆以冗爲聲，冗音而隴切，陽聲字也。且舀爲幽部字，冗爲冬部字，幽冬二部對轉相通，與宮字加聲旁作九者音理正相同也。異者，寬以陽聲冬部之字用陰聲幽部之九爲聲，而抌𦥷以陰聲幽部之字用陽聲冬部之冗爲聲耳。其以二部彼此通用則一也。且宮字加聲旁不獨九字也。羌鼎云：『羌對揚君命于彝，用乍文考𡨦叔𩰫彝』。𡨦字阮元釋爲序積古肆卷十三葉上，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弍之叁卅四葉下從之，非也。此爲宮加聲旁丂之字，仍宮字也。丂與九同幽部字，聲亦相近，銘稱宮叔，猶師望鼎之寬公，域者鼎之宮伯，門犾卣之窅伯，而與伯陵鼎之宮叔恰同者也。以上所言，知寬窅二文皆宮加聲旁九者也，宂則从宮省加聲旁九者也，寫則宮加聲旁丂者也，要之皆宮字。此一證也。于思泊吉金文選據頌齋拓本載白椃設銘云：『白椃乍𠦪宂室寶設』下貳卷十四葉上以宂字與室字連文，此宂爲宮字之證二也。麥彝云：『在八月乙亥，辟井侯光𠬝厥事麥，𩰫于麥窅，易金』。麥盉云：『井侯光厥事麥，𩰫于麥窅，侯易麥金』。𩰫字近人皆誤釋，余據說文𩰫讀若過讀爲過，過於麥宮，義至順適，此窅爲宮字之證三也。

知寬窅宂寫之爲宮字，然後此銘之䆛字乃可說。余日前跋𠂹白設不云乎，象形之字，往往初演變爲加聲旁字，繼又演變爲形聲。及其爲形聲，則其初形之象形已不可見。如裘甲文作𧘝，繼加聲旁作𧚁，最後作𧙶，則从衣又聲，裘之象形不可見矣。宮字初作宮，象形字也。加九或丂作寬窅宂或寫，象形加旁字也。咎與九丂同在幽部，从咎猶从九或丂也，至此而宮之象形作㕯或吕者已不可見，與裘之作㚷者爲例正同，特㚷从又聲，與加旁作又者同，而此宮之形聲字从咎，與加旁作九或丂者音同而形不同，爲小異耳。

白戣設云：『白戣肇其作西宮寶』。拍盤云：『拍作朕配平姬𩫖宮祀彝』。此銘云新宮，猶彼二銘云西宮或𩫖宮矣。

銘末孚字或作𡥂，羅振玉如字書之，劉體智缺而不釋。余謂此𩛥字之省作也。𢆶毁𩛥字作䬯攈古貳之壹卷五一葉下右旁與孚字同，仲叀父毁𩛥字作𩛥愙齋拾貳册七葉下左旁與𡥂同，是其證也。小校經閣金文叁卷五七葉下至五九葉上載中姞鬲，凡八器，銘文云：『中姞乍羞鬲，孚』。孚亦此字也。

白㢑父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五日

小校經閣金文弍卷七四葉下載白㢑父鼎，銘文云：『白㢑父乍羊鼎，其子子孫孫永寶用亯』。按䀠鼎云：『䀠用兹金乍朕文考考𢦏白𩱛牛鼎』，彼云𩱛牛鼎，則此銘羊鼎羊字如字讀之固可通，然余以爲字當讀爲䰞。說文三篇下鬲部云：『䰞，煮也，从鬲，羊聲』式羊切。廣韻十陽韻云：『𩱛，煮也，亦作䰞』。然則此云羊鼎，猶他器銘恆見之𩱛矣。

史獸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二九葉載史獸鼎，銘文云：『尹令史獸立𣲋工于成周。十又一月癸未，史獸獻工于尹。咸獻工、尹商史獸𩰫，易方鼎一，爵一。對揚皇尹不顯休，用乍父庚永寶𨾴彝』。羅振玉云：『𩰫當是勞字，象手持爵形，有功者持爵以勞之也。毛公鼎𩰫勤大命之𩰫，吳中丞釋勞見愙齋集古錄第肆册五葉下其文象兩手奉爵，與此形義均合』。按自羅氏爲此說，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叁卷一八葉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卅葉上載此器並從其釋。他家著錄此器者，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肆卷五葉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弍卷四葉下並缺而不釋。余按說文十三篇下力部勞字古文作𤎭，𨐌鎛云：『𨐌叔有成𤇾于齊邦』，叔夷鐘云：『堇𤇾其政事』。𤇾即說文所載古文勞字。𩰫與𤇾字形絕異，則決非勞字也。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乙篇上卷八葉上跋此器云：『𩰫字疑古昏字異文，殳季良壺之昏字作𩰫，與此字略同』。今按柯釋字爲昏，是矣，然賞史獸昏，文義難通，余謂昏當讀爲勳，謂賞史獸之勳勞也。昏熏古音同字通，說詳本书廿頁彔伯𢦏毁再跋。羅氏引毛公鼎𩰫堇大命，謂𩰫與此同字，是矣，而從吳大澂說釋𩰫爲勞，則非是。王靜安毛公鼎考釋說與羅同，皆誤也。余

謂𧝓亦是昏字，知者，毛公鼎云：『余一人在位，弘唯乃知余非，庸又聞』。聞爲古文聞字，見說文，鼎文字作䎽，从耳从婚。又鼎銘賜物有畫輴，其字作𨌚，字从車从䎽。觀此䎽字及輴字所从之䎽，昏字皆作𦓖形，與𧝓上截正同，羅王二氏不能據毛公鼎本銘文字證知𧝓之爲昏，別釋爲勞，疏矣。𧝓堇者，𧝓假爲勳，堇假爲勤，勳勤皆勞也。淮南子云：『曷能久熏勞而不息乎？』熏字亦假爲勳，鼎文之言勳勤，猶淮南之言勳勞矣。

余明此義久矣，未及記也。頃讀小校經閣金文及此器，以羅劉吳諸家之誤釋亟當糾正，而往時屢跋毛公鼎，於羅王二家之誤說亦未及舉正，故特並明之。

𪽝大史申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八日

小校經閣金文叄卷七葉下載𪽝鼎，銘文云：『隹正月初吉辛亥，鄦安之孫𪽝大史申乍其讀按：近皆釋造似非鼎十，用延台以迮，台以御賓客，子孫是若』。按文言用延以迮，延說文訓長行。迮字从辵，與延同，亦當訓行。說文訓迮爲迮起，起亦行動之義也。此一說也。陳公子甗云：『陳公子子叔原父作旅獻甗，用征用行』。叔邦父簠云：『叔邦父乍簠，用征用行』。甫人盨云：『△△爲甫人行盨，用征用行』。尌中甗云：『尌中作甗，△用征用行』。曾伯霥簠云：『余用自乍旅簠，以征以行』。叔夜鼎云：『叔夜鑄饙鼎，以征以行』。用延以迮與以上五器，言用征用行，或以征以行者句例同，征行同義，延與征同，知延迮亦當同義也。此又一說也。其變行言迮者，以與下文客若二字爲韻耳非有他義也。

彝銘之文往往有因趁韻而使文義不顯者，虢季子白盤云：『博伐厥𫲨玁狁，于洛之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余初讀此文，不悟先行之義。及讀不𡢁𣪕，白氏有『余來歸獻禽』之語，乃知彼文之先行爲先歸也。其不云歸而云行者，亦以趁韻故耳。

以御賓客者，孟子梁惠王篇云：『以御于家邦』。趙注云：『御，享也』。曾伯陭壺云：『隹曾白陭迺用吉金鐈鋚，用自作醴壺，用鄉賓客』，此云用御賓客，猶彼文云用鄉賓客也。

陳公子甗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十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九七葉載陳公子子叔邍父甗，銘文首云：『隹九月初吉丁亥，陳公子子叔邍父作𣄰獻甗』。按𣄰字曾伯霥簠旅匿旅字與此同，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叁之壹卷九葉下載此器釋作遊，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玖卷卅一葉下說此字云：『旅从㫃作遊，緐文』。余謂彝銘文字往往任加㫃旁，此字則非其類也。蓋旅字本从㫃从从，從字从从得聲，與从音同，此字乃从㫃从從，㫃乃從字之偏旁，非旅字加偏旁㫃作遊也。書其字當作旞，吳氏書作遊，方氏謂旅从㫃作遊，殆非也。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乙篇下卷三葉上跋此器謂陳有大夫原氏，或以叔邍父之字爲氏，春秋莊公二十七年之原仲爲叔邍父之後，其說是也。

己侯貉子𣪘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二十日

窸齋集古錄拾壹册二十五葉上載己侯𣪘原作紀侯敦，銘文云：『己侯貉子分己姜寶，乍𣪘。己姜石用竈，用匄萬年』。按古人於頒賜寶器之事多言分。左傳定公四年云：『分魯公以大路、大旂、夏后氏之璜、封父之繁弱，分康叔以大路、少帛、綪茷、旃旌、大呂，分唐叔以大路、密須之鼓、闕鞏、姑洗』。國語魯語云：『古者分同姓以珍玉，展親也』。此皆用分爲動字者也。僞古文尚書旅獒篇云：『分寶玉于伯叔之國』，亦用此義也。左傳昭公十二年記楚靈王語云：『昔我先王熊繹與呂伋、王孫牟、燮父、禽父並事康王，四國皆有分，我獨無有。今吾使人於周求鼎以爲分，王其與我乎？』又記僕析父之語云：『齊，王舅也，晉及魯衛、王母弟也。楚是以無分而彼皆有』。此皆用分爲名字者也。蓋頒與曰分，因而所頒與之物亦曰分，古人名動往往相因也。書序云：『武王旣勝殷，邦諸侯，班宗彝，作分器』。邾公牼鐘云：『至于萬年，分器是寺』。分得之器則云分器，此用分爲狀字，古動狀二字亦相因也。銘文云：『分己姜寶』，分字作動字用，與定公四年左傳、國語魯語用法同，在彝銘中爲僅見之例也。上引左傳諸文分字，陸德明經典釋文皆音扶問反，讀去聲。今長沙語於給與時有所得者曰有分，無所得者曰無分，分字讀去聲，與昭公十二年傳所云有分無分者正同，乃古代之遺語矣。

善鼎跋　一九五一年十二月廿二日

小校經閣金文叁卷卅葉下載善鼎，銘文末云：『善敢拜稽首，對揚皇天子不杯休，用乍宗室寶障，唯用錫福，唬效前文人秉德共屯，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生，余用匄屯魯雩邁年，其永寶用之！』按文言『余其用各我宗子雩百生』，各，來也。雩，與也。謂用此鼎招來宗子與百生而享宴之也。宗子者，稽之經傳，有三義可說。詩大雅板云：『宗子維城』，鄭箋云：『宗子謂王之適子』。此一說也。儀禮士昏禮云：『宗子無父，母命之』。鄭注云：『宗子，適長子也』。此又一說也。禮記內則云：『適子庶子祗事宗子宗婦，雖貴富，不敢以貴富入宗子之家』，鄭注云：『宗，大宗』。此第三說也。此銘云『作宗室寶障』，當以第二義之適長子及第三義之大宗子釋之爲安矣。百生者，百姓也。今語謂庶民爲百姓，古義則不然。國語楚語下云：『民之徹官百，王公之子弟之質能言能聽徹其官者而物賜之姓，以監其官，是爲百姓』。詩小雅天保云：『羣黎百姓，徧爲爾德』，毛傳云：『百姓，百官族姓也』。書堯典云：『克明俊德，以親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協和萬邦，黎民於變時雍』，文以九族百姓萬邦黎民對言，知百姓與黎民有別也。故鄭注云：『百姓，羣臣之父子兄弟也』。國語周語中云：『百姓兆民，夫人奉利而歸諸上』，文以百姓與兆民對言，知百姓與兆民有別也。故韋注云：『百姓，百官也。官有世功，受氏姓也』。此古經傳百姓之義可考者也。以金文言之兮甲吉父盤云：『其惟我諸侯百生，氒貯毋不即市！』史頌段云：『灋友里君百生帥覊盩于成周』。此二文百生或與諸侯連言，或與里君連言，百生之非庶民如今語之義，又可知也。以百生兩字學者易爲誤解，故具言之。

庚贏卣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一日

小校經閣金文肆卷六六葉載庚贏乍文姑卣，銘文云：『隹王十月既望，辰才在己丑，王格于庚䆠宮。王蔑庚贏曆，易貝十朋，又丹一柝。庚贏對揚王休，用乍氒文姑寶彝，其子子孫孫萬年永寶用』。按此器首著錄於吳雲兩罍軒彝器圖釋陸卷一葉，字

吳氏引韓履卿說釋爲能，又引翁大年說釋爲熊，吳氏从翁說題此器爲庚熊卣，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拾玖册三葉下從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拾貳卷二五葉下始釋爲嬴而讀爲嬴。王靜安未見方氏書，然其跋此器，說與方氏同見觀堂集林拾捌卷七葉下靜安自沈於一九二七年，方氏書於一九三五年始印行眞理所在，兩家先後不謀而合也。按春秋宣公八年左氏經云：『戊子，夫人嬴氏薨。……冬十月己丑，葬我小君敬嬴』。嬴氏公羊穀梁兩家經作熊氏，敬嬴作頃熊。古人於女子恆以姓氏爲其名，嬴姓常見，熊姓則無有。何休注公羊經云：『熊氏，楚女』，此說殊誤。楚國羋氏，文公元年左傳有江羋，金文叔姬簠有邛孏，孏即羋之本字。楚先王雖有鬻熊熊繹等，熊既非姓氏，楚女不得以熊爲稱，經傳亦無其例也。蓋古文嬴字形與熊近，先儒誤釋爲熊而今文經從之，此猶韓履卿釋此器爲能，翁大年吳雲釋爲熊，能熊與熊字形相近，蓋誤認古文，古今人如出一轍也。何劭公據誤釋之文强爲之說，非也。

金文郳公牼鐘字作牼，與襄公十七年左氏古文經合，而公穀二家經作瞯。郜伯鼎字作郜，與襄公十三年左氏古文經合，而公羊經作詩。余往跋郳公牼鐘，謂古文經較今文經爲可據矣。又觀揚段有司徒單伯，知莊公元年左氏古文經作單伯送王姬者爲是，公穀二家經作逆王姬者爲非，故予跋揚段，又爲古文經較今文經爲可信之說。今據此器，知古文經作嬴者是，公穀作熊者非，又可爲余前說加一證矣。

清四庫全書總目提要卷二十六春秋左傳正義提要云：『今以左傳經文與二傳校勘，皆左氏義長，知手錄之本確於口授之本也』。按提要說甚是。然則古文經勝於今文經，前人固早言之，特先儒未有以彝銘文字爲證者，故余特明之云爾。

庚嬴宮者，庚嬴之家也。宮殿字後世通以爲帝王所居之稱，秦以前則不爾。意林四引風俗通云：『秦漢以來尊者號作宮，以前貴賤無別』，是其說也。蔑曆字金文屢見，至今無定釋。或說爲解甲，施之此銘，則不可通，庚嬴女子，無被甲執兵之事也。丹一柝，柝爲行夜守戒所擊之木，非盛物之器，翁大年方濬益並讀柝爲橐，是也。翁說見兩罍軒考釋，陸卷五葉上，方說見綴遺齋拾貳卷，廿七葉下。

曾姬無卹壺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小校經閣金文肆卷九二葉載曾姬無卹壺，銘文云：『隹王廿又六年，聖𧻚之夫人曾姬無卹望此字疑安𢆶茲漾陲，蒿間之無⿷匚馬，用乍宗彝尊壺。後嗣甬用之，職在王室』。按書禹貢云：『嶓冢導漾，東流爲漢』。說文十一篇上水部云：『漾水出隴西獂道，東至武都爲漢。从水，羕聲』，陲假爲垂。說文十三篇下土部云：『垂，遠邊也』，遠邊之義引申爲邊。史記司馬相如傳云：『千金之子，坐不垂堂』。索隱引樂彥云：『垂，邊也』。文選王仲宣詠史詩云：『兄弟哭路垂』，路垂謂路邊，故李善注云：『垂，邊也』，銘云漾陲，謂漾水之旁也。叔夷鐘云：『隹王五月，辰才在戊寅，師于泜涶』，泜亦水名，彼文涶亦假爲垂，此云漾陲，猶彼銘云泜涶也。安茲漾陲，安當讀爲按。史記衛將軍驃騎傳云：『按榆谿舊塞』，集解引如淳云：『按，行也』。陳猶釜云：『陳猶立事歲，𩰫月戊寅，各格⿱𢆶女安陵』，按𢆶漾陲與『格茲安陵』句例同也。蒿閒之無⿷匚馬，義頗難通。余疑蒿當讀爲稾。說文七篇上禾部云：『稾，稈也，稈，禾莖也』。周禮夏官序官稾人注引鄭司農云：『箭幹謂之稾』。考工記矢人云：『以其笴厚爲之羽深』，鄭注云：『笴讀爲稾，謂矢幹』，蓋稾爲禾莖，箭幹亦莖也，故稾引申有箭幹之義也。閒疑當讀爲榦。釋名釋兵云：『矢，其體曰榦，言挺榦也』。周禮注先後二鄭皆訓稾爲矢榦，知稾榦義同，故此銘假蒿閒爲稾榦而以二字爲連文。蒿與稾聲類同，閒榦爲同音字，故得相通假也。⿷匚馬疑假爲匹。左傳僖公二十三年云：『秦晉，匹也』，杜注云：『匹，敵也』。銘文蓋言按行漾水之旁，見地產竹箭，其美無比，故特鑄器以紀其事也。

⿰百戠在王室⿰百戠與職同。⿰百戠字从百，百與首同。蓋職字之或作。从耳之字或亦从首，說文耳部聝或作馘，是其證也。爾雅釋詁云：『職，常也』。

父舟尊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五日

小校經閣金文伍卷一二葉上載般尊，銘文凡四字，云：『父舟⿱亼凵彝』。按父舟二字甚明，劉體智合爲一字，釋爲般，非也。吳

榮光筠淸館金文 伍卷廿葉上 劉喜海長安獲古編 壹卷一四葉上 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款識 上卷四四葉上 皆載父舟彝，銘文四字與此文同，三家並釋父舟二字，不誤。㐭字劉喜海書無釋，吳榮光朱善旂劉體智並釋爲寶，余謂此乃缶字，非寶字也。寶字本从缶聲，此銘假缶爲寶耳，非即寶字也。愙齋集古錄拾弍冊 十一葉下 載愙𣪘 原書作敦 銘文有云：『用爲寶器』，寶字作㝎，此寶之省形。說文寶或作寚，省不从貝，此更省玉，但从宀从缶耳。所从缶字與此字同，可證也。緣諸家誤釋，而編金文者，遂竟以此字爲寶字，謬矣。

燮𣪘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七日

小校經閣金文捌卷 十八葉下 載燮乍宮中念𣪘 𣪘原作敦，銘文云：『隹八月初吉庚午，王令燮扗市旂，對揚王休，用乍宮中念器』。按扗字劉體智闕疑未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第伍卷 三三葉下 載此器，亦缺釋。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 六葉下 釋作㦲而讀爲莅。余謂吳釋右旁爲才，是矣；釋左旁爲立，而讀其字爲莅，說非是，扗乃在字也。在字从土才聲，金文土字或作𡈽，㬎明朱刻本薛尙功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燮載叔夷鐘 原書作齊侯鎛鐘 云：『△或徒四千爲女敵寮』，徒字作𨑒，所从土字作▲，小校經閣金文玖卷 卅葉上 載魯司徒白吳盨 原書作簋 蓋銘徒字所从土字作土，是其證也。塡實書之爲土或上，空白書之則爲𡈽矣。古璽文土旁之字如坤坡均諸字土旁皆作𡈽形，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丁佛言說文古籀補補羅福頤之古璽文字徵 引見古籀彙編卷拾叁下 七葉下，及強运開說文古籀三補拾叁卷 四葉上，此形似立字，實非立字，吳闓生認爲立字釋㦲，誤也。師奎父鼎云：『易載市、同黃、玄衣、黹屯、戈琱㦰、旂』，趩尊云：『易趩載市、同黃、旂』，免觶云：『令史懋易免載市、同黃』，此銘之在市，即彼諸器之載市也。載字从韋𢦏聲，𢦏从才聲，與在字聲類同，特載爲本字，在爲假字，爲異耳，其音一也。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弍卷 廿四葉 載此器，考釋云：『扗市旂或釋在師旅』按師旅爲誤釋，扗釋在，是也。王令燮在市旂，令字與賜義同。

白多父簠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玖卷卅一葉上載白多父乍成姬簋，銘文云：『白多父乍成姬多女𩆜△，其永寶用亯』。按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捌卷三葉下載伯多父簠，銘文與此同，方氏釋女下一字爲𩆜，云：『古文奇字，不可識』。劉禮智釋爲䨌。余按頌齋吉金續錄圖叁玖載姜林母𣪘云：『姜林母作䨌𣪘』，䨌字从宀从雪，此字與彼大同，劉釋殆是。余於一九四八年五月十一日跋彼器，讀䨌爲鍇，謂䨌𣪘義爲小𣪘，見本書一五八頁此䨌亦當同也。此銘於成姬多女既不稱母，又非媵器，其爲白多父之婦甚明。古女子多以母爲字，而母女混用無別。多女與多母同。睪綸鎛稱有成惠叔有成惠姜，師趛鼎稱文考聖公文母聖姜，此婦隨夫謚之例也。觀此銘夫爲白多父，婦稱多女，豈古婦人亦隨夫之字爲字歟。䨌下一字當是器名，銘泐不可知，今姑從方氏說題爲簠云。

鄭登叔盨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九日

小校經閣金文玖卷廿九葉下載鄭登叔簋，銘文云：『奠登叔乍旅盨，及子子孫永寶用』。按此銘拓片及字有泐處，故劉體智誤釋作尹字，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三七葉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一八〇葉下並釋作及，是也。按及蓋以聲近假爲其，及子子孫永寶用者，即他器常見之其子子孫永寶用也。同書捌卷十八葉下載鄭虢中𣪘原書作敦云：『虢中乍寶𣪘，子子孫孫彶及永用』。及亦當讀爲其，及永用即其永用也。此器與虢中𣪘皆鄭國器，蓋鄭有此方語，故同見於銘文也。劉書器名作簋，今依郭沫若題爲盨云。

保子達𣪘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日

小校經閣金文柒卷八三葉下載保子達𣪘原書作敦，銘文云：『保子達乍寶𣪘，其子子孫永用亻』。劉體智於亻字闕疑不釋。他家

箸錄此器者，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弍之壹卷八三葉下商承祚十二家吉金圖錄居貞艸堂拾於𠃍字並闕疑不釋。劉氏書柒卷九十葉載叔侯父設原書作敦云：『叔侯父乍尊設，其子子孫孫永寶用𠃍』。劉氏於𠃍字亦闕疑不釋。他書箸錄此器者，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拾壹冊十四葉上於𠃍字闕而不釋。劉氏書捌卷三葉上載叔角父設原書作敦云：『叔角父乍朕皇考宕公隣設，其子孫永寶用𠃍』。劉氏於𠃍字亦闕疑不釋。他書箸錄此器者如攈古錄金文弍之弍卷六三葉下愙齋集古錄拾弍冊八葉上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叁卷十六葉下並闕疑不釋。劉氏云：『末一字未詳』。攈古錄金文弍之叁卷五四葉上載師趛鼎，銘文末云：『其萬年子孫永寶用𠃍』。吳氏於𠃍字闕釋。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叁卷廿三葉上云：𠃍不識爲何字，義不可曉。余按四器𠃍字乃止字，亦即之字。保子達設云永用𠃍者，即永用之也。叔侯父叔角父兩設師趛鼎云永寶用𠃍者，即永寶用之也。知者，劉氏書玖卷卌四葉下載趞叔吉父乍虢王姞盨原書作簋趞字作[illegible]其字所从之走字上从夭，下不从止而从𠃍，故知𠃍爲止字也。古文止之二字無別，劉氏書捌卷四四葉下載君夫乍文父丁設原書作敦蓋銘文末云：『子子孫孫其永用止』，止即之字也。

考止字所以作𠃍形者，劉氏書玖卷卌四葉下載走亞𪄽原書誤釋鬳孟征盨原書作簋，其走字器文作[illegible]，蓋文作[illegible]，所从上レ二字皆止之省形，止字作止或屮，省之則爲上レ，而𠃍則レ字之倒形也。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廿葉上載[illegible]乍皇母設二器，器蓋文並同。銘文有邁年二字，邁字所从之[illegible]字，第一器器銘作[illegible]，其蓋銘作[illegible]，第二器器銘亦作[illegible]，皆以𠃍爲止，可與此銘爲互證矣。

趞尊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一日

小校經閣金文伍卷卅八葉載趞作姞尊，銘文云：『隹十年三月辛卯，王才在㡴，易錫趞采，曰：虘，易貝五朋。趞對王休，用乍姞寶彝』。按休爲賞錫之義，余前跋小臣設已詳言之矣見本書八二頁趞對王休者，對，荅也，言荅王賞錫之恩寵以作器也。詩大雅皇矣云：『以對于天下』。鄭箋云：『對，荅也』。大保設云：『王△大保，錫休余土，用茲彝對令』。用茲彝對令者，鑄此器以荅王錫休之恩命也。

彝銘中對揚王休之文屢見不一見。按詩大雅江漢五章云：『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六章云：『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毛傳云：『對，遂也』，鄭箋云：『對，荅也』。禮記祭統云：『對揚以辟之勤大命施於尊彝鼎』，鄭注云：『對，遂也』。按詩與祭統同言對揚而鄭君注禮記依詩毛傳訓對爲遂，箋詩則不從毛，改訓對爲荅。今按詩箋之說是也。陳侯因資𣪘云：『合𩁹揚氒德。』即荅揚氒德也。古合荅二字同用，宣公二年左傳云：『既合而來奔』，杜注云：『合，荅也。』是其證也。詩禮記及彝銘言對揚，因資𣪘銘言荅揚，對荅不容異義，故知鄭君箋詩訓對爲荅，視毛傳訓遂者爲勝也。揚者，謂播揚也。僞古文尚書說命下篇云：『說拜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之休命』。僞孔傳云：『對，荅也。荅受美命而稱揚之』。按作僞傳者於詩毛傳鄭箋及禮記鄭注，獨取詩箋對荅之訓，彼雖僞書，固非漫無抉擇者矣。

不𡢁𣪘四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三日　前跋見本書五六頁

小校經閣金文捌卷一〇一葉載不𡢁乍皇且公白孟姬敦當作𣪘蓋，銘文云：『唯九月初吉戊申，白氏曰：不𡢁！馭朔方厰允玁狁宕伐西俞，王令我羞追于西。余來歸獻禽，余命女御追于䍙。女以我車宕伐𢦏允于高陵，女多折首執訊，戎大同逐用追女，女彶戎大𦤎戟，女休弗以我車圅𠂤于𩁹，女多禽折首執訊。白氏曰：不𡢁！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易女弓一矢束，臣五家，田十田，用逐用乃事。不𡢁拜䭫手首休，用乍朕皇且公白孟姬障𣪘，用匃多福，眉壽無彊，永屯霝冬令終，子子孫孫其永寶用享』。按銘文先述不𡢁前後兩役之戰功，而曰『女小子女肇誨于戎工』。繼以賞錫弓矢臣田云云。叔夷鐘云『余命女政正于朕三軍，箭肅成朕師旟之政德，諫罰朕庶民左右毋諱！夷不敢弗憼戒，虔卹氒死事，戮睦龢三軍徒𢐗衆，雩氒行師，𠶷中氒罰。公曰：夷！女敬共辝台命，女雁鬲公家，女𢀛勞朕行師。女肇勄于戎攻，余易女釐都𦞣劃，其縣三百，余命女𤔲司辝釐，𨘻或國徒四千，爲女敵寮，夷敢用拜稽首，弗敢不對揚朕辟皇君之易休命』。按鐘銘亦先敍齊靈公命叔夷及叔夷奉命盡職，睦龢三軍愼中氒罰之事，乃云：女肇勄于戎攻，而終之以賞錫釐都及國徒四千之事。考詩大雅江漢篇首述召虎平淮夷之

功云：『經營四方，告成于王』而繼之云：『肇敏戎公，用錫爾祉，釐爾圭瓚，秬鬯一卣，告于文人，錫山土田，……虎拜稽首，天子萬年』。又終之以『虎拜稽首，對揚王休，作召公考，天子萬壽』云云。兩銘述事次第先後，與詩文述事次序若合符節。余意召虎受賜之後，必嘗鑄器銘勳，荅宣王之寵命，有如不嬰此𣪕及叔夷鐘之銘文者，而江漢之詩，特撮取彼文，易爲韻語之詩歌，故詩文與此銘及叔夷鐘銘文彼此切肖如此也。郭沫若讀詩文『作召公考』之考爲𣪕，誠爲精確不易之論，人或疑其文義突兀，今以此銘及余此說證之，益無疑義矣。至郭君以今存世銘文之六年召伯虎𣪕當之，則頗失之牽附，彼銘所紀爲別一事，與詩文全不相應合也。

詩文有『天子萬年』一語，而此句在彝銘中見於刺鼎。刺鼎云：『唯五月，王才在△。丁卯，王啻，用牡于大室，啻邵王，刺御，王易刺貝卅朋。天子𠑇萬年。刺對揚王休，用乍黃公障䵼彝，其孫孫子子永寶用』。按銘文先記王易刺貝，繼云天子萬年，次之以對揚王休，乍黃公䵼彝云云。江漢詩亦先記圭瓚秬鬯土田之錫，繼之以天子萬年，終之以對揚王休作召公考云云，與刺鼎銘文記事次序全同。此亦由召虎鑄器泐銘，與刺鼎文次第相類，而詩文本之，故兩相契合也。此又足爲吾說加一證明矣。

詩云肇敏戎公，此銘云肇誨于戎工，叔夷鐘云肇勄于戎攻，敏誨勄三字不同。蓋敏爲本字，勄字从力，與敏从攴者義近，殆敏之或字，誨爲敏之假字。翁祖庚王靜安已言之翁說見攈古錄金文叁之叁卷廿三葉上，王說見不嬰𣪕考釋八葉下。公工攻三字不同，攻亦公或工之同音假字也。毛傳云：『肇，謀；敏，疾；戎，大；公，事也。』王靜安謂戎工爲甲兵之事，其說良是。毛訓戎爲大，非也。毛傳訓肇爲謀，釋文引韓詩訓肇爲長，義皆不合。召虎不嬰叔夷皆戰功卓著之人，不得云謀疾戎公，云長疾亦泛而不切也。余按爾雅釋言云：『肇，敏也』。知肇敏二字義同，然則三文皆以肇敏二字同義爲連文。逸周書謚法解云：『肇敏行成曰直，』亦以二字同義爲連文也。虢季子白盤云：『不顯子白，𠙴武于戎工，』與此語例同。𠙴假爲壯，彼『壯武』二字爲連文，亦足證明『肇敏』二字之爲連文矣。

此𣪕文字叙述條理分明井然有序。文首馭方厰允廣伐西俞二句，欲陳不嬰之功，必先說戰役之起因也。余來歸獻禽者，此白

氏即虢季子白，郭沫若已言之。虢季子白盤云：『折首五百，執訊五十，是以先行，趄趄子白，獻馘于王』：即此文所謂來歸獻禽也。因白氏來歸，故命不娶追御于畧，余來歸獻禽一句，所以起下文也。女以我車二句爲不娶第一役之功，戎大同逐追女以下四句，則不娶第二戰之功也。近日讀者似未瞭然於此，故具言之。

昔王靜安跋毛公鼎，以師𩛥殷與毛公鼎文句多同，舉唐宋誥敕語多沿襲，如宋太祖譏陶穀所謂畫壺盧樣者，謂周世命臣工之詞，固已如此觀堂別集貳卷一葉。今觀此殷銘與叔夷鐘剌鼎及余據江漢詩所懸揣之召伯虎殷，行文組織之先後次第全同，而『肇敏戎公』及『天子萬年』語句又彼此互見，則靜安所云彝銘文字多依樣畫壺盧者益信而有徵矣。

記月中齋再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十八日　前跋見本書一二八頁

湖南大學近日購到海外中國銅器圖錄第一集，余得借讀之，其書上册伍拾陸葉云：『銅器銘辭之通讀，必先事識字，其次則注意其文法，此爲向來讀者所疏忽者。傳世有中鼎，銘曰：「王曰：中，茲褟人入吏，錫于武王作臣，今兄畀今按當釋畀汝褟土，作乃采，」或以有武王二字，遂以此器爲武王時器，誤甚。第二期金文「昔……今……」「鄉……今……」與此「茲……今……」相同，茲即昔也』。書中繼又舉善鼎、師𩛥殷、師寰殷、師虎殷、卯殷五器之文爲證云：『由此五例，知昔、鄉、𧩙、截、𢧵，皆與今爲對，與中鼎之以茲對今者同，而茲截𢧵古音並同，知茲之爲昔矣。故中鼎乃追叙武王時事，必非武王時作也。』余按書中謂治金文當注意文法，其說雖是，然其所釋則非也。廣雅釋言云：『茲，今也』今與昔義正相反。古人固有反訓，然茲絕未見有訓昔者，且核之本銘，茲訓今最爲適切，不能訓爲昔也。書中舉師虎殷及卯殷二銘爲證，謂師虎殷之截字及卯殷之𢧵字皆爲昔字之義，與下文今字爲對文，其說亦非是。按師虎殷云：『王若曰：虎！截先王既令乃祖考𤔲啚官，𤔲ナ右戲繁荆。今余隹帥井型先王令，令女更乃祖考啚官，𤔲ナ右戲繁荆』。按截乃在之假字，古文於主辭之上往往加在字。以金文言之，盂鼎云：『不顯文王，受天有大命。在珷王，嗣玟乍作邦，闢氒匿，匍撫有四方』。主詞珷王上有在字，是其例也。以經傳言之，左傳襄公四年云：『在帝夷羿，冒于原獸』。主詞帝夷羿上加在字。書立政云：

『其在受德紂名受德　暋，惟羞刑暴德之人同于厥邦』，主詞受德上加在字，皆其例也。此銘云『𢦏先王』，與以上三例同也。卯𣪘云：『𣪕乃先且𠨘𤔲榮公室。昔乃且亦既令乃父𠨘𤔲𦯉人，……今余隹令女𠨘𤔲𦯉宮𦯉人』。此𣪕亦在之假字，『在乃先祖』與師虎𣪘云『在先王』仝盂鼎云『在珷王』左傳云『在帝夷羿』書立政云『在受德』者並同也。『今余隹令女𠨘𤔲𦯉宮𦯉人』一語，乃與上文『昔乃祖亦既令乃父𠨘𤔲𦯉人』爲對文，非與𣪕乃先祖𣪕𤔲榮公宮一語爲對文也。二器𢦏𤔲二字不與今爲對文，然則據𢦏𣪕茲同音，推知此銘之茲與今爲對文者又非也。余謂此器當在武王時。知者，褱人入事與兄畀褱土二事相因，若二事不在一時，則兄畀之時不必追述前事，此事理之至明者，故余謂茲訓爲今最爲適切，不能以他義爲釋也。

靜𣪘再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二十八日　前跋見本書一八九頁

靜𣪘銘末云：『王錫靜鞞剢，靜敢拜𩒨首對揚天子丕顯休，用作文母外姞尊𣪘，子子孫孫其萬年用』。按彝銘稱『文祖』『文考』者屢見不一見，『文考』或稱『文父』，君夫𣪘云：『君夫敢妦奉揚王休，用乍文父丁𩰫彝』。旂鼎云：『公錫旂僕，旂用作文父日乙寶尊彝』，是其例也。其女子稱文者，庚贏卣有『文姞』，其文云：『庚贏對揚王休，用作𢍰文姞寶尊彝』，是其例也。『文姞』外有『文母』，見於此銘及帥隹鼎。帥隹鼎云：『帥隹懋兄念王母勤匋疑讀爲勞，自乍後王母㕓商𢍰文母魯公孫用鼎』。是也，此三者皆彝銘中罕見之例也。

詩周頌雝云：『既右烈考，亦右文母』。毛傳說文母爲大姒，鄭箋釋文母爲文德之母。孔氏正義云：『文母繼文王言之，雖大姒自有文德，亦因文王而稱之也』。漢書杜鄴傳云：『雖有文母之德，必繫於子』，顏注云：『文母，文王之妃大姒也』。宋劉奉世元胡三省則皆釋文母爲文王之母大任，意謂文母當謂文王之母，不當以文王之妃大姒爲說也。清儒高郵王氏著經義述聞，謂文母之文非因文王而稱，糾孔顏劉胡之誤說，歷舉書堯典洛誥之『文祖』康誥之『文考』文侯之命及詩大雅江漢之『文人』及傳注爲證，謂文當如鄭說爲有文德，乃美大之稱，猶禮記曲禮及齊侯鐘銘按即叔夷鐘之稱皇妣皇母見王氏書七卷，其識卓矣。按王氏所見彝銘，不如吾輩今日所見之多，故第能以叔夷鐘之『皇妣皇母』爲旁證。吾人今日幸得讀多數之彝銘，

於王氏所舉『文祖』『文考』『文人』諸證外，又得上述『文父』『文姑』諸例，而此器銘之『文母外姑』尤足申證王氏文母不關文王之說者也。

格伯𣪘再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廿八日　前跋見本書二六頁

伯格𣪘云：『格白安役甸殷氏，紉雩谷杜木，原谷旅桑，涉東門』。按涉字見於彝銘者，效卣云『公易𠭯涉子效王休貝廿朋。』此涉字以音近假爲世，余往跋效卣已言之矣。散氏盤云：『自瀋涉以南至于大沽』，又云：『復涉瀋』。按瀋字从水，爲水名，此涉字爲涉水之義，猶言涉河也。此銘云『涉東門』，東門既非水名，不得以渡涉爲解。漢書高帝紀贊云：『涉魏而東』，注引晉灼曰：『涉猶入也』，然則涉東門正謂入東門矣。

楚王酓章鐘跋

一九五二年一月三十日

薛尚功歷代鐘鼎彝器款識法帖第陸卷影明朱本載楚王酓章鐘原書名曾侯鐘鐘背有『穆商商』三字。宋趙明誠古器物銘第十二云：『兩商字，一穆字，其義未曉』金石錄卷十二。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叁卷十八葉上云：『穆者，廟之序，商者，鐘之音也』。今按阮釋商爲鐘之音，是矣，而釋穆爲昭穆之穆，則非也。余謂穆與商幷列，亦指鐘之音律言也。淮南子天文篇云：『宮生徵，徵生商，商生羽，羽生角，角主姑洗，姑洗生應鐘，不比於正音，故爲和；應鐘生蕤賓，不比正音，故爲繆』此節今本淮南子有脫誤，茲依王引之說校正，詳見劉文典淮南鴻烈集解叁卷廿二葉。繆與穆古音同字通，左傳秦穆公，史記作秦繆公，是其例也。彝銘之穆，即淮南之繆也。漢書楊雄傳載雄甘泉賦云：『陰陽清濁，穆羽相和兮，若夔牙之調琴』。王氏讀漢書雜志拾叁卷廿八葉。讀穆爲淮南子之繆彝銘作穆，與子雲賦正同。王氏釋淮南之文曰：『比，入也，合也。應鐘是宮之變音，故不入于正音，不入于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和，和者言其調和正音也。蕤賓是徵之變音，亦不入于正音，不入于正音，則命名當有以別之，故謂之曰繆。繆之言穆，穆亦和也，言其調和正音也』。今按王說至審，然則彝銘之穆正謂變徵也。抑薛氏

書載此鐘銘凡二器，其第二器銘文較簡而略同，而鐘背亦有文，爲『△薛釋卜未碻孠反宮反』五字，按反與變古同音，宮反即變宮，詩齊風猗嗟云：『四矢反兮』，反韓詩作變也。二鐘音律雖互異，然穆爲變徵，恰與第二器之變宮爲類，然則余取王氏釋淮南漢賦之說以釋彝銘，轉可以此器兩背銘之互校證明王說之審核矣。或以此鐘第二器背銘有宮反，謂可證戰國初年律已有變宮。余按國語周語下記伶州鳩之言曰：『故以七同其數而以律和其聲，於是乎有七律』。韋昭注云：『律和其聲，律有陰陽正變之聲也』。昭公二十年左傳正義釋其義曰：『變宮變徵，舊樂無之，聲或不會，而以律調和其聲，使與五音諧會』。據伶州鳩之語謂七律始于周武王，然則變宮變徵，周初已有之，不待至戰國時始有矣。

師寰𣪘再跋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一日　前跋見本書一五三頁

小校經閣金文攗卷七八葉載師寰𣪘，銘文末云：『余用乍朕後男巤障𣪘』。按孫仲容云：『後男當即師寰之祖父。高克尊用乍朕穆考後中尊。此云後男，猶彼云後中也。男者舉其爵。遣小子敦作招男王姬鼎彝，亦稱其祖父之爵爲男可證。』古籀拾遺下卷十三葉上。于思泊云：『朕後男猶言我後人，作器者自謂作器以備臘祭，對其先人言，故自稱朕後男，如後男謂其先人，當稱祖考』吉金文選上叁卷十五葉上。郭沫若云：『後男猶令𣪘言婦子後人』大系考釋一四七葉。吳闓生釋後男爲後嗣吉金文錄叁卷十葉上。柯昌濟云：『後男當是師寰之子，此金文爲子姓作器之一例』韡華閣跋尾丙篇卅二葉下。今按孫說以高克尊之後中證此銘之後男，似謂後男爲人名字，又以男爲爵名，舉遣小子𣪘招男爲證，不免自爲歧異。又謂後男爲師寰之祖父，其說尤謬，于思泊已糾之矣。諸家之說，柯說近之，而未盡也。余謂後男之後當讀公羊傳成公十五年『爲人後者爲之子也』之後，後男或云後子，皆謂長子也。知者，墨子節葬下篇云：『君死，喪之三年，父母死，喪之三年，妻與後子死者，五此字有誤皆喪之三年』。又非儒篇亦云：『喪父母三年，妻後子三年』。儀禮喪服云：父爲長子斬衰三年。知墨子所謂後子即長子也。此一證也。荀子正論篇云：『聖不在後子而在三公，則天下如歸』，楊注云：『後子，嗣子，謂丹朱商均也』。此二證也。戰國策秦策五

云：『梁君伐楚勝齊，制越韓之兵，驅十二諸侯以朝天子於孟津。後子死，身布冠而拘於秦』。按後子謂太子申，後子死即孟子梁惠王篇所謂『東敗於齊長子死焉』者也高誘鮑彪注後子不連讀非是。此三證也。墨子荀子國策稱後子，銘文稱後男者，男亦子也。史記越世家記陶朱公中男殺人囚於楚，朱公長男固請往謀出之，朱公不得已而遣長子。中男即中子，長男即長子，故史文初云長男，後復云長子也。漢書天文志云：『鉅鹿都尉謝君男詐爲神人，論死，父免官』，孟康云：『姓謝，名君，男者，兒也，不記其名，直言男耳』。按男與子義同，故墨子荀子國策稱後子，銘文稱後男也。古喪服爲長子三年，師褱特爲後男制器，此皆可窺見古代特重長子之禮俗者也。鼠孫仲容讀臘，是也，或說鼠爲後男之名，說亦通。

余昔讀此銘，不解後男之義，蓄疑久矣。頃來溫尋故書，得後子諸例，宿疑頓解，以爲大快，因書之以求教於當世君子云。

子禾子釜跋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四日

小校經閣金文玖卷百四葉下載子禾子釜，銘文首云：『△△立事歲，稷月丙午，子禾子△△內者御△△△命謖陳旻「左關釜節于皺稾釜，關鍨節于皺𣂋……」』云云。銘首二字闕。按與此同時出土者有陳猷釜，彼銘首云：『陳猷立事歲』。又云：『命左關丕發，敕成王左關之釜，節于皺釜』，與此器文大同，其爲同時所製之器甚明，然則此銘『立事歲』三字之上亦當爲『陳猷』二字也，節者，荀子性惡篇云：『故善言古者必有節於今』，楊倞注云：『節，準也』。文意謂左關之釜以稾釜爲準，左關之鍨以稾𣂋爲準也。𣂋字从半从升，說文無其字，然十四篇上斗部有料字，云：『料，量物分半也。从斗从半，半亦聲』博慢切。余謂斗字古文作[illegible]，升字古文作[illegible]，二文差異，僅一畫之微。銘文𣂋字右旁雖顯係从升，以事理考之，實當依說文从斗，作料也。知者：說文訓料爲量物分半，不明記其容量。然漢書項籍傳云：『士卒食半菽』，孟康注云：『半，五斗器名也』，王劭曰：『言半，量器名，容半升也』。孟王二說不同，一言五斗，一言半升，數量相差甚遠。段氏說文注云：『半即料也。廣韻料注五升，然則孟康注升誤斗，王劭語斗誤升，當改正』。今按段說至審，此不惟可訂漢書注之誤文，亦可訂許君料字之誤訓，蓋量物分半之說，義太泛設故也。以今日量器言之，半升已爲甚小，況古量小於今量，則半升

之量，尤爲小不可言。陳介祺區鍭攷記見簠齋廿肆之陸雖未記鍭之大小，然並未言其至小，則非半升之器可推測得之也。余意陳介祺所藏三器，必尚在人間，如得之者能詳爲實驗，決定余此推測之當否，亦考古家一快事也。

子禾子釜再跋　一九五二年四月二十日

余二月間成前跋後，因欲證明余說之當否，急欲知陳介祺所藏諸器之所在，以書詢中國科學院考古學研究所夏君作銘，得復書，知諸器今在華東文化部，因以緘達老友徐森玉先生，請其以諸器容量見示。日前得復書，承以三器拓本見惠，並告請沈羹梅君用米細量諸器，得其重量，而余以沈先生所示上海重量與容量之比差換算爲容量，得數如下。

左關鍭容米上海市秤三斤四兩，共五十二兩。上海市秤以二十五兩爲一升，實合上海量二升零八撮。

陳猷釜與上口平，容三十二斤十一兩，共爲五百二十三兩，實合二斗零九合二撮。其與頸上外口下線齊平，則爲三十一斤十三兩，共爲五百兩，實合二斗零三合六撮。由頸至口爲五合六撮。

子禾子釜與上口平，容三十三斤六兩，共爲五百三十四兩，實合二斗一升三合。其與頸上外口下線齊平，則爲三十二斤八兩，共爲五百二十兩，實合二斗零八合，恰與十鍭相合。由頸至口爲五合六撮。

按一鍭容量爲二升零八撮，此足證明余前跋釿當作料之推測爲可信。蓋關鍭節于𣪘釿，而古量小於今量。今上海量之二升零八撮，古人以爲五升，自有可能，而以爲半升，則決無可能也。余綜合三器之容量反覆思考，覺陳介祺最初所提出十鍭正及禾釜頸下之一實測最爲重要，而今日所見二釜由頸至口之容量同爲五合六撮次之。余據此二點推論，因謂此釜齊頸之二斗零八合，乃此釜所節𣪘釜之數，而由頸至口之五合六撮，乃陳氏惠民所加之數也。其所以爲此說者，左傳昭公三年云：『齊舊四量，豆、區、釜、鍾。四升爲豆，各自其四以登于釜，釜十則鍾。陳氏三量皆登一焉，鍾乃大矣』。據此文言之，齊公家之豆區釜三量皆以四進，即四升爲豆，四豆爲區，四區爲釜，是也。而釜十則鍾，則改爲十進矣。今得鍭釜諸器，由於實測，知釜爲十鍭，於是又知鍭釜鍾三量皆以十進，其整齊劃一，與豆區釜之以四進者相同。若於齊頸之二斗零八合，加以由頸至

口之五合六撮，合爲二斗一升三合，認爲此釜之本量，則十鋘爲釜之數破，而鋘釜鍾三量十進整然之系統粉碎無餘，此於事理難通者也。此一説也。陳猷釜齊頸爲二斗零三合六撮，視此釜齊頸之量少四合四撮，我國量器向來因地而不同，此必安陵斁釜本是此數，故陳猷釜準之而亦爲此數也。雖數略小，其爲鋘自若也。其由頸至口之量爲五合六撮，與此釜無異者，以增益之量有法令規定，不以本量之偶少而變異也。此二説也。或問曰：子禾子釜本量爲二斗零八合，以登一計之，增益之數當爲二斗零八合四分之一，即當爲五升二合，今子言增益之量爲五合六撮，視五升二合爲十分之一略强，與登一之説不合，亦有説乎？余曰：欲釋此疑，當先明此器製作之時代。此器時代有二説：陳介祺謂子禾子即齊太公田和，近人則謂此器爲齊湣王末年之器余謂陳説是也。知者，禾和音同，知子禾子即田和，一也。若齊湣王時，田氏篡齊已久，此時量器必早已統一，不容有公私之異，二也。惟其爲田和時，民心已早歸田氏，篡齊之勢已成，故其收買民心之政，不必如昔日加惠之厚，而齊陳二量之對立，則儼然尚在，三也。考左傳昭公三年晏子所言陳氏三量登一者，爲陳乞時事。及乞子田常仍脩乞之政，以大斗出貸，小斗收之。常卒，子田襄子代之，襄子卒，子莊子白代之，莊子卒，田和立，田和爲陳乞之玄孫，兩人相距五世，以年計已百餘年矣。齊自田常專刑戮，弑簡公以後，齊國之政皆歸田氏，至田和遂列爲諸侯。當陳乞時，陳氏在齊之勢力猶未大也，故乞行登一之制，厚施於齊民以買民心。至田和時，陳氏將不日代齊而有之矣。考田和爲齊侯列于周室，紀元年，二年，和即卒。以器稱子禾子尚未稱侯考之，此器之製必在爲侯以前也。和子桓侯午有陳侯午鐘，則儼然稱侯矣。此時田氏勢力之大，已如日中天，無可復加，而齊陳之對立却猶存在，恰與此釜情勢相合，以田和善揣情勢工於奪取之人，謂其必守高曾之規矩，奉行百餘年以前登一之舊制，此迂儒之見，不明歷史之發展性者也。

余前説二斗零八合爲齊國公釜之容量矣，如此説而確也，則齊公量以四進之説計之，升當合今上海量三合二撮半，豆當合一升三合，區當合五升二合，鍾當合二石零八升矣。

𩁹鼎再跋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　前跋見本書一三〇頁

攈古錄金文弍之叁卷七十九葉下載𩁹鼎，銘文云：『王命趞戡東反夷，𩁹肈從趞征，攻單戰無商敵，相傷于𠂤身，孚俘戈，用乍寶障彝，子子孫其永寶』。按戡字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十二葉下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图彔攷釋廿葉上並據魏三字石經春秋鄭伯捷卒捷字古文作戡，釋爲捷字，是也。吳云：『捷東反夷，伐東反夷也』。按經傳訓詁無訓捷爲伐者，余疑字當讀爲截，截謂阻擊也。穆天子傳卷四曰：『截春山以北』，郭璞注曰：『截猶阻也。』後世史書多云截擊，謂阻擊也，捷截聲近通用耳。

呂行壺跋　一九五二年二月十九日

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圖壹柒柒錄拾壹載呂行壺，銘文云：『唯四月，白懋父北征，唯還，呂行𢦏，孚貝，𠂤用乍寶障彝。』按𢦏亦捷字，𩁹鼎从艸，此从𢦏爲異耳。『一月三捷』，毛傳云：『捷，勝也』。爾雅釋詁同。第字雖同而義則有異。彼捷當讀爲截，此捷乃謂戰勝也。詩小雅采薇云：『一月三捷』，毛傳云：『捷，勝也』。爾雅釋詁同。莊公八年左傳云：『捷，吾以女爲夫人』，杜注云：『捷，克也』。按克亦勝也。細按此銘，與𩁹鼎銘文詳略不同，而事則相類。彼銘云：『王命趞捷東反夷，𩁹肈從趞征』，此銘亦當云：『呂行從白懋父征』，顧文省略不言，而於唯還之次忽記呂行捷云云，似頗有文氣鶻突之病，實則呂行捷乃追記從征時事，非已還後事也。余謂銘文當分兩節讀之。白懋父北征唯還者，記事亦記時也。詳言之，呂行捷，孚貝，乃明製器之因由，文意在起下，不直承上語也。『用作寶障彝』，與『白懋父北征唯還』二語相繫，云還後製器也。如此則乍讀之似若文氣鶻突者，而實則不爾也。

陳逆簠跋　一九五二年二月二十六日

小校經閣金文玖卷廿二葉上載陳逆作元配季姜簠，銘文云：『隹王正月初吉丁亥，少小子陳逆曰：余，陳𧻚子之裔孫。余寅事

齊侯，懽卹宗家，睪氒吉金，以乍氒元配季姜之祥器。鑄茲寶笑簠，以享以孝于大宗㞷皇㮚祖、㞷妣、㞷丂考、㞷母，乍𥙲永命，須眉壽萬年，子子孫孫羕保用』。祥器者，阮元云：『祥祭之器』積古柒卷十葉。按下文言享孝于大宗皇祖、皇妣、皇考、皇母，則此爲祭祀祖先之器甚明，阮氏釋祥爲喪禮之大小祥祭，顯與下文不合。然阮氏於㞷祖、㞷妣、㞷考、㞷母之文未能認識，誤釋猶可恕也。近日諸字早已釋明，而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三葉下猶襲用阮氏之說，不悟其與下文矛盾，吁可怪也！余謂祥字當讀爲鬺。說文三篇下鬲部云：『鬺，煮也。从鬲，羊聲』式羊切。祥與鬺同从羊聲，字通作耳。彝銘恆見『䵼鼎』『䵼毁』『䵼彝』之文，䵼與鬺爲一字，見玉篇鼎部及廣韻十陽。此文云祥器，猶他銘云『䵼鼎』『䵼毁』『䵼彝』也。銘云乍氒元配季姜之祥器，以鬺器繫之季姜者，古人以烹飪爲女子之專職，故以烹飪之器繫之女子也。易家人卦六二爻曰：『无攸遂在中饋』。詩小雅斯干篇曰：『乃生女子，載寢之地，載衣之裼，載弄之瓦，無非無儀，唯酒食是議』。此女子職司烹飪之事明記於經傳者也。祭祀祖先，必具酒食，故祭祀之事古人亦往往繫之女子。詩召南采蘋篇曰：『于以采蘋？南澗之濱。于以采藻？于彼行潦。于以盛之？維筐及筥。于以湘之？維錡及釜。于以奠之？宗室牖下。誰其尸之？有齊季女。』此詩爲祭祀之詩，毛傳云：『湘，烹也。尸，主也』。按湘亦鬺之假字。五以字皆讀爲台，何也。說詳余詩于以采蘩解。詩文記采蘋采藻，盛之以筐筥，烹之以錡釜，奠之於牖下，其事皆季女主之也。季女者，詩序所謂大夫妻能循法度，可以承先祖，共祭祀者也。毛傳以爲將嫁之女子，非也。惟大夫妻不應稱女，余謂此大夫蓋娶自齊國，故稱齊季女，自其母家言之，以與筥釜下三字叶韻。毛傳訓齊爲敬，非也。哀公六年公羊傳曰：『陳乞曰：常之母有魚菽之祭，願諸大夫之化我也』化讀爲過。常之母即乞之妻也。按儀禮特牲饋食禮爲諸侯卿大夫之祭禮，其禮主人初獻，主婦亞獻。陳乞爲齊大夫，祭祀當主人主婦共之，而乞以專屬之妻者，蓋以烹治魚菽爲其妻之專職，故以祭事繫之於其妻也。此製器之陳逆，見於哀公十四年左傳，與陳乞爲同宗，又同時也。陳乞以祭事繫之於其妻，陳逆以祭器繫之於元配，此不惟是爲古人之習俗，抑亦爲陳氏之家風矣。或疑簠所以盛食，不得說爲鬺器。今按免簠云：『對揚王休，用乍旅䵼彝』。叔姬簠云：『叔姬霝乍迮黃邦，曾侯乍叔姬邛嬭賸器䵼彝』。䵼鬺同字，前已言之，彼二器爲簠，銘文直曰䵼彝，則此銘之鬺器無可置疑明矣。

余於十年前曾跋此器，其時已深疑阮說之未洽，讀祥爲膳矣。繼以簠非烹器自疑，遂削去其草，故前著金文說中不載。頃來悟得季姜祥器之義，又得兕與叔姬二簠銘，前疑頓解，遂重草此文焉。

郤諧尹鉦跋　一九五二年三月三日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錄壹柒伍載徐諧尹鉦，銘文云：『△隹正月初吉，日才在庚，郤諧尹△者故△自乍征城，次者△祝，儆至鑰劍兵，枼萬子孫，眉壽無彊。皿彼吉人亯，士余是尙』，按儆至鑰兵，語殊難解。荀子賦篇云：『無私罪人，憼革戒兵』戒本作貳，依王念孫校改，楊注云：『憼與儆同，備也』。儆至劍兵與荀子憼革戒兵語意相類也。

競卣再跋　一九五二年三月六日　前跋見本書一三三頁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中卷十二葉下載競卣，銘文云：『隹白辟父以成𠂤師即東命，伐南夷。正月既生霸辛丑，在鄗。白辟父皇競各于官。競蔑曆，商競章璋對揚白休，用乍父乙寶障彝，子孫永寶』。按此銘首句，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六十六葉，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十七葉皆以『隹白辟父以成師即東』九字爲句。吳云：『即東，至東也』。按金文用東字皆獨用，無言至東者。小臣謎𣪘云：『遣自䢅𠂤述遂東』，是其例也，同𣪘云：『自淲東至于河』。克鐘云：『王親令克遹涇東至于京自師』文皆言東至，不云至東也。余謂文當以『隹白辟父以成師即東命』爲一讀，東命謂王令白辟父東行之命也。大保𣪘云：『王降征令于大保』，征令謂征討之令，與此器言『東命』文例同。克鐘之『王令克遹涇東至于京師』，亦東命也。特克在京師之西，故王命克東至京師，此白辟父本在京師，王命其自京師東行爲異耳。下文云『在鄗』，王靜安跋噩侯馭方鼎，引此銘謂鄗即大伾，大伾今在河南省境，地在周鎬京之東也。即命猶言受命也。知者，書金縢篇曰：『今我即命于元龜，』謂今我受命于元龜也。僞孔傳云：『就受三王之命于大龜，卜知吉凶』，按云受，是也，云就，非也。左傳定公四年曰：『帥其宗氏，輯其分族，將其類醜，以法則周公，用即命于周』，即命于周，謂受命于周也。毛公鼎曰：『彶茲卿事寮大史寮于父即

尹君命』，于父即尹命，謂從父受君命也。免𣪘曰：『王各于大廟，井叔有右免即令命，王受授作冊尹書，卑俾冊令免』，右免即令，右免受命也。以命字下屬，則『即東』文義不可通，命伐南夷，不記見命之人，於文理亦不合也。令𣪘云：『隹王于伐楚白，才在炎』。明公𣪘云：『唯王令明公遣三族伐東或國，才𨸏』。旅鼎云：『隹公大保來伐反夷年，才十又一月庚申，公才盩自』。此三銘皆先記伐某，次記所在，以彼證此，亦可以知本銘是伐而非命伐矣。春秋經『僖公四年曰：春王正月，公會齊侯宋公陳侯衛侯鄭伯許男曹伯侵蔡，蔡潰，遂伐楚，次于陘』。又襄公二十三年曰：『秋，齊侯伐衛，遂伐晉，八月，叔孫豹帥師救晉，次于雍榆』。凡銘文記征伐之後，次記其所在者，猶春秋經記軍師之所次也。

同𣪘跋

一九五二年三月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七葉下載同𣪘二器，銘文有云：『王命同𠂤左右吳大父𤔲司易林吳牧，自淲東至于𣶒河，𠂤逆至于玄水』。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叁卷九葉下釋𠂤逆至于玄水云：『言逆大河西至于玄水』。吳闓生吉金文錄叁卷十三葉下云：『逆，逆行也』。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八七葉云：『逆當讀爲朔』。余謂逆字當讀爲㴱今字作泝。說文十一篇上水部云：『㴱，逆流而上曰㴱洄，㴱，向也，水欲下，違之而上也，从水，㡿聲』。或作遡，一切經音義引三倉云：『逆流行水曰㴱』。左傳哀公四年云：『吳將遡江入郢』，杜注云：『逆流曰遡』。國語吳語云：『率師沿海泝淮』，韋注云：『逆流而上曰泝』。𠂤逆至于玄水者，𠂤爲語詞，言自淲東至于河，又遡河而上至于玄水也，㴱字从㡿聲，㡿字从屰聲，㴱逆古音同，故銘文假逆爲㴱也。不𡢁𣪘云『馭方玁允廣伐西俞』，以馭方爲朔方。此銘以逆爲㴱，其比正同。朔遡二字古皆讀疑母，今讀朔爲所角切，讀㴱爲桑故切者，非古音也。

陳猷釜跋　一九五二年四月十七日

小校經閣金文玖卷百四葉上載陳猷釜，銘文云：『陳猷立事歲，饑月戊寅，△兹安陵亭命左關丕發，敕成左關之釜，節于敷釜。敦者曰陳純』。按命左關丕發，或以丕發爲人名，余疑其非也。今謂：丕者，大也，發謂發倉廩。知者，孟子梁惠王上篇曰：『塗有餓莩而不知發』，趙岐注云：『道路之旁有餓死者，不知發倉廩以用振救之也』。又盡心下篇曰：『齊饑，陳臻曰：「國人皆以夫子將復爲發棠」』，趙岐注釋『發棠』爲發棠邑之倉。是古人謂發爲發倉廩也。孟子生當戰國，又齊人，與此器時地正相合也。節訓準，余前跋子禾子釜已言之。敷釜，謂公家倉廩之釜。敦者，治也，孟子公孫丑下篇曰：『前日不知虞之不肖，使虞敦匠事』，與此敦字義同。陳純爲製釜之人，考工記所謂物勒工名是也。劉心源題爲陳純釜，誤矣。此器容量問題詳子禾子釜再跋。

鼄君鐘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六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壹卷三葉上載鼄君求編鐘，銘文云：『鼄君求吉金，用自乍其龢鍾鐘鈴鈴，用處大正』。按羅振玉題此器爲鼄君求編鐘，似誤以求字爲鼄君之名。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九二葉云：「求字乃動詞，非邾君名」，意在糾駁羅說，是也。文云龢鐘鈴，而楚王編鐘則云自乍鈴鐘。或云鐘鈴，或云鈴鐘者，廣韻十五青云：『鈴似鐘而小』，蓋鐘與鈴雖有大小之別，而義類相近，故連文時先後任言也。彔伯㦰毁記錫物云：『余易女秬鬯一卣，金車，𠦪𣎆幬較較，𠦪囙，朱虢鞹靳，虎冟窠朱裏，金甬鐘，畫輯，金厄、畫轉』。按文自金車𠦪𣎆較以下皆車上之物，金甬即金鐘，車上有鈴無鐘，而銘文云爾者，正以鐘鈴相類，即稱鈴爲鐘，與此二鐘之銘文正可互證也。或曰：此欲與下文正字爲韻也，說亦通。用處大正，處字於義難通，處蓋假爲虞，白虎通號篇云：『虞者，樂也』。用處大正猶戲鐘云用樂好賓也。大正者，弭仲簠云：『同鄉大正，音王賓』，云大正與此銘同。按爾雅釋詁云：『正，長也』，大正蓋猶今言首長。左傳成公六年云：『或謂欒武子

曰……子爲大政，將酌於民者也』。又昭公七年子產對韓宣子曰；『以君之明，子爲大政，其何厲之有』？按大政與大正同。欒武子韓宣子皆當時晉上卿之執政者，故人皆以大政稱之。彝銘大正，義相近也。

朩白鼎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七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弍卷四六葉上載朩白𩊚鼎，銘文云：『朩白棶乍呆寶鼎，其萬年用亯』。朩字羅振玉無釋。按武英殿彝器圖錄廿三葉小校經閣金文卷弍五五葉下並載此器，於此字亦皆無釋。余謂此字从木从𡰥，𡰥爲古夷字。漢書高帝紀云：『別將司馬𡰥將兵北定楚地』。又地理志越巂郡蘇示下云：『𡰥江在西北』，顏師古注並云：『𡰥，古夷字』。又樊噲傳云：『與司馬𡰥戰碭東』，師古注云：『𡰥讀與夷同』，說文六篇上木部云：『桋，赤棟也，从木，夷聲。詩曰：隰有杞桋』。按許君引詩見小雅四月篇，毛傳亦訓桋爲赤棟，蓋許君用毛說也。

瞏卣云：『隹十又九年，王在厈，王姜令作冊瞏安夷白，夷白賓瞏貝布』，按彝銘於私名字亦多通用同音字，郛國之郛或作鼄，旅虎或作奢虎，是其例也。此銘朩白與彼夷白同國族乎？抑異國族乎？無由質定矣。

其萬年用亯，亯在後世爲亨享烹三字，鼎本烹煮之器，此亯蓋烹字也。

盜△子鼎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弍四八葉上載二年△子鼎，銘文云：『二年，盜刅子㠯䂮譖身，𠂤夗食』。㠯字羅振玉釋爲㝵，余疑當釋㝵。㝵字見師望善夫克二鼎及虢叔鐘，字皆从貝从手。此文从貝省，从又，與彼文从手者同。刅䂮字皆不識，譖身義亦不明。𠂤字羅振玉無釋。今按字从肉从才，當即說文之𦙶字。四篇下肉部云：『𦙶，大臠也，从肉，𢦏聲』側吏切。此文作肘，與𦙶異者，𦙶从𢦏聲，此省从才聲耳。𢦏本从才聲，才𢦏二音無異也。𦙶在此當讀爲容載之載。夗字羅氏亦無釋，且誤爲一字。余謂此四分二字也。大梁鼎云：『梁廿又七年，大梁司寇△乍晉釜，爲量𧴪四分』攈古貳之貳卷五七葉。小校經閣金文卷

式卅六葉下載△鼎，銘文云：『△△此字模糊不明，惟下截从肉，與大梁鼎𦞦字殆是同字。四分』。武英殿彝器圖錄三三葉亦載一器，名曰四分鼎。其銘四分二字爲上下合文，與此銘同，是其確證也。載四分食者，記鼎之容量也。羅氏題二年△子鼎，未是，今改題曰盜△子鼎云。

上樂鼎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八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式卅葉下載上樂鼎，銘文云：『上樂床𦞦厽』。末字羅振玉釋爲芬，余按羅氏誤釋，此乃參分二字也。攗古錄金文壹之叁卷四一葉下載梁鼎，器銘云，『△△△𦞦厽分』，蓋銘云：『梁上官𦞦厽分』。吳式芬於兩銘末二字並釋爲品分，孫仲容古籀餘論壹卷五葉上謂厽厽二字並是叁之省，義爲叁兩之叁，以大梁鼎銘『爲量𦞦四分』爲證據銘文當名大梁釜，其說殊審。此銘𦞦字與大梁鼎𦞦字同，厽與梁鼎之厽及厽同，知亦是『叁分』二字也，書西伯戡黎云：『乃皋多叁在上，乃能責命于天？』叁字敦煌古寫本作厽，知字本作說文訓絫坺土爲牆壁之厽力軌切，多厽謂罪多絫積也。然以厽與厽字形似，秦漢儒生讀古文尚書者遂誤釋厽爲叁，此必其時叁字多作省形，故有此誤釋也，此足爲仲容之說加一證矣。此器𦞦字與梁鼎之𦞦𦞦，大梁鼎之𦞦字並同，吳大澂釋其字爲庸，孫仲容從之，劉心源釋爲膺奇觚拾壹卷八葉下。余按其字从肉，梁鼎器銘上截明从凶，疑是說文之匈字也。九篇下勹部云：『匈，膺也，从勹，凶聲』。或作胷。胷字从肉从凶，與梁鼎器銘文正同也。字在此蓋以音近假爲容。諸云『容叁分』及大梁鼎云『容四分』者，鼎以載食，此記鼎之容量也。盜△子鼎云：『載四分食』，此云容，彼云載，其義一也。

床字从广从朱，字不可識，義亦不明。眉脒鼎云：『眉脒一升半』，與此文『床胷叁分』文例同，但省胷字耳。脒字亦从朱，蓋與此床字同，惜今不能確說也。

梁鼎蓋銘云：『梁上官胷叁分』。梁爲國名，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乙篇中三九葉下疑上官爲官名，以楚有上官大夫爲證，其說近是。取彼證此，彼詳而此略，此銘云上樂，眉脒鼎云眉，不類官名，疑與彼銘梁字相當，乃地名也。

△子鼎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二十九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弍三六葉載△子鼎，銘文云：『△子㝵△△乍△鼎』。㝵字羅氏無釋，余謂此哀字也。哀字見於成鼎及師㮸毁，字皆从口，而此字獨从○，不从口，羅氏不釋，殆以此爲疑也。然右字从口，師㮸毁右字作[illegible]，从○不从口。景宋本嘯堂集古錄及薛尚功鐘鼎彝器款識並載周宰辟父敦凡三器，銘文諸命字皆从口，而第一器器銘『王冊命害』，命字作[illegible]，从○不从口，又此銘害字屢見，字多从口，而第二器蓋銘『害頣首』害字作[illegible]，从○，不从口。是知古器於口字，多作○形，不容拘執，此㝵字爲哀字無疑也。

鄀公平侯鼎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卷叁廿七葉下載鄀公平侯鼎，銘文云：『隹鄀八月初吉癸未，鄀公平厌自乍隮鼐，用追孝于氒皇且晨公，于氒皇考辟𥂴公，用錫眉壽，萬年無彊，子子孫孫，永寶用亯』。按𩰫綸鎛云：『齊辟𩰫叔之孫遼中之子△綸乍子仲姜寶鎛』，余初以辟訓爲君，而文稱齊辟𩰫叔，深以爲疑。繼讀麥尊，首云：『王命辟井厌出衭厌于井』有辟井厌之稱，乃知辟𩰫叔當連讀，非以齊辟連文，而疑始解，往跋𩰫綸鎛已言之矣。頃讀此銘，有氒皇考辟𥂴公之稱，余前說又得一證明矣。鄀公敄人鐘稱皇考晨公，而此銘稱皇且晨公，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一七五葉下謂平侯乃敄人之子，此銘皇考辟𥂴公即敄人，其說是也。然則敄人以曾爲鄀厌，故稱辟，𩰫叔即鮑叔，亦以嘗爲大夫，有封邑，故稱辟也。𥂴字蓋以稱盂公，故字加公旁，此與文王武王仝盂鼎作玟王珷王者爲一例也。

子父乙彝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肆卷卅葉下載[illegible]父乙彝，銘文云：『[illegible]父乙』。羅振玉於[illegible]字無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柒卷九葉下亦載此器，

釋爲光。余謂甲文子字作□前編壹卷四葉，作□後編下卷五葉，銘文□字與彼形同，乃子字，子與父爲對文也。羅氏頗習甲文，乃於此字不能識，可謂不能心知其意矣。

同書卷弍廿六葉上載父辛方鼎，銘文云：『父辛□冊冊』。羅氏於□字無釋，余謂此亦子字也。下从□，與从□者同也。

同書肆卷十七葉上載兄父辛甗，銘文云：『□父辛』。羅振玉釋□爲兄字，余謂甲文之□□，金文之□，□，皆象子頭上有髮形。□字省髮形則爲□，仍是子字，非兄字也。兄本祝字初文，字从人口。□上象人首形，非口字，一也。子與父辛之父爲對文，作兄則不可通，二也。世有好學深思心知其意者，當知余之非强說也。

旁子父乙鼎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弍卷廿六葉上載父乙鼎，銘文云：『旁凷父乙』，凷字兩旁各有一字，右爲□，左爲□。羅振玉但釋『旁父乙』三字，於凷字及兩旁之字皆無釋。余按龜甲文甲子之子皆作凷，知此爲子字，此子爲父作器，子字與父乙爲對文也。□□象以一手抑跽者之形，乃𠬝字也。甲文作□，書契前編屢見肆卷捌之貳，又伍卷廿玖之伍，又捌卷拾貳之陸。此字與彼形同。宗周鐘作□，又字在人下爲異耳。此銘六字爲『旁子𠬝𠬝父乙』，惜文義不可說。羅氏頗習甲文，乃於甲文習見之字，皆不能識，殊可怪也。

△女射鼎跋　一九五二年五月三十一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弍卷十七葉上載□每射鼎，銘文爲『□□射』三字，□字羅振玉釋每。余謂此女字也。知者，矢令彝云：『今我唯令女二人太眔矢爽左右于乃寮以乃友事』！女字作□。以銘文文義勘之，决不能作每字也。故今改題爲△女射鼎云。

白纫𣪘跋　一九五二年六月三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七葉上載白纫𣪘，銘文云：『白𤔲乍𥫱𡪙』。羅振玉釋𡪙爲𣪘。余謂𡪙即廏字，古文从宀與从广同。說文九篇下广部云：『廏，馬舍也，从广，𣪘聲。周禮曰：馬有二百十四匹爲廏，廏有僕夫』。按廏从𣪘聲，故銘文假廏爲𣪘耳，非即𣪘字也。羅氏徑从𣪘釋之，非也。又按𣪘字从皀，皀字見說文五篇下皀部。說文𣪘字作𣪘，謂字从㠯，㠯古叀字，非也，故今不從。器當爲白纫𣪘，今改題云。

△霝悳𣪘跋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八葉下載口霝悳𣪘，銘文云：『△霝悳乍𩞦𣪘』。按𩞦字說文未見，殆即𩚬字也。說文三篇下丮部云：『𩚬，設食也，从丮，从食，才聲。讀若載』作代切。𩚬从才聲，𩞦从東楚名缶曰甾之甾得聲，才與甾同屬古韻咍部字，聲亦相近。二字聲類不同，實是一字，此猶鱷或作鯨，婣或作㛰也。

同書弍卷卅二葉下載嬴霝德鼎小校經閣金文柒卷七十葉上作龍霝德敦蓋，此銘首字不明，右旁雖是从女，而字不類嬴，此殆名字偶同，非一人器也。

白亯父𣪘跋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九葉上載白亯父𣪘，銘文云：『白亯父乍𩰫彝』。亯字羅振玉無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柒卷七一葉上亦載此器，於此字如字書之，亦無釋。余謂此亯字也。說文此字作亯，从高省从曰。然金文眉鼎舊作窸鼎窸齋肆册廿葉下云：『用亯于皇帝考』，字作亯。曆鼎云：『其用夙夕𩰫亯』，字作亯小校貳卷八二葉。全盂鼎云：『亯奔走，』字作亯。窸齋肆册十二葉下形並與此字同，可證也。故今題曰白亯父𣪘云。

戈厚殷跋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十一葉上載戈㫃乍兄日辛殷，銘文云：『戈㫃乍兄日辛寶彝』。羅振玉於㫃字無釋。按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柒卷七三葉下亦錄此器，於此字釋作㫃。余謂此厚字也。魯白厚父盤厚字作㕻，厚趠鼎作㫗，此字較彼二文省去丫形及下ㅂ字耳，仍是厚字也。故今題爲戈厚殷云。

白家父殷跋

一九五二年六月四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四三葉載白家父殷，銘文云：『隹白家父郜廼用吉金，自乍寶殷用亯于其皇且文考，用易害眉壽黃耇需冬萬ㄚ，子孫永寶用亯』。郜字羅振玉無釋，吳闓生吉金文錄卷叁卅葉下釋爲郜，是也。告字从牛，而甲文告字往往作𠷎，見孫海波甲骨文編卷弍八葉上，故知此字當爲郜也。其義則當讀爲造。金文恆用肇爲語首辭，以聲近時或用造字。曾子中宣鼎云：『曾子中宣遣用其吉金，自乍寶貞鼎，』遣即造字，是其例也。易害眉壽，吳闓生讀害爲介，非是。于思泊吉金文選下貳卷廿六葉上讀爲匄，是也。廣雅釋詁三云：『匄，與也』。漢書西域傳云：『我匄若馬』，顏注云：『匄，乞與也』。易讀爲賜，易匄連文，易匄皆與也。萬ㄚ羅吳于三家皆釋萬年，而銘文實是ㄚ字，蓋年字之誤刻也。

毛灷殷跋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卅一葉下載毛灷殷，銘文云：『△六月初吉丙申，毛灷乍寶殷灷其子子孫萬年永寶』。灷字羅振玉如字書之，無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卷捌卅葉上載此器釋爲遺。余謂劉釋非是。說文無灷子，而六篇上木部有栚字，八篇上人部有⿰亻灷字，八篇下舟部有⿰舟灷字今作朕，三字皆从灷聲。其字从収，从火會意。銘文此字蓋从火从舁，从舁與从収意同，但収爲兩手，舁爲四手，文較繁耳。說文三篇上舁部與字从舁作與，古文作𦦶，只从收，不从舁，彼與𦦶二字爲一文，可以證知彝銘

之𣪘與篆文之𣪕爲一文矣。故今改題爲毛𣪕𣪘云。

叔皮父𣪘跋　一九五二年六月十三日

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廿九葉下載叔皮父𣪘，銘文云：『叔皮父乍朕文考𢍰公眔朕文母季𠤎姬𨺅𣪘，其𧊒萬年，子子孫永寶用㔾』。𢍰字羅振玉釋爲弗，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拓卷廿八葉上載此器，釋弗與羅同。余按景宋本嘯堂集古錄上卷八葉載晉姜鼎，銘文我字三見，一云『宣𨚕我猷』，字作𢍰，一云『辥我萬民』，字作𢍰，一云『嘉遣我』，字作𢍰，與此𢍰字同，知此文乃我字，非弗字也。說文十二篇下我部義字或體作羛，云墨翟書義从弗。王引之據晉姜鼎，謂說文云義或从弗者，弗當作𢍰，𢍰爲古文我字，以形與弗似，故譌作弗，知鐘鼎古文秦漢間人已不能遍識見讀漢書雜志壹卷二葉下。嚴可均說文校議說與王同說文解字詁林伍柒卷四葉下引，羅劉之認𢍰爲弗，與秦漢間人之誤釋如出一轍，甚矣哉古文字之不易識也。

銘末㔾字，疑與他器銘作𠂇者同，但文較繁耳。𠂇爲止字，亦即之字，說詳保子達𣪘跋。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廿葉上載叔皮父敦，銘文云：『隹一月初吉，作𨱅叔皮父𨺅𣪘，其妻子用亯孝于叔皮父，子子孫孫寶，皇萬年永用』，彼爲他人爲叔皮父𨱅器，與此器叔皮父自作者不同。此二器之叔皮父爲一人乎，抑或名字偶同乎？今無由確說矣。

虢季子白盤四跋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二日　前跋見本書第一四八頁

此器銘首記虢季子白征伐玁狁之功勞，次記其先行來歸獻俘，次記王饗子白於周廟，賜以乘馬弓矢及戉，而終以祝福之辭。以古書經傳勘之，所記蓋即飲至之禮也。知者，左傳隱公五年曰：『三年而治兵，入而振旅，歸而飲至，以數軍實』。杜注飲至句云：『飲於廟以數車徒器械及所獲也』。銘文記子白來歸獻俘，王饗之於周廟，與傳文相合，其證一也，子白折首五百，執訊五十，則所獻者即此五百之首，五十之訊，然則獻俘之時，必當有計數之事，此杜注所謂數所獲也，特銘文不記耳。

又僖公二十八年記晉楚城濮之戰曰：『秋七月，丙申，振旅，愷以入于晉，獻俘，授馘，飲至，大賞』。銘文記子白先行來歸，次記獻俘，次記王饗，末記賞賜，與傳文所記先後次第一一相符，而王饗一節與傳文之飲至相當，其證二也。孔叢子問軍禮篇曰：『既至，……舍奠于帝學，以訊馘告，大享于羣吏，用備樂，饗有功於祖廟，舍爵策勳焉。謂之飲至』。銘文記王饗子白於周廟，與孔叢言饗有功於祖廟相合，其證三也。

詩小雅六月之末章曰：『吉甫燕喜，既多受祉，來歸自鎬，我行永久，飲御諸友，炰鼈鱠鯉。侯誰在矣？張仲孝友』，鄭箋謂是尹吉甫伐玁狁歸來，天子以燕禮樂吉甫之詩。今按詩文明言飲御諸友，而張仲在焉，乃吉甫設燕爲飲之辭，朱子集傳謂爲吉甫進饌於朋友者得之，鄭康成之說非也。事與銘文記王饗子白者不類，故今不取云。

左傳僖公二十八年又曰：『晉侯……獻楚俘于王，……王饗醴，命晉侯宥。王命尹氏及王子虎內史叔興父策命晉侯爲侯伯，賜之大輅之服，戎輅之服，彤弓一，彤矢百，玈弓矢千，秬鬯一卣，虎賁三百人』。按傳文首記獻俘，次記王饗，末記王賜，與此銘記事次第相符。特彼爲畿外諸侯，有所征討，來朝天子，獻其俘馘，與子白爲王朝之臣，歸自戰地獻俘者不同，故此爲飲至，而彼則非也。

銘文以方陽行王鄉光王央方彊爲韻，十韻中方字兩見，王字亦兩見。按古人韻文，不避重韻。三百篇中屢見之。余昔年續補俞氏古書疑義舉例已詳言之矣。

『王曰白父』，白父即子白，猶魯哀公稱仲尼爲尼父也。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廿七葉上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叁卷廿六葉上皆釋作『伯父』，此用經傳『天子稱同姓之臣曰伯父異姓之臣曰舅』之說也。然金文中絕未見此例，則吳于二氏之釋非也。

說文四篇上目部云：『睗目疾視也，从目，易聲』施隻切。銘文假睗爲賜，以二字同从易聲故也。

說文三篇下又部云：『又，手也』。又𠂇部云：『𠂇，左手也』。此古右手左手字也。右部云『右，手口相助也，从又，从口』二篇上口部亦有此字，云：助也。五篇上左部云：『左，手相𠂇助也』。此右助佐助字也。後人用左右字爲𠂇又，因別造佐佑字从之爲左右，銘文『是用左王』，乃佐助之義，用左字本義也。

『賜用弓，彤矢其央，賜用戉，用征蠻方』，說文十二篇下戉部云：『戉，斧也』。弓矢斧戉皆兵器，古人用以爲征討者，知『用征蠻方』兼承弓矢言之，不止戉一事也。禮記王制篇曰：『諸侯賜弓矢然後征，賜鈇鉞然後殺』，虢季子白雖非諸侯，然足證銘文此四句之義也。

齊大宰歸父盤跋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三日

窓齋集古錄第拾陸冊十四葉下載齊大宰歸父盤銘云：『隹王八月丁亥，齊大宰遣父△爲忌己沬盤，台以旂祈釁眉壽，靁命難老』。按此銘字體頗多詭異，與他器銘往往殊異，如遣字作□从豖，似以豖爲聲，猶篆文歸字之以自爲聲也。自豖皆古音微部字忌字說文从心，此銘忌字作□，下从止不从心，皆其事也。說文壽字从老省，从□，而此銘壽字作□，亦與他器壽字殊異，从□之形極不明，惟从老省作□形，則他器頗多相似者。如攈古錄金文弍之叁卷七葉下載杞伯每刅壺作□，同書弍之弍卷六九葉下載魯大宰遼父𣪘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卅葉上載白勇父簠並作□，奇觚室吉金文述陸卷卅八葉下載齊侯盂作□，貞松堂集古遺文陸卷廿八葉下載交君子簠作□。又同卷三一葉下載鑄公簠作□，嘯堂集古錄七五葉上載叔夷鐘原題齊侯鎛鐘作□，窓齋集古錄拾陸冊廿一葉上載薛侯匜原題辥侯𠤳又同冊廿七葉上載魯大司徒子中白匜並作□，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卷四二葉上載夆叔匜作□，攈古錄金文弍之弍卷卅三葉下載魯伯俞父簠作□，攀古樓彝器款識下冊一葉上載𡫹鎛原題齊鎛作□。考字說文說从老省，𡫹鎛作□，嘯堂集古錄載高克尊作□。至攈古錄金文叁之壹卷七葉下載陳侯午錞有孝字，字作□所从老省之字形皆與此器文同也。綜觀上舉諸器，壽考孝三字所从老省之字作□形者，如此盤及齊侯盂、叔夷鐘、𡫹鎛皆齊器，陳侯午錞亦戰國田齊器也。大宰遼父𣪘、大司徒子中白匜、伯俞父簠皆魯器也。鑄公簠與薛侯匜，鑄薛皆在今山東境，與齊魯同，杞伯每刅壺爲杞器，杞在今河南境，亦鄰近地也。按壽考孝諸字見於彝銘者，多至不可勝數，而老省作□形者僅局限於山東諸國，然則伯勇父簠交君子簠夆叔匜高克尊諸不記國名之器爲何國所製，亦可推概得之矣，文成後，讀小校經閣金文叁卷六葉下載齊侯午孟姜鼎有壽字，作□，此又一齊器也。

小校經閣金文攗卷四十葉上載鄘侯少子乍皇妣居君中妃段有『鄘侯少子析乙孝孫丕巨』云云，孝字作[illegible]，與此銘及陳侯午鐘同。按鄘字孫仲容說爲牧誓『微盧彭濮』之盧古籀餘論三卷一葉，王靜安跋王子嬰次盧，據魏三體石經春秋莒字古文作[illegible]，篆隸作筥，謂鄘侯即莒侯，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一七三葉錄此段，引徐中舒說亦說鄘爲山東之莒，與王說同，蓋徐用其師說也，郭沫若從徐說。今以其銘孝字觀之，又足爲王徐之說添一證明矣。

濬司土逘段跋

一九五二年十二月十二日

余於一九四八年夏暫遊廣州，容希白貽余濬此字疑嗣土逘段拓片一紙，其文云：『王來伐商邑，延誕令康侯啚于衛，濬嗣土逘眔啚，乍厥考隣彝。)(』，凡二十四字。久置之行篋，未及細讀也。頃來取視，私謂此記周公伐武庚時事也。啚字經傳皆作鄙，廣雅釋詁云：『鄙，國也』。延令康侯啚于衛，即封康叔于衛也。史記周本紀云：『以微子開代殷後，國于宋』，此言啚于衛，猶彼言國于宋也。尙書序曰：『成王既伐管叔蔡叔，以殷餘民封康叔，作康誥、酒誥、梓材』。疏引序云，『邦康叔』，邦字今作封字者，蓋衛包所改。邦國啚義並同。史記衛世家曰：『周公以成王命興師伐殷，殺武庚祿父、管叔，放蔡叔，以武庚殷餘民封康叔爲衛君，居河淇間故商墟』，是其事也。

文云：『王來伐商邑』，或疑王爲成王，然其時興師伐殷討武庚者爲周公，成王年少，未嘗親征，則銘文所云『王來伐』者不得指成王也。然則王何指？蓋周公攝政稱王，王即謂周公也。禮記明堂位曰：『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天子負斧依南鄉而立』，鄭注云：『天子，周公也』。按鄭說是也。逸周書明堂篇文與明堂位同，孔晁注乃云：『天子，成王也』。果如孔說，則明堂位文當云成王朝諸侯於明堂之位，不得云周公朝矣。此孔說於文理決不可通者也。周公既可稱天子，則可稱王明矣。此一證也。漢書王莽傳羣臣奏莽引尙書嘉禾篇曰：『周公奉鬯立於阼階，延登，贊曰：假王莅政，勤和天下』。嘉禾篇爲周公伐殷武庚，公在東土，尙未歸周時書，文明稱假王，其證二也。書康誥篇爲封康叔之書，篇首曰：『王若曰：孟侯！朕其弟，小子封』。按康叔於周公爲弟，於成王爲叔父，惟王爲周公，故可言『朕其弟』，若是成王，不得言『朕其弟』

矣。此三證也。來伐商邑者實周公，而文稱王來伐商邑，地下實物與古書記載，互相契合也。

或有謂銘文之王爲武王者，按史記管蔡世家曰：『武王已克殷紂，平天下，封功臣昆弟，於是封叔鮮於管，封叔度於蔡，……封叔旦於魯，……封叔振鐸於曹，封叔武於成，封叔處於霍，康叔封、冄季載皆少，未得封』。武王未封康叔，史有明文，或以王爲武王，非也。

作冊大鼎云：『公朿鑄武王成王異鼎』。近日金文家皆釋朿爲束，余往跋其器銘，據文義謂當釋爲來，而苦無明證。今此銘王來伐商邑，來字作朿，與作冊大鼎同，可以證余前此之假設爲確實可憑矣。

湆字逘字皆不可識，𤔲土逘不知爲何人，眔啚蓋謂參與授封之典禮。左傳定公四年記衛祝佗說成王封康叔之事曰：『聃季授土，陶叔授民，命以康誥而封於殷虛』。祝佗以衛人說衛開國之事，自可信據。杜注曰：『陶叔，司徒』，司徒古文皆作司土，如杜注之說而信也，此湆司土逘豈即傳文之陶叔歟。

積微居金文餘說卷二

史懋壺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四日

吳大澂愙齋集古錄第拾肆冊十三葉下載史懋壺，銘文云：『隹八月既死霸戊寅王才在荼京溼宮，窺令史懋路筭，咸。王乎呼伊白易賜懋貝。懋拜韻首對王休，用乍作父丁寶壺』。筭字吳氏缺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肆卷九三葉上同。自餘諸家如徐同柏從古堂欵識學卷壹六葉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叁之壹十八葉上孫詒讓古籀餘論卷三一葉下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十八葉下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弌卷五葉上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庚編卷中一葉上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攷釋九葉下皆釋爲筭。余按筭字从竹从弄，而弄字从玉，今筭字从田，不从玉也，諸家誤釋明矣。惟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拾叁卷八葉上釋爲簭，說之云：『說文，簭，易卦用蓍也。从竹，从𢍰，𢍰，古文巫字。此婿叩从𢍰。儀禮少牢饋食禮：史朝服，左執筮，右抽上韇，兼與筮執之。路筮猶言露筮』。今按方說皆是也。惜未能詳證，今爲明之。按甲骨文有田字，即今巫字也。知者，殷虛書契後編上卷五葉云：『其用田𠦪且戊，若？』此卜用巫𠦪且戊也。文云用巫，猶易巽卦九二爻辭言用史巫紛若也。又下卷四二葉云：『癸酉卜，田甹鳳』，此卜巫寧風也。知田之爲巫，𢍰爲古文巫，則筭之爲筮乃確實無可疑矣。露筮也，謂露蓍也，古人將筮，必先露蓍。知者，漢書卷九十一張禹傳云：『禹見時有變異，若上體不安，擇日絜齊露蓍，正衣冠，立筮』。服虔注云：『露筮易著於星宿下，明日乃用，言得天氣也』。此露著之說也。所露者爲蓍，而銘文云露筮者，古人用蓍爲筮，即稱蓍爲筮，此語言名動相因之例也。周禮春官簭即筭字人云：『上春相簭』。鄭注云：『相謂更選擇其蓍也』。儀禮士冠禮云：『筮與席所卦者具饌於西塾』，鄭注云：『筮所以問吉凶，謂蓍也』。此皆稱著爲筮之例也。著可稱筮，故漢書云露著，而銘文云

露筮也。

舁父辛爵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八日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弍卷九葉上載拱井父辛爵，銘文爲『□父辛』三字，阮氏釋第一字爲兩手拱井形，說之云：『禮有田祿，始爲祭器，子孫拱井，昭世守也』。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壹之貳廿葉上亦載此器，釋與阮氏同。羅振玉殷文存卷下十四葉釋其字爲舁。余謂諸家之釋皆誤也。龜甲文有此字，殷虛書契前編伍卷廿一葉之七作□，又作□。殷虛書契後編上弎卷十六葉之六作□，字皆象四手持帆之形。銘文字與彼同，故知是舁字也。字後加口，許氏說文遂謂舁字从同，非也。說詳余釋舁篇。字確爲舁，故今題爲舁父辛爵云。

皿辛父爵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十八日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壹之弍廿四葉上載器形辛父爵，銘文爲『□辛父』三字，吳氏釋第一字爲器形。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弍拾卷十九葉上亦載此器，方氏釋第一字爲盂。余謂吳方二家所釋皆非，此乃皿字也。龜甲文皿字作□，見書契前編伍卷三葉之七。盥字从皿，前編陸卷六一葉之八作□，所从皿字與此銘全同，可以證也。故今改題爲皿辛父爵云。

盥爵盥鼎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壹之弍卷廿六葉下載手形爵，銘文爲『□□』。吳式芬釋爲手形器形足跡。按曹載奎懷米山房吉金圖及朱善旂敬吾心室彝器欵識下卷六一葉皆載此器銘，並題爲三形爵。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卷弍拾壹九葉下題爲手皿形爵，於末一字闕疑不釋。羅振玉殷文存下卷九葉下盄□爵，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陸卷卌一葉下題爲□主爵，於□字無釋。吳式芬書同卷五葉下載手形足跡鼎，銘文作『□□』，與爵銘同，吳氏釋爲手形，舉，足跡形。釋□爲舉，與其釋爵銘認□

爲器形者自相違異。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伍卷廿二葉上題爲手皿形鼎，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弍卷十葉下題爲[glyph]主鼎。余按諸家[glyph]字之釋皆非也。甲文有盥字，作[glyph]，見葉玉森鐵雲藏龜拾遺十三葉之十四；作[glyph]，見殷虛書契前編陸卷六十一葉之八。今爵鼎二銘第一字形與甲文同，其爲盥字明矣。故今改題爲盥爵盥鼎云。方氏說鼎銘云：『上爲手形，次爲皿形，當是盤盂之屬，盥手之象也』。按方氏得其意矣，而未能識其字，以未見甲文故也。方氏卒於千九百年，時甲骨文始出。[glyph]字吳氏釋足跡，曹氏劉氏釋主，又有釋爲月形者見方氏書鼎銘考釋，皆未確，今從方氏闕疑云。

止且癸爵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弍卷九葉載祖癸爵，銘文爲『[glyph]且癸』三字。首字阮氏釋爲足跡形。吳式芬攗古錄金文卷壹之弍廿五葉上亦載此器，吳氏釋與阮氏同。羅振玉殷文存下冊十葉下題作□且癸爵，於[glyph]字闕而不釋。余謂六書有象形，凡形皆字也。以甲文止字作[glyph]校之，此即止字也。故今改題爲止且癸爵云。

吳氏書壹之叁卷十九葉下載足跡父癸爵，銘文爲『[glyph][glyph]⌐父癸』四字，吳氏釋足跡形二立矩形，父癸。吳大澂愙齋集古錄第弍拾弍冊十七葉下名爲兩足跡折矩形父癸爵，陳介祺簠齋吉金錄卷二卅四葉上釋作二足蹈矩父癸爵，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弍拾弍五葉下釋爲二足跡形，堂階形，父癸，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柒卷廿五葉上亦釋足跡形，惟羅振玉殷文存下卷一九葉題步⌐父癸爵，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卷陸六五葉上釋作步矩父癸，皆認二足跡爲步字，最爲得之。

按自宋以來釋金文者皆誤釋止步二字爲足跡形，自甲文出而二字始得正確之釋，足掃千餘年來之誤說，故特著之。

舟亥父丁卣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六日

吳式芬攗古錄金文壹之弍卷七七葉下載舟方卣，銘文爲『舟丂父丁』四字。按陳介祺簠齋吉金錄卷二一卅四葉上載此器亦釋丂爲

方，而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卷拾卅二葉下引陳說釋爲万，謂即旁字，方氏則釋爲舉角形。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陸六葉下疑爲㠯字，羅振玉殷文存上卷卅四葉下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肆卷廿八葉下並釋爲万。與方氏引陳說同。余謂諸家之釋皆非也。甲文亥字作此形，屢見不一見，知此字乃亥字也。故今改題爲舟亥父丁卣云。

子木壬父癸爵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七日

阮氏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伍卷十六葉上載木工爵，銘文分三段，上段從左至右爲子木二字，中段爲工字，下段自右至左爲父癸二字。工字阮氏釋爲工，謂木工爲官名。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壹之叁卷十五葉下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拾捌五葉下方濬益綴遺齋彝器攷釋卷弍拾弍九葉上皆載此器，並釋工爲工。余謂諸家釋工者皆誤也。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弍卷八葉上吳式芬書壹之叁卷十八葉下，並載子壬父辛爵，亦有工字，阮吳並釋爲壬，是也方濬益書廿二卷八葉下誤釋爲工。壬字甲文無不作工者，其確證也。然則此銘從上至下讀之，當爲子木壬父癸也。文云子者，對父之稱，不待論矣。其云木者，蓋子之名也。子已名壬矣，何爲復名木也。殷以來往往以其人所生之日爲名，此子壬是也。然若兄弟二人偶然同以甲日生，則當同名曰甲；同以乙日生，則又當同名曰乙。如此必苦於混淆無別，則必別有一名，固事理之宜也，有證乎？曰：有。殷之成湯名太乙，又名曰履，見於論語堯曰篇。小甲名高，祖乙名滕，盤庚名旬，見於古本竹書紀年。小甲祖乙盤庚諸王之名，且明見於甲文也詳見余著甲文說竹書紀年所見殷王名疏證。

論語記湯自稱曰予小子履，稱履而不稱乙，知履高滕旬之名爲正名，而生日之名以甲乙丙丁爲稱者，非正名，乃別名也。據此銘稱子木壬，而子壬父辛爵則稱子東壬父辛，東爲彼子壬之正名，阮元說爲東西紀廟祧之昭穆，方濬益說子東爲子負橐者，非也。合觀二器，知二名連稱時，先正名而後別名也。有證乎？曰：有。殷王河亶甲名整，呂氏春秋音初篇稱之曰整甲，陽甲名和，古本竹書紀年稱之曰和甲，是其證也。故今改題此爵爲子木壬父癸爵，而子壬父辛爵則當改題爲子東壬父辛爵也。

吳氏書卷弍之壹一葉下載木鼎，銘文云：『木壬冊乍母戊鼎』。又同卷六葉上載母甲觶，銘文云：『木壬冊乍母甲隮彝』。兩者皆木壬所製之器，與此木壬爲一人與否，不可確知，然木壬二字連文，足以證明余說矣。

孫刀丁且己殷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壹之叁廿九葉上載祖己敦，銘文分爲三段，上段分爲三行，中行爲丁字，丁字之左作人跽形，吳氏釋爲孫字，是也。丁字之右作[illegible]字，吳氏釋爲立刀形，蓋刀字也。下段爲且己二字。余謂此當依孫刀丁且癸之次序讀之，丁字居上截之中，與下截且己二字相貫，猶子東壬父辛爵壬字在中段，居上段子東二字，下段父辛二字之中，與父辛二字相對也。孫者，對祖爲言。刀丁者，刀爲孫之正名，丁則其生日之名，余所謂別名也。故今改名爲孫刀丁且己殷云。刀柄之末作圓孔形者，乃刀環也。釋名釋兵器云：『刀本曰環，形似環也』。是其說也。

㚸姬彝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壹之叁四四葉上載㚸姬彝，銘文爲『㚸姬作寶尊[illegible]』六字。吳氏云：『[illegible]當即彝省』。按說文謂彝字从糸，此字形與糸古文[illegible]相似，故吳氏認爲彝字之省。然金文彝字屢見，無从糸者，知吳氏之說非也。余疑[illegible]者殷字之省也。大豐殷末句云：『每揚王休于隮[illegible]』，[illegible]字陳介祺簠齋金石文考釋釋爲殷文之省，是也。此殷字最簡略之形也。此字爲殷字省殳之形，[illegible]字下截象下舟，但上截缺一橫畫，與大豐殷殷字爲異耳。

△左父辛彝跋

一九五三年二月二十八日

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卷壹之叁卷四五葉下載父辛彝，銘文爲『[illegible]乍父辛彝』六字。吳氏釋首二字爲[illegible]仁。按首一字不可識，吳氏

釋究，殊不類。𡳿字釋仁則誤釋也。余謂此左字也。知者，說文五篇上左部差字从左从𠂹，籀文所从左字作𠂇，从二不从工。此文上从ナ，下从二，其爲籀文差字所从之左字明也。首字不可識，故今題爲△左父辛彝云。

白火父壺蓋跋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

吳式芬攗古錄金文卷弍之壹五十葉下載伯山尊蓋，銘文爲『白↓父乍隮⊕，厲年寶用』。按此器首箸錄於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叁卷五葉上，題爲□豆，誤釋⊕字爲豆，又誤釋厲年二字爲序考。吳式芬改釋吳榮光誤釋之序考爲厲年，是矣，然豆字仍沿榮光之誤也。

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卷拾叁三葉上考釋云：『同治壬申冬月，在滬上，龔孝拱郎中爲言此實方壺之蓋』，於是方氏始釋其字爲壺。而方氏同時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卷拾柒五葉下載此器銘，題爲伯山父尊，器名沿吳式芬之誤，又誤釋⊕字爲亯也。近日鄒安周金文存伍卷五二葉下釋壺，不誤。至作器之人，除吳榮光闕疑未釋外，餘如吳式芬方劉鄒諸家皆題爲伯山父，並誤釋↓字爲山。余謂諸家皆誤釋也。火字金文多作𤆍，如𢓊伯𣪘𡧈鼎二器光字之所从是也。省之則作↓，如賸虎𣪘賸字所从之火字是也。甲文从火之字亦有作↓者，如尞字殷虛書契類編拾卷八葉燹字見甲骨文編拾卷九葉下是也。此字與諸文同，其爲火字明矣，故今改題爲伯火父壺蓋云。

父癸彝再跋

一九五三年三月三日　前跋見本書六八頁

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壹卷廿八葉上載父癸宗彝，銘文云：『⊕乍父癸宗尊彝△』此字不識阮作子執弓形。阮氏疑首一字爲医字，吳式芬攗古錄金文弍之壹卷廿三葉上載此器，釋爲丙。余謂阮吳之釋皆非也。耳尊耳字作⊕，見窓齋集古錄第拾叁冊十六葉下。𧸘爵𧸘字所从耳字作⊕，𧸘鼎𧸘字所从耳字作⊕，知此亦耳字也。

說文七篇下宀部云：『宗，尊祖廟也』。銘云父癸宗，謂父癸之廟也。余疑凡銘文云作父某鼎或父某𣪘者，皆爲其父廟作

器，特皆省去宗字不言，故多不明其爲何說，而由此器明記曰『父癸宗尊彝』，可以推概得之也。

分㕡量器跋

一九五三年三月九日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卷拾壹十四葉下載分㕡小器，銘文爲『分㕡𡧊二益』五字。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上册十葉亦載此器，目錄題曰分㕡銀器。羅氏云：『此器銀質。……銘曰二益，殆亦古量器歟』。今按羅說是也。儀禮喪服傳及既夕禮並云『歠粥，朝一溢米，夕一溢米』，鄭注並云：『二十兩曰溢，爲米一升二十四分升之一』。釋文引王肅云：『滿手曰溢』。小爾雅廣量云：『一手之盛謂之溢』。經傳字或作鎰。銘文作益，與溢鎰爲同音字也。𡧊字上从凶，下截不知所从。考攈古錄金文壹之叄卷四一葉下梁鼎云：『△△△𡧊參分』。𡧊字雖不可識，其字上確从凶，余去年五月跋上樂鼎讀爲容。此𡧊字从凶，與梁鼎同，蓋亦當讀爲容，謂器可容二溢也。故今改羅氏之小器黃氏之銀器，逕題爲分㕡量器云。

漢南郡守銅虎符跋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二日

錢坫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卷叄十七葉載銅虎符，符作虎形，虎背有銘，爲『與南郡守爲虎符』七字，半文。腹銘爲『南郡左二』四字，全文。按史記卷拾孝文本紀云：『二年九月，初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竹使符』。集解引應劭曰：『銅虎符第一至第五。國家當發兵遣使者至郡合符，符合，乃聽受之』。按符分左右，舊說謂右留京師，左與郡守。合符者，視其左右之文相合與否也。銘文云南郡左二者，左謂左符，二者謂此爲第二符，應劭所謂第一至第五也，蓋每郡凡五符也。背銘爲半文者，所以爲合符之用也。此爲左符，故背銘七字之半文爲左半，若右符則爲右半也。史記卷七十七魏公子列傳記信陵君盜得晉鄙兵符，至鄴，矯魏王令代晉鄙，晉鄙合符，此合符之事例也。

漢郡守銅虎符箸錄於其他金石書者，宋人續考古圖壹卷五葉下有濟陰太守右二符，劉喜海長安獲古編弍卷卅一葉有張掖太守左一符，張廷濟清儀閣古器物文第二册廿二葉有上黨守右二符，吳大澂恆軒吉金錄下册下百廿四葉有長沙太守左二符，劉體智小校

經閣金文拾肆卷九十葉有河東太守右五符，上郡太守左三符，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上冊廿九葉有桂陽太守右一符。合錢氏書所載南郡守左二符凡得八事，而國相之符乃不一見，與史記云與郡國守相爲銅虎符之文不合者，疑因國相相諸侯王，不司兵事，故未有發兵之虎符也。考班固漢書卷伍文帝紀云：『初與郡守爲銅虎符，竹使符』。班於史記之文，刪去國相二字，良有故也。郡守符八事之中，南郡符稱南郡守，上黨符稱上黨守，而其他六符皆稱太守者，漢書卷六景帝紀云：『中元二年秋七月，更郡守爲太守』。蓋南郡上黨二符在景帝中元二年秋七月以前，而其他六符在其後也。

據今存器物觀之，漢銅虎符不僅郡守有之也。恆軒吉金錄下冊百廿三葉有泗水水王左一虎符，按泗水爲常山憲王舜之子商所封國，見漢書卷弍拾景十三王傳，是諸侯王有虎符也。漢書叁拾伍卷吳王濞傳載弓高侯韓頹當責膠西王卬曰：『王苟以錯爲不善，何不以聞？及未有詔虎符，擅發兵擊義國。以此觀之，意非徒欲誅錯也』。按頹當責膠西王卬無詔虎符而擅發兵，知諸侯王有虎符明矣。羅振玉貞松堂吉金圖下卷廿一葉有漢安國侯第三虎符。按高祖功臣王陵封安國侯，見漢書卷肆拾王陵傳，而趙共王子劉吉亦於成帝綏和元年封安國侯，見漢書卷拾伍王子侯表。王陵卒於高后時，不及見虎符之用，此符不知屬於陵之子孫嗣侯乎？抑屬於劉吉乎？不可知矣。又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上冊廿七葉有臨袁侯第二虎符。按高祖功臣戚鰓封臨轅侯，見史記卷拾捌高祖功臣侯者年表及漢書卷拾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史記漢書並作臨轅，銘文作袁字也。此侯國有虎符也。小校經閣金文卷拾肆九一葉上有廮陶右三虎符原書誤題爲廮陶王銘文作廮陶長，是縣令長有虎符也。又同書拾肆卷九二葉上有坐須薉國王右一虎符，及古斗薉王右一虎符九一葉下，薉即濊貉朝鮮之濊，是屬國王亦有虎符也。此皆足補史文之缺者也。安國侯臨袁侯二符不云左右銘文不作牛文，與他符異。史記卷拾文帝紀索隱引古今注云：『銅虎符，銀錯書之』。今按阮元積古齋鐘鼎彝欵識拾卷七葉上亦載此南郡太守符，釋文引錢獻之錢坫字獻之云：『字皆錯以銀』錢書無此語。而劉體智善齋吉金錄符牌八葉、九葉亦載坐須古斗兩薉王虎符，亦云錯金書，知崔豹之言信而有徵矣。

近日湖南大學購得羅振玉香古叢編一書，余得假讀之，內有翁大年古兵符考略殘藁一卷，卷中有漢東萊太守虎符考一則。又有羅振玉歷代符牌圖錄，卷中有漢常山太守虎符二，漁陽太守虎符一。又羅氏歷代符牌圖錄後編有漢玄菟太守虎符一。又讀

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載魏郡太守左二符一。此五郡六符，合前舉八郡之符，共得十三郡矣。
翁方綱兩漢金石記及瞿中溶書並載五原太守符，以僞器，不錄 五月十六日補記。

毛伯班𣪘再跋 一九五三年三月十六日 前跋見本書一二二頁

銘文云：『公告厥事于上，隹民亡𢓊才！彝恣昧天令命，故亡』。樹達按彝蓋假爲夷，謂毛白所伐之痟戎也。疑其時痟戎有不服王命之事，故周往征伐，而銘文謂其昧天命也。

又云：『班拜頴首曰：烏虖！不杯丮皇公受京宗歅懿釐，毓文王王姒聖孫隥登于大服，廣成厥工功。文王孫亡弗褱井懷刑，亡克競厥剌烈』。按此段文字，頗難通解，余去年冬日，以此器銘授湖大史學系諸生，爲欲通解全文，思之累日，竊謂此節乃毛班贊頌其父德之辭也。不杯丮皇公者，丮字意雖不明，然不杯丮爲贊美之辭，固甚顯白也。公者，廣雅釋親云：『公，父也』。國策魏策云：『陳軫將行，其子陳應止其公之行』，謂止其父之行也。此文之皇公即下文之昭考，特變文言之耳。受京宗懿釐者，京，大也；釐說文訓家福，懿釐蓋謂美蔭也。文王王姒，王姒即太姒也。毓字甲文象女子生子之形，生也。此毓字爲動字受動形，謂見生於文王及太姒之聖孫也。文王之子爲毛叔鄭，文王王姒之聖孫則毛叔鄭之子也。毛班之父爲毛叔鄭之子所生，則毛叔鄭之孫，而毛班則毛叔鄭之曾孫，文王之玄孫也。穆王爲文王玄孫昭王之子，而毛班爲文王之玄孫，輩行雖不同，時代固相接也。

師獸𣪘再跋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 前跋見本書一三八頁

師獸𣪘銘首云：『隹王元年正月初吉丁亥，白龢父若曰……』。余於一九四七年四月跋此𣪘銘，謂白龢父即共伯和，銘文所稱王元年者，爲攝王之元年，亦即史記十二諸侯年表所稱之共和元年也。吾友寧鄉廖海廷通厤法，讀余此跋，以古六厤爲余推算，以書告余云：『今以古代六厤，詳細推之，則共和元年正月朔日黃帝、顓頊、夏、周四術直庚辰，八日得丁亥。殷魯二

術直辛巳，七日得丁亥。（共和元年黃帝辛卯元厤爲入天紀第七蔀戊午蔀，五四年，朔大餘二二，天正正月庚辰朔。顓頊厤爲入天紀第九蔀辛巳蔀五八年，朔大餘五九，人正正月庚辰朔。夏厤爲入辛酉蔀八年，朔大餘十九，人正正月庚辰朔。周厤爲入天紀甲午蔀二四年，朔大餘四六，天正正月庚辰朔。殷厤爲入天紀乙卯府四三年，朔大餘二六，天正正月辛巳朔。魯厤爲入辛卯蔀十三年，朔大餘五〇，天正正月辛巳朔）。厲王元年，正月朔日，黃帝、顓頊、夏、周四術直乙卯，殷魯二術直丙辰，皆無丁亥。（厲王元年，黃帝辛卯元厤爲入戊午蔀十七年，朔大餘五七，天正正月乙卯朔。顓頊厤爲入辛巳蔀二一年，朔大餘三四，人正正月乙卯朔。夏厤爲入壬午蔀四十七年，朔大餘三三，人正正月乙卯朔。周厤爲入天紀乙卯蔀六三年，朔大餘盡，天正正月乙卯朔。殷厤爲入乙卯府第六年，朔大餘一，天正正月丙辰朔。魯厤爲入壬子蔀五二年，朔大餘四，天正正月丙辰朔）。據此則師獸𣪘當依尊說爲共和元年之器，謂爲厲王元年者非也』。按余昔謂元年當爲共和元年者，但據事理言之，今廖君徵之歷法，余說遂得一堅證矣。因錄其說爲此器再跋云。

王君靜安著生霸死霸考見觀堂集林壹卷一葉，謂古人分一月之日爲四分，一曰初吉，二曰既生霸，三曰既望，四曰既死霸，而初吉爲一日至八日，引虢季子白盤吳尊師兌𣪘三器銘爲證。今此銘云正月初吉丁亥，廖君推算丁亥爲正月之八日或七日，又爲王君之說加一證明矣。

按周公攝政稱王，說詳前濬司土逘𣪘跋。共伯和攝行天子事，其可稱王與周公同明矣。

漢臨袁侯虎符跋

一九五三年五月二十日

清瞿中溶集古虎符魚符考百一廬金石叢書本二葉下及今人黃濬衡齋金石識小錄上冊廿七葉並載漢臨袁侯虎符銘文云：『與臨袁侯爲虎符，第二』，凡九字，全文。考史記高祖功臣侯者年表載臨轅侯戚鰓以高祖十一年二月乙酉封，漢書高惠高后文功臣表同。按史漢皆作臨轅，與符銘作臨袁者字異。今考羅振玉齊魯封泥集存十九葉有臨袁邑丞封泥，字亦作袁，與符銘同，則袁字是，知史漢作轅者，皆爲誤字矣。

臨袁漢書地理志未見，梁玉繩史記志疑卷拾壹（粵廣雅本）疑其地臨轘轅關故名。今按轅是誤字，梁據誤文爲說，其不足據信明矣。

漢樊利家買地鉛券跋

一九五三年六月三十日

羅振玉貞松堂集古遺文拾伍卷（廿七葉下）載漢樊利家買地鉛券，文首云：『光和（漢靈帝年號）七年九月癸酉朔六日戊寅，平陰男子樊利家從雒陽男子杜謌子子弟△買石梁亭部桓千東比是陌北田五畝、畝三千，並直萬五千，錢即日異。……』，羅氏云：『桓千東比是陌北者，謂桓阡之東，比氏陌之北。古是氏通用。即日異者，異乃畢之譌字，即孫成券之即日畢，房桃枝券省其乇作即畢，謂即日畢買田之事也』。樹達按羅讀『比是陌』爲『比氏陌』，以比爲姓氏，其說非也。余謂『桓千東比是陌北田五畝』十字當連讀『是陌』者，陌名，比謂鄰近也，桓千東比是陌北田五畝者，謂桓阡之東連接是陌之北田五畝也。下文云：『田南盡陌北，』陌即『是陌』，正此文『田比是陌北』之證也。漢書諸侯王表云：『諸侯比境，周市三垂』，顏注云：『比謂相接次也』。下文云：『東自比謌子，西北羽林孟△』。漢房桃枝買地券云：『田東西南比舊△，北比樊漢昌』。三國吳黃龍元年，諸葛敬買地券云：『田東比賀方，南比沈大義，西盡大道，北比鄭江生』，皆與此比字義同也。錢即日異，羅謂異爲畢之譌字是也。余謂文云『畝三千，並直一萬五千，錢即日畢』。此當以錢即日畢連讀，錢即日畢，謂價錢即日交付完畢也。建寧（漢靈帝年號）二年王未卿買地券云：『畝買錢三千一百，並直九千三百，錢即日畢』。鍾仲游妻鎮墓券云：『賈直九萬九千，錢即日畢』。諸葛敬買地券云：『直錢二萬一千，錢即日畢』。房桃枝買地券云：『直錢三千，錢即畢』。此四券句首皆有錢字，是其證也。羅氏誤以錢字上屬爲句，不知畢指錢言，因謂畢爲畢買田之事，非也。文又云：『若一旦田爲吏民秦胡所名有，謌子自當解之』。按諸葛敬買地券云：『諸葛從南陽男子馬吉慶賣（按當作買）所名有青欒年部羅陌田一町』，又亦云所名有，名有蓋謂爲其主名而有之，即今語之所有也。

大豐𣪘再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九日　前跋見本書一六二頁

銘文云：『△乙亥，王又有大豐，王凡三方，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殷祀于王不丕顯考文王，事喜上帝。文王德才在上，不顯王乍相，不𢑱王乍庚，不克三衣殷王祀。丁丑，王鄉大且，王降亡助爵退橐，隹朕又有慶，每敏𠭰王休于障𠂤』。按此銘爲周初武王時器，文字簡古，余前此屢讀之，未能通也。昨日細讀，略有開悟，今試說之，以求教於當世君子。

『乙亥，王又大豐，王凡三方』。按又當讀爲有。大豐亦見麥尊，彼文云：『迨會王客莽京彭祀雩若翊日，才在璧雝，王乘于舟，爲大豐，王射大龔鴻，禽』。據彼文觀之，似大豐乃遊娛之事，不關典禮也。或疑此銘所記爲祭享之事，不得涉及娛遊，此自是後人見解。麥尊記莽京彭祀之次日爲大豐，此文記衣祀天室之前有大豐，事正相同，不得以此爲疑也。惜書闕有間，無由以載籍證明耳。

『王祀于天室，降，天亡又王，衣祀于王不顯考文王，事喜上帝』者，天室見逸周書度邑解及史記周本紀，余前跋已明之矣。降謂由天室下降也。天亡當如劉心源說爲人名，天亡又王，又當讀爲右，右通訓爲助，此謂助祭也，天亡又王與衣祀句當連讀。周初臣工未見有名天亡者，天顛古本一字，余疑即書君奭篇之泰顛也。堯臣有四岳，人尊之曰太岳見隱公十一年，莊公廿二年左傳及疏。天亡蓋亦由人尊之曰泰顛（泰太字同，史記作太顛），與太岳例同矣。上帝者，詩大雅文王云：『文王在上，於昭于天』。又云：『文王陟降，在帝左右』。余往者據孝經『宗祀文王於明堂以配上帝』之文，說文王篇爲宗祀文王於明堂之詩見積微居小學述林二二一頁，此銘記衣祀文王，而云『事喜上帝』，蓋亦以文王恆與上帝同祀，故連及之也。『事喜上帝』，猶士父鐘云『喜侃皇考』也。

『文王德在上』四句乃禱祝之辭。『不顯王乍相』，不顯王謂文王，上文云『不顯考文王』，故此亦以不顯稱之也。相者，視也，助也，今言照顧。『不𢑱王乍庚』者，上句不顯王指文王，知此不𢑱王謂武王也。說文九篇下希部𢑱字古文作𢑱，引

虞書『𧦝類于上帝』，今書字作肆，則𧦝乃肆之古文也。爾雅釋言云：『肆，力也』。文選東京賦薛注云：『肆，勤也』。㢊字不識，然其字从庚，乃以庚爲聲。知者，此銘大部皆有韻，此上以方王王上相爲韻，㢊讀如庚，乃古韻唐部字，正相合也。詩小雅大東曰：『西有長庚』，毛傳云：『庚，續也』。此言武王繼續文王之德業，禮記中庸篇所謂『武王纘太王王季文王之緒也』。『丕克三衣殷王祀』，說者多釋祀爲祭祀，則與句中數字之三字不相承貫。余按：爾雅釋天曰：『夏曰歲，商曰祀，周曰年，唐虞曰載』。宣公三年左傳曰：『桀有昏德，鼎遷於商，載祀六百』。是此文祀字之義也。殷王祀者，殷代稱王之年歲也。三殷王祀謂三倍殷室稱王之年歲也。古人以三表多，三倍者，多倍也，不限于三也說詳汪中釋三九。此四句言文王之德業在于天上，大顯赫之文王眷顧其子孫，大勤力之武王又繼承文王之德業，必能使周室保有天下之歲年數倍於殷室稱王之年代也。

『丁丑王鄉大且』，謂設祭於太祖之廟，蓋后稷之廟也。王降亡助爵退橐。助字不識，助爵蓋爵名。橐字于思泊釋爲囊，與上文及下文慶字韻合，是也。降通訓爲下，此蓋是下賜之義，因設祭而以爵爲賜，事之宜也。

『惟朕有慶』，朕字天亡自稱，蓋自慶其受賜也。『每𣪕王休于障𠂤』，每讀爲敏，𠂤與黑白之白字形同，然非白字也。陳介祺簠齋商周金石文攷釋謂𠂤字爲𣪘文之省形，近之，蓋實𣪘之象形初文也。𥁕叔作豐姞𣪘有皀字，則此字下加承之之物之形也。後又加殳爲𣪘，加竹及皿爲簋矣。天亡，天爲姓，劉心源據姓考『天黃帝臣天老之後』爲說。余按金文天子𠑹云：『天子聽乍父丁彝』。天，姓也；子聽，名或字也，天之爲姓，彝銘自有明證也。

𥁕叔𣪘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一日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陸卷十二葉下載豐姞𣪘原書作敦，銘文云：『唯王五月，辰才在丙戌，𥁕叔作豐姞憨旅𣪘。豐姞憨用宿夜享考孝于𠭯公，于𥁕叔朋友，茲𣪘𠨍皀，亦壽人，子孫其永寶用』。𠨍皀阮氏釋作既皀，引吳侃叔說釋作猷食。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叁之壹卷廿七葉於𠨍字闕疑，皀字从阮氏釋皀。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拾陸卷卅三葉上上字从吳侃叔說釋猷，下字从阮

釋皀，謂猒皀即饜饗。孫詒讓古籀餘論三卷五葉上亦釋猒皀，與劉說同，說之云：『[illegible]字……从皀从肉从旨，疑當爲猒之別體。說文甘部：猒，飽也，足也，从甘肰。旨部旨亦从甘聲，此从肰省犬，而易甘爲旨，于字例固無牾。又說文皀部云：皀，穀之馨香也。又讀若香。猒皀或爲猒飫馨香之意，義亦得通也』。近人吳闓生吉金文錄卷叁卅八葉下亦釋二字爲猒皀，謂即饜饗。于思泊吉金文選下弍卷十七葉下於上一字闕疑，下一字亦釋皀。今按[illegible]字吳侃叔孫仲容釋猒者是也。阮釋既誤。仲容解析其字謂易小篆之从甘爲从旨，是猒之別體，尤爲審核。惟侃叔已先釋猒，仲容未及稱引，蓋偶失之也。⊖字吳侃叔釋食，因爲誤釋，阮氏據說文釋皀，形相近似，故吳式芬劉心源孫仲容吳闓生于思泊諸家靡然從之，余謂非也。據大豐𣪘銘末云：『每敏揚王休于隮△』，△者，𣪘字之最初象形文也。此銘作⊖，初文下加承器之形也。繼加殳旁爲𣪘，又加竹旁皿旁爲簋，則最後之形也。此𣪘字形體演變之過程也。然則此銘當爲『茲𣪘猒𣪘』，文不可通，何也？曰：此⊖字實假爲匓也。知者：說文猒訓爲飽，而九篇上勹部云：『匓，飽也。从勹，𣪕聲。民祭，祝曰：厭匓！』按从勹者，通借爲飽。匓𣪘同是飽字之義，故二字連文，銘文之猒⊖，即說文所記民祭祝詞之厭匓也。此一證也。淮白鼎曰：『淮白乍[illegible]巠寶隮異，其用戕羞△大牢，巠其及厥妻孫子于之△匓猒肉』。鼎銘云匓猒，即此銘𣪘猒及說文厭匓之倒文也。彼文云『于之△匓猒肉』，此銘云『茲𣪘猒⊖』，文義正同。彼文作匓，此銘作△，△爲匓字之假明矣。匓字本从𣪕聲，𣪕𣪘同字而⊖爲𣪘之初字，故得相通假也。猒⊖者，祝飽食也。壽人者，祝久壽也。仲容疑人字當爲厥字，與下子孫連讀者非也。考之字形，⊖爲𣪘之初文甚顯白也，求之用義，⊖爲𣪘之假字，又甚明也，然則⊖字之音義可以確定無疑矣。

說文五篇下皀部云：『皀，穀之馨香也，象嘉穀在裹中之形。匕，所以扱之。……又讀若香』。按⊖字下象承器，非从匕也，此許君說形之誤也。金文即既鄉諸字皆从⊖，說文小篆从皀，知皀確爲⊖字之誤形也。⊖爲𣪘之初文，則許君說其義爲穀之馨香者又非也。蓋許君不識其字，以鄉字从皀，故以鄉字擬皀字之音而云讀又若香，形音義三者無一當也。諸家據許君之誤說以釋古文，宜其無當矣。

或曰：子謂皀爲誤形，當矣。說文匓字實从𣪕，𣪕从皀，上有卜形，與𣪘字古文从⊖形者不同，而子謂𣪕𣪘一字，取以證⊖

之爲𣪘，得無誤證乎？曰：金文頌𣪘師𧾷父𣪘叔多父𣪘𣪘字皆作𣪕，追𣪘有二𣪘字，一字从皀，其又一字則作𣪕，則𩛥字所从之𣪘確即𣪘字，其誤只在皀下之从匕，而上之从卜者，非誤形也。特皀與皀爲一字，而許君說爲古叀字，𣪘字當即𣪘字，而許君不知，訓爲揉屈，則皆爲誤說耳。幸廣韻於𣪘字之音不誤，猶可引導後人知𣪘𣪘爲一字，此則可喜者也。𨐌叔爲豐姞憼作器，而祝其享孝於𨐌叔倗友，則𨐌叔殆豐姞之夫也。𨐌从二至，與从一至同，即室字也。

文成後，偶憶及朱芳圃甲骨學文字編曾引戴家祥皀爲簋字初文之說，因檢閱之。戴氏引磬古文作𡴁，後加旁作𣪘，鼓古文作𡔷，象形，後加旁作𣪘，壺古文𡘗，伯姬壺作𡔷，以證皀𣪘之必爲一字，可謂透切，此戴說之足以補益余說者也。而余於大豐𣪘得皀之初字㿝，又於𨐌叔𣪘得皀字實例，且以其猒皀連文，與說文猒𩛥相同，證明皀𩛥之同音，知皀與𣪘確當爲一字，此又余說足補益戴義者也。考此字者，取戴氏之說及余說合觀之可矣。

鄦侯少子𣪘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三日

攈古錄金文叄之壹卷八葉下載鄦侯敦當作𣪘，銘文云：『隹帷五年正月丙午，鄦侯少子析析九孝孫丕巨𨥅趣取吉金，𡜍乍作皇妣𡨦君中妃祭器八，永保用亯』，末別有一字作𣪘。按九字吳式芬釋作乃，引許印林說云：『是九，非乃，甚明』。按許說是也。孝孫二字合文，用孝偏旁之子字兼作孫字之偏旁，他器所未見也。𨥅字許印林疑即𨥅字，是也。按𨥅字从合聲，𨥅字在此文當讀爲合。此器爲析九與丕巨兩人所共作，故云『合取吉金』也。𡜍字从女尒聲，乃嬭之或字。嬭字見王子申盞盂及楚卬中鐘，娘日古音在泥母，在此銘當讀爲乃，吳式芬吳闓生吉金文錄叄卷三五葉上皆釋作爰，誤也。古小少二文爲一字，小字甲文有作𡮐者，因變爲少字，金文叔夷鐘始見少字，彼器在春秋時，此銘亦有少字，似更後於彼器矣。妣字甲文及早期金文皆只作匕，許君所謂反人爲匕，變體象形字也。義妣鬲召仲作生妣鬲陳侯午𨱃三器皆作妣，象形加義旁字也。此銘作妣，則後起之形聲字也，此亦此器當晚出之證明也。

許印林謂妃爲㚰字，柯昌濟以爲己姓之己。余按陳侯午𨱃云：『陳侯午以羣諸侯獻金作皇妣孝大妃祭器鏄𨱃』，字从女，从

辰巳之巳，與此同，彼文當釋孝大妃，知此字亦作妃匹之妃字用，非㚸字，亦非己字也。且金文㚸字多作始作姛，妃字多作攺，不作此形，許柯二說皆誤也。

此器孫詒讓說鄦為書牧誓微盧彭濮人之盧，地當在今湖北襄陽附近，王靜安徐仲舒說為山東之莒，郭沫若從之。余以此銘孝字作㜽，與齊魯薛鑄諸國器銘字諸从老之字形同，知是莒器，此足為王徐之說添一佐證，往於一九五二年跋齊大宰歸父盤已言之矣。

銘文云作祭器八，謂同時作祭器八種也。此與圅皇父毀銘記『豕鼎降十又毀八兩罍兩鐘』意同，特彼詳記器名，此渾言不別白耳。器末別行作一毀字，明此器為八種中之毀也。陳曼簠銘末別作一簠字，與上文『永保用』三字不連讀，與此正同。許印林說如此。近日說金文諸家多以別行之毀字置『祭器八』三字之下，連文讀之，誤矣。

此器舊多題為鄦侯毀，然鄦侯與制器之事無關，非其理也。今依羅振玉貞松草堂吉金圖題為鄦侯少子毀云。

弭中簠三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五日　前跋見本書一二六頁

積古齋鐘鼎彝器欵識柒卷五葉載弭中簠原書作張仲銘文云：『弭中乍作寶𠤳簠，睪之金鏷鈗鋁鏷鏞，其竆其玄其黃，用成盛朮稻糕粱，用鄉饗大正，歆王賓。饌具召飤，弭中受無彊疆福。者諸友飣飤具饒飽，弭中畀其壽』。按說文五篇上竹部，簠或作医，从匚，夫聲。此銘簠字作𠤳，从匚从大，大與夫同，大字旁作兩耳字者，以此示簠有左右兩耳也。考古圖叁卷四二葉載此簠圖有兩耳，甚大，是其證也。大正者，爾雅釋詁云：『正，長也。』左傳成公六年云：『或謂欒武子曰，「子為大政」』，按政與正同。尋或人稱欒書為大政者，以當時欒書在晉當國，為六卿之長故也。杜注以中軍元帥為釋者，古人政與軍合一，六卿之長，入則長政，出則長軍，彼時晉師救鄭，正在戎行，故杜以軍帥為釋，非大政之訓為軍帥也。說文五篇下食部云『籑，具食也。从食，算聲』，或作饌。銘文饌用此或字，惟所从之巽只作丮形，仍饌字也。籑訓具食，而文云饌具，以二字同義為連文也。召飤者，飤當讀為食，此禮記曲禮上篇所謂『為酒食以召鄉黨僚友』也。劉心源乃讀召為招，謂

召食猶招飲，劉亦偶能識字，此則不免露出八股家本色，竟似未曾讀曲禮者，殊可笑也。諸友卽飤具飽，卽字歐陽修集古錄釋爲飲，于思泊吉金文選上叁卷廿葉從之。薛尙功欵識拾伍卷釋爲飧，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叁之壹卷卅三葉劉心源奇觚室吉金文述拾柒卷廿三葉下吳大澂說文古籀補伍卷七葉下王靜安兩周金石文韻讀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一葉下孫仲容古籀拾遺中卷廿六葉上並從之。余往跋此器，亦依歐陽說釋飲。今考說文八篇㱃部，㱃或作㱃，从食从今，銘文𩚃字左从食，右旁之㔾，非今字，亦非夕字，則諸家及余往日之釋皆誤也，今謂㔾字與仝盂鼎師嫠毀兮甲盤三器即字在旁所从卩字同，知此字實从卩，而𩚃字乃是即字也。即字在金文中左旁皆从毀字初文之皀，而此銘乃从食者，金文中形近之字往往通作，从皀之字或从食也。公卿之卿字从皀，而叔夷鐘云：『余命女裁差正卿』；邾公釛鐘云：『樂我嘉賓及我正卿』，二卿字皆从食，不从皀。鄉字从皀，而㰜毀云：『用鄉賓』，效卣云：『內鄉于王』，遹毀云『王鄉酉』，大鼎云：『王鄉醴』，師虎毀云：『北鄉』，諸鄉字皆从食，不从皀。毀字从皀，而从食不从皀者，屢見於杞伯每亡、師穌父、函皇父、姞氏、師嫠、𠷎遼父、芇侯、己侯、陳䀻、鄦侯少子諸毀及伯毀㰜毀，然則此字从食从卩，其爲食皀二字通作，字之爲即字，殆無疑也。貝鼎二字多通作，具字小篆从貝省，金文中或从貝不省，而此銘兩具字皆从鼎不从貝；知此銘喜用異體字矣。即飤具飽者。飤亦與食同，說文云：『即，即食也』，即食謂就食，此文亦謂就此簋而進食也。具當訓俱；與上文具字義異，文云諸友，諸者，非一之辭，故云俱飽也。此器始箸錄于歐陽公集古錄壹卷十一葉下，宋人釋者多家，至清代孫仲容古籀拾遺卷中廿五葉下及餘論叁卷九葉上兩跋釋出鏷字䥯字而難關始破。余往日讀畀爲其，今復識出即字，於是此銘全部通解，殆無餘義矣。然自歐陽公到今九百餘年，而一器之文字始全通，亦可謂久矣。

庚季鼎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七日

攈古錄金文叁之壹卷卅六葉載伯裕父鼎裕當作俗，銘文云：『隹五月既生霸，庚午，白俗父右庚季，王易錫赤環市玄衣黹屯緣旂旂，曰：「用ナ左右俗父，𤔲徠」。庚季拜䭫首，封對䚘王休，用乍寶鼎，其萬年子子孫孫永用』。按此銘與他器異者，

白俗父右庚季見于王，而王則命庚季以左右俗父，俗父即伯俗父也。余疑白俗父與庚季若非長屬，必父子也。儀禮士冠禮曰：『乃易服，服玄冠玄端爵韠，奠摯見於君，遂以摯見於卿大夫卿字今本誤作鄉，據劉台拱本改。鄉先生』。是士之子有見君之禮也。左傳昭公四年曰：『仲與公御萊書觀於公，公與之環，使牛入示之。入，不示，出，命佩之。牛謂叔孫：「見仲，而何？」杜注云：而何，如何。叔孫曰：「何爲？」曰：「不見，既自見矣，公與之環而佩之矣」。遂逐之，奔齊』。按豎牛請叔孫見仲壬於君者，必卿大夫有見子之禮，故請之也。叔孫之逐仲壬者，以信豎牛之譏，怒仲壬不由己之介見公而自往見之也。此皆足證朝臣可介其子見君者也。子既當見君，而父有祿於朝，率之往見，固事理之宜也。論語憲問篇記公叔文子之臣大夫僎與文子同升諸公，大夫僎本公叔文子之臣，而文子薦之于衛君，使仕於公朝，與己同列，當其初薦而尚未升之時，必當見僎於衛君可知也，此長見其屬之說也。𤔲⿱宀休者，𤔲當讀爲嗣。師酉毀云：『王乎史𦔻冊命師酉𤔲乃且啻官』，以𤔲爲嗣，此文與彼同也。說文六篇上木部休或作庥，此文作⿱宀休，从宀與从广同也。嗣休者，王勉庚季繼白俗父之美也。⿱宀休字拓片甚明，吳闓生吉金文錄壹卷廿二葉下釋爲寇，誤也。

庚季庚字作𢆉，吳式芬釋爲庚，然與本銘庚午之庚字大異，故或釋爲南，余疑爲爾字，亦不敢輒定，姑依舊釋書之。吳氏題爲伯裕父鼎，此誤認俗爲裕。然白俗父與制器之事無關，非也，今依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卷之拾玖題爲庚季鼎云。銘文左右之左當作𠂇而誤作ヨ，郭沫若已言之。余細按銘文緐旂之旂誤作旅，對䖒之對誤作封，不惟一左字也。五十餘字中錯誤至三字之多，制器者之茍簡，殊可驚矣。

工師俖鐈再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十八日　前跋見本書四一頁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捌卷十葉下載齊侯甔，銘文首云：『國差立涖事歲，咸丁亥，攻工帀師俖鑄西𩫏寶鐈，四秉，用實旨酒』。按鐈字方言卷五作甔，其字从瓦，與銘文从缶者義同，二字說文並失載。方言云：『甇，齊之東北海岱之間謂之甔』，廣雅釋器云：『甔，瓶也』，字或作儋：又作擔。史記貨殖傳云：『醬千甔，』集解引徐廣曰：『甔，大罌缶』，索隱云：『醬

千擔，都甘反。』漢書作儋，孟康曰：『儋，甖也。甖受一石，故云儋石。一音都濫反。』後漢書明帝紀云：『生者無擔石之儲』，李賢注引埤蒼云：『甔，大罌也』，此甔爲大罌之說也。漢書蒯通傳云：『守儋石之祿』，應劭注云：『齊人名小罌爲儋，受二斛』，此甔爲小罌之說也。廣韻二十二覃云：『甔大甖，可受一石』，此用孟康說也。又二十三談云：『甔，小罌』，此用應劭說也，王念孫廣雅疏證七卷云：『甔，或以爲大甖，或以爲小罌，古無定訓，疑莫能明也』。樹達按銘文國差即春秋時之齊國佐，知此確爲齊器。然則揚子雲齊人名罌爲甔之說審核不誣矣。甔之容量，徐廣及埤倉以爲大罌，而應劭則以爲小罌，容二斛，故王念孫有疑莫能明之語。今據寶蘊樓彝器圖釋所實測，謂此器容三斗五升四合，古今量器大小不同，無由與古訓相稽合，按罎甔之後起字爲壜，廣韻二十覃云：『壜，甒屬』是也，今字作罎。竊謂甔之爲器，本非定量之名，與豆區釜鍾諸名有別。銘文記罎實酒，貨殖傳云盛醬，今之罎用以盛酒盛醬，與古無殊，涉足酒坊，或大或小，觸目皆是，由今推古，罎之製作，大小定自陶人，容積本無定量，誰則整齊而畫一之？然則大小之說不一，正合物情。王氏以此致疑，殆非通方之論也。

阮元云：『四秉者，作器所用粟之數。知非器之量者，秉十六斛，甔所容僅十斗，無容四秉之大罌也』。今按阮氏疑非器量，是矣，而云記作器所用粟之數，則於文不可通。遽伯睘彝云：『遽白睘乍寶尊彝，用貝十朋又三朋』。阮蓋據此文以爲說。然彼文明云用貝，而此銘第云四秉，不云用粟，古人豈當有此突兀之文字也！此阮氏强說，必不可信者也。攈古錄金文叁之壹卷四六葉引許瀚說云：『秉，把也。見詩大田傳、伐檀箋、左昭二十七年傳注。又小爾雅廣物把謂之秉。家語正論注：「一把曰秉。」罎瓶罌屬，有頸可把，故以把計，四秉言四把也。吾東凡壺勺刀匕之屬皆論把，齊古語如此』。按許謂今語壺以把計，推論銘文，語似有徵，若以『工師俖鑄西𩰫寶罎四秉』十字連讀，文勢尤順，似可信矣。然通考彝銘，彝器以單位之名計數者惟鐘耳。如洹子孟姜壺云：『鼓鍾一肆』，邵鐘云：『大鐘八聿肆，其竈四鍺』，邾公牼鐘云：『鑄辝台和鐘二堵』，皆其例也。此以古有編鐘，八枚爲堵，二堵爲肆，乃多數集合之名，至如今日云鐘一枚或一具者，則未見也。圅皇父殷云『自豕鼎降十，又殷八，兩罍，兩鐳』，𢼸殷云：『𢼸乍帋殷兩』，皆其例也。且罍壺與甔爲同類之器，圅皇父殷

第云兩鑘兩鐳，不云罍二秉壺二秉也。則許氏之說雖似是而實非也。余謂此秉字當讀爲柄。說文六篇上木部云：『柄，柯也。从木，丙聲』。或从秉作棅，三篇下又部說秉字爲从又持禾，故秉字有執字把字之義。引申之，凡可執可把之物亦爲秉。由秉字孳乳爲棅，更由丙與秉同音而孳乳爲柄。柄爲名字，口語言把，通讀把字之去聲，蓋把持之把爲動字，讀上聲，變動字爲名字，則讀去聲以示別也。柄說文訓柯，柯爲斧柄，此柄之直而長者也。儀禮士冠禮云：『加柶，面枋』，又云：『加勺，南枋』枋與柄同。少牢饋食禮云：『匕皆加于鼎，東枋』。柶與匕皆似今之調羹，貞松堂集古遺文拾壹卷十葉下有魚鼎匕，勺似今之瓢，皆有柄，此柄之曲而長者也。古器有盉，大類今之茶壺，前有直出之長流，今茶壺之嘴也。後有半圓形之環，人可用手穿環，使器前俯，以傾器中之所盛，今茶壺之柄也，亦即口語讀把去聲之把也。此柄之曲而圓者也。要而言之，不問形之曲與直，方與圓，凡物之屬於器可執持以舉其器者，通可謂之柄也；必知此而後可以說工師俉⿰角詹銘文之秉。考寶蘊樓彝器圖釋說此⿰角詹器形云：『四耳，作獸首形，銜環，……環徑二寸四分』。按此器四耳，耳各一環，凡四環，人可執持以舉⿰角詹，此所謂四秉也。此器以全環爲柄，猶盉之以半環爲柄也。

他器如簠，如毁，大都兩耳，此器獨作四耳者，何也？曰：此非無因也。據圖釋記此器重三百九十七兩，合二十四斤又十三兩，又云可容三斗五升四合，以米壹石合百五十斤計之，此⿰角詹容米之重爲五十三斤有餘。合二數計之，當爲七十八斤之譜，器太重，二耳之力不能勝，故必用四耳環也。四秉之制迥異尋常，故銘文特記之，古文簡要，固不肯著一閒筆也。讀者當以『工師俉鑄西亭寶⿰角詹』八字爲一句，『四秉』二字別爲一句，不當以十字連讀也。

又由此銘之特記四秉，知他⿰角詹之重量不及此器者不必有四秉也。此又可反證余甗無定量之說者也。舉⿰角詹時似當以大繩穿四環舉之，环徑二寸四分，形特大，以此。

余近日習此銘，於四秉二字思之屢日，不能決。及讀其圖形，不加思索，恍然大悟。若非圖形，此迷終古不解，甚矣哉圖形之重要也。

余日前跋弭中簠，簠字銘文作⿷匚夫，从匚，从夫，从兩耳。从兩耳者，余謂是示兩耳之形，此器耳之表示於字形者也。此銘文

云四秉，此器耳之表示於記事者也。事雖不同，其爲古人重視器柄則一也。

散季𣪘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影宋本嘯堂集古錄五二葉載周㪚季𣪘原書作敦銘文云：『隹王四年八月初吉丁亥，㪚季肇乍朕王母叔姜寶𣪘。㪚季其萬年，子孫孫永寶』。字作㪚。按彝器別有散白𣪘，銘文云：『散白乍矢姬寶𣪘，其厲萬年永用』。見貞松堂集古遺文伍卷十六葉，又續上三八葉，字作散㪚散字通，王靜安散氏盤考釋說爲散伯嫁女於矢所作之媵器，是也。鄒安周金文存卷四補遺有㪚伯匜，銘文云：『㪚白乍矢姬寶匜』。此與散白𣪘爲一人之器，且亦同是媵矢姬之器，蓋同時之器也。據此知㪚爲姬姓，此銘㪚季稱其母爲叔姜，是姬姓之㪚氏與姜姓之國爲婚姻也。彝器又有㪔姬鼎，銘文云：『㪔姬作障鼎』貞松式卷廿八葉下文稱㪔姬者，此猶齊國姜姓，晉武公妾有齊姜見左傳莊公二十八年；陳國嬀姓，周惠王后有陳嬀也，見左傳莊公十八年。又彝器有散白卣，銘文云：『散白乍乙父尊彝』，亦見貞松堂集古遺文捌卷廿四葉。散氏之器略具於是矣。至散氏盤爲一大器，世所共知，不必論矣。

左傳昭公二十八年曰：『昔武王克商，光有今下，其兄弟之國者十有五人，姬姓之國者四十人』。此所謂姬姓之國四十人者，多不見於經傳，而此㪚爲姬姓之國，則彝器中屢見不一見，余疑周室之初，大封功臣，散宜生爲文王輔佐，書君奭篇與虢叔閎夭泰顚南宮括並舉，武王伐紂，散宜生亦與太顚即泰顚閎夭執劍以衛武王見史記周本紀。如此親近重臣，宜無不酬功授封之理。余疑散宜生殆散國始封之君，實爲周初封建姬姓國四十人之一，彝銘之散伯、㪚季，皆宜生之苗裔，其以散冠其名者，此猶叔鮮封于管而稱管叔鮮，叔度封于蔡而稱蔡叔度，叔鄭封於毛稱毛叔鄭，季載封于聃而稱聃季載也。然古書傳記絕未見有封散宜生之文，知古史之沈埋有待吾人之鈎考者多矣。散既爲周之諸侯國，則其器當與齊魯秦晉諸國等量齊觀矣。

散氏盤云：『用矢𢦏㪔邑，乃即㪔用田』。按文稱散邑者，即散國也。知者，左傳桓公十一年云：『楚屈瑕將盟貳軫，鄖人軍於蒲騷，將與隨絞州蓼伐楚師，莫敖患之。鬬廉曰：鄖人軍其郊，必不誡，且日虞四邑之至也』。杜注云：『四邑，隨絞州蓼也。邑亦國也』。按左傳記事凡對他國自稱其國曰敝邑，敝邑即敝國也。然則散之爲國，固明見於彝銘也。

書君奭篇曰：『惟文王尚克修和我有夏，亦惟有若虢叔，有若閎夭，有若散宜生，有若泰顛，有若南宮括』。僞孔傳云：『散泰南宮皆氏，宜生顛括皆名』。然大戴禮記帝繫篇云：『堯取于散宜氏之子』。江聲據此謂散宜生當氏散宜，謂僞孔傳爲誤，今以彝銘校之，僞孔傳謂散爲氏之說是，江聲之說非也。

無惠鼎再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二日　前跋見本書一二一頁

銘文云：『官𤔲𠂤王逌𠈌虎臣』。𠈌字自顧亭林王漁洋程穆倩翁方綱以下諸家釋文見焦山鼎銘考以至最近治金文諸家皆釋爲側字。今按則字右旁从刀，此字右旁是人字，非刀也。余謂陳公子甗甗字所从鼎字作𣅀，與此字形同，知此文實从鼎，而字爲公卿之卿字也。古文卿鄉同字，字象二人就器相對之形，此亦是也。卿字依篆文从𣪘字初文之皀，此獨从鼎者，鼎與皀皆盛食之器，義相近，金文中凡義相近之字可以通作也。獻字左旁多从鬲，而上舉陳公子甗及伯姜甗六年琱生𣪘子邦父甗諸甗字皆不从鬲而从鼎。此銘以鼎代皀，猶彼諸器之以鼎代鬲也。逌卿文不可通，逌蓋假爲正。莊公二十二年左傳云：『有嬀之後，將育于姜，五世其昌，並于正卿』。鄀公鈺鐘云：『樂我嘉賓，及我正卿』。此經傳及銘文言正卿之例也。詩周南汝墳云：『魴魚赬尾』，而哀公十七年左傳云：『如魚竀尾』假正聲之竀字爲赬，此貞聲正聲可通作之例也。正卿虎臣，文義亦相類矣。

余前跋舉金文中玄衮衣之例證玄衣爲玄衮衣，是矣。然詩小雅采菽云：『又何予之？玄衮及黼』。又大雅韓奕云：『王錫韓侯……玄衮赤舄』。皆漏未引證，不免失之眉睫，今特補證之。

六年琱生𣪘跋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三日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第陸卷十七葉載召伯虎敦敦當作𣪘，銘文云：『隹六年四月甲子，王才在葊。召白虎告曰：「余告慶曰：公厥稟貝！用獄諫爲白伯，又有𣎆祇又有成，亦我考幽白幽姜令命。余告慶：余以邑訊有𤔲司：余典勿敢封。今余既訊，有

嗣曰：厌令命。今余既一名典獻白伯氏，則報璧𠃌。琱生𢘅奉䚄揚朕宗君其休，用乍作朕剌烈且祖召公嘗𣪕，其萬年子孫寶用享于宗』。按此銘孫仲容謂其文字奇古，不能盡曉古籀拾遺中卷廿二葉下。余前此屢讀，未能通貫，遂爾置之。連日細加思索，略有啓悟，今試說之。

召伯虎告曰，按自此句至則報璧句止，皆召伯虎告辭也。此告辭分爲兩節，每一節之首皆有『余告慶』一句冠之，故文字雖曰奇古，而條理却十分明白也。至其內容可由銘文所記推測得之者，即召伯虎爲周王司訟獄之事，大有成功，周王賞其功，命之爲九命之伯，既錫以貝，又錫之以土田，而召伯虎歸美先人，功成不居，於貝則公之宗族，於田則獻之伯氏。此器之制，意蓋在闡揚伯虎之讓德也。此全銘之要點，次當逐一詳釋之。

余告慶曰：『公氒稟貝！用獄諫爲白，又有𡑞又有成，亦我考幽白幽姜令命』。此召伯虎告辭之第一節，說公貝與宗族之事者也。慶者，人名，蓋召伯虎之家宰。召伯虎告之者，命之實行其所告也。『公氒稟貝』者，說文五篇下亩部云：『稟，賜穀也』。漢書禮樂志云：『天稟其性』，顏注云：『稟謂給授也』。稟貝猶言賜貝，謂天子所賜之貝也。公者，謂與衆共之。說文二篇上八部云：『公，平分也』。蓋召伯虎意存謙退，不欲一人受天子所賜之貝，命慶分與宗族，使之共享之。何以必使宗族共享之？則召虎已自言之，下文二句是也。『用獄諫爲伯，有𡑞有成』者，諫字說文訓餔旋促，與此文義不合。柯昌濟謂爲訟之假字，是也韡華集古錄跋丙拾壹下。按說文十篇下立部竦字，小徐本云从束聲，讀息拱切，以屋鍾二部對轉爲聲。諫亦从束聲與竦相同，宜有訟字之音而可通假也。孫仲容說之爲刺餘論三卷廿三葉；然字从束非朿，故柯說爲長。周禮春官大宗伯云：『以九儀之命正邦國之位，……九命作伯』，此文云『爲白』，即彼文之『作伯』也。𡑞字魏三字石經君奭篇殘字以爲祇字，有祇義頗難通，當闕疑。成古訓爲功，有成即有功也。按周室之初，召公奭聽訟于甘棠之下，遺愛在民，思其人，敬其樹，詩召南甘棠之篇是也。召虎爲召公之後，古代世官世職，故召虎亦以獄諫之事有功，而受命作伯也。『亦我考幽白幽姜令』者，此召虎歸美於先人，謂今我之有功，乃先人之遺敎則然，非虎之力所及。事業之成既由于先人，則天子之賞賜義當與先人子孫共之，以古代封建時代之道德言之，此乃召虎之孝思，亦召虎之讓德也。我考幽白幽姜，不云我母幽姜

者，以夫統妻也。考爲幽白，母稱幽姜，妻隨其夫爲稱也。幽非惡義之字，孟子『名之曰幽厲，雖孝子慈孫百世不能改』之說未可據信，余㠭跋叔向父毁已言之矣見本書一九七頁。

第二『余告慶』以下至『則報璧』句止，此召虎告辭之第二節，說獻田於白氏之事者也。云『余以邑訊有司，余典勿敢封』，此二句爲此銘文中最難通解之處，典字如字讀之，必不可通。余以邑字封字爲線索求之，知典乃田之同聲假字也。文既用同聲假借之字，又不云天子賜典，而突云『余以邑訊有司，余典勿敢封』，文字實嫌唐突，故尤難索解也。

知邑字與田有關者，𤔲攸从鼎云：『我弗具付𤔲从其且射分田邑，則誅』，文以田邑連言，此一證也。敔毁云：『易田于𢼄五十田，于早五十田』，云𢼄云早者，田之所在，即邑也。此二證也。卯毁云『易錫于𠙵一田，易于𡨦一田，易于隊一田，易于𢦏一田』，此文之𠙵𡨦隊𢦏皆邑也。此三證也。大克鼎云：『易女田于埜，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𩛥田于𨁵，以氒臣妾，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𨻰原，易女田于寒山』，此文之埜渒𨁵康匽𨻰原寒山諸名亦田所在之邑名也。此四證也。𤔲从盨云：『章賞氒𩁹夫𢀛，𤔲从田，其邑旃𢆶𩕾。復友賄𤔲从其田，其邑𩁹愍言二邑。畀𤔲从𩰫氒小宮𢀛𤔲从田，其邑彶眔句商兒眔讎戈。復限余𤔲从田，其邑競𣏟才三邑，州瀘二邑。凡復友，復友𤔲从日田十又三邑』。此文初言田，次即言其田所在之邑，而復總言之曰『田十又三邑』，此五證也。此邑字與田有關之說也。知封字與田有關者，封本是聚土定界之義，而散氏盤云：『自瀗涉以南至于大沽，一𡉚，以陟，二𡉚，至于邊柳』。又云：『𡉚于𢿬城楂木，𡉚于芻逨。』盤銘𡉚字假𡉚爲封，凡十餘見，皆說定界之事也。此封字與田有關之說也。邑字封字與田事皆有關聯，知此銘所記必關田事，然銘中不見田文，而典字與田字同聲，故知典當爲田之假字也。且又有可證者，散氏盤銘有『夨人有𤔲』，『唯人有𤔲』，『散有𤔲』，皆參與封田之人，而此銘以『典勿敢封』之事告有𤔲，益知此文所記爲封田之事而『典』決爲『田』字也。詩陳風墓門云：『歌以訊之』，毛傳云：『訊，告也』。以邑訊有司者，據田所在之邑告其邑之有司也。據此知訊爲告也。詩大雅江漢篇記宣王賞召虎平淮夷之功曰：『錫山土田』，今推究此銘，知有田邑之賜，知召虎土田之賜不止一次矣。此次召虎雖承天子土田之賜，而不欲身自享有，欲以獻諸白氏，此猶其公稟貝於宗族之意也。既不欲自身享有，則不必由己定其封

界，此亦自然之理也。此當由實際受田之白氏往定之耳。『今余既訊，有𤔲曰戾命』者，既訊蓋指時間言之，猶今言通告之後也。漢書禮樂志注云：『矦，惟也』。惟命猶今言『如命』『從命』也。左傳隱公元年云：『他邑唯命』，是也。此有𤔲贊同召虎訊告之辭也。『今余既一名典獻白氏，則報璧』者，一，皆也，盡也。名典即名田，謂定土田之主名，所謂正名也。蓋周王以田賜召伯虎，則其田當名之爲召伯虎之田。今召伯虎以田獻於召伯氏，則田當爲召伯氏之田，故獻者必先定其主名，示其誠意，然後受者易於樂受也。格伯𣪕記格伯以馬換得倗生之田，其田初爲倗生之田，既換之後，則田已爲格伯之田，故彼𣪕云：『用典格伯田』，彼典假爲奠，與此銘典字異義，用奠格白田者，謂確定其田爲格伯之田也。賜田必非一處，由上舉敔𣪕卯𣪕大克鼎鬲从盨四銘之例可知，故云皆名也。『則報璧』者，謂伯氏以璧報召伯虎之獻田也。文不更言白氏者，省文也。伯氏蓋幽白幽姜之長子，召白虎之兄也。以此知召伯虎之稱伯，蓋九命作伯之伯，乃據其爵名稱之，非伯仲之伯也。

『琱生奉揚朕宗君其休者』，琱生蓋伯氏之人，召虎告慶之辭，彼所聞見，故據之以制器也。宗君謂召虎也。其休其字與之字義同，兮甲盤云：『其進人其貯』，『人其貯』謂人之貯也。烈且召公謂召公奭也。

僖公二十四年左傳載富辰之語曰：『召穆公 按卽召伯虎 思周德之不類，故糾合宗族于成周而作詩曰：「常棣之華，鄂不韡韡，凡今之人，莫如兄弟」，其四章曰：「兄弟鬩于牆，外禦其侮」』。是以常棣爲召伯虎作也。國語周語中載富辰語則曰：『周文公之詩曰：兄弟鬩於牆，外禦其侮，』是又以爲周公作也，兩說互異。毛韓兩家詩序皆以爲閔管蔡之失道而作，雖不言作自周公，要謂是有感於周公誅管蔡之事所作。康成箋詩，似欲調和左傳國語二說，則云『周公弔二叔之不咸，而使兄弟之恩疏，召公爲作此詩而歌之以親之』，此於左傳所謂召穆公者，鄭乃則易之爲召康公奭，其彌縫牽合，可謂煞費苦心矣。杜預注左傳云：『召穆公……特作此周公之樂歌』，此說雖與鄭康成不同，要亦欲調和國語左傳之說者也。今按周公誅管蔡而召公乃言『凡今之人莫如兄弟』，豈非責罵周公乎？此於情理必不可通者也。此鄭說之不可信也。古人言賦詩有二義，自作詩爲賦，誦古人之詩亦言賦，至於作詩，不得以歌誦前人之詩解之，左傳明言召穆公作詩，非言賦詩，此杜歌詩之

說不可通也。今以此銘核之，公分稟貝於宗族，此與糾合宗族之事一貫也。獻田伯氏，則與詩文篤念兄弟之辭一貫也。穆公之行事與常棣詩章之所詠歌，訢合無間，故常棣之詩必當依左傳之說爲召穆公所作，國語及毛韓詩序鄭箋之說皆非也。然則此器不惟可以補古史之闕，亦可以解詩義之紛矣。

召白虎爲周宣王時代重臣之一，屢見於經傳。此銘有可補古史之缺者，如文云：「用獄諫爲白」，知召伯虎曾繼其先祖召公奭主獄訟之事，以周禮言之，蓋嘗任秋官大司寇之職，並以功受「九命作伯」之賞也。

此器舊皆題召伯虎𣪘，惟制器者實琱生而非召伯虎，又琱生別有二𣪘，故今以制作之年別之，題爲六年琱生𣪘云。

一九五四年一月二十五日

𤔲从盨跋

閩侯陳氏澂秋館吉金圖上冊廿二葉載𤔲从盨原題𤔲比簋，銘文曰：『隹王廿有五年七月既△△△△王才在永師田宮，令小臣成友逆△△內史無𢦚大史旟曰：「章氒𡨦夫㠯𤔲从田，其邑旃兹䜌。复友𤔲从其田，其邑复譖言二邑。畀𤔲从复氒小宮㠯𤔲从田，其邑彶眔句商兒眔讎戈。復限余𤔲从田，其邑競楙才三邑州瀘二邑。凡復友復友𤔲从日十又三邑」。氒右𤔲从善夫克。𤔲从乍朕皇且祖丁公文考叀公盨，其子子孫孫永寶用。△』。按此銘奇字頗多，不易辨認，而文理則大致平易可通。惟用字及文法組織喜變易不恆，不肯蹈複見之病，蓋制銘者用意經營之作也。以下逐句釋之。『章氒𡨦夫㠯𤔲从其田其邑旃兹䜌』者，章假爲彝銘常見之賁，通讀爲賞者也。說文六篇下貝部記賁从貝商省聲，商从章聲，賁與章古音同，故通作也。『其邑旃兹䜌』者，明所賞田所在之邑也。『复友𤔲从其田，其邑复譖言二邑』者，复者，又也，承上事言之也。友郭沫若讀爲賄，是也。文公十二年左傳云：『厚賄之』，杜注云：『賄，贈送也』。其邑云云，謂所賄田之所在也。『畀𤔲从复氒小宮㠯𤔲从田，其邑彶眔句商兒眔讎戈』者，畀即畁字，予也。复與復同，還也。此謂𤔲从返還小宮之田仍以予𤔲从也。其邑云云與上同。『復限余𤔲从田，其邑競楙才三邑，州瀘二邑』者，復字亦承上事言之，限字義不明。余字吳闓生云『當讀舍，予也』文錄肆卷五葉下。按吳說是也。『凡復友復友𤔲从日十又三邑』者，復友二字誤重，日字吳闓生說日即田字，蓋誤

字。內史大史之辭當止於此，內史上有缺文，此或爲內史大史所受之辭亦未可知。『畢右嗣从善夫克』，伊𣪕云：『𩰤季內入右伊』，免觶云：『井叔右免』此右字與彼二右字同。特彼二先右者後及被右者，此又特變言之，實則謂善夫克右嗣从耳。他器此語皆在銘首，此則置之銘末，亦變例也。又此文與散氏盤銘末『畢左執綆史正中農』文字形式相同，然只是貌似，決非一事，萬不可誤認者也。

銘文記賞田四事，首言章，次言友，次言畀，末言余，要之皆畀予之義也。其舉邑名，第一項首但舉旟𣎴𩁹三邑名，第二項云『复喜言二邑』，則於邑名之下記其數，第三項再用連字眔字。舉彶及商句兒𨟻哉三邑之名。末項則總合之云『其邑競楙才州瀘五邑』，似以不欲與第二項『其邑复喜言二邑』爲一句者句法相重，故分爲二句言之，此其立意翻新之跡灼然可見者也。卯𣪕云：『易錫于乍一田，易于𡨦一田，易于隊一田，易于𢧢一田』。大克鼎云：『易錫女田于埜，易女田于渒，易女井家𩰫田于㽙，……易女田于康，易女田于匽，易女田于𨸏原，易女田于寒山』。此二銘皆連舉田所在之邑名，此習見之文法形式也。此銘則先說錫田，後出邑名，亦務與習見之文法形式相避者也。銘文惟首記年月日與王所在及銘末記制器及祝永用之辭與他器同，餘文皆立意翻新，絕不肯落尋常窠臼也。夫彝銘在今日，以視古代，不過千百中之十一耳。然其多數皆千篇一律，陳陳相因，幾於令人生厭。況在當日，其令人感覺陳舊腐爛，不能忍耐，可以意想得之。此銘之制，殆含有反抗精神，帶有文字體裁的革命性，在彝銘中爲特出之例，未可輕忽視之者也。

郳友父鬲再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八日　前跋見本書一八七頁

愙齋集古錄拾柒册八葉上載郳友父鬲，銘文云：『鼄晉父朕媵其子𡞞嫞寶鬲，其眉壽，永寶用』。按鼄假爲邾。晉爲友之古文，見於說文。春秋莊公五年經云：『秋，郳犂來來朝』。孔疏云：『郳之上世出於邾國。世本云：邾顏居邾，肥徙郳。宋仲子注云：邾顏別封小子肥於郳，爲小郳子，則顏是邾君，肥始封郳。譜云：小邾，邾俠之後也。夷父顏有功於周，其子友別封爲附庸，居郳，曾孫犂來始見春秋，附從齊桓以尊周室，命爲小邾子。……世本言肥，杜譜言友。當是一人』。樹達

按：世本與杜預春秋釋例世族譜記郳始封之名有肥與友之異，疏云當是一人，乃調停之說，殆非其實也。據銘文觀之，友字是，肥字非也。然銘文云鼄友父，不云郳友父者，或制器在別封以前，或仍題其初國之號也。余前跋證友父為邾顏之子。而未及肥友異名之說，故補言之。

彔白𢦏𣪘三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　前跋見本書一九頁

愙齋集古錄第拾壹冊二葉載此器銘賜物有𠦪貝𢎘。吳式芬攈古錄金文叁之貳卷五一葉卷釋𢎘為鞃，吳大澂謂是鞃字之省文，近日孫詒讓古籀餘論叁卷卅三葉上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丙篇卅三葉郭沫若兩周金文辭大系考釋上冊六二葉亦皆釋為鞃。今按說文三篇上革部鞃訓車軾中把，𢎘字形殊不類，鞃字之釋殆非也。考函皇父匜函字作𢎘，函皇父𣪘作𢎘，並象藏矢之器之形。以彼例此，則𢎘實象藏弓器之形，疑其為韔字也。詩秦風小戎篇曰：『虎韔鏤膺，交韔二弓』，毛傳云：『韔，弓室也』。說文五篇下韋部云：『韔，弓衣也。从韋長聲』。𢎘字正象弓室藏弓之形，其為韔字明矣。器銘又云：『王若曰：彔白𢦏！繇！自乃且祖考有捪勳于周邦，右闢四方，惠𢎘天命』。此𢎘字吳式芬孫詒讓吳闓生文錄叁卷八葉郭沫若皆釋弘，吳大澂劉體智小校捌卷七五葉皆釋宏，余謂諸家之釋非也。按上文云賁韔，用韔本字本義也，此用韔字，蓋假為當合之當。右闢四方，惠當天命者，右，助也；闢，開也；惠與惟同。此謂彔白𢦏之先人輔助周家，開闢四國，有合於天命也。𥎦白𣪘云：『王若曰：𥎦白！朕丕顯且祖文武膺受大命。乃祖克𠦪先王，異翼自它邦，又有㞢于大命。』說文云：『㞢，相當也。』彼文云：『有㞢大命』，此云：『惟當天命，』字雖不同，其義一也。

雔卯⿰弋卩彝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四日

積古齋鐘鼎款識壹卷廿七葉上載雙爵母戊彝，銘文首作雙爵形，次字作卯，第三字左从弋，右从卩，阮元釋為邲字。下作『乍母戊彝』四字，銘共八字。攈古錄金文弌之壹卷廿三葉上亦載此器，亦釋為雙爵形作母戊彝。余謂阮吳二家所謂雙爵形

者，實雔字也。說文四篇上雔部云：『雔，雙鳥也。从二隹。……讀若醻』。吳式芬於其書同卷廿一葉上集咎彝，釋爵在木上之形爲集，認爵形爲隹字，可謂善於推類矣，而於此雙爵形乃不能據彼類推知其爲雔字，可謂知二五而不知一十矣。第三字从弋从卩當釋爲切，阮吳釋邲者非也。必字从弋，弋非必也。故今徑題爲雔卯切彝云。至阮氏據禮記祭統酢必易爵明夫婦之別以釋此二爵形之義，此宋以來治古文諸家鑿深爲高之習，決不足信者也。

京姜鬲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

擴古錄金文弍之壹卷六一葉上載京姜鬲，銘文云：『京姜庚女庚字不確姑仍之。乍隮鬲，其永缶寶用』。按此銘第四字確是女字，非母字，王靜安女字說觀堂集林叁卷廿壹葉引此銘作京姜庚母，作母字，不知何故。古文母女二字本通用，如妻字本从女，而農卣妻字从母不从女，姜字本从女，而井姬鬲姜字从母不从女，並其例也。惟靜安果讀此銘之女字爲母字，似當有說，徑引作母字而無一言，與靜安平日治學謹嚴之態度不符。且靜安此文乃據母字立說，尤不當鹵胡如此，當是偶誤耳。靜安此文歷引虢攺魚母、羼孟嬀穀母、姬大母、孟妊車母、中姬客母凡十餘例，謂古人女子之字稱母，猶男子之字稱父，其說審確，毫無疑義矣。此文云京姬庚女與虢穀魚母、羼孟嬀穀母文例相同，可知古人於女子不但以母字爲其字，亦以女字爲其字也。𢆶女盤云：『鬵父乍𢆶女匋寶般』。𢆶女盉文同，但般字作盉字耳。向來讀而疑之，謂𢆶者此也，上無所承而云此女，何其突兀乃爾。今知庚女爲女字，知𢆶女亦爲女字，𢆶非此之謂也。帛女鬲云：『帛女乍齊鬲』。䜌女鼎云：『䜌女』䜌字不確。女姬罍云：『女姬乍之女寶隮彝』。帛女䜌女之女皆女子之字也。阮元讀帛女爲伯女，非也。靜安說男子所以字父女子所以字母之故曰：『男女既冠笄，有爲父母之道，故以某父某母字之也』。余曩釋甲文奭字，深疑靜安此說之非也。謂古人云母者，義猶孟子言『五母雞二母彘』之母，但表人物之女性，與父母之母義無關，以甲文言『大乙母妣丙，』若以父母之母釋之，文決不可通也。惟彼時但據理推論，無確證也。今確知古人女子之字或稱母，或稱女，則余前此母但表女義之說灼灼無疑，靜安有爲母之道故字曰母者，其爲誤說亦明矣。若其不然，有爲母之道，故字曰母，然則庚女𢆶女帛女䜌女之女亦以有爲女之

道故字曰女乎？

黃尊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

擴古錄金文弍之弍卷廿七葉上載黃尊，銘文云：『黃此字徐同柏釋壑非是。柯昌濟謂字从辛，應釋竟，今姑依吳釋。肈乍文考釆白旅障彝，其卌世孫子永寶』。按說文十二篇上戶部云：『肁，始開也，从戶从聿』。此會意字也，然从戶从聿，無由會得始開之義。余曩以爲疑，竊謂聿字本从又，此字，蓋借聿爲又，以手持戶，故爲始開，此與𢼄字甲文从又从戶者構造正同。蓋古文本有从又从戶之𢼄，故制此字時，特借聿爲又以相避也。然此但據理推論，無明證也。頃讀此銘，有肈字，說文肈字从戶，从戈，从聿，而此銘乃从戶从戈从又，說文肈字從聿者，此乃从又，於是余前此之假設得一確實之證明矣。虢叔旅鐘云：『旅敢啓帥井皇考威義，』按『肈帥井』之文他器屢見，字皆作肈，而此錄獨作啓者，啓肈二字形既相近，義又相同，故通作也。

白孝盨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六日

擴古錄金文貳之貳卷三五葉上載白孝盨原書作白庚簋誤。銘文云：『白孝原書誤孝爲庚子二字鼓鑄旅盨，其萬年，子子孫孫永寶用』。按此器吳榮光筠淸館金文叁卷十三葉下曾箸錄，釋白孝爲白季，釋鼓字爲鋭。又徐同柏從古堂款識學叁卷卅一葉亦箸錄，釋白孝鼓三字爲『伯桼子樹』四字，皆誤也。吳式芬釋鼓字不誤，近日吳大澂愙齋集古錄拾伍册廿一葉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皆釋出孝字，而於鼓字，並闕不釋，劉心源古文審捌卷九葉亦釋得孝字，並詳說鼓字云：鼓字迻易其體，字从土从豆，即壴也，从卜从又即攴也，此可謂剖晰詳盡矣。而劉體智小校經閣金文仍誤釋鼓字爲時字，何也？特劉氏雖識其字矣，而古文審八卷九葉奇觚室吉金文述拾柒卷卅葉上二書並題此器爲白孝鼓簋，盨字前人皆誤釋簋，不獨劉氏爲然，而云白爲地名，孝鼓爲人名，則仍誤讀也。余謂白孝乃制器者之名，『鼓鑄旅盨』四字當連讀。云『鼓鑄』者，謂鼓橐以鑄器也。淮南子本經篇云：『鼓橐吹埵以銷銅鐵』，高注云：『鼓，擊也。橐，治鑪排橐也』。左傳昭公二十九年云：『遂賦晉國一鼓鐵，以鑄刑鼎』，孔疏

云：『冶石爲鐵，用槖扇火動槖謂之鼓，今時俗語猶然』。按傳云一鼓鐵，鼓字似以服虔量名之釋爲長，而孔疏說鼓字之義，恰可說明此文鼓鑄之義矣』。他器多只云鑄，而此器獨言鼓鑄，讀者遂忽焉不之覺察，皆以鼓字屬上白孝讀之，誤矣。

東明尊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七日

攈古錄金文弍之弍六九葉上載東明尊，銘文云：『唯東明𢉚于金，自乍寶彝，其萬禾年，子孫永保用享』。按阮元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卷伍三葉亦錄此器，釋𢉚爲說文訓小謹之叀，又謂叀爲專字之省，當讀爲摶，摶于金謂聚其金以作器。按阮說非是。吳式芬釋𢉚爲惠，近之。按廣雅釋言云：『惠，賜也』。荀子大略篇云：『賤者惠焉』，楊注云：『惠亦賜也』。文言東明惠于金，謂東明見賜以金也。五年琱生𣪘云：『余𢉚于君氏大章』，𢉚亦當讀爲惠，謂余見賜于君氏以大璋也，與此銘正可互證，他銘多言商，或言錫，而此二器獨言惠，字雖異而義則同也。

銘文以禾爲年，與中𣪘同，年字本从禾也。彝銘有省形通用之例，鬳師盤以士金爲吉金，大鼎以善大爲善夫，無叀鼎以用廟爲周廟，皆其類例，不足異也。

㚸角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十八日

攈古錄金文弍之壹卷八十葉上載丁未角，銘文云：『丁未，㚸商賞𢓊貝，用乍作父辛彝。亞㠱』。按𢓊貝之名亦見於他器。同書弍之弍卷六一下載癸未尊蓋云：『癸未，王才在闌此字不確雚京，王商朝此字疑𢓊貝，用乍父癸寶𨺅』。按𢓊字从人从止，从人與此銘从𢓊者同，仩亦𢓊字也。吳式芬釋爲征，非也。同書弍之叄卷三葉上糾彝糾當作卲云：『辛子，卲守官按守官二字未確才在小圃，王光商卲𣥠貝，用乍父乙彝』。𣥠字从止，止字左右作四點，蓋衍字之省作，𣥠字與貝連文，其與此銘之𢓊貝爲一事，可決也。𢓊貝究爲何義，尚無確釋。余昔年據呂鼎『王饔△于大室，呂𢓊于大室。』及殘盂鼎『王格廟，禹王邦賓𢓊』，『王格廟，祝𢓊』諸文，釋𢓊爲侍字，見本書二二頁呂鼎跋及一三一頁殘盂鼎跋文義洽通，然則𢓊貝當爲侍貝，蓋古代王於其

臣之侍左右者，念其勤勞而錫之以貝，固事理所宜也。吳榮光筠清館金文卷五六葉上題此器爲父辛彝，云『徙貝卽俘貝』，此因吳氏誤釋𢦏商爲伐商而誤說也。柯昌濟韡華閣集古錄跋尾辛集下一葉釋征爲延，謂延貝爲延地之貝，亦非也。此器吳題丁未角，方濬益綴遺齋彝器考釋弍拾陸卷廿五葉下誤以征爲人名，題爲征角，今據𢦏爲制器之人，從吳闓生吉金文錄肆卷卅葉之說，名爲𢦏角云。

國書鼎跋

一九五四年二月二十一日

余往年爲戜白鼎跋釋𢦚爲戜字矣見本書一七九葉。頃余讀攈古錄金文弍之叁卷十九葉下載戎都鼎，銘文云：『𢦚者乍旅鼎，用匄偁魯俞，用妥眉彔，用乍文考宮白寶障彝』。據銘文𢦚者爲制器之人甚明，而戜字古書未見有以爲氏族者，頗自疑前說之未審。更細思之，乃悟戜爲域字，即古國字也。說文十二篇下戈部云：『或，邦也。从口，从戈，以守一，一地也』。又域字下注云：『或从土作域』。銘文𢦚字下从✚爲土字，余前跋已明之，上从或，視篆文省不从一耳，或字本當从口，此从口者，此猶牧𣪘之或字从口不从囗也。既是域字，又知當爲國字者，說文六篇下囗部云：『國，邦也，从囗，从或』。國訓邦，與或訓邦同，故知或國爲一字也。或已从囗，國字又从囗者，此加形旁字，猶益已从水，復从水爲溢，困已从木，復从木爲梱，余所謂會意字加形旁，必犯重複之病者也。說文十三篇下虫部蜮字从或，或从國作蟈，亦或國爲一字之旁證也。僞書泰誓云：『流毒下國』，國字敦煌寫本作戜，戜與域同，知六朝唐人尚以域字爲國字矣。國者究爲何人乎？蓋即春秋齊國之國書也。哀公十一年春秋經云：『齊國書帥師伐我』，書字从者聲，故銘文以者字爲書。兊𣪘云：『王受乍冊尹者，』即王授作冊尹書也。此銘假者爲書，與兊𣪘正同也。古人於國族名字，亦多作同音之字，郝國之器或作鼃，旅虎或作奢虎，此國族之作同音字者也。衞康叔之名，彝銘作丯，經傳作封，宋元公及齊國武子之名，彝銘作差，經傳作佐，此經傳於人之名字之作同音字者也。然則經傳之國書，此銘作域者，固恆見之事，不足爲怪矣。故今改題爲國書鼎云。

攈古錄金文壹之弍卷四七葉上載或白鼎原題臧伯鼎引許瀚說釋或爲國字，說文云：『國从口，表四方，或从十，表八方』。按十爲士字，非十字，許說殊誤。故其釋國雖是，所以釋國仍非也。

嚴可均全三代文題此器爲國諸鼎，吳闓生吉金文錄從之，前跋謂吳從許瀚說，乃誤記 按釋國是也，惟二家皆無說，故補明之云。

效卣再跋

一九五五年二月二十五日　前跋見本書一〇四頁

效卣云：『隹四月初吉甲午，王雚于嘗，公東宮內納卿饗於王』。按雚當讀爲觀。觀者，古人娛遊之一事也。書無逸曰：『則其無淫于觀，于逸，于遊，于田』。以觀與逸遊田並列，是其事也。孟子梁惠王下篇云：『齊景公問於晏子曰：「吾欲觀于轉附朝儛，遵海而南，放于琅邪。吾何修而可以比於先王觀也？」』『觀于嘗』與『觀于轉附朝儛』句例正同。春秋隱公五年云：『公觀魚于棠』亦觀之事也。

公東宮納饗于王者，謂公在東宮納饗于王也。此銘文記東宮者也。臣卣云：『辰在庚申，王酓飮西宮，登烝咸釐。』白𢦏毁云：『白𢦏肈其乍作西宮寶』。趞叔毁蓋云：『趞叔△△于西宮，𢆶易貝十朋』。此皆銘文記西宮者也。顧未見有南宮北宮之稱。蓋古之人君嚮明而治，天子諸侯大夫皆君也，故皆南面而朝其臣。孔子曰：『雍也可使南面』，非獨天子也。銘文記臣工見王皆云『立中廷北鄉』，北鄉者，君南面，臣北鄉則面對其王也。朝廷在中，宮室在兩旁，故有東宮西宮而無南宮北宮也。

大鼎跋

一九五五年三月六日

窓齋集古錄第伍冊十一葉載大鼎，銘文云：『隹十又五年三月既霸丁亥，王才在𣂚侲宮。大以氒友守王卿饗醴。王乎呼善夫𩣞召大以氒友入攼』。樹達按：此銘兩言『大以氒友』，友字通言朋友，而此則謂同僚或部屬也。『大以氒友守，』謂大率其部屬守衛也。『召大以氒友入攼』，謂召大率其部屬入爲捍衛也。書酒誥曰：『予惟曰汝劼毖殷獻臣侯甸男衛矧大史友內

史友、越、獻臣百宗工』。太史友內史友者，太史官屬內史官屬也。僞孔傳訓太史友內史友爲太史內史掌國典法所賓友，江聲謂友者右也，太史內史在君之右故曰友，孫星衍謂友讀爲右，廣雅釋詁『右，比也』，言左右史尤比近於王，故曰友。其說皆非也。氏公鼎云『卿事寮大史寮』，與『太史友內史友』句例同。寮者同官之稱，左傳文公七年所謂『同官爲寮』是也。後世字或作僚。寮謂同僚或僚屬，則友爲同僚或部屬明矣。

師旅鼎云：『師旅衆僕不從王征于方𤱓，吏使氒友弘以告于白懋父，才在𦵐』。按吏氒友弘者，謂師旅使其部屬名弘者往告也。

宰椃角跋

一九五五年三月九日

愙齋集古錄貳拾壹冊十五葉上載宰椃角，銘文云：『庚申，王才在東門。夕，王各，宰椃從』。錢坫誤合門夕二字爲一字，云『王在東閒，王各』，阮元始糾正之。今按格白毁云：『涉東門』，東門有義，東閒則無義，此詞之不可通也。初言『王在』連言『王各，』文理夾雜，此文句之不可通也。若云『夕王各』，則在與各二事層次分明，無夾雜之病矣。望毁云：『隹王十又三年六月初吉戊戌，王在周康宮新宮，旦，王各大室』。免毁云：『隹十又二月初吉，王在周。昧霄爽，王各于大廟』。二銘與此銘句例同，此銘之夕，猶彼二銘之旦與昧爽也。若走毁云：『隹王十又二年三月既望庚寅，王在周，各大室』。在與各之閒，別無表時之詞者，周爲大名，大室小名，仍與此文不同，不得援彼以爲例也。

積微居金文說校語

周鐵錚

是書簡端，有先生批語十餘則，蓋以證補其說者。惟所記或簡略，頗爲增益，達其旨意。仿先生積微居小學金石論叢校語之例，彙錄於此。

壹卷叁拾葉毛公鼎跋云：按說文貄字从豸，金文𤔲之所从緣字从㣇，㣇豸同是獸名，从㣇猶从豸也。

按章太炎說㣇，豸同字。文始四云：『㣇爲修豪獸，蓋本豸字，而或作齒音』，又云：『㣇蓋與豸同物，从長脊言爲豸，从修豪言爲㣇，狐，貒，貙，貍皆兼二事。豸、㣇古音並如弟』。

叁叁葉散氏盤跋云：以野之所宜木名其社，莊子之櫟社，漢高祖所禱之枌榆社，是也。

按枌榆社見漢書郊祀志上。

叁捌葉王孫遺諸鐘跋云：䝿爲兄之加聲旁字，㞷與兄古音同，此猶网之加亡作罔矣。

按䝿加㞷聲，許瀚曾言之，見攈古錄弌之壹卷四十葉。

貳卷伍肆葉洹子孟姜壺跋云：郭君謂洹子孟姜爲生人之稱，陳無宇生時即稱洹子，其說是也。

按書酒誥云：『王若曰：「明大命於妹邦」』，釋文云：『馬本作成王若曰。注云：「言成王者，未聞也。或曰：以成王爲少成二聖之功，生曰成王，沒因爲謚」』，是生稱之說，古人固曾及之也。

陸拾葉全盂鼎跋云：盂鼎有二，一文全具，一殘缺不完。其文全具者二百九十餘文，殘者約三百九十餘文。近人目全者爲大，殘者爲小，與事實不合，今以全殘二字別之云。

按陳介祺周盂鼎釋文云：『鼎實今官斛八石，又有一大者，云容十石』。陳所謂大者，即殘盂鼎也。近人所稱大小者，適得其反矣。

陸柒葉師虎毁再跋云：余於一九四二年跋此器，明居爲都字之義，以釋諸銘文之居字及詩大雅篤公劉之豳居矣。近溫經傳，有足以證明吾說者。

按史記封禪書云：『昔三代之居，皆在河洛之間。』漢書郊祀志上亦有此語惟皆下無在字。師古曰：『謂夏都安邑，殷都朝歌，周都洛陽』。是三代之居即三代之都也。

又郊祀志下云：『大王建國於郊梁，文武興於酆鎬。由此言之，則郊梁豐鎬之間，周舊居也』。舊居猶言舊都。文中已舉盤庚周本紀爲證，今更益此二事也。

陸捌葉父癸彝跋云：阮氏乃云祭器稱宗，不悟祭器本屬於宗廟，故稱宗。若如阮說，本末倒置，理不可通矣。

按左傳襄公二十五年云：『賂晉侯以宗器、樂器』，杜注云：『宗器，祭祀之器』。阮氏之說蓋本之杜氏。

叁卷玖肆葉周麥壺跋云：漢高祖云：『乃公自行耳！』

按高祖語見漢書張良傳。

又漢書景十三王傳云：『子乃與其公爭妻』。陳萬年傳云：『乃公敎戒汝』。公皆謂父也。

肆卷玖柒葉叔家父簠跋云：史記封禪書云：『神君者，長陵女子，以子死，悲哀，故見神於先後宛若』。集解引孟康云：

『兄弟妻相謂先後』。索隱云：『即今妯娌也』。又引韋昭云：『先，姒；後，娣』。

按漢書郊祀志上『見神於先後宛若』，下注云：『師古曰：「先音蘇見反，後音胡構反。古語之娣姒，今關中俗呼爲先後，吳楚俗呼之爲妯娌」』。

壹百葉轝龡鎛跋云：古書於鮑叔之謚及子爲何人，皆無所記，讀此銘則鮑叔謚惠，子爲遼仲，皆足補經傳之缺者也。

按鄧名世姓氏書辨證云：『鮑叔謚共』。周書謚法云：『愛民長弟曰恭』恭，共之後起字。『愛民好與曰惠』。共惠義近。云無所記，失檢。

伍卷壹叁貳葉麥尊跋云：夕謂夕見。

按左傳成公十二年云：『朝而不夕。』疏云：『莫見君謂之夕』。

陸卷壹百陸拾葉夆叔匜跋云：此器銘刻在匜，而文云盥般，蓋以二器連用，故以盤統匜也。

按容庚商周彝器通考云：『凾皇父簋銘云作盤、盉、尊、簋、鼎、罍、壺，今所得見者只簋、匜二器，而匜又爲銘文所未及。故知同製之器不能盡見，而所舉之未能盡確也』葉廿七。按匜統於槃，故段銘止言槃而不及匜，與此銘之惟言盥般同。非所舉不確也。容說失之。

附錄二

彝器分類索引

鐘、鎛、鉦　十九器

邾公華鐘……三八
王孫遺諸鐘……三八
邾公牼鐘……四〇
叔夷鐘……四六
單伯昪生鐘……七八
猶鐘……七九
舍武鐘……九四
楚公鐘……九八
鄭井叔鐘……一〇〇
[illegible][illegible]鎛……一〇〇
虢叔旅鐘……一〇四
宗周鐘……一三六
者減鐘……一四三
厲羌鐘……一六一
郘黛鐘……一七〇
遲父鐘……一八八
楚王酓章鐘……二二五
[illegible][illegible]尹鉦……二三二
[illegible]君鐘……二三四

鼎、鼒　七十四器

令鼎……一一七
頌鼎……一二〇

伯晨鼎……二一
呂鼎……二三
融攸从鼎……二八
毛公鼎……二九
韋父丁鼎……四六
舀鼎……五八
全盂鼎……五八
師艅鼎……六二
善夫克鼎……六二
𤞷壼鼎……六八
眉鼎……七九
臣卿鼎……八〇
鼏鼎……八〇
昜鼎……八四
師望鼎……八四
褱鼎……八五
遂欣諆鼎……八六
魯內小臣鼎……八六
鄭子石鼎……一〇七
輔白雁父鼎……一〇七
公貿鼎……一〇七
叔具鼎……一一二
亞弜鼎……一一四
彥鼎……一一六
曾子仲宣鼎……一一八
小子霰鼎……一一九
無惠鼎……一二一、二六八
記月中齋……一二八、二三三
不記月中齋……一二九
𪓑鼎……一三〇、二三〇
殘盂鼎……一三一
䲨鼎……一三四
邾王𦉢鼎……一四五
叔夜鼎……一四六
楚王酓志鼎……一四七
鄭戚句父鼎……一四九
䜌季鼎……一五五
鄲孝子鼎……一五七

淮伯鼎……一六三
刺鼎……一六四
作冊大鼎……一六四
尹光鼎……一六五
嬴霝德鼎……一七〇
畢鼎……一七一
△子每刅鼎……一七二
匽侯旨鼎……一七三
彧伯鼎……一七九
師旅鼎……一八三
史喜鼎……一九一
大夫始鼎……一九二
應公鼎……一九二
夌鼎……一九三
䖒齋……一九四
子雨己鼎……二〇九
吳買鼎……二〇九

取它人鼎……二〇九
中義父鼎……二一〇
白㢑父鼎……二一二
史獸鼎……二一二
膳大史申鼎……二一三
善鼎……二一五
𡗜白鼎……二三五
盜△子鼎……二三五
上樂鼎……二三五
△子鼎……二三七
鄀公平侯鼎……二三七
旁子父乙鼎……二三八
△女射鼎……二三八
盥鼎……二四八
庚季鼎……二六三
國書鼎……二七八
大鼎……二七九

鬲　四器

杜伯鬲……一四二
邾友父鬲……一八七、二七三
右戲中嘔父鬲……一五二
京姜鬲……二七五

甗　三器

宼甗……八九
陳公子甗……二一四
我作父己甗……一五二

毁　七十四器

縣改毁……一八
史頌毁……六八
彔伯戎毁……一九、二七四
𣪕叔毁蓋……六九
懋父毁……二六
敔毁……七五
格伯毁……二六、二二五
師訇毁……七七
秦公毁……四三
小子𤔲毁……八一
苗𢍰毁……五四
賢毁……八一
不㝨毁……五六、二二一
豨毁……八二
豆閉毁……六六
小臣毁……八二
師虎毁……六七
王作毁……八六

罳段……八七
大保段……八七
陳侯因𬽅段……九〇
師嫠段……九一
揚段……九一
仲駒父段……九二
宰峀段……九二
豖白段……九三、二〇六
中幾段……一〇三
番生段蓋……一〇五
叔噩父段……一〇九
𬉼季𥁕段……一一〇
𩫖白㲃段……一一二
叔㝵父段……一一四
寧段……一一五
師害段……一一七
叔多父段……一一七
小臣謎段……一二二
毛伯班段……一二二、二五五
鄦段……一二四
兔段……一二七
元年師兑段……一三三
師獸段……一三八、二五五
諫段……一四〇
函皇父段……一四一
𢦏段……一四二
師寰段……一五三、二二六
𢿍段……一五六
姜林母段……一五八
大豐段……一六二、二五七
白康段……一六八
𬙊伯段……一六九
孫作且庚段……一八〇
夨令段……一八七
陳肪段……一八八
伯㦰段……一八九
靜段……一八九、二二四
㺃白段……一九四

叔向父段……一九七
己侯貉子段……二一四
𤔲段……二一八
保子達段……二一九
同段……二三三
白㲃段……二三九
△需悳段……二三九
白𣄰父段……二三九
戈厚段……二四〇
白家父段……二四〇
毛𧸘段……二四〇
叔皮父段……二四一
滄司土逘段……二四四
孫刀丁且己段……二五一
𨌍叔段……二五九
鄘侯少子段……二六一
散季段……二六七
六年琱生段……二六八

彝 十四器

夨令彝……二二
鄭侯𦞤彝……四五
父癸彝……六八、二五二
女𡠪彝……六九
井侯彝……一〇九
史𩐁彝……一一七
獻彝……一二四
伊彝……一三一
師遽彝……一三四
𨛭彝……一六六
子父乙彝……二三七
㚸姬彝……二五一
△左父辛彝……二五一
雔卯𠨘彝……二七四

簠　十四器

曾伯霥簠……七〇
曾侯簠……七一
邾大宰簠……七六
衛子叔旡父簠……八八
魯伯愈父簠……八八
叔家父簠……九七
旅虎簠……一一〇
免簠……一二〇
曾子遽簠……一二一
弭仲簠……一二六、二六二
曾子△簠……一四九
伯旅魚父簠……一六〇
白多父簠……二一九
陳逆簠……二三〇

盨　七器

筍白大父盨……一一〇
虢仲盨……一四〇
畢盨……一四一
項燹盨……一七五
鄭登叔盨……二一九
鬲从盨……二七二
白孝盨……二七六

壺　十三器

洹子孟姜壺……五二
周㝬壺……九四
△白邦父壺……一五八
東周左師壺……一五九

庳壺……一八〇
員公壺……一八六
趙孟庎壺……一九二
子賓倣壺……一九六
保侃母壺……一九七
曾姬無卹壺……二一七
呂行壺……二三〇
史懋壺……二四七
白火父壺蓋……二五二

尊　十二器

員尊……二五
薿尊……八九
耳尊……九四
麥尊……一三二
守宮尊……一三五
𨻰尊……一六三
季受尊……一六九
子尊……一八七
父舟尊……二一七
趞尊……二三〇
黃尊……二七六
東䀠尊……二七七

爵　十四器

盂爵……五五
走馬爵……一一三
甾亘父丁爵……一五七
芺大爵……一六八
孫爵……一七六
邑爵……一八〇
御正良爵……一九五
夸爵……一九六

良祖乙爵……一九六
興父辛爵……二四八
皿辛父爵……二四八

卣 二十一器

宛卣……六五
奭卣……七六
馭八卣……八九
盂卣……九三
效卣……一〇四、二七九
小臣系卣……一一四
白寰卣……一一五
農卣……一二五
競卣……一三三、二三二
鹽卣……一三六
叡霝卣……一五一

觶 三器

諸兒觶……一五八

止且癸爵……二四九
盟爵……二四八
子木壬父癸爵……二五〇
[illegible]卣……一五四
盠司徒幽卣……一六〇
小子相卣……一六七
猴父丁卣……一六九
杞伯每亾卣……一七三
次卣……一七四
睘卣……一八五
囟父己卣……一九五
庚嬴卣……二一五
舟亥父丁卣……二四九
宀觶……一七七

网父辛觶……一九六〜

觚　一器

子孫祖丁觚……一七六〜

斝　一器

子[illegible]斝……一七七〜

角　三器

陝角……八四〜　宰椃角……二八〇

[illegible]角……二七七〜

盉　五器

王中皇父盉……一一六〜　臣辰盉……一八一

麥盉……一五四〜　子父辛盉……二〇五

子未父乙盉……一七五〜

盤　九器

散氏盤……三三〜　兮甲盤……三五

干氏叔子盤……七三
齊侯盤……一七一
叔多父盤……八三
仲叡父盤……一八二
𢍉盤……一一一
齊大宰歸父盤……二四二
虢季子白盤……一四八、二四一

匜　六器

甫人匜……六五
蔡子匜……一六七
夆叔匜……一六〇
隼叔匜……一六八
吳姬匜……一六六
王婦匜……一八四

鑥　一器

工師俖鑥……四一、二六四

雜器　六器

晉公盞……七三
三年杖首……一五六
姑鵬句鑃……一四四
王子嬰次盧……一七八
饕餮蟬紋俎……一五四
喪支賞鈚……一七九

量器　三器

子禾子釜……二二七　分䈰量器……二五三
陳猷釜……二三四

兵器　三器

滕侯戟……一一一　吳後大師戈……一八五
陳侯因鑿……一六一

虎符　二器

漢南郡守銅虎符……二五三　漢臨袁侯虎符……二五六

鉛券　一器

漢樊利家買地鉛券……二五七

附　一器

刀珌銘……一二〇

大凡三百一十四器

附錄三

本書所用主要参考書目

考古圖十卷呂大臨乾隆八年黃氏刊本

嘯堂集古錄二卷王俅涵芬樓影印蕭山朱翼盦藏本

歷代鐘鼎款識法帖薛尙功光緒八年縮印本

金石錄三十卷趙明誠光緒丁亥校刊行素草堂藏版

續考古圖五卷光緒十三年刊本

西清古鑑四十卷附錄十六卷

西清續鑑甲編二十卷

十六長樂堂古器款識考四卷錢坫一九三三年用丁艮善藏本印

積古齋鐘鼎彝器款識十卷阮元嘉慶九年刻本

懷米山房吉金圖四本曹載奎道光十九年石印本

筠清館金文五卷吳榮光道光壬寅南海吳氏校刊本

長安獲古編二卷劉喜海

清儀閣所藏古器物文十卷張廷濟一九二五年商務印書館影印徐氏愛日館藏本

攈古錄金文三卷吳式芬光緒二十一年刻本

從古堂款識學十六卷徐同柏光緒三十二年蒙學報館影石校印

敬吾心室彝器款識二冊朱善旂光緒三十四年石印本

兩罍軒彝器圖釋十二卷吳雲同治十二年刊本

攀古樓彝器款識二冊潘祖蔭同治十一年刻本

恆齋所見所藏吉金錄一卷吳大澂

愙齋集古錄二十六冊賸稿二冊吳大澂一九三〇年商務印書舘三版

陶齋吉金錄八卷端方光緒金陵刊本

奇觚室吉金文述二十卷劉心源

古文審八卷劉心源光緒十七年劉氏龍江樓刊本

古籀拾遺三卷孫詒讓

綴遺齋彝器考釋三十卷十四冊方濬益一九三五年商務印書舘印

古籀餘論三卷二冊孫詒讓一九二九年燕京大學印

籀廎述林十卷孫詒讓丙辰五年冬月刊本

澂秋館吉金圖二冊陳寶琛庚午冬月印

說文古籀補十四卷附錄吳大澂光緒戊戌季冬月重刊本

小校經閣金文劉体智一九三四年石印本

貞松堂集古遺文、補遺、續編、遺文十六卷補遺上下卷

殷文存上下卷一冊羅振玉

貞松堂吉金圖三卷羅振玉乙亥墨緣堂印

夢郼草堂吉金圖三卷羅振玉

韡華閣集古錄跋尾十五卷柯昌濟餘園叢刻第一種
兩周金文辭大系圖錄考釋八册郭沫若一九五七年新一版（金文說所引葉數按舊版；餘說按新版）
十二家吉金圖錄二册商承祚一九三五年出版
寶蘊樓彝器圖錄二册容庚一九二九年出版
善齋吉金圖錄、續錄四函二十八册劉体智一九三五年石印本
善齋彝器圖錄三册容庚一九三六年印
吉金文錄二册四卷吳闓生南宮邢氏藏版
雙劍誃吉金文選三卷于思泊一九三二年出版
雙劍誃吉金圖錄二卷附考釋于思泊一九三四年來薰閣本
武英殿彝器圖錄二册容庚一九三四年出版
海外吉金圖錄二册容庚一九三五年考古學社專集
衡齋金石志小錄二册黃濬一九三五年尊古閣本
周金文存六卷鄒安一九二一年廣倉學窘本
十三經古注上下二册中華書局四部備要合訂本
史記、漢書
說文解字、呂氏春秋、荀子、孔叢子、淮南子等皆用四部叢刊本

註：以上各書皆係校對時所用版本，列出書目以便參考。致於書中偶有征引之條，爲避免煩瑣不一一列目。

積微居金文說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五	十二	虢	虢
五	十七	吳式芬釋「珂一」一爲	吳式芬釋「珂一」爲
六	五	杞伯敏父壺云：敏字當作每	杞伯敏父壺敏字當作每云：
七	二		按銘文原拓片無「父」字
八	四	⊗	按⊗皆作⊗
八	十	下卷壹葉上	下卷壹葉下
九	四	叁卷廿壹葉上	叁卷廿壹葉下
十一	十六	矢	夨
十四	十二	象遠界也。	象遠界也。』
十四	十七	『鼎宅禹責贖，』	『鼎宅禹責贖，』
十七	六	達𩰪篇云：	達𩰪篇注云：
十九	五	多方曰：『王曰：	多方曰：『王若曰：
十九	八	阮氏跋吳彝	阮氏跋吳彝
十九	十	『木車犬𧜵，素車犬𧜵　藻車鹿淺幎，駹車然𧜵，然者，果然，亦獸名。漆車豻𧜵。』	『木車……犬𧜵。……素車……犬𧜵。藻車……鹿淺𧜵……駹車……然𧜵…………然，果然也……漆車……豻𧜵』
十九	十六	而形製則同	而形制則同
十九	十八	云：朱旂旜金莽，二鈴，	云：『朱旂旜金莽，二鈴，』

頁數	行數	誤	正
二〇	十一	小雅召旻	大雅召旻
二〇	十五	女肇不㒸。隊	女肇不㒸墜。
二一	十六	襄公	襄公
二一	四	言簡	言簡
二二	十二	『廼令曰：我隹令汝二人	『廼令曰：今我隹令汝二人
二四	二	『汝劼毖殷	『汝劼毖殷
二七	三	『聽稱責以傅別，聽賣買以質劑。』	『聽稱責以傅別，……聽賣買以質劑。』
二八	十六	有獄訟者	有訟獄者
二九	十一	洹子孟姜壺	洹子孟姜壺
三〇	十七	非汝封劓刵人	非汝封又曰劓刵人
三一	五	『大誥猷	『大猷誥
三一	五	『肆予我友邦君	『肆予告我友邦君
三一	五	『肆哉，我庶邦君，	『肆哉，爾庶邦君，
三三	十	又臣△△一夫	又臣△△一夫
三三	十三	格伯安及甸殷，氒紉邍谷杜木，邍谷旅桑，	『格伯安及甸殷，氒紉邍谷杜木，邍谷旅桑，』
三三	十五	『掌詔王之	『掌設王之
三三	十六	鄭注云：『爲幾封而樹之，幾上有封，	爲畿封而樹之，鄭注云：『畿上有封，
三四	三	辨其都鄙邦國	辨其邦國都鄙
三六	五	猶多方云	猶多方云
三六	十二	『徐州，厥貢淮夷	『徐州，……厥貢……淮夷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三七	十四	母敢	毋敢
三八	二	以卹其祭祀	以卹其祭祀盟祀
三九	十二	漢孳室	漢孳室
四〇	五	叁拾捌葉下	叁拾捌葉上
四〇	五	辰在丁亥	辰在乙亥
四四	七	則銘所謂十有二公者	則銘所謂奄有下國十有二公者，
四六	十二	十二葉下	十一葉下
四七	五	錯革鳥其上，	錯革畫鳥其上，
四七	七	公羊傳云	公羊傳何休注云
四七	八	『敢犒輿師』	『敢犒輿師』
四七	十六	赫赫，明也。	『赫赫，明也。』
四八	三	『余錫女車馬戎兵，……以戒戎攸，』	『錫女馬車戎兵，……女以戒戎攸，』
四八	十一	箕其先	箕其先
四八	十四	『叔夷辟於齊侯之所，』	『是辟於齊侯之所，』
五〇	六	歷，相也，	歷，……相也
五〇	六	辪王家	辪王家
五〇	九	叔夷鐘銘云	按應是叔夷鎛
五三	十八	玉一觳	玉二觳
五四	一	所以盛之	以藏之
五四	三	大射儀	大射禮

頁數	行數	誤	正
五八	四	邶風北風云：『王事一埤遺我。』	邶風北門云：『政事一埤遺我。』
五八	八	賣女五夫效父	賣女五□夫□效父
六一	十三	玟文	玟王
六二	四	君若惠顧敝邑，	君……若惠顧敝邑
六二	十	孫子	孫子＝
六三	一	成、叔向父	成、叔向父
六三	十	冢伯維宰	冢伯冢宰
六三	十五	劉心源釋	劉心源釋
六四	一	說文	說文
六四	十六	言師華父	言師華父
六五	三	大雅云	大雅韓奕云
六六	十三	市，緣旂，	環市，緣旂，
六七	十六	毋遠天室	毋遠天室
六八	三	黍稷器，所以祀者，从皿，齊聲。	黍稷在器，以祀者，从皿成，齊聲。
六九	十	女夔者	女夔者
六九	十二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	『卒，竟也，竟但舉名者，省文。』
六九	十五	伍拾肆葉下	伍拾伍葉下
六九	十六	吳榮光	吳榮光
七〇	二	粢	粢
七一	十三	文公元年	文公元年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七一	十五	子子孫	子子孫孫
七二	七	叔姬卬嫺共一賸器	叔姬卬嫺二人共一媵器
七四	十七	使謂晉陰地之命	使謂陰地之命
七四	十八	必與之	必速與之
七七	二	子子孫孫寶用	其子子孫孫寶用
七七	十八	如薛氏書高克尊霸字作雨，吳榮光書周大鼎趣馬作走馬之類，是也。』	如本書高克尊旣生霸霸字作雨，吳錄周大鼎趣馬趣省作走是也。』
八一	十六	適衛	適衛
八三	二	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屆	享公于新臺……好以大屆一〇五葉五行同
八六	一	忐	忐
八七	十七	自乃祖考	繇自乃祖考
八九	六	攸易錫魚	漁攸易錫魚
九〇	八	洹子孟姜壺之	洹子孟姜壺之
九一	五	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	教國子，……凡國之貴遊子弟
九一	十七	天子卿也。王將嫁女	天子卿也。……王將嫁女
九二	一	按春秋傳魯	按春秋傳魯
九二	四	彔旁	彔旁
九二	九	者減鐘云：『其登于上下	者減鐘云：「其登于上下□□
九三	十二	𣲘	𣲘九四頁四行同此
九七	四	餘論上叁貳上	餘論卷二、二十八葉

頁數	行數	誤	正
九八	二	則嘗聞之矣	則嘗學之矣
九八	十三	叡鐘云	按愙齋作鼄伯鐘
九八	十六	『用乍△公大[illegible]鐘，	『用乍△公大[illegible]鐘』
九九	一	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	去其一面……四面象宮室
九九	五	『周書所云，乃文王在程時候國制，』	『周書大匡篇云樂不墻合卽文王在程時侯國制也』
九九	十四	雖見國語，……又云龢[illegible]寶[illegible]鐘	雖見國語周語，……又云龢[illegible]鐘寶[illegible]鐘
一〇〇	八	之器也。阮氏以妥賓	之器也。……阮書以妥賓
一〇一	五	龢保其身……皇母。	『龢保其身，……皇母。』
一〇一	十	桓公自莒反國，	桓公自莒反於國，
一〇一	一五	管晏世家	管晏列傳
一〇二	十七	侯氏從[illegible]之曰	『侯氏從[illegible]之曰』
一〇三	十二	用厥賓乍丁寶毁	『用厥賓乍丁寶毁』
一〇四	一	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	將以城成周，……宋仲幾不受功，
一〇五	十八	降余多福	降余魯多福
一一六	九	拾陸柒	拾陸葉
一一七	四	與于通，其說甚允。	與于通……其說甚允。
一一七	五	餘論上卷貳柒葉下	餘論卷二、二十三葉
一一八	四	膡鎜，	膡鎜，』
一一九	九	『隹十又三月，王在厈	『隹十又三月，……王在厈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一九	十五	小臣艅夒貝。	小臣艅夒貝。』
一一九	十七	王商獻侯嚚貝。』	商獻侯嚚貝。』
一二一	十五	徐同柏從古堂款識云：『……』	按此節是用其大意，不是錄文，應將『』號去掉
一二六	九	『此字與昇與之畀迴別。說文云：畀，舉也。張仲爲獻主，故云舉壽。』	『與昇與之畀音義迴別。……張仲爲獻主，故云舉壽。』
一二七	十二	塡實書之作	塡實書之作—
一二七	十四	以爲實皆世字也。』	以爲實……皆世字也。』
一二七	十七	王乎	『王乎
一二八	八	世[illegible]侯	世[illegible]侯
一二八	十八	『我商賚爾』	『我商賚汝』
一二八	十八	予其大賚女	『予其大賚汝』
一二九	十八	『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梁屈重敖除道溠，	『楚武王……伐隨，……令尹鬬祁莫敖屈重除道梁溠，
一三〇	五	躄，治也	『躄，治也』
一三〇	十	霆	霆
一三一	六	入服酒，王格周廟	入服酒，明王格周廟
一三一	七	△三事△△△△入服酒	△三事△△△△入服酒
一三四	八	相呼之謂也	相呼之詞也
一三四	十一	『杜蕢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爾飲	『杜蕢……趨而出，平公呼而進之曰：蕢！…… ……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三五	一	調，何也？』	爾飲曠，何也？』
一三六	二	之有邸者。	之有邸者。』
一三七	七	龔井侯服	龔井侯服
一三七	九	兕或作雉	『兕或作雉』
		疏補。還反，	疏補……還反，
一三七	十二	武王克商，巴濮楚鄧，	武王克商，……巴濮楚鄧，
一三七	十三	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	戎伐其西南……又伐其東南……庸人帥羣蠻以叛楚，麇人率百濮聚於選，將伐楚。……楚人謀徙于阪高。
一三七	十六	百濮罷	百濮罷
一四一	四	『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隕石于宋五，……後數……散辭也，耳治也。……六鷁退飛過宋都，
一四二	十七	桑中詩	桑中之詩
一四三	十	『吳子遏卒，』	吳子遏卒
一四五	三	『越王勾踐命范蠡	『越王勾踐乃命范蠡
一四七	十六	『鍊，冶金也，从金，柬聲。煉，鑠治金也，从火柬聲。』	『鍊，冶金也，从金，柬聲。』『煉，鑠治金也，从火柬聲。』
一五一	七	五毄，	五毄』
一五一	八	上卷拾叁葉上	卷二八葉
一五二	三	象形，讀與禮同。』	象形……讀與禮同。』

積微居金文說勘誤表

頁數	行數	誤	正
一五三	二	錫束	賜束
一五三	四	固可通矣。』	固可通矣。
一六二	十二	中卷拴壹葉下	卷三、十二葉下
一六五	十一	在葬京，王饗酒，	在葬京……王饗酒，
一六五	十一	竊錫適觶，適用乍文考父乙尊彝。』	竊錫適觶，……適……用乍文考父乙尊彝。』
一六五	十七	从女，果聲。一曰：女侍曰婐，	一曰：女侍曰婐，从女果聲。
一六七	二	乍𥂴般：』	乍𥂴』
一六九	六	爲一人之器	爲一國之器
一七二	一	蓋齊侯自稱其母之辭。春秋隱公三年，君氏卒。何休注：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據此意孟姬亦必妾媵，非夫人，齊侯其所出，故不曰皇母而但稱皇氏。』	蓋齊侯自稱其母之辭……春秋隱公三年，君氏卒……何休注：稱曰君氏，以別凡妾媵。據此意孟姬亦必妾媵，非夫人，齊侯其所出……故不曰皇母而但稱皇氏。』
一七二	十三	乍鼎	乍寶鼎
一八〇	八	下作卪形	下即卪形
一八二	九	餘論上廿貳葉	餘論卷二、十八葉
一八五	四	塞口也，豈取塞口之義	塞口也……豈取塞口之義
一八八	十一	與和爲對文	與和對文
一九〇	十六	有明天子辟池。』	有昭明天子辟池。』
一九四	二	孫子子其永用。』	孫子其永用。』
一九四	十五	伯克尊	按原書題高克尊

考古學專刊

甲種第一號

積微居金文說

(增訂本)

著者　楊樹達

編輯者　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

出版者　科學出版社

北京朝陽門大街117號

北京市書刊出版業營業許可證出字第061號

印刷者　中國科學院印刷廠

總經售　新華書店

1959年9月第二版
1959年9月第一次印刷
(京) 0001—1,600

書號：1877
字數：307,000
開本：787×1092 1/16
印張：21 3/4　插頁 2

定價：3.00元

統一書號：9031·56
定　價：3.00 元